

武俠世界

總統被刺殺！

（國際特警鬥智故事）馬雲・著

某大國總統突然被人刺殺，幾乎引起了一次世界大戰，此中內幕，今期的國際特警故事之〔總統之死〕，將有詳細描述，讀者關心世局安危者，切勿錯過。

$2.50

993

編者話 本刊自上期開始，爲了投合一新讀者耳目起見，我們竭盡所能，不惜工本，在封底、面內頁裡，首次增添兩頁精美彩色印刷——「中華偉人畫像」專載，藉以表揚我國數千年來，歷代偉人名將珍聞軼事，豐功偉蹟。圖文並茂，畫裡傳眞，活然紙上，以饗讀者，敬希垂注。

上述有關資料題材，我們全部都是採自台北市國父紀念館珍藏典籍之原文眞跡，今次得以轉載刊出，實屬難能可貴，而使讀者們能以一睹爲快，亦有殊榮之感，本刊謹向該館致萬二分衷心謝意！

目前，我們由於篇幅關係，每期祗能暫時編印兩頁刊出。該項作品中人物，俱是我們中華兒女，萬人景仰，名垂千古的歷代顯要，他們始自四千六百多年前的軒轅黃帝，迄至近代中華民國故總統蔣中正先生，我們將會依序逐一在本刊作特別介紹。

＊＊　＊＊　＊＊

名作家蕭逸，自本刊長篇「殘山俠隱」結束後，移居海外，他不忘讀者過去長期愛戴，雖然處身異邦，亦忙裏偸閑爲本刊撰著佳作，今期隆重刊出之長篇故事「俠侶」，是他從萬里迢迢寄來的作品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一期完短篇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偉人畫像·軼事珍聞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63.00
一年港幣	$ 124.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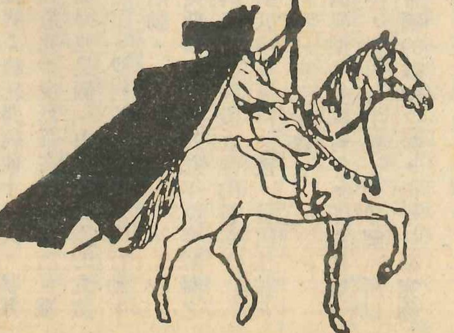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9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舜，號有虞氏，故一稱虞舜，相傳為黃帝八世孫。年三十以孝聞，年五十諸侯舉之於堯，後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舜守三年之喪畢，避位以讓堯子丹朱，惟天下之人皆歸舜而不歸丹朱，舜乃繼堯而為君。在位期間曾除四凶，舉八元八愷，天下大治。舜亦不以帝位為私有，且因其子商均亦不肖，乃傳位於禹。孔子讚譽為賢君，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其爲政祥和可知。

陳捷先敬撰　李超哉拜書

國際特警故事

總統之死

馬雲·文
子成·圖



翻舊案　女作家失踪

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圖書館，國際特警阿生正在翻閱一份檔案。

這份檔案可算得空前龐大，厚達四萬頁。

這是關乎前美國在任總統甘迺迪之死的調查報告。由於事過情遷，由於美國人民渴望知道全部眞相，聯邦調查局終於將它公開。

當然，供一般人參閱的只是副本而已，而且還可以借回去仔細閱讀，但要收費，每頁一角；四萬頁全數借去的話，便非付出四千元代價不可。

阿生是以一般人的身份入內參閱的，並非以國際特警的身份，也沒有甚麼人陪件，更加沒有得到任何特別的優待。

他只是對「刺甘案」一直未能忘懷，難得美國聯邦調查局如此「開通」，敢將全部副本公開，任人參閱。

阿生不知道一般美國人有什麼見解，而他自己則祇是抱着「不妨一看」的心情而來。根本亦不打算去「全部接受它，相信它」！

阿生加入國際特警組織之後，對一切事物都保持客觀的態度，和冷靜頭腦；尤其是他來了美國一大段日子之後，對這個多元民族的新興國家，更加了解。

說這個國家沒有自由民主那是假的，而且絕對偏見。事實上這是一個絕對民主、自由的國家；但有時就是過份的自由，往往弄出許多毛病來。

例如政府准許國民擁有槍械，無非爲了讓他們自衞；但是別有用心的人却利用槍械去殺人、打刧。

也有人錯用了民主，硬要政府將一些屬於國家機密的事公開。

美國的敵人們，往往就很會利用這些弱點，進行有計劃的滲透、煽動和進行長期性的陰謀。

已故總統甘迺迪之死，足以證明任何人在美國這種社會環境底下，絕無安全性可言。貴爲總統尚且死得這麼輕易，更不要說一般平民百姓了。

阿生只注意最後的結論；至於前面大部份，阿生覺得大都是官樣文章而已！

其實「刺甘案」發生於十五年前——一九六二年，兩名「最可疑的兇手」——奧斯華與魯比，都先後死去了多時，爲什麼聯邦調查局却要到今天才將「全部眞相」公開？

阿生發覺這麼一大叠檔案，看了等於沒有看，因爲大部份的資料，早已見諸報章、雜誌，絕無新鮮的感覺。

不過無論如何，阿生還是將其中一些資料用筆紀錄下來。

阿生對「刺甘案」爲什麼會這麼有興趣？

回憶一下一九六二年甘迺迪總統被刺殺前後的情形吧：——

甘迺迪被刺後，消息迅速轟動了全世界。美國人自然更爲震驚！

當時身爲副總統的詹森，依照美國憲法規定，立即成爲正式總統。不久即下令成立調查委員會；那就是著名的「華倫委員會」。

但是，當時的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大力阻止該委員會的成立。理由就是：調查局有力量可以查個水落石出，假如另設什麼調查委員會，會給予人一種錯誤的觀念。

不過，華倫委員會終於還是成立了，曾以「獨立」姿態進行深入調查。

事後證明：總統遇刺前十八天，聯邦密探已經知道兇手奧斯華在一家書店任職，同時也曉得他是個「由蘇聯回國的危險人物」，然而，他們並未採取任何行動，以阻止其活動。

原來奧斯華在一九五九年投奔蘇聯之後，聯邦調查局已經設立他的檔案。

奧斯華抵達莫斯科之後，曾居住在京都酒店，當時只有二十歲。

他是個典型的美國青年，不滿現實，帶有叛逆性，對馬列主義一知半解。所以到了共產帝國的蘇聯之後，仍十分講究物質享受。

蘇聯政府即使爲了宣傳，也不想收留一個這樣的美國青年，所以一度請他離境。奧斯華以自殺作爲要脅，這才獲准留在蘇境。還獲得一層住宅，以及按期支取生活津貼。

可惜奧斯華絕對不是一個這樣容易滿足的人，他終於過不慣蘇俄那種清教徒式的刻板生活，於一九六二年返回美國。

根據聯邦調查局的檔案顯示：奧斯華返回美國之後一直受到監視；但由於他並

未做出任何非份的事，所以聯邦密探一直沒有對他採取行動。

然而，調查局方面却承認：總統被行刺當日，奧斯華一度下落不明。

至此，阿生不禁要問：聯邦密探既然一直對奧斯華「嚴密監視」，爲什麼他「一度下落不明」時，却未加追究？

假如認爲他「並無危險性」，自然不需對他「嚴密監視」；既然已展開了「嚴密監視」，自然不許他「下落不明」。

基此，阿生覺得調查局已故局長胡佛，極力阻止「華倫委員會」的成立，可能有難言之隱亦未可料。

案發後，有人對此作多方面的忖測：例如有人認爲可能是政黨爭權的陰謀；又有人認爲可能與古巴有關。

前者可能基於甘迺迪家族的不幸；有人不喜歡這個財雄勢大的家族，在政壇上作出「霸主」的姿態，所以一再對這家族施暗殺。

至於後者的忖測，更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爲迫令强撤飛彈事件，舉世皆知是甘迺迪的鐵腕表現。古巴總統卡斯特羅可能含恨於心。

但是現在報告書指出：以上兩個可能只屬「忖測」而已。

報告書將一切責任歸於奧斯華個人承担，甚至將其中一些矛盾的問題，亦設法歸納起來。

例如奧斯華曾在海軍服役，他的上司在他投奔蘇聯時聲稱他並未知道任何關於海軍的秘密；後來却又說：奧斯華可能知道一些海軍秘密。

報告書又形容奧斯華的「智商」比一般人爲高——約爲一百一十八點以上。

然而他在學校的成績不但很劣，還常常逃學，毆打和傷害同學；甚至還有毆打母親的劣性紀錄。

兒童法庭曾下令對奧斯華進行精神檢查，但却爲他母親拒絕。報告書相信他十三歲時，已開始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另一項更有趣的紀錄指出：奧斯華在海軍部隊中是「一等射手」；但他的上司却錯誤地將他列爲「二等射手」。

奧斯華本來就是個憤世嫉俗的人，海軍上司的錯誤更易引起他的不滿。

阿生覺得寫這份報告書的人最聰明的地方，就是裏面矛盾重重。

例如根據已有的紀錄，奧斯華明明白白是個「極之危險的人物」，爲什麼聯邦密探都可以在「嚴密監視」中讓他有機可乘？

間接的解釋就是：由於他的「智商」比一般人高出了許多（自然亦比監視他的聯邦密探爲高），所以他可以「一度下落不明」。

又例如：海軍軍部的紀錄，他明明是「二等射手」，又怎麼可以向住甘迺迪的後腦「一擊即中」？

報告書中最聰明的解釋就是：海軍上司「錯誤地」將他列爲「二等射手」，令他心裏感到不平。因爲他本來就是「一等射手」，（若非如此，又如何證明他是個神射手？若非神射手，又焉能擊中總統的後腦，令其致命？）

但是阿生覺得報告書無法清楚交代最

重要的關鍵性問題：夜總會主人魯比，爲什麼要射殺奧斯華爲了滅口？還是基於「正義的報復」？抑或受人所託？

不幸的却是：魯比雖然當場被捕，後來還被判終身監禁，但是他被捕後一直守口如瓶，不允吐露其中眞相。最近還患癌症死於獄中。

單就表面上看，這件事已經夠複雜了；然而報告書並未清楚交代。

阿生決心要追查這宗「舊案」，亦非單單基於個人興趣。

遠在巴黎總部服務時，阿生已親耳聽過范梅力談及此事。在總部的檔案中，也有一份被列爲「懸案」的密件，就是「刺甘案」。

「懸案」亦即未有結論的案件。

因此，「刺甘案」在美國獲得的「結論」，根本未爲國際特警總部所接納。

阿生已經連續到了聯邦調查局的圖書館去了幾次，也做了不少筆記。

國際特警組的負責人夏力，終於忍不住問他：「你也被那份報告書迷住了？」

「你以爲我會相信它？」阿生反問夏力。

「既然不相信，何必浪費精力？」

「說它完全沒有用，那是假的。我要找其中一些重要人物，例如奧華斯舊日的同事，妻子及親人等等。」

「你以爲有用嗎？」

「總部一直都希望有個比較正確的答案。」

「須要我助你一臂之力麼？」

「你是這兒的負責人，又是地頭虫，沒有你怎可以呢？」

夏力笑了笑：「看來你似乎對報告書的結論存疑。」

「不瞞你說，我總覺得那報告書不盡不實。」阿生說：「美國政府內部，可能有太多迫不得已的苦衷，亦未可料。但無論如何，我要向總部備案；我要重新調查這件事。」

「我支持你的想法！」夏力說：「即使甘迺迪死得眼閉，也應該讓美國子民明白一下其中的實情。」

「難得你支持我，那麼，現在我們就開始吧！」

「你打算如何開始？」

「我想先去找一個人。」

「你想找誰？」

「麥美蘭。」

「女人？」

「是的，她是一個女記者，也是被譽爲蘇聯問題專家的人。」

「找她幹嗎？」夏力問。

阿生道：「她寫過一本書，那是關於奧斯華一生的。名爲奧斯華傳。」

「在那裏可以找到她？」

「剛巧前兩天我在報紙看到一則新聞，知道麥美蘭女士來了紐約。」阿生又說：「我覺得她那本書有些地方比聯邦調查局所發表的報告書更加詳細。」

「既然你有她的消息，我就陪你去找她。」

「不！如果你支持我的做法，最好與我分工合作，派人去爲我做兩件事：第一，派人到德薩斯州去找尋奧斯華妻子馬蓮娜的下落。第二，那些人曾在魯比夜總會工作？」

夏力道：「我們有人在德薩斯州，只須用電話連絡就行。」

「但是魯比那間夜總會的重要性，你可明白？」

「我當然明白，魯比是殺死奧斯華的人，你大概懷疑魯比的身份吧？」

「不錯，魯比的身份最可疑，我看過聯邦調查局的報告書，我覺得他們似乎太過疏忽了魯比這個夜總會主人。」

「這些事情就讓我去辦吧！」夏力說：「你先去找麥美蘭。」

阿生曾偶然在報章上見過「蘇聯問題專家」麥美蘭的行踪報導，知道她來了紐約，住在一家大酒店裏。他決定先去找她了解一些問題。

夏力多少也受到阿生的影响，對這件事發生了興趣。他立即展開一連串的部署，派人翻查魯比的檔案；另一方面又親自與德薩斯州的國際特警用電話連絡。

× × ×

阿生按址找到一間酒店的房間去。

他在櫃枱那兒查過了，麥美蘭女士確是住在這一間套房的。但是當房門打開了之後，阿生却是呆住了一陣。

並非房間之內出現什麼恐怖情景，只是出現在阿生面前的女郎太過年輕了。

那金髮女郎只有二十餘歲，性感迷人；她當然不可能就是麥美蘭女士。

阿生從報章上所見到的麥美蘭，已是四十開外的婦人。

「對不起，我找錯地方了。」阿生正想退出。

那金髮女郎却連聲將他留住：「你沒找錯，麥美蘭女士正是住在這間房的。」

「那麼妳是——」

「噢！我差點忘記了，我應該先向你自我介紹吧！我是她的女秘書丹妮。」那女郎又問阿生：「先生，你貴姓？有沒有預約？」

「沒有。」阿生說：「我是國際特警，有些事情想請教她，她在嗎？」

「國際特警？」女郎怔了一怔！「你們找她幹嗎？難道有麻煩嗎？」

「不，放心好了，我絕不會帶來麻煩。」阿生留意着臥室之內是否有人，「她在嗎？」

「對不起，她有事外出未返。不過，你既然是國際特警，我相信她一定樂意與你連絡。閣下可以留下姓名和電話。」

阿生無可奈何，只好留下一張名咭，然後就離開了那間房。

當他再次經過那大堂的櫃枱時，阿生忽然想起了一些事情：當他向櫃枱查詢麥美蘭在那一間房時，對方並未暗示她外出。那職員既然明知阿生爲了找人，假如那人眞的外出，最少亦會將實情告知。

不過阿生爲小心計，仍再次到櫃枱去：「請問一〇二六號房間的麥美蘭女士，是否已外出？」

櫃枱一名女職員回頭向擺放門匙的地方張望了一下：「門匙沒有交回，這表示她仍在房間裏，但有些人客喜歡將門匙一併帶出街，我們也沒有辦法。」

阿生又問：「麥美蘭女士跟誰住在一起？」

「這要查登記册　！」女職員打量了一下阿生：「除非你是聯邦密探或者警方人員，否則我們不會代查。」

「這是我咭片。」阿生說：「我是國際特警，請快些査一查。」

女職員笑了笑：「咭片沒有用，證件呢？」

阿生焦急得難以形容，他覺得事態的確有些兒不妙。

他把證件交出，女職員才翻開住客註册登記的册子。

她對阿生道：「麥美蘭女士是與她的丈夫一同入住一〇二六號房的。」

「她有女秘書同來麼？」

「據這裏所知就沒有。」

「那麼，你們可能要吃官司了。」阿生一面離開櫃枱，一邊說道：「快些致電報警吧，一〇二六號房可能失竊。」

「什麼？」那女職員不知道是聽不清楚還是有所懷疑。

但無論如何，阿生已沒有時間跟她再說話了；他已匆匆衝進了一部電梯裏去。

他覺得自己這一次未免太過大意，面對一個可疑人物，竟然輕輕將他放過。

毫無疑問，那金髮女郎並非什麼女秘書，極有可能是一個女竊賊。

她到底怎麼會出現在那裏？麥美蘭與她的夫婿是否亦在房內？

假如他們都在房內，問題自然變得更加複雜了；那一定　限於爆竊，而是綁架了！

阿生正在思想間，電梯已在十樓停了下來。

阿生走了出去，發覺這層樓還是像剛才那樣靜悄悄的。鬼影也沒有一個；那些侍應生不是被別的客人召去，便是躱懶去了。

無論如何，阿生已來不及找他們，只急急的跑到一〇二六號房去。

房門緊閉。

阿生沒有敲門，只放輕了手脚，一邊傾耳細聽，一邊用他自己的方法去開啓那度房門。

阿生是個開鎖能手，一條鐵綫，一張硬咭片落入他手中，都可能變爲一枚百合匙。

他輕易就可以將門弄開！

那女郎仍在房間之內。她正在到處搜索，不知要找尋一些什麼。

她非常敏感，當她只聽到些微音響時，已察覺有人入來。於是立刻回過身來。

「又是你！」她非常冷靜。雖然感到有些突然，却仍在笑，笑得十分勉强。

「是的，又是我。」阿生也笑，却是冷峻的笑，「想不到我會回來吧？」

「國際特警習慣鬼鬼祟祟，不叩門的麼？」她問。

阿生道：「那要看對象，像妳這麼鬼鬼祟祟，見不得光的人，何必太正常？」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相信我們之間可能有些誤會，但我們的目的相信都是一樣的。」

「我們有什麼目的？」

「何必說得太過明白呢？」女郎朝阿生這邊走了過來，「你一定在怪我對你說謊，但我有迫不得已的苦衷！」

「不要繞圈子了，告訴我妳是誰？」

「CIA女特務。」

「剛才還是女秘書的身份，這麼快就搖身一變，變成了CIA女特務，的確了不起！」阿生忍不住笑了起來。

與此同時，他也不會忘記這是一間套房；除了這部份會客室之外，裏面還有臥室和洗手間的。

因此，阿生一邊跟那金髮女郎對話，一邊用手在戒備中將臥室的門推開。

臥室裏面沒有人。

看情形，洗手間之內，也同樣不會有人。

金髮女郎道：「我說我們的目的一樣，大概不會有錯的吧，大概你們國際特警方面也開始懷疑麥美蘭女士的背景了，是不？」

「我不明妳的意思。」

「她可能受到某方面的利用，我奉命前來搜集證據。」

「妳的證件呢？」

女郎很大方，想從手袋裏取出證件的樣子；她的手袋就在她的肩膊上掛着！

但是阿生突然想到了一個問題，就是她的手袋中可能有一枝手槍。

阿生想阻止她，但已來不及了；他們之間最少隔了一張玻璃几子。

阿生想衝過去時，她的手中已多了一枝手槍！

從她握槍的姿勢看，她的確有資格成爲一名女特務。

「高舉你的雙手！」金髮女郎命令着，「否則我只用一顆子彈即可以送你回老家！」

阿生在苦笑中高舉起雙手：「我果然沒有猜錯，你是個女竊賊——絕不平凡的女竊賊。」

「你太不識趣，也來得太不合時。」金髮女郎道：「你本來可以逃過一場災難的，可惜你命中註定，也就無話可說！」

「殺了我，妳也肯定逃不了。」阿生說：「因爲我剛與管房部連絡過，否則又如何能知妳不是麥美蘭女士的女秘書？」

阿生此語一出，那女郎果然有些猶疑起來。

她喝令阿生站過一旁，然後朝房內那邊走過去；看情形是想急急撤退。

但是，阿生是什麼人？他怎會讓她就這樣輕易離去？

只見阿生一聲：「小心！」

那女郎亦循阿生的視綫望向門際，下意識令到她以爲有人向她突襲，豈料這正是阿生的詭計。

阿生趁她分心之際，飛腿踢向他的手腕；手槍不由自主地墜在地上。

阿生以爲她沒有手槍在手，必可制勝，想不到她一反手，竟然將阿生狠狠地摔了一跤！

阿生自問小睇了她。

他迅速翻身爬了起來，那女郎已彎身拾槍；形勢緊迫，阿生已無選擇之餘地，惟有用力一推，女郎身不由主，往前撲到地上；手槍幸好還未讓她拾回手中。

那女郎雖然得不到那枝手槍，却也不讓阿生得到它；二人雙雙在地上打滾，纏

作一團。

阿生眞想不到，她竟然是個柔道高手，分明是經過訓練的。

阿生不但要設法制服她，同時不許她抓到地上的手槍。

他們彼此都心裏有數，誰奪得地上的手槍，誰就佔得優勢。

無可否認，阿生這一回遇上了强力的對手；換上別的女人，阿生早巳將她制服。然而現在，阿生很難佔到便宜不特巳，還給她三番四次用柔道的招數摔得凌空打滾！

他每次被摔倒之後，必須迅速回頭把她糾纏住，絕對不能有半點鬆弛，否則，她就會去奪回她那枝手槍。

只要讓她奪回那枝手槍，阿生就不會再那樣的幸運了。

二人雙雙糾纏，由這邊打到那邊，再由牆角纏到了門後！

二人正纏到難分難解之際，房門突然開了；可惜由於角度關係，阿生一點兒也未察覺。

突然眼前一黑，阿生被人在背後朝住頭部一擊，迅速昏迷過去！

× × ×

阿生彷彿從噩夢中醒來，渾身疲倦，頭還有些兒痛。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阿生的耳畔有人在說話，那聲音似曾相識。

阿生痛苦地睜開雙眼，發覺圍攏着他的，有好一些人。

這些人之中有韋倫探長和他的助手在內！其他人有穿制服的警察，以及一些陌生人。

剛才說話的人，正是韋倫探長，他看見阿生甦醒過來就問他。但阿生並未有回答。

「你怎麼會在這裏？」阿生反而問韋倫。

「酒店報警說，這兒有竊賊。」韋倫指指身畔一些人。

這些人之中，有些是酒店的職員。

「我並不認識他。」有個五十來歲的男人插嘴說。

「探長，就是這個人到樓下去叫我致電報警，說這間房有可能失竊。」一名酒店女職員說。

有人感到萬分驚奇地說：「眞奇怪，那有竊賊先行報警，再來動手的？他一定以爲自己是二十世紀的羅賓漢。」

阿生的頭腦開始清醒過來，坐了起來說：「我絕對不是竊賊。」

「但我並不認識你。你是誰？」那五十餘歲的男子問：「你跑到我這兒來幹什麼？」

阿生摸摸後腦，回過頭來瞥了他一眼：「閣下可是麥美蘭女士的丈夫？」

「我正是杜奇，你是誰？我並不認識你。」

「你不認識我並不要緊，最重要的是先看看房內有沒有東西失掉。」阿生又問韋倫探長：「麥美蘭女士無恙吧？」

韋倫道：「她可能出去了。」

「出去了？」阿生的腦袋彷彿又被人轟了一下，由一張大沙發上站了起來。

韋倫探長埋怨道：「我眞不明白，你到底跑到這兒來幹什麼？老實說吧，要不是這位小姐在電話中聲明你是國際特警的身份，你已在羈留病房之內。同時我也肯定不會匆匆趕來。」

阿生未回答韋倫，却對杜奇說：「請問閣下可是跟麥美蘭女士一齊外出的？」

「是的。」杜奇說，「我們一齊外出，但後來我有些應酬，她感到疲倦，對我說，先行返回酒店休息。所以我們中途分手了。」

「請問二位到紐約來的眞正目的何在？」阿生忽然又問。

杜奇怔了一怔。

他回頭問韋倫：「探長，我須要回答他的問題麼？他究竟是什麼人？」

「你當然有權不答他。」韋倫探長道，「但他確是一名國際特警人員，我也認識他，而且算得上是公事上的好朋友。」

「我們到紐約來渡假。」杜奇說。

阿生問：「你看過有沒有東西失去了呢？」

「東西的確被人翻過，但沒有失去什麼。」杜奇又說：「不過，我相信我妻子會在這方面比較我更清楚。」

「但是，尊夫人呢？」阿生問。

杜奇道：「酒店說她確曾回來，但後來可能再次外出。」

「嗯——這件事看來有些古怪！」阿生回憶當時的情形說：「我本來要找麥美蘭女士問一些問題，但開門時只有一名金髮女郎在着，她說她是麥美蘭女士的女秘書。」

杜奇說：「她已不再寫作，根本不用女秘書。」

「那女郎有槍，假如你們早來半步，她可能逃不了。」阿生說。

女職員道：「麥美蘭女士回來時，曾向我們取門匙，但後來她是否帶同門匙外出，我們不知道。不過無論如何，那金髮女郎肯定與我們酒店無關，因爲我們這兒並無一個金頭髮的女人。」

韋倫探長於是問杜奇：「尊夫人後來有沒有再跟你連絡？」

「沒有。」杜奇說，「直至我見完朋友之後回到這裏爲止，我們並未再見過面。我以爲她回來之後可能再外出了。」

阿生道：「希望我的担心只屬多餘，但我總有一個感覺，就是杜奇夫人——麥美蘭女士有可能巳經出了事。」

阿生再將在這間房的遭遇向韋倫探長說了一次。韋倫聽了之後，也對那個金髮女郎的身份感到十分可疑。

杜奇却忐忑不安地說：「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又並非富有。」

阿生道：「尊夫人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奧斯華傳』，是不？」

「是的。」杜奇說，「但這本書巳經出版了許久，一直沒有引起任何人的不滿啊！」

「是否引起任何人的不滿，我不知道，但引起我的興趣却是事實。」阿生說，「我此番到來，本來就是爲了請教她一些問題，想不到却遇上了意外。」

韋倫探長道：「當初有人以爲你就是竊賊，若非我親自到來，你巳經有了麻煩了。」

「回憶當時的情形，那金髮女郎一定另有同黨。」阿生說，「在混亂中有人自背後突如其來的將我擊倒，此人肯定就是她的同黨。」

杜奇開始顯得焦慮。他坐立不安地，終於去打了一個電話。

韋倫探長趁此機會問阿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相信你决不會無端端跑到這兒來吧！」

阿生留在紐約巳有好一段日子，他和韋倫探長巳經混得很熟。

他說：「你有看過聯邦調查局發表的報告書麼？」

「什麼報告書？」

「總統之死的報告書。」

「一切巳成過去，看來又有何用？」

「不錯，在你們美國，此案巳成過去，但在我們巴黎總部的檔案裏，這仍然是一宗懸案。」

「你的意思是——你們打算翻案？」

「是的，所以我看過那份陳腔舊調的報告書。但老實對你說吧，我比較重視杜奇夫人的著作，就是那本『奧斯華傳』。你也看過吧？」

「約略看過了。」韋倫探長道，「奧斯華巳被公認就是刺殺總統的兇手。」

「我看未必。」阿生說，「這宗舊案大有翻查的必要。」

韋倫探長苦笑道：「朋友，你一定閒得太過無聊吧？還是巴黎總部給你的命令呢？」

「算是什麼都好，總之我對此事極感興趣。」阿生說：「你對魯比這個人可有認識？」

「魯比？你說……那個衝動的夜總會主人？」韋倫探長問。

「是的，殺死奧斯華的兇手，也可以說是殺死兇手的兇手。」

「他巳在獄中死去。」

「所以難怪你說，一切巳經了結。」

阿生道：「魯比絕對不是一名衝動份子，從他守口如瓶這一點可以想像得到，魯比絕對是個問題人物，他殺死奧斯華，必然大有內幕。」

韋倫探長道：「我不反對你諸多忖測，但站在朋友立場，如果我是你，我才不會自找麻煩。」

「有些時候，你不去找麻煩，麻煩就會來找你呢，朋友。」阿生輕輕一笑，剛才的痛苦，似乎逐漸在他身上消失了。

杜奇巳經放下了電話的聽筒。

他回到韋倫等人的身邊：「探長，事情確實有點不妙。」

韋倫探長問道：「找到了尊夫人沒有呢？」

「沒有。」杜奇說，「我以爲她去了出版商那邊，但剛才我打電話去，她沒有到那兒去。」

「出版商？」阿生又一次想起麥美蘭女士的著作「奧斯華傳」來。

杜奇這時才說：「不瞞各位說，內子這次除了渡假之外，還順帶到紐約來找『奧斯華傳』的出版商，計算一下應得的版稅。」

阿生道：「我從書店方面所得的消息，這本書相當暢銷。」

「是的，出版初期一度暢銷，後來又轉趨沉寂；直至最近，由於聯邦調查局的報告書公開，內子的著作又再次成爲暢銷書之一。」杜奇在焦灼萬分中，仍有幾分感到驕傲。

這也難怪，麥美蘭未嫁給杜奇之前，只是一名女記者。

爲了編撰「奧斯華傳」，她曾到過美蘇兩國不少地方。訪問過不少曾與奧斯華接觸過的人，包括他的妻子在內。

麥美蘭曾是派駐莫斯科的記者。一九五九年，她曾在蘇京——莫斯科的京都大酒店結識奧斯華本人。當時奧斯華剛投蘇，仍未獲得蘇共方面的絕對信任。

在理論上，麥美蘭很了解奧斯華的思想情況，因爲他們不只一次地接觸過。後來，麥美蘭自蘇返回美國，不久便發生了「刺甘案」。這就是促使她寫作「奧斯華傳」的開始。

這絕對不是一本小說，所以她須要許多許多的眞憑實據。

她先後參閱過二十六卷「華倫報告書」，以及一切有關「刺甘案」的檔案和資料。

但阿生最重視的，還是書中曾被作者訪問過的一些人物。

這些與奧斯華有關的人物之中，有奧斯華的妻子瑪蓮娜，奧斯華的母親以及同母異父的弟弟，還有社會工作者，海軍軍部裏的上司等等。這些人完全是存在的。

以一個女人，爲了寫成一本傳記——並不是屬於自己的傳記，而付出這麼大的魄力，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阿生這次來找她，目的也是爲了希望從她的口中知得更多。

阿生知道寫書的人絕不可能「有聞筆錄」，或者「知無不言」。她必然有些可能「觸犯法紀」的情節沒有寫上去。

阿生要知道的，就是那未經刋出的部份，或者寫得「不盡不實」的部份。

可惜，他來遲了一步；麥美蘭這時候可能眞的出了事。

韋倫探長也不敢再採取觀望態度；他開始相信阿生的遇襲事件一定與麥美蘭的安全有着極大的關連。

於是探長開始把這層樓的侍役召來問話。

因爲阿生說過當時他找不到侍役，所以探長要知道那段時間，侍役去了那裏？

根據侍役的解釋，當時他正應召到這層樓一名人客的房間去。

剛好這一段時間，一名侍役下班去了，另一名又未上班。因此，只有他一人當值。

阿生知道探長開始相信自己，也不再花費唇舌去多作解釋。

他只在腦海中盤算着幾個問題：——

當時只有一名金髮女郎在這裏面搜索，她到底要搜什麼？搜到了嗎？爲什麼杜奇說「並無損失」？也許杜奇根本不清楚，損失了什麼只有杜奇夫人——麥美蘭才知道。

當時顯然只有一名金髮女郎在這裏，那麼，誰突如其來，把阿生擊暈？

那金髮女郎必有同黨同來。

但爲什麼她的同黨又不在這間房？

阿生想到這裏，立即問那名侍役：「這兒隣房住了一些什麼人？」

「對不起，我不可以透露住客的身份！」侍役說。

阿生突然非常生氣地，一把將他抓住：「你叫什麼名字？」

侍役大吃一驚：「嗯！我叫路易。」

韋倫探長很少看見阿生這麼生氣，也許是因爲他曾經受襲的緣故。

韋倫探長過來做好做歹的說：「路易，他要你說，你必須照實直說。這裏發生了事，沒有人會怪責你的。他是一名特警——國際特警。」

侍役路易這才吶吶地說：「一〇二四那一間，住了一名聯邦密探。」

「什麼？」阿生差些兒還以爲自己聽錯了，「你再講一次。」

「我也不敢肯定，但他說過他是一名聯邦密探，叫我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他的身份。」路易又說：「至於這一邊——一〇二八號，則住了一雙夫婦，是歐洲來的遊客。」

阿生道：「你仔細的想想清楚吧，到底當時誰把你召去？」

「先後有過好幾間房按過喚人鈴把我召去。」路易說，「隔隣一〇二八只是其中之一。」

「好吧！現在我們就到隔隣去。」阿生說。

但是，酒店一名負責人立即反對：「我以爲不應該騷擾顧客，除非警方認爲有迫不得已的理由。」

阿生沒有理會他，那負責人只向韋倫探長提抗議。

阿生到了隣房門口，看見那兒門扭之上，掛了一張紙咭，上面印着？「請勿騷擾」。

但是，阿生還是伸手叩了幾下門板。裏面毫無反應。

阿生又再叩了幾下。門終於開了。

一名滿面怒容的男子，赤裸着上身，下身則圍住一塊大毛巾，赤脚探首出來質問道：「你不識字嗎？這裏已掛上了這個牌子——」

阿生沒有再讓他說下去，忙截住他的話頭道：「請問你剛才有沒有聽到什麼聲音？」

「他媽的，我什麼都不知道，老子只是來此渡蜜月的，你再嚕囌，我就致電報警。」說完「砰」的一聲，重重地將門關上了。

阿生也不好意思再敲門。他只問路易：「他當時是否故意將你留在房內？」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路易說。

阿生道：「他把你召去幹嗎？」

「他向我要了一些滲入酒水中的冰塊，給了我一些小賬。」

「那大概是什麼時候？」

「我不大留意。總之只有我一個人當值，我忙得團團轉。」

阿生又指指另一間房：「那名聯邦密探呢？」

「他似乎外出未返。」

阿生瞪住路易：「像你這麼忙，怎麼還會注意到他外出未返？」

路易道：「大概因爲他是一名聯邦密探吧。」

阿生覺得麥美蘭與這位聯邦密探成爲「隣居」，絕非偶然的事。

他問路易：「可以開門讓我入去看看嗎？」

「不可以。」路易道：「客人不在，我們不可以隨便入去。」

「那麼，你們執拾房間時，又怎樣？」阿生道，「我知道你們每天有最少一次替住客收拾房間的。對嗎？」

「對了。但是這一間比較特別，你不信，可以問問管房部。」路易指指仍在房間的一堆人。

阿生回到「一〇二六」號房去。

韋倫探長和他的助手們，正分頭查問酒店的負責人員，以及在房內各處偵查。看來他們也開始担心麥美蘭的安全了。

阿生問一名負責人：「一〇二四號房，有什麼特別安排？」

負責管房部的人說：「不瞞你說，由於他身份特殊，所以他吩咐下來的事，我們必須小心記住。」

「他吩咐過什麼？」阿生追問下去。

「沒有他的召喚，任何人不准開門入內！」負責人說道。

阿生說話時，眼睛不斷地在房間之內，到處搜索着。

韋倫探長也是個內行人，而且跟阿生合作慣了，自然想到一些事情上面去。

「你不必到處張望了。」韋倫探長說道，「我已搜索過，這裏並無任何竊聽裝置。」

阿生笑道：「你可知道我的心裏正在想一些什麼？」

「你似乎不大信任聯邦密探。」

「是的。我在想：他們爲什麼要住到杜奇夫婦的隔壁來？」

「可能爲了保護她的安全。」

「那麼，剛才這兒出了事，爲什麼又不見他們及時出現？」

「你沒有聽見侍役說麼？他已經出去了。」

「嗯——」阿生若有所思地，沉吟道：「總之我覺得，這件事十分古怪。」

「你喜歡怎麼樣做，我不干涉你。」韋倫探長說，「你最好教我如何交差。」

「你以爲這件事就這樣完結了嗎？」阿生道，「除非你把杜奇夫人找到，否則，現在開始就够你去忙了。探長先生。」

韋倫探長面上的笑容，頓然消失。剛才他還有點心情跟阿生開玩笑，因爲阿生過去與他携手破過不少大案，擒拿過不少大奸大惡的人；想不到這一次却會栽在一個女流的手上。韋倫探長鬧然忍不住要笑了。

但是經剛才阿生這麼一提，韋倫也眞的笑不出來了。

這時候，房門外突然闖進了三名彪形大漢。

探長助手想攔阻他們，但他們却要強行入來。

一經表露身份，原來他們都是聯邦密探。

這三名聯邦密探巳曉得了韋倫探長的身份；他們的出現顯非偶然的事。

爲首一名聯邦密探叫邦尼，他查問杜奇夫人有沒有返回酒店？

阿生感到有點驚奇地問：「爲什麼你們忽然之間要找她？」

邦尼瞥了阿生一眼：「你是誰？」

阿生沒有答他。

韋倫探長早知阿生對聯邦密探和「CIA」人員沒有多大好感，急忙從中爲他們介紹；邦尼這時才知道阿生是一問國際特警。

於是這一回輪到邦尼問阿生了：「爲什麼你們國際特警方面也這樣注意杜奇夫人的行踪？」

阿生道：「也許是拜讀過了你們那份報告書之後，令我對這件事重新感到有興趣。」

「請問閣下到底知道了一些什麼？」邦尼看見阿生的態度，已經知道他不是個好惹的人，不得不客氣起來。

阿生故作神秘地輕輕一笑：「你想我與你交換意見，最好先告訴我，你們是否奉命監視杜奇夫人？」

邦尼給阿生這麼一問，頓覺緊張了起來。

他把大部份人驅出房外，只留下杜奇、韋倫探長和阿生等人。

阿生看情形巳經知道有些不尋常。

果然，邦尼坦然對阿生和韋倫二人交代說：「不瞞二位直說吧，我們對杜奇夫人實際上一直只在暗中保護她。並非監視的。」

「爲什麼要保護她？」阿生問。

邦尼苦笑道：「朋友，到底你還希望知道一些什麼呢？」

阿生笑了笑：「在下對你們的工作一直都非常之欣賞。」

「謝謝你的過奬！」邦尼點點頭。

「不過，你們的工作，已經够忙了，爲什麼還要派人保護杜奇夫人？」阿生又問。

「你的問題，本來我可以叫你去問我的上司。但看在韋倫探長的份上，希望我們彼此互相帮助，同時亦盼望閣下能助我們一臂之力，將杜奇夫人找回來……」邦尼話也沒有說得完。

阿生巳經急不及待地，截住他問：「杜奇夫人失踪了麼？」

邦尼點點頭：「是的，我們派去保護她的人，突然失去了她的所在。」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阿生又問。

邦尼指指他身邊一名聯邦密探：「當時是由希文探員負責保護她的。」

「可以從頭說一次嗎？」阿生問那名聯邦密探希文。

希文道：「我和她之間，一直保持一段距離，也許可以說，她一直不知道我在暗中保護她。」

「這是什麼意思？」阿生問：「她爲什麼會一直不知道？」

希文道：「主要還是我們提出保護她時，遭到她的反對。」

「換句話說，她本人感到安全，只是你們替她担心而巳。是不？」阿生說。

「不錯，情形正是如此。」希文道，「所以，我們只能够在暗中保護她。豈料大約一小時多之前，她走進一家百貨公司之後，我便在人叢中失去了她的下落。」

「我想首先弄清楚一件事。」阿生說，「你是否就是住在隣房的探員？」

「是的。」希文交代着說，「我們有三位同事——就是眼前三位，輪流當值，負起保護之責。」

「好極了。」阿生說道，「請問杜奇夫人和她丈夫離開酒店時，你們是否一直跟踪她？」

「是的。」希文道：「後來他們分手，杜奇夫人獨自返回酒店一次。」

「後來呢？」阿生道，「後來她是否再度外出？」

「正是如此。」希文道，「我彷彿聽到這兒房間裏的電話鈴聲响過，然後，不久就見到她匆匆外出了，我以爲有朋友約她。」

「她離開酒店時，沒有將門匙交還給下面酒店的櫃枱，這點你一定知道吧？」阿生問希文。

希文道：「是的，當時她確實顯得行色匆匆。離開酒店後，她便截了一輛街車，朝東面駛去；我也急急登上了另外一輛街車。但是，那車子在一處十字路口遇上了紅燈；我硬要司機開車闖過去，但司機不肯。直至我出示了證件時，橫街的車輛經巳開動了。後來，那司機總算合作，替我再次找到杜奇夫人所乘坐的街車的下落。當時杜奇夫人剛剛落車進入一家百貨公司去。我離遠見到她，急忙也示意司機停車於百貨公司門口。但是，百貨公司裏面人頭湧湧，我終於找不到她。」

邦尼接着說：「後來他立即通知我。我趕到百貨公司去，發覺那兒有另外一個出口，但沒有可供約會的餐室。於是我們就趕回這兒來。」

杜奇插咀道：「她在這兒沒有太多的朋友，最有可能去找出版商洛利，計算她應得的版稅。但我剛才跟洛利通了電話，他們今天沒有連絡過。」

「毫無疑問，尊夫人巳經出了事。」阿生又對杜奇說，「請你想想清楚，她有沒有提過什麼親友可能約會她！」

「沒有。」杜奇很快就說，「我巳經想過了。她做女記者時代，巳經交際得太多，所以婚後討厭社交生活。我約了朋友她也不肯與我同去，由此可見，她不喜交際。」

「這件事看來總算有了一個輪廓。」阿生說，「我們不妨假設：有人爲了找機會偷入這間房，進行一次澈底搜索，用計將杜奇夫人連同保護她的聯邦密探一齊誘出酒店外面去；那個電話，說不定就是金髮女郎的同黨冒充杜奇夫人的親友打入來的。」

邦尼不禁反問道：「爲什麼不索性等她外出時，乘虛而入？」

阿生道：「你怎麼知道在杜奇先生和夫人一齊外出時，他們沒有來過？也許他們還未搜出要找的東西，但杜奇夫人和聯邦密探巳經回來了，於是他們只有使用調虎離山的詭計。」

邦尼問：「然則，你以爲他們要找一些甚麼？」

阿生苦笑一下：「也許這只是我的直覺，但看那金髮女郎的身手和神態，她絕

非一般女孬敗，我眞想知道，你們保護杜奇夫人的眞正目的。」

「目的自然是爲了她的安全。」邦尼道。

阿生說：「她爲甚麼會有危險？」

「嗯——」邦尼欲言又止。

阿生笑道：「是不是又要問你的上司呀？」

韋倫探長在旁插咀道：「這件事既然發展到這田地，我們如果眞的要爲杜奇夫人設想，還是不要故作神秘了。」

杜奇對邦尼道：「我看，到了這時候，我們的確要把我們要去的地方，說了出來。」

阿生打蛇隨棍上：「你不是說，只來紐約渡假，順便收版稅麼？」

「嗯！」杜奇又望望邦尼。

阿生和韋倫探長二人也不約而同地，盯住邦尼。

邦尼終於也說了：「是的，不瞞各位，杜奇夫人這次的確另有任務，她的最後目的地是華府。」

「華盛頓？」阿生和韋倫二人同時怔了一怔。

邦尼點點頭：「是的，她要到華府向國會小組秘密作供，這次只是途經紐約而已，想不到竟然會在這兒出了事。」

阿生早已料到一定有事，只是料不到原來是這種事而已。

邦尼又說：「不怕坦白對你們說，數小時之內，如果仍然找不到她，我們必須向華府報告。」

阿生和韋倫探長交換着眼色，他們都呆住了好一會兒，不知說些甚麼好。

杜奇這時候也被迫向阿生他們解釋：有關方面要我們保密，並非存心欺騙各位，不過，到紐約來 便計版權稅，也是眞的。」

阿生知道杜奇的處境，他自然不會怪他，却有點同情他。

阿生安慰杜奇說：「放心好了，她不會有事的，她並非甚麼重要人物，只是應邀作供而已。」

阿生口裏雖然這麼說，心裏却有些地方實在也並不明白。

例如：國會那一個小組邀杜奇夫人前往作供，到底她知道了一些甚麼？

其次就是那金髮女郎爲甚麼會在這兒出現？她要找一些甚麼？

不過阿生並沒有向杜奇追問下去，他知道在這種情況底下，即使追問也不會有結果的。

追兇手　遭亂槍掃射

在國際特警辦事處之內。

夏力拿着一張紙，紙上寫了一些東西，由室內互通的横門，走進阿生的辦公室來。

「你要找的資料，總算有了一些結果。」夏力把那張紙交給阿生，又交代說：「奧斯華的妻子瑪蓮娜，目前居住於亞里桑拿州的鳳凰城，上面寫的，正是她的住址。」

阿生在回憶着酒店被襲擊暈倒的事。

夏力也知道了當日發生的事，也知道杜奇夫人——麥美蘭至今下落不明。

自然更加知道紐約警方人員以及聯邦密探正在四下裏找尋她。

夏力對阿生說：「目前這種情形，就算讓你見到杜奇夫人，恐怕聯邦密探方面，也不會讓你接近她，更不會讓你仔細地查問。」

「所以我希望能夠讓我們先找到她。」阿生望望他辦公桌上的電話。

事實上不少國際特警人員已先後出動，到幾個可疑的地點去，找尋杜奇夫人的下落。

可惜直到現在，那電話一直還沒有响過。

人是由阿生派出去的，假如有消息的話，一定會有電話回來。

阿生很少像現在這樣子，只獃着等消息，他做事向來喜歡親力親爲。

但是今天的情形有些特別，阿生一方面須要靜靜地分析，另一方面他認爲「可疑的地點」太多，他不可能分身到幾個不同的地點，所以只好派人去分頭進行。如此一來，他既可以冷靜地分析，亦可以多方兼顧。

夏力也知道阿生的個性，他要做的事，很少有人能夠阻止他。

夏力雖然身爲這兒的負責人，但對阿生十分尊重，事實上阿生是由總部派來的，總部方面也向來尊重阿生。

阿生絕非無中生有的人，他也不會浪費時間和精力。

事實已證明阿生這次做對了，也許他早些去找杜奇夫人，不致造成今日的局面亦未可料。

阿生派人前往監視的地點有：杜奇夫人曾進去的百貨公司，出版商人洛利的辦事處和住所，杜奇夫婦稅居的酒店等處。

當然，杜奇夫人不一定會在這些地方出現，但國際特警人員却希望從此等地方找出一些綫索來。

此外阿生又特別注意其中一個人，他就是酒店的侍役路易。

阿生爲甚麼會注意這名侍役？

阿生一直在想：金髮女郎一定有個同黨，所以那同黨能及時入房間裏，從後面將阿生擊至暈倒。

但是事前這名同黨躱在何處？

當時阿生已看得十分清楚，房間之內，根本沒有第三者。

因此阿生首先假想住在隔隣的人最可疑，例如他們老早潛伏在那兒，目的是爲對付杜奇夫人，但爲救同黨（那金髮女郎）脫險，不得不及時趕來，向阿生突襲。

但是，隣居「一〇二八」號房的一對歐籍夫婦，入住的日期比杜奇夫婦更早了兩天，杜奇夫婦事前並未訂房。由此可見，事前沒有人曉得他們住到這兒來，因此那對歐籍夫婦自無可疑之處。

事後聯邦密探也曾向這對歐籍夫婦問過話，知道他們確曾召來侍役，但前後不及一分鐘。

然而根據路易的口供，却誇大了，他曾對阿生他們說，曾在「一〇二八」室逗留頗久，這也是令阿生感到可疑的地方。

至於左隣的「一〇二四」室，既然住了聯邦密探，應無可疑之處了。

但是，阿生却不這樣想。

他認爲聯邦調查局已故局長胡佛，既然曾反對成立華倫委員會，會不會他的後繼人亦有同一觀念？

同時另一方面，阿生還不大清楚究竟杜奇夫人要向那一個小組作供？

關於這點，連身爲聯邦密探一名頭目的邦尼，也自認不大清楚，到底他是眞的不大清楚，還是故意推說不知？

聯邦密探既然採取了「暗中保護」方式，甚至連杜奇也不知道，會不會其中另有文章？

當然，由聯邦密探綁架杜奇夫人的可能性只能說「有可能存在」，以常理推測，可能性是不太高的。

假如說聯邦密探綁架杜奇夫人，出發點又是甚麼？大概是：阻止她向國會小組作供。

然則，聯邦密探方面到底爲甚麼要針對杜奇夫人？

根據阿生的猜想，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們要維護本身的立場與利益。

因爲聯邦密探認爲他們所找出的答案是絕對正確的，「刺甘案」應該完結了，所以他們認爲那份報告就是結論。

現在國會方面突然之間要展開秘密聆訊，會不會有甚麼事令到聯邦調查局方面感到担心？

如果有，那麼聯邦密探就有大把理由秘密綁架杜奇夫人，目的自然是制止她作供。

當然，一切也只不過是阿生的胡猜亂想而已，事實上他並無一個正確的答案，或者說，他正等待着一個較接近的答案。

回頭再說那名酒店侍役，他令阿生感到可疑的地方還不止於說謊。

阿生向酒店管房部查過了，這是一間旅遊觀光酒店，很少逐日租給本地人士，除了聯邦密探租下的「一〇二四」號房之外，十樓並無其他值得懷疑的房間。

阿生作了一個這樣的假定：金髮女郎假如有同黨潛伏在十樓，那麼，除了左右和對面這幾間房之外，他必須租定一間房以作藏身之所。

但左隣、右隣和對面這幾間房，基本上已無可疑之處。

十樓也沒有像儲物室這一類可供藏身之所。梯間距離「一〇二六」號房又是那麼的遠，那「突襲者」不可能由梯間上來的。

綜合了以上各點，阿生覺得突襲他的人，最有可能就是那侍役路易。

路易當時故意製造「不在塲」的證據，以後他就可以推得一乾二淨了，因爲他是負責那層樓的侍役，假如他獃在崗位之上，他又怎麼可以推說不知？那時警方一定要他供出見過一些甚麼人。

不過阿生沒有把他的想法告知韋倫探長等人，以免打草驚蛇。

他只派人到酒店內外等待。

他知道路易總會下班的，特警人員只要跟踪他就可以了。

負責各項工作的特警人員，他們的汽車之內都有無綫電通訊系統，隨時可以和阿生取得連絡。

阿生桌上的電話終於响了起來。

果然是派往監視路易的一名國際特警人員打回來的電話。

國際特警人員狄加向阿生報告說：「路易返家之後，一直未外出。」

阿生不禁問道：「你怎麼知道那是他的家？」

「我們向隣人查過，路易確是住在該處。」狄加說道：「現在我們由窗外仍然可以見到他的影子。」

阿生只好對狄加說：「你要繼續監視他。」

阿生難免感到失望。

再看看時間，將近入黑了。

阿生吩咐秘書接一個電話到警局裏去找韋倫探長。

阿生知道除了國際特警之外，目前知道杜奇夫人失踪，同時亦正在加緊追查的，還有紐約警方和聯邦密探。

對這件事來說，阿生既然對聯邦密探失去了信心，當然，就只好相信紐查警方了。

電話接通了。

韋倫探長很易認出阿生的聲音：「你這電話來得正好，是不是要杜奇夫人的消息？」

「不錯。」阿生說：「她現在怎麼樣了？」

韋倫道：「她已平安返回酒店。一切已成過去，你們的懸案大概又可以少一宗了。」

阿生感到萬分突然，他追問道：「她幾時回到酒店的？你可不是開玩笑吧？」

韋倫探長在電話中笑道：「聯邦密探邦尼在一分鐘之前撥來的電話，他仍在一〇二六號房，不信你可以打電話去問問他的。」

阿生只好改變話題問：「你準備怎樣做？」

「怎樣做？」韋倫笑了笑：「除了銷案之外，你以爲我有甚麼可以做？」

「你眞的以爲此事已經完結？」

「是的，留下來的只是追問一下杜奇夫人今天曾到何處？不過，根據剛才邦尼先生的電話，她只是去逛公司。」

「逛公司？」阿生又是一怔！「就這樣去了老半天？」

「女人有錢，除了財物之外，還有甚麼可以做？」

韋倫又說：「朋友，別再自尋煩惱了，設法平靜下來吧，我是無可奈何，你似乎自討苦吃。」

阿生明白韋倫的意思，他暗示對辦案只是基於責任感，多少已生厭了，但阿生根本可以不理，却又偏偏要去理，豈非自討苦吃。

阿生掛了綫。

夏力在旁，鑑貌辨色，已知道發生了一些甚麼事情。

他問阿生：「杜奇夫人回來了？」

「是的。」阿生呆呆地想，一邊又說：「她的年紀已經不小了，怎麼會連電話也沒有一個撥回去給她丈夫？硬要人爲她担心？」

「你以爲她可能發生了甚麼事？」

「坦白告訴你，起初我一直在懷疑這是聯邦密探的鬼主意。」

「你怎麼會懷疑他們？」夏力說：「聯邦密探正奉命暗中保護他們啊。」

「你忘記了胡佛的反對麼？」

「但胡佛已經作了古人。」

「他的繼承人也是同一類貨色，但現在無論如何，綁架者另有其人。」

「你仍以為杜奇夫人被人綁架？」

「是的。」阿生站了起來：「我立刻就要到酒店去一次，你也來麼？」

「好吧，我陪你去一次。」

阿生和夏力二人於是匆匆離開了特警辦事處。

× × ×

酒店房間之內，杜奇夫人正推說十分疲倦，須要休息。

她要邦尼等人離開她的房間，但聯邦密探卻要了解她失踪後的過程。

杜奇夫人一直只說自己到處逛。

聯邦密探不相信這種解釋。

阿生和夏力也來了。

杜奇夫人更加不高興：「這算是甚麼？我又不是犯人。」

邦尼和阿生已經見過面了，他知道能夠吸引起國際特警方面的興趣，這件事大概也不會太過簡單。

他對杜奇夫人說：「你當然不是犯人，但你的合作，會令我們抓到犯人。」

「根本沒有人侵犯過我。」杜奇夫人說：「你們為甚麼要強人所難？」

阿生插咀道：「你說你只不過到處逛，是不？」

「是啊，那個女人不喜歡逛公司，買東西？」杜奇夫人指指沙發上一包包的物件。

阿生不知道那是一些甚麼東西，只看見有飾紙包得好好的。

阿生道：「既然是逛公司，為甚麼將門匙一起帶了出去？」

「我只是忘記放下。」杜奇夫人說：「這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

「但忘記放下門匙已經不可能了。」阿生又說：「忘記打電話回來，更加不可能。」

「我丈夫不怪我，幾時輪到你來怪我？」杜奇夫人瞪住阿生。

杜奇過來打圓場道：「她有過電話回來，大約是返回酒店之前十分鐘左右。」

「這也是不合乎常理的。」阿生說：「杜奇夫人，你一定知道，你丈夫會在不久之後回到這兒酒店的房間來，因此，你首先不該連同門匙一齊帶出去。既然一時忘記交下門匙，回頭最少也應該有個電話回來交代，現在我們並非干預你的私生活，只是懷疑你曾被人綁架。」

「綁架？」杜奇夫人笑了笑，那表情難以形容，「誰會綁架我？」

「他是誰？只有你自己才明白。」阿生又說：「我不妨提醒你，這間房曾被人搜索過。」

「謝謝你，我丈夫已告訴過我，一個神秘的金髮女郎來過，是不？」杜奇夫人輕輕一笑，道：「不過，我的版稅還未收到手，我根本沒有甚麼值錢的。」

「你太頑固。」阿生絕不客氣：「這樣對大家都沒有好處，只有浪費了我們的時間，以及增加你的危險，你此行到華府的目的，我們已經知道了，別人也可能知道。」

「知道又怎麼樣？」杜奇夫人反問。

「可能有人担心你的作供，會對某些人造成不便。」阿生很留心邦尼等人的反應，但他們似乎若無其事。

杜奇夫人苦笑一下：「算了，別杞人憂天，我根本是個平凡的人。」

「但我覺得你知得很多。」阿生說：「否則國會小組不會把你召去華府秘密作供。」

「對不起。」杜奇夫人打了一個呵欠，伸了一個懶腰，站了起來：「我要休息了。」

邦尼拍拍阿生的肩膊：「看來你還是到隣房來做我們的客人吧，朋友。」

阿生無可奈何，只好對杜奇夫人道：「當你想通了之後，別忘記找我。」

阿生一邊遞上了名咭，一邊又說：「我十分仰慕你，夫人。」

杜奇夫人瞥了他的咭片一眼，又望望阿生：「你原來是國際特警人員。」

「是的。」阿生道：「我們覺得你的危險性很大，你不承認，等於拿自己和家人的性命開玩笑。」

「非常感謝你的關懷，我不會有事的。」杜奇夫人已將房門打開。

這是無聲的「逐客令」，各人只好離開了「一〇二六」號房。

× × ×

邦尼等一班聯邦密探將阿生引領到隔壁的「一〇二四」號房去。

阿生這時候才發覺夏力並不在他們這一堆人裏面。

邦尼道：「他似乎要找這層樓的侍役吧。」

阿生知道夏力的為人，他們合作過不少次，彼此一直有默契。

邦尼又問阿生：「你以為那老太婆到底玩甚麼把戲？」

稱杜奇夫人為「老太婆」，似乎過份，她還差兩三年才到五十，這又怎算得「老」？不過由此亦可見邦尼很討厭她。

阿生道：「你以為她真的去逛公司，是不？」

「當然不是。」邦尼一邊跟阿生說話，一邊打手勢給助手。

阿生這時才發覺房間一角的桌上，堆放了一些電子儀器。

阿生是一名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自然了解這是甚麼用途的，那是竊聽儀器——超音波，是一種無須任何綫路的電子竊聽儀器。

這種儀器十分敏感，同時亦設有錄音系統，助手一邊將耳筒戴上，一邊已將儀器的開關扭開。

邦尼又對阿生說：「如果我相信她真的是去逛公司的話，我就不會一直糾纏着她，問到你們也來了，仍追問下去。」

阿生試探地問邦尼：「然則，你以為她去過甚麼地方？」

「很難說。」邦尼道：「她到過蘇聯，那是她做女記者的時候。她在蘇京莫斯科認識奧斯華，國會小組以為她知得很多，但我們以為她對共產主義有好感。」

「所以你們便暗中監視她，是不？」

阿生單刀直入。

「監視她？」邦尼苦笑一下：「不，只是奉命暗中保護她。」

「這其實並無大分別，姑勿論保護也好，監視也好，總之你們輸了第一着。」

「輸了第一着？這是甚麼意思？」

「你們讓她失踪了幾個小時，還不服輸？」

「嗯——」邦尼聳聳肩，笑了笑：「是的，你可能說對了，我們的確小睹了她，她把門匙帶出去，表示她出去不可能太耐，令跟踪她的人很容易疏忽了。」

「不錯，一般人的心理都是這樣：偶然出酒店門外購物，極短時間內就會重返酒店，為省麻煩，住客都不會把門匙交回櫃枱。」

「所以，沒有人想到，她會去如黃鶴的。」

「究竟這幾小時之內，她去過甚麼地方？做過一些甚麼事？」

正當阿生和邦尼議論紛紛之際，邦尼的助手在那儀器旁邊打手勢召他過去。

阿生知道他必有發現，於是也跟了過去。

邦尼將機掣扭得更盡。

擴音器傳出了聲音：「……竟然連你也不相信我？」這是杜奇夫人的聲音。

「這些百貨公司的物品，根本不是你所喜愛的，不論顏色、欵式，完全不是那回事。」杜奇很不高興地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戴上了耳筒的助手交代說：「杜奇先生似乎拆開了一包包的物品之後，就提出了一連串的質問。雙方隨即爭吵起來。」

竊聽儀器又傳來了杜奇夫人的聲音：「算了，反正我是胡亂地買下來的，回頭我會將這些東西送給朋友。」

「現在又不是聖誕節，更不是過年，為甚麼要向朋友餽贈？」

「不要迫我了，杜奇。」

「我只為你好，誰迫你？」杜奇懇求地說：「告訴我，今天發生了甚麼事？」

「沒有事，放心好了。」

「不要掩耳盜鈴了，就算他們相信你，我也不會相信你。」

「信不信都好，最好你不要再問了，我也不會告訴你甚麼。」

「你還準備向國會小組作供麼？」

「答允下來的事，我從不改變。」

「那麼講稿呢？」

「在我手袋裏。」

「讓我看看。」

「看來幹嗎？別煩我，現在最好跟我上床去。」

「不，我先要看看你草擬好的作供講稿。」杜奇的步聲傳來，表示他正在走動：「告訴你，我有理由相信那金髮女郎來這裏搜索的目的，就是為了那份講稿。」

「嗯——算了，反正它並未失去。」

拉開櫃門的聲音。

打開手袋的聲音。

然後是一陣攤開紙張的聲音：「就是這一份麼？」

「是的，我只有一份講稿。」杜奇夫人說，「不是這一份，你以為還有第二份麼？」

「嗯——」杜奇夫人顯然一直在看着那手中講稿的內容，「這分明不是原稿，麥美蘭，你到底幹過甚麼？」

「親愛的，不要迫我，」杜奇夫人的聲音變得焦燥不安：「反正是我寫的，這又有什麼不對？」

「原稿我約略看過了，絕對不是這一份！」杜奇道。

「你比聯邦密探還討厭。」

「我只為了你的安全計。」

「我現在已經十分安全了，你何必担心？」杜奇夫人舒了一口氣，又說：「其實，我一開始就有些後悔。」

「後悔什麼？」

「後悔答允為他們作供。」

「你是美國公民，除了他們認為不須要，否則，也不到你拒絕！」杜奇又說，「聽你語氣，可以想像得到，你曾被人要脅，是不？」

「嗯——」杜奇夫人顯然有難言之隱：「我不會再對你說什麼，睡吧！」

擴音器中傳出的音响一度十分混亂，杜奇夫婦大概已準備就寢了。

沒有對話聲。

邦尼正準備把機掣扭細，忽然又傳來了杜奇的低語聲：「親愛的，放心將一切實情告訴我吧，這間房之內並無竊聽器裝置，我都看過了。」

邦尼和他身邊的人互相望了一眼，都笑了。

阿生也明白，科學日新月異，有些竊聽儀器小到有如別針一樣，聯邦密探所用的，可能是最新的一種。

杜奇夫人的說話被放大：「我說過一千次一萬次，根本沒有事，睡吧，明天一早就要起程往華府去，不够精神，我會胡說八道的。」

「那國際特警倒沒有說錯，你實在太過頑固。」杜奇有些生氣了，「我是你什麼人？」

「丈夫。」

「那麼，你應該信任我。」

「我不是一直很信任你麼？親愛的。」杜奇夫人忽然撒起嬌來。

室內竊聽的人彷佛聽到了一陣接吻的效果音响，大家都忍不住會心地笑了。

邦尼雖然將機掣扭細，但錄音系統仍然在繼續工作。

這時候，門外有人回來，那是夏力和一名聯邦密探希文。

阿生問夏力：「有些什麼收穫？」

他無須問他「去那裏」？因為阿生知道夏力很少浪費時間的。

夏力答道：「他們的口供似乎很有用。路易那廝學過空手道。」

阿生又問道：「你所講的『他們』，是否指那班侍役們？」

「正是。」夏力說，「你的忖測大概不會錯，他用手刀將你擊暈，只不過你以為是硬物而已。」

邦尼已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他問阿生：「要不要我們拘捕路易那傢伙。」

阿生道：「千萬不要打草驚蛇，這是一條十分有用的綫索。」

但是這一次，夏力卻不同意阿生的見解，他說：「我以為我們加緊施壓力之後

，可以立刻找到那金髮女郎。」

邦尼也說：「是的，我們沒有時間再等了，明早杜奇夫人就要去華府。」

「讓她去好了。」阿生道：「反正現在開始，他已無危險。」

「你怎麼可以相信她的說話？」邦尼道。

阿生說：「我並非相信她的說話，只是相信自己的分析，她失踪數小時的情形，不難想像得到，一定是有人要脅他們更改講稿。」

「目的是要她向國會小組作假供？」邦尼瞪住阿生問。

阿生道：「即使不是假的，最少也抹煞了最重要的部份。」

邦尼道：「所以我們必須及時將那帮人找出來，讓杜奇夫人能安心作供。」

阿生道：「你以為那帮人只有一個或者二三個麼？杜奇夫人不會就此安心下來的。」

「你的意思是：他們可能有大後台？」邦尼說道：「抑或他們根本就是蘇聯的K·GB？」

「總之這一班人，一定大有來頭，否則，不會令到杜奇夫人噤若寒蟬。」阿生說。

「嗯——」夏力忽然又問邦尼，「你們可知道國會小組何事召喚杜奇夫人前往華府作供？」

「這是秘密，誰曉得？」邦尼聳聳肩，苦笑道：「我們只奉命暗中保護。」

「為什麼『暗中』？假如早與杜奇夫人有默契，今天的事可能不會發生。」阿生提出了詢問。

「這是命令——我們上司的命令。」邦尼道：「相信用意是：避免造成杜奇夫人的心理威脅，因為一般人的心理都有這種感覺，就是受到保護的人，必定會有危險。」

阿生道：「但照我忖測，杜奇夫人可能一直知道你們在跟踪他！」

「何以見得？」邦尼問。

阿生指指希文：「你的同事陳述失去杜奇夫人的踪跡時，已暗示她存心擺脫你們。」

「嗯！希文，你眞有這種感覺？」邦尼回頭問他的下屬。

希文點點頭。

阿生又說：「所以這件事我以為不會像表面上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也更加要趁早找出答案。」邦尼說，「太遲了，我們又可能功虧一簣。」

「門外有人！」阿生的反應，十分敏感。

室內的人神色顯得非常緊張。

一名聯邦密探走去開門，另一名已拔槍在手，小心戒備。

開了門，門外果然有人——那是一名特警司機，他正待擧手叩門，想不到門却在這時候開了，還有人用槍指住他。

夏力認得那是負責開車送他和阿生來的司機佐治。

但聯邦密探們並不認識他，直至阿生和夏力解釋過後，才將他叫了入來。

夏力問佐治：「發生了什麼事？」

佐治道：「剛收到無綫電話，派去監視路易的特警狄加，要找阿生先生。」

阿生立即問：「狄加有什麼話說？」

佐治望望室內各人，欲言又止。

阿生道：「說吧，他們只是聯邦密探，不必有隱瞞了。」

佐治也知道他們是聯邦密探，只是佐治也明知阿生不信任他們，現在阿生既然這麼說，他也只好直說了：「路易家中似乎出了事。」

阿生、夏力和邦尼等人，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一句話未說，阿生和夏力首先偕同佐治離開了「一〇二四」號房。

邦尼吩咐負責竊聽的助手：「繼續監視他們，加緊保護。」

他只簡簡單單的說了兩句，便帶了二名聯邦密探離去！

× × ×

這是路易住所的門外。

街道上車少人亦稀。阿生他們很容易就找到了狄加之所在——他正在那一幢住宅門前向他們揮手。奇怪的是未見他們的汽車。

阿生 們匆匆過去！

他們還未下車就聽到狄加說：「森遜開車去追踪他們，屋內出了命案……」

阿生對夏力說：「你先進去看看，讓我與森遜連絡。」

夏力首先落了車。

另一輛汽車風馳電掣地開到，停在他們車子的後面。

那是邦尼等人的汽車。

阿生不再理會他們，尤其是邦尼等人來了之後，這裏的人手已經是足够了。

阿生取過汽車內的聽筒——這是可以直通至特警辦事處的無綫電話。

阿生不等接綫生問話，已吩咐佐治開車。

阿生對特警辦事處接綫生說：「立刻替我接通七號車。」

「暗碼？」接綫生循例反問。

阿生忙得忘記了這手續，急急說道：「今天魚價三〇六。」

「魚價三〇六正是今天特警內部訂出來的暗碼。」

於是接綫生很快便替阿生接通了那個無綫電話。

「七號車」原是由狄加和森遜二名特警人員所控制的。

狄加既然說「森遜開車去追踪他們」，也就是這時 只有森遜一人在車內。

雖然狄加沒有說得更明白，阿生也意會得到是怎麼一回事。

大概是：森遜要制止一輛可疑車輛的逃走！

那是一輛什麼車子。

狄加又說「屋內出了命案」，那麼，在逃的車子之內，可能有兇手在內。

森遜為了追踪兇手，一定是全副精神集中駕駛。

因此阿生只在無綫電話中問道：「七號車，報告位置，這裏是二號車。」

阿生的話重覆了兩次。

森遜果然有了反應，他報告了「七號車」的位置。

阿生示意佐治，照森遜所講的位置，

加速將車子開去。

× × ×

夏力等人在狄加的引領下，進入了一幢住宅裏面去。

那兒大門虛掩，屋內一片凌亂。

夏力還未踏足入內，已隱隱可以嗅到了一陣陣血腥味。

地板之上，躺了一個年青人。

那是路易。

路易已身受重傷，只見他手掩胸膛，鮮血不斷由指罅之內滲出。

夏力首先蹲下。

狄加已用一隻軟枕將路易的頭部擱起，狄加一邊又說：「我已召了救傷車。」

夏力問路易：「誰傷害你？」

路易只是痛苦地搖搖頭。

狄加道：「沒有用的，我已問了他多次，他總是不肯說。」

邦尼湊過去：「你以為自己很忠貞麼？傻瓜？他們分明是殺你滅口，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你不說出兇手是誰，遲早我們一樣可以找到他。你這笨蛋。」

路易眨着雙眼。

夏力道：「我們早已知道你是誰？告訴我吧，誰殺你？」

路易痛苦地搖搖頭，流下了淚水。

邦尼生氣地說：「你再不說話，我會讓你流血致死，反正不是我們動手殺你，省得弄污了救傷車，你到底說不說？」

夏力一邊撕開路易胸前的衣服，一邊叫人找來止血藥物。

但狄加說：「我找過了，屋內沒有可以止血的藥物。」

夏力道：「你傷得十分嚴重，我會盡力救你。你快說出實情，讓我們為你報仇吧！」

路易這才吶吶地說：「我怕他們會傷害維拉絲。」

「誰是維拉絲？」夏力問。

「我的愛人。」

「金頭髮的？」

路易點點頭。

「我們已在你工作的地方見過她，是不是在一〇二六號房出現過的那個金髮女郎？」夏力又問。

「嗯——」路易點點頭。

夏力道：「快些告訴我們吧，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她？讓我們立即派人去保護她！」

「不，」路易說話時滿臉痛苦的表情，「她會不高興的。」

邦尼忍不住又說：「你簡直是個白痴，死到臨頭，還自作多情，你一直被人利用，做出了非法的事還懵然不知。」

「維拉絲不會利用我，她是眞心愛我的，你們不要去騷擾她……」

路易突然停止了說話。

他雙眼翻白，死了。

夏力回頭望望邦尼。

邦尼含恨地說：「該死的傢伙。」

夏力問他的下屬：「狄加，事情是怎麼樣發生的？」

狄加道：「我們在七號車內一直監視住這裏，直到不久之前，有輛車子匆匆開到，車內跳出二名大漢……」

狄加繼續說出了當時的情形。

當時他們不以為意，因為這幢公寓式的住宅大厦之內，有許多單位，任何人進入這兒，並不一定是找路易的。

直到他們後來發覺那二名大漢急急自這兒大門衝出，登車離去，才發覺情形有些兒不大對勁，於是，狄加一邊叫森遜開車追踪那車子，一邊落車撲進了屋內。

狄加發覺路易住所的門閉上了，用脚將它踢開。

門開後，便見到了這情形。

狄加看見路易身受重傷，忙用宅內的電話，召十字車。

一邊又用沙發上的軟墊，將路易的頭部擱起，趁他未死之前問口供。

可惜路易十分頑固，竟然不肯說話。

狄加只好設法為他止血，但屋內一切陳設簡單，也找不到任何止血的藥物。

直至聽到了車聲，狄加才出來接應阿生他們，因為他明知森遜已將車子開走，假如他不出去，阿生他們將無法知道他在何處。

狄加將情形交代過之後，大批警方人員和十字車亦已開到了現場來。

× × ×

國際特警隊的第七號車，正開足馬力，追踪前面一輛在逃的房車。

房車內已知道有二名大漢，他們正是曾進入路易住所的人。

森遜忘記了一切危險，也顧不了什麼交通則例，他只希望及時令到那車子停下來。

那是一輛黑色房車，車內二名大漢大概亦已知道已被追踪，更了解到「來者不善」，所以速度開得極之快。

森遜担心再慢一點亦可能失去了對方的踪跡，所以在無綫電話中，也不多說話，只簡單地報告了自己的位置。

突然之間，一輛大型貨車自橫街衝出，攔在森遜車子的前頭。

森遜事前絕未想到有此一着，一時煞掣不及，就此撞了上去。

「轟隆」一聲巨响！

森遜的車子頓然變成廢鐵，車毀人亦亡。

阿生和佐治的「二號車」迅速趕到，本來要協助森遜追截在逃的可疑汽車，想不到離遠已見到了一團火球升起。

阿生心感不妙，先用車中的無綫電話知會了特警辦事處。

特警辦事處有他們自己的無綫電台，亦有與警方直接通話的直綫電話。

阿生通知他們的目的，是為了讓警方也知道這件事。

另一方面，他內心已感到有些不妙。

佐治將車子開得更接近時，阿生已認得那果然是「七號車」。

「七號車」正焚燒中。

佐治正待將車子再開得更接近時，阿生驀地叫出了一聲：「伏下。」

「砰砰砰」一連串的槍聲响起！

子彈紛紛朝阿生和他們的「二號車」射來，車頭的玻璃已變得粉碎。

阿生雖然伏在車廂之內，頭腦却一直保持了清醒。

他不知何故，突然又向佐治說：「快離開這車子……」

話猶未完，阿生已從這邊車門滾了出去。

佐治也自另一邊車門翻滾而出！

阿生儘管沒有交代清楚，佐治再蠢也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佐治本身已是一名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他也曉得阿生是個比他更出色，警覺性更高的國際特警。

果然，他們只離開車子，就地朝住路旁翻滾過去之際，「二號車」隨即着火焚燒，發生爆炸。

幸好這條街十分僻靜，沒有其他車輛在附近經過。

但是正因爲太僻靜，所以阿生覺得才沒有可能撞車。

現在那大貨車已匆匆開走。

阿生憑刹那間的印象，已知道了一切都是人爲的。

剛才二號車之內，已發覺大貨車之上有人影移動。

當他發覺那些人準備向他們射擊時，阿生就以第一時間警告佐治。

於是二人雙雙伏了下來。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那陣槍聲引起了一些極不尋常的異聲。

這種異聲亦非一般人隨便可以聽得出的，但阿生有的是經驗，他就感到不妙，這車子的內燃機已中彈。

車子即將着火焚燒，甚至會爆炸，所以他及時發出了警告。

阿生連解釋也來不及，幸好佐治也心領神會，否則會死得不明不白。

現在阿生和佐治二人，分別站立於兩邊不同的路旁。

他們目送那大貨車急急開走，却是無可奈何。

× × ×

刹那間燬了兩輛特警車子，死了一名國際特警人員。

差些兒阿生和佐治，也會死得不明不白。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當大批警員趕到現場來時，阿生差點也不知如何交代。

警方聽了阿生的描述之後，隨即下令所有警方巡邏車追踪一輛大貨車的下落。

阿生看見森遜的屍體燒得焦炭，內心萬分難過，森遜所控制的「七號車」，更有如一堆廢鐵。

× × ×

在路易的家中。

邦尼和夏力等人，仍未知道阿生他們在街上發生了意外。

邦尼和其他聯邦密探人員在屋內搜索，可以說一無所獲。

唯一的收獲，只是那個可疑的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寫在月曆牌上。

邦尼試撥那幾個號碼——這應該是紐約市區內的電話號碼。

由於沒有姓名寫上，邦尼也不知道應該找誰才好。

對方是個女子，她很快就有反應：「喂！維納斯女子美容健身院。找誰？」

邦尼怔了一怔。

他以爲撥錯了電話號碼，順口又重覆說出了那號碼一次。

那女子道：「對了，先生，你沒有攪錯，我們這兒是維納斯女子美容健身院，你究竟想找誰？先生。」

邦尼靈機一觸，立即道：「維拉絲小姐在嗎？」

「噢，原來你是找維拉絲小姐的，那又何必吞吞吐吐？」那女郎有些十三點，在電話中也可以聽到她笑嘻嘻的：「你等一等，我替你找找她吧！」

邦尼立即將傳音部份用手掌掩上了，回頭吩咐一名助手，道：「快查維納斯女子美容院在什麼地方？然後派人去那兒監視。」

邦尼的助手之中，有人離開了路易的住所，回到車子裏去，有人去找電話簿。

那邊，又傳出了那十三點女郎的聲音：「先生，你是誰？」

邦尼又是一怔。

他不知道對方的用意，只以爲維拉絲要問清楚是誰才肯接聽電話。

因此邦尼也只好撒謊道：「我叫路易，她在嗎？小姐。」

「我早就猜到你一定是路易了。嘻嘻。」那聽電話的女郎又說：「她已經下了班返家去了，路易，如果你有空的話，來找我吧，我是珍妮啊！」

「珍妮小姐，請告訴我，維拉絲住在那兒？」邦尼決定冒充到底。

但對方立即引起懷疑：「你有沒有攪錯？維拉絲的住址你也不知道？眞是見鬼，你究竟是誰？你一定不是路易。」

「嗯——」邦尼給問得呆住了一陣。

邦尼爲了避免打草驚蛇，也不敢將身份說出。

他只說：「小姐，請聽我說，我現在在街上，一時忘了她的住址，請帮帮忙，告訴我吧！改天我來請你喝咖啡。」

「喝咖啡有什麼意思？」那十三點女郎道：「喝酒！」

「好吧，就喝酒好了。」

「那麼，你先報上名來。」

「我不是說過了嗎？」

「說過什麼，你不可能是路易。」

邦尼給她弄得啼笑皆非。事實上邦尼也眞不希望自己就是路易，因爲現在的路易已經死了。

邦尼道：「可惜這不是傳眞電話，否則你不可能再懷疑我。」

「傻瓜，何必再冒充？」那女郎道：「路易是維拉絲的男友，他們常常在維拉絲家中幽會，那有不知她住址的道理。」

邦尼把心一橫：「好了好了，我的小姐，請聽我說好嗎，我是路易的朋友，現在路易有事，我必須找她！」

「什麼？路易有事？」

「是的。」

「他有什麼事？」

「交通意外！」邦尼不敢提到警方，以免對方通風報訊！

「噢！那健美先生，路易他究竟怎麼樣了？」那十三點女郎顯然也十分喜愛路易的身裁。

邦尼道：「雖然是小意思，但我必須通知維拉絲小姐，這是路易吩咐的。」

「嗯！好吧，讓我先去看看登記册。」那十三點女郎擱起了電話聽筒。

邦尼趁這機會，回頭向身邊的一名助手：「查出了沒有？」

助手道：「我們的人已經趕到那兒去。我們已查出維納斯女子美容健身院距離這兒不遠。」

電話那邊又有聲音傳來。

那十三點女郎終於把一個地址由電話中讀了過來，邦尼用筆記錄下來。

邦尼這邊才將電話放下，那邊門外又有人入來。

那是一名警探。

警探在車子的無綫電通訊系統中知道了阿生他們在追逐中出了意外，於是急忙進通知了夏力等人。

「車毀人亡」的消息，令到夏力萬分震驚！因爲這只是「初步消息」，夏力還不知道「人亡」是指誰不幸喪生。

萬一是阿生……

夏力不敢再想像下去，立刻趕往現塲去！

× × ×

邦尼帶了數名聯邦密探，匆匆按址趕往維拉絲的香閨去。

維拉絲到底是誰？

「維拉絲」只是路易死前說出的名字，但看情形，可能是襲擊阿生，出現過在杜奇夫婦酒店房間裏的金髮女郎。

那金髮女郎的身份，一直受到注意，她的任務更令人猜疑。

直到邦尼等人竊聽了杜奇夫婦睡前的談話，才知道那金髮女郎可能要找的，是杜奇夫人準備用來「秘密作供」的講稿。

她爲什麼要找那份講稿？

爲了知道這講稿的內容，抑或別有用心？

邦尼覺得：無論如何，她都是一個問題人物。

只要找到她，一些關鍵性的問題可能立即迎刃而解。因此邦尼更加焦急了。

邦尼發覺這是一處相當豪華的住所，門口還有個司閽。

司閽企圖阻止邦尼等人入內，但被一名聯邦密探推過一旁。

那密探出示了證件，然後低聲對他說：「由現在起，你必須與我在一起，切勿以任何方式與別人連絡。我們是來辦案的，知道麼？」

那司閽呆住了。

邦尼等人則湧進了一部升降機去！

根據那十三點女郎在電話中的提供，維拉絲就住在這兒十四樓一個單位，這是相當豪華的多層住宅大廈。

邦尼按址找到了那個單位，按過了門鈴，但裏面全無反應！

邦尼按另一戶人家的門鈴，那是維拉絲的隣居。

一名婦人探首出來問：「什麼事？」

邦尼把聯邦密探的證件揚了出來：「請告訴我，這裏住了什麼人？」

「一個女人。」那婦人道：「據我所知，只有一個女人，但經常有許多人來找她。坦白說，我也不知她幹什麼職業。」

「有後門嗎？」邦尼担心她這時已聞風先遁，所以才有此一問。

「沒有。」隣居婦人說：「我想這時候她應該在家裏。」

「你怎麼知道。」

「我較早時才無意中見到一個男人由裏面出來。」那婦人特別强調「無意中」，大概是掩飾她的「好管閒事」。

「那男人是怎麼樣的？」

「很高大，棕髮，有些鬈曲。」

「多大年紀？」

「四十未到。」

「很新潮麼？」

「不！很保守，頭髮絕不太長。」

「你似乎很留意別人的私生活。」邦尼輕輕一笑，回頭問他助手：「爲什麼還不叫人把那司閽叫上來？」

「我們已經將門弄開了。」

大門果然在一名聯邦密探的手中推開了！

屋子裏面擺設華麗，棕黃色的地毡，眞皮傢俬，給人第一個印象就是：這裏的主人十分懂得享受！

邦尼謝過了隣居婦人之後，首先率衆入內。

但是，他只往屋子的另一邊望過去，立刻又呆住了一陣！

那邊地毡之上，躺着一個人！

不！也許是一條屍體，因爲她動也不動一下，身上有血。

那是一個女人。

邦尼不知道她是否就是維拉絲。不過，她却是滿頭的金髮。

邦尼一邊叫人報警，一邊叫人把隣居婦人與司閽召來。

他到屋內各處巡視了一遍，屋內並未發現其他人，亦未見凌亂！

一名聯邦密探首先將那名隣居婦人請了進來。

那婦人看見地上的屍體，嚇得張大了咀吧，直叫起來！

邦尼過來問：「你可認識她？」

婦人瞪住那女屍的面孔：「她正是這兒的住客。」

「你說有個男人來找過她，當時她有沒有送她的男友出門？」

「不！當時我見不到她。」隣居婦人說：「我只見那男人自己出去。」

「你從頭再描述一次，關於那男人的外型、身裁與特徵等等。」邦尼又吩咐一名密探，「你過去那邊慢慢的，詳細的紀錄下來。」

這時候，司閽與另外二名密探來了，一名是一直陪着司閽在樓下的，另一名則剛由這兒落去將他們召來的。

邦尼親自向司閽問了一連串的問題，例如死者平日的生活習慣，與那些人來往等等。

根據司閽說：死者就是這單位的唯一女住客，她叫維拉絲。

維拉絲在這裏居住的日子不太久，但給予隣居和司閽的印象最深，那是由於她的身裁健美，打扮入時，而且經常有不少男人來找她。

維拉絲很少與隣人交談，但對司閽十分闊綽，經常付給小賬。

至於這次她何故會遭毒手？司閽表示莫名其妙，但邦尼却不難想像得到。

除了殺人滅口之外，似乎一時之間再也找不到更好的理由。

邦尼有點綫索，因爲這次他又來遲了一步。

爲了進一步證實死者是否就是在酒店襲擊阿生的人，阿生和夏力等一班國際特警人員，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的連絡，迅速趕到現場來。

另一方面，邦尼亦派人將「維納斯女子美容健身院」的人帶來問話，尤其是那個叫珍妮的女人。

邦尼首先要求阿生辨認死者。

阿生只朝女屍的面部瞥了一眼，就說道：「她就是冒充杜奇夫人女秘書的金髮女郎。她怎樣死的？」

「我也希望知道，可惜我至今仍未知道。」邦尼對阿生說：「你不是說過，她的身手十分厲害麼？」

「是的，難道你懷疑我的說話不成？」阿生道。

「不！我只問你想不想知道她的職業？」邦尼又說：「她在一間女子健身院工作，可能是一位女教練之類。」

「她幹什麼職業對我們來說，似乎無關重要，問題却是她被誰殺死？以及爲什麼有人要殺死她？」阿生說。

聯邦密探已將「維納斯女子美容健身院」的負責人白禮士夫人以及職員珍妮帶到現場。這二個女人也證明死者是她們健身院中的一位兼職教練維拉絲。

維拉絲只是兼職性質，白禮士夫人表示不知道她有沒有其他工作。

但看眼前的排場，白禮士夫人認爲「大出意料之外」。

「你以前從未到過這裏？」邦尼問白禮夫人。

白禮夫人搖搖頭：「我很忙，若非鬧出命案，我決不會跟你們來。」

邦尼和其他在場的人都相信她的話，她的確很忙，因爲她開設的健身院業務十分之旺盛。

美國女人可能牛油吃得太多了，越來越變得痴肥。

白禮士夫人開設的女子美容健身院，實際上是一處減肥的場所。

許多女性到此，除了焗蒸氣浴，接受按摩之外，還參加一些器械操！

目前在美國各地，這一類健身院非常之流行。但是爲什麼維拉絲要到這種公衆場所兼職？她的眞正職業又是什麼？

邦尼再將那個叫珍妮的女人，召來問話。

邦尼發覺珍妮是個半老徐娘，那樣子的確像銀幕上的「傻大姐」莎梨麥蓮。

珍妮知道電話中的男人原來是個聯邦密探時，面上紅了一陣。

根據珍妮說：她和死者只是同事，但却知道有個叫路易的青年人，常常到健身院去找死者。從死者口中，珍妮知道路易是她的男友。

然而死者在健身院的收入有限，爲什麼可以過着如此豪華的生活？

毫無疑問，她一定另外還有一份更佳收入的秘密職業。

隣居最初以爲她那份「秘密職業」可能是出賣色笑。

但是邦尼等人却心裏明白，死者必然是被人利用，幹的可能是政治性的工作。

至於她的後台老闆到底是外國人呢，抑或美國本國人？這才是聯邦密探急於要追查的事。

從維拉絲出現於杜奇夫人房中，大舉搜索這項行動忖測，她的　景令人感到驚奇，到底她要找一些什麼？是否一如杜奇所說，她要找出杜奇夫人的一份講稿？

然則，誰要她這樣做？

從表面看，除了外國勢力之外，還有可能是美國政客。

目的大概是阻止杜奇夫人說出更多的內幕眞相。

但是，杜奇夫人那份講稿如果眞的這麼重要，講稿乃來自杜奇夫人，目前杜奇夫人仍健在，難道她不可以再寫一份麼？

杜奇夫人一度失踪，這段時間之內，她到底又做過一些什麼？

邦尼派人在死者的住所之內，大舉搜索，但始終找不到什麼講稿。亦沒有搜出任何值得懷疑的文件之類的東西。

如果忖測維拉絲是個間諜或者特務之類，那麼她的掩飾工作做得實在太好了。

此外，從種種已知的事實看，路易也只不過是維拉絲的一名犧牲者而已，路易只是被她利用。

到底誰殺死路易和維拉絲？

國際特警見過的「二名大漢」可能就是殺死二人的兇手。

他們奉了誰之命前來殺人滅口？

只要解答出這個問題，整個事件就可以眞相大白了。最少亦可以找出一些來龍去脈。

可惜要解答這問題，絕非易事。

找替身　目的求眞相

天將亮。

天亮之後，杜奇夫婦就會飛往華府，向國會小組秘密作供。

阿生和夏力等人澈夜未眠，一直被他們懷疑的聯邦密探，也跟他們在一起。

這是國際特警辦事處，他們正商議着一項十分驚人的行動。

這項行動在美國來說，是屬於「非法的」，正因爲如此，所以聯邦密探才不得不求助於國際特警，要求他們合作。

但是，阿生他們既然對聯邦密探有了某種程度的成見，自然更要了解這行動的眞正用意，然後才可以答應。

阿生對聯邦調查局的成見是由已故局長胡佛而引起的。

胡佛生前曾反對成立華倫委員會——這是獨立進行調查總統之死眞相的一個委員會。

阿生再看過最近發表的報告後，其中內容多少總覺得有些含糊。這並非個人的感覺，美國國內大多數輿論也認爲「可疑之處」頗多。

於是有人叫嚷着「翻案」

到底聯邦調查局是否有偏見？那份報告書是否不盡不實？至今爲止，仍然有人在爭論着。只不過阿生是首先見諸行動而已。

阿生忽然發覺邦尼十分熱心，尤其是這次主動地要求國際特警協助，其中是否有原因？這正是阿生他們要小心研究的。

邦尼的計劃是進行一次假綁架。

「綁架」的目的，是爲了尋求出事情的眞相。

邦尼的計劃是：將杜奇夫婦二人「綁架」了，以阻慢杜奇夫人出席國會小組聆訊。

「阻慢」其行程的目的，爲了讓聯邦密探和國際特警人員等有關單位，有足够時間查出杜奇夫人在失踪一段時間之內，究竟做過了一些什麼？

由於聯邦調查局的職權所限，他們不想「觸犯法紀」，所以才主張由國際特警人員去辦這件事。

邦尼又向阿生他們交代說：「這當然是非法的，但杜奇夫人落入你們手中之後，可能忍不住會和盆托出，同時亦可以了解她『失踪數小時』的一段時間，究竟所作何事？」

阿生對聯邦密探和「CIA」特務都沒有太大的好感，主要並非他們之間互相嫉妬，而是他們往往爲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

這一次，爲什麼他們會「禮下於人」，跑來求阿生他們「義助一臂之力」？

阿生在聆聽過邦尼等聯邦密探的解釋之後，也覺得其中雖有「大條道理」，但想落未免仍覺得有「可疑之處」。

但是，如果就此拒絕了邦尼的「懇切請求」，未免太過不近情理。

同時，國際特警方面，實在也急於要知道其中眞相。

因此阿生說：「要求我們『假綁架』不是不可以，但這樣反而會增加你們的壓力。因爲杜奇夫人一旦被綁，有關方面一定歸咎於你們保護不力。這將會令你們難以交代。」

邦尼道：「可一自然可再，杜奇夫人已自動失踪過一次了。可　是嗎？這一次，我們自然也會找到藉口交代。」

「不！」阿生很爽快地說：「如果你相信我們國際特警的，讓我來安排一切好嗎？」

「你難道還有什麼妙計？」

「老實說，至今爲止，我仍未想到有何妙計。」

邦尼看看腕表，又望望窗外，他苦笑一下，道：「朋友，不足兩小時，他們就要起程飛往華府，時間已經無多了。」

「正因爲時間無多，所以你才要把事情讓我們來安排。」

「朋友，我並非不相信你，只是事到如今，我們已勢成騎虎，我實在很想知道你有何妙計。你們立場超然，自然沒有任何成見，而我們聯邦密探方面，目前本來已可以卸責。但看先後數宗命案的發生，這件事顯然大有文章，假如我們仍然坐視不理，後果難以想像。」

「我初步的計劃就是……」阿生突然將聲浪壓低。低到只有邦尼和他才可以聽到。

當時在場的，還有夏力和邦尼的一名主要助手等人。

只見阿生一邊說，邦尼一邊點頭，大有言聽計從之意。

×　×　×

早上六時半。

還有一小時左右，杜奇夫婦就要在聯邦密探的保護之下，起程飛往華府。

因此，這時候杜奇夫婦已經起來了。

一名男侍役拿着茶水進入杜奇夫婦所居住的「一〇二六」號房。

自從「路易事件」之後，所有進入一〇二六」號房的侍役，必須先向「一〇二四」號房的聯邦密探知會。然後由一名密探陪同入內。酒店方面亦已通知各侍役嚴格遵守。

所以現在除了那名侍役之外，還有一名聯邦密探。

其實，那名「侍役」只是國際特警阿生假扮的。

至於那名聯邦密探，就是邦尼。

這兩個人的突如其來，令到杜奇夫婦也有些意外。

邦尼首先向他們解釋：「這一次迫不得已的決定，請二位必須徹底與我們合作，否則，我們無法保證你們的安全。」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杜奇夫人對某些事情十分敏感。也許是她曾經出過事，至今想起仍有餘悸。

這次輪到阿生向她解釋了：「爲了澈底確保二位百份之百的安全，我們國際特警和美國聯邦密探方面，已經安排了一連串的臨時措施。其中一項就是：先請二位與我們的同事更換衣服。」

「這……這是什麼意思？」杜奇睜大了雙眼。

邦尼道：「你們不依原來計劃飛往華府，改由陸路前往。」

「爲什麼？」杜奇夫人也張大了眼睛了。

邦尼道：「剛才我已講明白了，這是爲了安全問題。我們的情報指示，可能有人對二位不利。爲了職責問題，我們不得不小心處理。」

「我的天啊！你們到底怎麼搞的？」杜奇夫人叫將起來。

邦尼道：「其實陸路的車程，也只不過四小時左右，稍爲延遲你們到達首都的時間而已。這樣總比你們永遠無法到達要好得多。對嗎？」

「這樣會不會阻遲我們出席國會小組的聆訊？」杜奇夫人似乎很尊重政府的決定。

「你放心吧！」邦尼說，「這件事雖屬機密，但是我一定會向上司交代淸楚。一切後果，本人亦會直接負責。」

「然則，爲什麼又要我們扮成侍役？」杜奇夫人問。

邦尼道：「不！並非叫你們扮成侍役，只不過爲了掩人耳目而已。因爲我們要避開外界的注意，你兩位必須用另一種方式到我們隣房來。然後由我們一男一女同事代替你兩位。換句話說，他們是你們的替身。」

阿生補充說：「我們表面上，仍用飛機將『你們兩位』送到華府，當然，那兩個只是你們的替身而已。」

「那麼，我們呢？」杜奇夫人又問：「我們如何前往華府？」

「你們改由陸路前往，一切自然由我

們安排。」邦尼說，「總之一切爲了安全。這也是我們的最終目的。」

杜奇夫婦二人互相怔住！似乎在彼此互問：「怎辦？」

阿生乘機說：「無論如何，對你們來說，並無不便之處。」

邦尼也說：「是的，我們唯一的目的，就是如何安全將二位送往華府。只要杜奇夫人作供完畢，我們的責任亦完了。」

阿生又說：「這方式在我們中國人就叫：明修棧道，暗道陳倉。」

杜奇夫人終於點了點頭。她丈夫似乎也沒有意見。

於是阿生和邦尼的初步計劃總算成功了。

× × ×

下一步計劃就是：一名女侍役和另一名密探進入「一〇二六」號房，把杜奇夫婦二人換了出來。

他們的目的無非担心有人暗中窺伺。所以表面上做得十分「正常」，因爲每日早上，酒店的男女侍役都會應召入房奉茶遞水，或者收拾房間之類。尤其是人客將要離去之前，這情形更是常見。

另一方面，酒店方面既然已知道了聯邦密探在隣房負責保護杜奇夫人，所以，任何進入「一〇二六」號房間的男女侍役，先要到「一〇二四」一次，亦被視作正常。

就是如此這般，杜奇夫婦就被阿生他們用「偷龍轉鳳」的方法，帶離酒店。

一雙冒充杜奇夫婦的聯邦密探，則在「嚴密保護」下，被送往機場去！

一切過程，即使再有像路易這一類奸細潛伏在酒店之內，相信亦會被騙過。

不過眞正的好戲還在後頭，甚至邦尼等一班聯邦密探，也被阿生騙過了。

因爲阿生並未將以後的安排，更詳細地告訴邦尼等人。

× × ×

阿生只憑一個藉口，就將杜奇夫婦二人分開，分別安置於二輛不同類型的汽車之內。

阿生的藉口就是：爲安全計，他們要分車前往華府。但阿生保證他們會同時到達。

杜奇夫婦二人儘管不大願意，但到了目前這地步，也無可奈何。

杜奇夫人被阿生安置於一輛大卡車之內，而杜奇則坐在一輛大房車裏。

阿生爲什麼要這樣安排？

當大卡車開行之後不到半小時光景，杜奇夫人竟然昏昏入睡——其實她並非眞正入睡，只是被人作有計劃的催眠而已！

大卡車一搖一擺的前進，這也是有計劃的巧妙安排；因爲負責催眠的，是一名道行高深的國際特警人員。他懂得很深奧的催眠術。

那名特警人員故意利用一條無關重要的繩子，垂立在車廂之內。

車子行起來一搖一擺，那條繩子搖呀搖的，杜奇夫人有意無意之間，在寂寞中瞪住那條繩子。豈料看得兩眼，便開始有睡意。

杜奇夫人在矇矇矓矓中聽到有人問：

「妳是否到過蘇聯？」

「是的。」杜奇夫人感到不由自主地，在睡眠狀態中回答。

「妳在莫斯科認識奧斯華？」

「是的，當時他是個受人注意的人物。但我接觸他的時候，蘇聯人還不相信他。否則，恐怕我要接近他亦非容易。」

「後來妳返回美國，有沒有跟任何一個蘇聯人來往？」

「沒有。」

「可能有的，妳再想想清楚好嗎？」

「沒有，我的記憶力很强。否則，我便不會被派到莫斯科採訪，後來亦寫不出奧斯華傳來！」

「好極，難得妳的記憶力這麼强。我想問妳另一件事。」

「什麼事？」

「記得妳在紐約一度失踪的事麼？」

「嗯！記得！」

「當時妳本來已返回酒店了。」

「是的，後來——」

「後來有個電話撥到酒店的房間去找妳。」

「是的。」

「誰給妳電話？」

「一個陌生人。」

「他說了一些什麼？」

「他說我丈夫正跟一個女人幽會。他希望我先擺脫聯邦密探的監視，然後帶我去捉姦。當時我半信半疑。」

「爲什麼？」

「因爲我丈夫一向很愛我，不會做出這種越軌行爲。」

「後來妳爲什麼又會相信他？」

「因爲他自稱是那個女人的男朋友，他不想弄出大新聞來。所以，我終於相信了他，設法擺脫密探的跟踪。」

「離開酒店後，妳去過什麼地方？」

「先截了一輛街車，依照陌生人的吩咐，到一家百貨公司去。」

「妳怎麼知道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妳們如何連絡？」

「他叫我不必担心，因爲他認得我。」杜奇夫人又說：「到了那百貨公司之後，果然有人將我帶着由另一個門口出去，那兒早有一輛車子在等着我們。」

「記得這些人的樣子麼？」

「記得，由那時開始，我已感覺到不妙，但爲時已晚。」

「那些人如何對待妳？」

「他們到了那時候才告訴我，我丈夫並無走私，只是我的兒女們却隨時可能有危險，除非我聽他們的話。」

「他們要妳怎樣？」

「要我撒謊，不得對國會小組說出我所知道的一切。」

「妳打算對國會小組講些什麼？」

「奧斯華可能受過蘇聯人的洗腦。」

「任何一個投奔蘇聯的人，都會被他們洗腦的，這也不是什麼秘密。」

「但是，奧斯華的情形有些特別，我知道他曾被送入一間醫院。」

「醫院？」

「是的，莫斯科的一間陸軍醫院。據我所知，那不是一般人可以隨便進去的，何況奧斯華還是一名美國人呢。」

「當時奧斯華是否患病？」

「不！他絕非患病。」

「那麼，他爲什麼會被送入陸軍醫院呢？」

「這本來是一項高度秘密，沒有人知道。老實說，當時我也不知道。後來有個蘇聯人悄悄的告訴我，那是洗腦中心。」杜奇夫人說：「我返回美國之後，曾將情形密告政府，所以聯邦調查局方面應該知道了此事。」

「妳有沒有將這些事情，寫在妳的著作『奧斯華傳』之內？」

「沒有。」

「爲什麼？」

「因爲我明知『KGB』——蘇共特務有許多人潛伏在美國，他們不可能一輩子保護我。同時聯邦密探也警告我，切勿將此事告訴別人，到了一九六二年，甘迺迪總統突然被殺。」

「總統被殺後，聯邦密探有沒有與妳再次取得連絡？」

「有！他們要求我再次提供有關奧斯華的一切。不久，奧斯華即被捕。」

「後來，妳決定寫『奧斯華傳』，有沒有人阻止妳？」

「沒有。我寫書只是爲了賺錢，但另一方面，我必須小心字裏行間可能惹來殺身之禍。」

「換句話說，妳書中所述，不盡不實，對嗎？杜奇夫人？」

「不！絕大部份是眞實的，我寫那本書之前，訪問過許多有關人等。只是我不敢將一些秘密寫出而已。」

「例如那一些？」

「例如奧斯華可能在陸軍醫院之內，給人洗腦。」

「這本來也算不了什麼秘密。」

「絕對是秘密。」杜奇夫人强調說，「奧斯華是自動投靠蘇聯的，根本無須接受洗腦。」

「我不大明白妳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後來刺殺總統，那就是一條伏綫。」

「妳的意思是：他接受了蘇共的洗腦之後，才有返國後刺殺總統的行爲？」

「正是如此。」

「但妳書中却說：奧斯華自小已不滿現實，他本身是個問題少年。」

「那只是一般人已知的事。眞正關鍵，我肯定與洗腦有關。」

「但妳沒有寫出來。」

「我早說得清楚，那是爲了保護我自己。直至不久之前，國會有位議員與我閒聊中，我無意中說出了此事，議員把握住機會追問下去，我也只好照直說了。」

「於是，那位議員便要求妳出席國會小組作證麼？」

「正是如此。」杜奇夫人說，「當時我只以爲，既是秘密作證，相信不會有問題，因爲那國會議員曾向我保證，一切不會公開。但想不到，他們還是知道了。」

「妳所指的『他們』是指誰？」

「當然是蘇聯特務。但除了『KGB』特務之外，還有些美國人帮他們工作。我就是被一些美國人誘出來的。」

「妳那份講稿——原來的講稿，究竟是怎麼樣的？記得麼？」

「那是我親自編撰的，怎麼可能不記得？」

「妳既已親自出席作供，何必再多此一擧寫講稿？」

「事隔十多年，我必須要一段時間回憶；例如那醫院的名稱等等，又例如我知道的一些往事，必須摘要寫好，以免屆時遺忘。對我來說，那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妳終於讓他們搜出了那份稿件，令妳欲辯無從，是不？」

「正是如此。講稿就在我身邊，給他們搜到了，他們要我另行撰寫，目的大概是：讓我國的情報人員捉錯用神。因爲現在我手上的稿件所寫的，與我所知的大有出入。」

「資料已在妳的腦海之中，寫什麼只是形式上的事，反正妳個人親自出席作供，屆時妳一樣可以憑記憶說實話。蘇聯人也明白有此可能才對。」

「嗯——本來你也說得很對，講什麼由得我自己而已。」杜奇夫人道，「不過他們已認眞的警告過我，如果我不依他們這裏所寫作供，我在西雅圖的兒女，會遭他們殺害。」

「然則，妳在國會如何作供，他們又怎麼會知得清楚？」

「他們說：到處有他們的人，我一擧一動，一言一談，他們一定知道。」

「妳也相信？」

「絕對相信！」

「妳是準備依他們的吩咐去做了？」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辦法？」

「杜奇夫人，妳完全上了他們的當，這只是心理戰術，他們絕不可能知道妳在國會小組講過一些什麼。」

「總統也可以死在他們手上，我本人就算不怕死，也不想牽累我丈夫兒女。」

「聯邦密探一定會保護他們的。」

「聯邦密探也未必有用。我由蘇聯回來，也對他們密告過許多關於奧斯華的資料。結果又怎麼樣？」杜奇夫人洩氣地說，「到頭來連總統也一樣要死得不明不白呢。」

問話的是那位懂得催眠的特警人員，他是依照阿生的意思去問。

但到了這時候，他竟然不知道怎樣問下去才好。

假如她眞的向聯邦調查局提供過奧斯華的資料，結果他們還是疏於防範的話，也實在令杜奇夫人心寒。

阿生冷眼旁觀，急急用紙筆寫了一些問題交給那名特警。

那名催眠師是一名懂得如何控制一個人精神的特警。假如交由阿生去問話不是不可能，只怕阿生隨時會出錯。萬一中途讓杜奇夫人甦醒過來，就會功虧一簣了。

阿生也知道這方面的微妙性，只好讓那位催眠師代他問杜奇夫人。

那特警這時又問：「以上情形，在何處進行？」

「大部份在汽車裏。」杜奇夫人說，「最後才帶我到一處地方。」

「妳記得那是什麼地方麼？」

「如果有機會再見到，一定認得。」

「住宅，還是辦公室？」

「住宅。」杜奇夫人又說，「我的新

講稿，就是在那兒依他們吩咐寫的。」

「妳可曾見過一名金髮女郎？」

「沒有。但我知道你說的是誰。她曾到我房內搜索，是不？」

「正是。她是誰？」

「是由蘇聯KGB特務僱用的人。」

「妳怎麼知道？」

「我聽他們提及。他們知道我一定有筆記或講稿之類。只要找到那些東西，我在他們的面前，即無從狡辯。」杜奇夫人道，「後來我只好自動交出一份擬就的講稿。」

阿生也相信杜奇夫人所講屬實，「KGB」特務可能這邊將她誘離酒店之後，知道連同保護她的密探亦必一併離去。於是這邊便乘虛派了維拉絲入房搜索。想不到阿生卻在那段時間摸到了酒店房間去。

由於路易是「KGB」所收買的另一個內奸。又或者他只是被維拉絲利用的一名侍役。他看見維拉絲被阿生纏住，担心她栽在阿生手上，所以從背後將阿生擊暈，替維拉絲解了圍。

至此，阿生似乎沒有再問下去的必要了。

但是阿生卻想到另一個問題上面去：爲什麼杜奇夫人會失踪四至五小時之多？「KGB」特務就爲了這區區幾句警告的說話麼？

「問她後來怎樣？」阿生急不及待地，低聲在那催眠師的耳畔說。

「杜奇夫人，妳後來還到過什麼地方？做過一些什麼事？」那催眠師問。

「嗯——我……」杜奇夫人十分吃力地回憶。

催眠師立即加以誘導：「妳不可能這樣在那兒躭上四五小時的，可不是麼？」

「是的，對了，後來……」她一直在回憶中吞吞吐吐，「後來我彷彿……睡了一覺！」

「睡了一覺？」催眠師、阿生以及在場的人，同時怔了一怔！但說話的，仍然是催眠師：「這是什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

「他們有侵犯過妳嗎？」

「沒有，但我感覺……我的確睡了一覺。」

催眠師忽然想起了，他可以用催眠方法，令她說實話，「KGB」特務也可能會。

因此他又問：「妳記清楚，睡了多久呢？」

「我不知道。」

「醒後有什麼感覺？」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但是催眠師最清楚，一個受催眠的人，過後十分疲倦。

「妳在汽車內，前後逗留多久了？」

「只有十多二十分鐘。」

「爲什麼妳會記得這麼清楚？」

「因爲我一直急於返回酒店休息，想不到他們卻帶我進了一幢大廈。」

「就是妳剛才所講的住宅？」

「對了。」

阿生再計算一下，由酒店門外乘街車到那間百貨公司，只須十五分鐘左右，加上在車內逗留了二十分鐘，前後亦只不過三十五至四十分鐘左右，那麼，加上對方送她返酒店再用四十分鐘（事實可能無須四十分鐘），總共也只用去八十分鐘。

但杜奇夫人前後失踪了四小時又四十分。比對之下，她豈非「睡」足了三小時又二十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又從另一角度忖測：杜奇夫人會否被人非禮？

答案應該是不可能的，因爲她已年近半百，樣子也不美。

到底她遇上了一些什麼事？

催眠師獲得阿生的暗示後，一再使用誘導的方法令她回憶起當時的情形。

但是，她總是無法記憶。

所謂「無法記憶」，只有兩種可能：一是失去了知覺。

另一可能就是：眞的睡着了。

她不會在陌生的環境下「睡覺」，除非迫不得已才會。

迫不得已的意思就是：被人用藥物使到她非睡去不可。

爲什麼有人對她使用藥物？

阿生忽然覺得聯邦密探未免太過大意了：爲什麼杜奇夫人「無恙歸來」後，不替她作必要的醫學檢驗？

以目前美國的科學儀器這麼先進，假如杜奇夫人眞的接受過他們的「蒙汗藥」注射，甚至更新式的迷藥，也一定可以化驗出來。

但聯邦密探卻疏忽了這點。

現在汽車在行進中，自然也不可能做這種血液化驗工作。何況還要做分泌化驗等等。

阿生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將這一切紀錄下來，以便轉告邦尼。

因爲邦尼這時候正依原來計劃，帶了一班聯邦密探，保護着二名「杜氏夫婦」的替身，坐飛機直飛華府。

那二名替身無論身材、高度等等，總有幾分酷肖杜奇夫婦。

邦尼等人故作緊張地，遮遮掩掩，讓他們將雪褸的衣領扯高，掩人耳目，匆匆離開了酒店，登上汽車，直趨機場。

由於聯邦密探自杜奇夫人失踪之後，已正式向酒店方面備案，公然控制了一切有關杜奇夫婦二人的安全問題，所以不但男女侍役出入杜奇夫婦居住的「一〇二六」號房，須要經過聯邦密探同意，甚至最後結帳離去，也要聯邦密探支付。

因此，酒店侍役並不可能在那天早上接近杜奇夫婦，自然也不知道他們原來找來了兩名替身。

聯邦密探將杜奇夫婦二人護送到了機場之後，登上一架軍機，直飛華府。一切過程，絕未讓杜奇夫婦與外間接觸。

到了華府，時間還早，但有關人員，卻早已在那邊等候着。

由於需要高度保密關係，邦尼事前未將「偷龍轉鳳」的計劃和做法知會華府方面，所以有關方面自感意外。

當議員侯活發覺來者不是杜奇夫婦時，邦尼急忙解釋那是爲了安全理由。

侯活就是曾與杜奇夫人在西雅圖討論過「總統之死」那宗舊案的國會議員。

這次杜奇夫人應邀到國會特別小組秘密作供，也是由侯活議員一手安排的。



由於時間上只有兩小時——國會特別小組原定當日上午十時正，開始秘密研訊。但是當邦尼等人到達華府機場時，已是上午八時許。

由紐約乘飛機飛華府，只須半小時左右，但車程則須四小時。假如一切順利，交通沒有任何阻塞，阿生等人大約十一時便可到達。因爲杜奇夫婦和阿生他們，大約七時便開始啓程。然後邦尼等人，才陪同替身們前往機場。

所以邦尼向侯活解釋：時間上稍爲遲點——大約遲了一小時，但卻可保絕對安全。侯活聽了，也就無話可說，只好設法向國會小組方面找個藉口拖延一下。

但是，邦尼卻沒有將眞正企圖告知侯活，因爲事實上，他也不知道阿生玩些什麼把戲，只知道阿生是個有辦法的人。

× × ×

阿生等人在那輛大卡車之內，一邊將杜奇夫人受催眠後的口供錄音，一邊以第一時間，用無綫電通訊設備，向紐約方面的夏力報告。

口供錄音聲帶是爲了方便翻查，以及抵達華府之後，讓邦尼等人聆聽的。

用無綫電通訊方式向夏力報告，卻是爲了方便紐約特警人員及時了解，以便隨時展開行動。

阿生這方法本來已想得相當週到，如此一來，杜奇夫婦不但安全，也令到杜奇夫人身不由主地，在催眠狀態下，說出了一些秘密。

但是，阿生事前絕難想像得到：杜奇夫人竟然在「失踪四小時半」的時間之內，有三小時之多是「一無所知」的。

至於她何以「一無所知」？連她自己也無法知道實情。

但憑忖測，當時她可能亦受到了一次催眠，「KGB」特務令她在催眠狀態下，說出了她所知道的一切。

不過，此中仍有矛盾！

阿生不明白：爲什麼「KGB」明知她知得這麼多，還放她「還我自由」，依原來計劃前往華盛頓作供？

這是十分危險的事——對「KGB」而言，杜奇夫人隨時會違背他們的原意，將一切所知的實情，說了出來，讓國會小組知道。

難道杜奇夫人也經過了一次「洗腦行動」？

阿生左思右想，想得呆了！

催眠的時間不能太久，所以那個負責將杜奇夫人催眠的特警人員，在適當時候，就要令到杜奇夫人回復常態。

× × ×

杜奇在另一輛房車之內，受到保護，他不知道他妻子的一切。

當然，他絕對相信這樣做法——坐在不同的車子上，是爲了安全的理由。

他們已有兒女，萬一雙雙出事死去，兒女找誰來照顧？

阿生也是看準了這心理，才設法說服杜奇夫婦分乘不同的車子前往。

直至到了華府，杜奇夫人好像發了一場夢一樣，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過了一些什麼事情。自然也不知道曾受催眠。

阿生領導一批國際特警人員，在聯邦密探的陪同下，直趨約定的一間酒店。

酒店的保安措施，早由聯邦密探加以控制，但阿生他們仍小心從事，以免露出破綻。

直至阿生將杜奇夫婦二人，帶進了預定的酒店套房之內，杜奇夫婦才與二名替身，再次換回原來的衣服。

就像在紐約的情形一樣，聯邦密探也在杜奇夫婦的隔壁，租了另一間房，作爲保安連絡中心。

阿生他們就在這間房裏面，將錄音帶開放給邦尼等人聆聽。

邦尼當聽過了大部份錄音帶之後，亦覺得事有可疑。

杜奇夫人怎可以在一處陌生的環境中，一睡便超過了三小時？

可惜他們已不可能有時間再想下去，甚至那卷錄音帶也沒有聽得完，這邊國會議員侯活已前來催促杜奇夫人起程前往國會。

由於比原定的時間遲了一小時有多，侯活已有急不及待的感覺。

於是杜奇夫人幾乎連少許的休息時間也沒有，便在侯活的親自陪同下，前往國會大厦，向特別小組秘密作供。

在這一段時間之內，阿生卻不斷研究杜奇夫人在紐約失踪四小時半那一段時間的情形。

× × ×

紐約國際特警負責人夏力，這時亦開始研究杜奇夫人在催眠狀態中所作供的內容。那是由阿生等特警人員，在前往華府途中，用無綫電傳遞回來的一份「密碼報告」。

當然，此等密碼也只有國際特警組織中人才可以譯出其中眞意。

夏力看過了那份密碼報告之後，也覺得這件「舊案」背後有着非常複雜的內幕。站在國際特警的立場，實在值得追查下去。

雖然在這次事件中，事情尚未有結束之前，國際特警方面已犧牲了一名國際特警森遜。此外還燬了兩輛汽車。

但是，巴黎總部方面並未因此而埋怨，反而下令加緊追查其中眞相。

夏力綜合已經發生的，和已經知道的，再細加分析之後，覺得蘇聯特務組織「KGB」不但與此事有密切關係，還充份利用了一些不滿現實的美國人，爲他們工作。

維拉絲和路易二人，顯然是其中之一而已。一定還有其他人。

這次維拉絲與路易之死，也非常明顯，是被人滅口的。

維拉絲可能與「KGB」有着更直接的關係。她居住的地方陳設豪華，與她從健身院所得的報酬，並不配合。

換句說話，她一定是有兼職。但從來沒有人知道她所兼何職。

她在杜奇夫人的房間裏，曾以手槍要脅阿生，但事後邦尼等人在她的香閨之內却找不到任何手槍和武器。

這表示她另外還有一處常到的地方，那地方照常理忖測，應該是維納斯健身院才對。

但是，聯邦密探經過一番搜查行動之後，未能在健身院內找到任何武器。

維納斯健身院設有機械室、蒸氣室以及按摩室等等。主要服務對象是女性，男賓是被謝絕入內的。夏力就憑了這點，作了以下的推想：——

首先夏力在心底裏問：爲什麼維拉絲要選擇做女性的健身教練。據說她還兼做按摩工作呢。

假如到過這類健身院的，一定知道，這些地方，最容易掩飾她與外界人仕的連絡。

例如蒸氣室，裏面烟霧瀰漫，有時面面相對，也不知對方是誰。

又例如在機械健身室以及按摩室等處地方，往往也只是單對單的相處。如果有人要到此等地方來找維拉絲交換情報，做連絡工作，的確是最理想不過呢。

夏力就憑住這方面去推想，終於悟出了一個可能性來：維拉絲負責的可能是連絡工作。而負責與她經常連絡的人，可能是個女性。

夏力立即帶同助手，匆匆趕到維納斯女子美容健身院去。

× × ×

維納斯女子美容健身院之內，可以說得上「關防重重」。夏力和他的助手只進了第一度門，立刻就被人擋駕。

「先生，你一定是找錯地方，我們這兒是不接待男仕的。」一名十三點女郎攔住夏力他們的去路。她正是珍妮。

「珍妮小姐，你眞善忘，這麼快就忘記了我。」夏力上次和邦尼等人在一起。在維拉絲的家中，見過這女郎。

「噢！你是——」珍妮還是那一副神經質的神氣。

夏力順手遞上一張二十元面額的鈔票：「這是我的證件，也是第一次給你的證件，只要你合作，還有第二，第三次。」

珍妮急忙將鈔票袋好，她顯然担心被老闆娘見到。

這兒是入門後的接待處，與另一度內門相隔的地方，有一幅輕紗遮掩，以防春光外洩。

接待處有電話，也有沙發和几子。這時候只有珍妮一個人在此。

「警探先生嗎？」珍妮有些緊張地問道。

「是的。珍妮小姐，我有幾句話想問你。」夏力道：「是關於維拉絲小姐生前的。」

「關於她的一切，你們早已問過了。」珍妮道。

「不，有些事還沒有。例如她生前一定有不少熟客，你知道誰是她的熟客？」

「嗯！她的確有個熟客，她常常到我們這兒指定要維拉絲小姐替她按摩。」

「她是誰？」

「嗯！讓我想想——」珍妮貪婪地瞪住夏力的口袋，「剛才你說什麼第二、第三次？」

「噢！是的。」夏力又遞了一張二十元面額的美鈔給珍妮。

但當珍妮伸手過來時，夏力又退了回來：「有賞有罰，消息要絕對可靠，那一定有第三次。否則，你可能有麻煩。」

珍妮左張右望，一手將夏力手上的鈔票搶了過去：「趁老闆娘未出來，你最好快些走。維拉絲的熟客就是耶律太太。」

「耶律太太是什麼人？」夏力問。

「似乎是歐洲人。總之，不會是美國人。」

「在那兒可以找到她？」

「我也不知道。她如果不知道維拉絲小姐已經出事的消息，她這一兩天可能會來這裏。」

「如果再見到她，別忘記通知我！」

夏力將一張咭片交到珍妮手上。

珍妮忽然又笑了笑：「如果我有她的電話號碼，你猜值多少錢？」

「你怎麼會知道她的電話號碼？」

「我是這裏的司閽、接待員兼接綫生，維拉絲小姐生前在裏面常常靠我接綫將電話搭到外面去。我怎會不知？」

「你肯定那號碼一定可以找到耶律太太？」夏力問道。

「不對勁不收錢，公道吧？」

「好吧！你說！」

「第三次——」珍妮攤大了手掌。

夏力忍痛再付了一張二十元鈔票給她；但珍妮却說：「第三次是最後一次，應該加倍！」

夏力面對這個旣十三點，又貪婪的女人，實在有點啼笑皆非。

前後付了八十元之後，夏力終於取得了一個電話號碼。

夏力爲了當面證明是否「物有所值」，立即就撥了那號碼一次。

電話剛響了一次，對方就說：「BB快餐店。」

夏力爲了避免打草驚蛇，隨即抱歉地

說：「對不起，撥錯了。」

夏力掛上電話，回頭問珍妮：「你可知道那是什麼地方？」

「似乎是快餐店。」珍妮道：「總之我肯定那電話一定可以找到耶律太太。」

「耶律太太多大年紀？」

「四十左右，稍胖。」

「通常每隔多少天來一次？」

「兩三天左右。她跟維拉絲小姐似乎很有默契。如果維拉絲小姐不來此上班那一天，她也不會闖進來。甚至無須用電話查問。」

「她有什麼特徵？」

「嗯！讓我想想。鼻子可能很特別，又圓又紅。看上去很滑稽。」

「除了她之外，維拉絲小姐可還有其他熟客？」夏力問。

「當然有。但其他的都沒有像耶律太太那麼熟絡。所以你一提起，我立即就有了印象，肯定她一定是你所要找的人。」

「希望你沒有指錯門路。」夏力苦笑一下。

他沒有再跟珍妮搭訕，因爲隔住那層輕紗，夏力看見那個老闆娘要出來了。

× × ×

BB快餐店的生意並不太好，可能這不是進餐的時候吧。

夏力和助手走到柜枱前面的圓櫈坐了下來，要了兩杯咖啡，二只熱狗。

在櫃枱裏面忙着的，是一男一女。男的年將五十，女的也有四十餘歲。

兩個人都穿上了白色的制服。

那婦人的外型正如珍妮所描述的一樣：歐洲人的體型，鼻子又紅又圓。夏力相信她就是珍妮口中的「耶律太太」。

夏力搭訕着說：「這裏的熱狗可眞不錯。」

那婦人笑了笑，顯得那鼻子更大了：「過獎了，先生，以後多多關照。」

「你們像是移民？」夏力試探地說。

「對啊！我們是捷克移民。」那婦人說。

夏力望望那個正在那邊招呼人客的男人：「他是你丈夫？」

「是的。」婦人又是一笑：「我們是夫妻檔。」

這時候又有人客來了。婦人忙於招呼人客，沒有和夏力談下去。

忽然有一名八九歲的女童走入來，叫着「媽媽」，原來是那婦人的女兒。

那背着書包的女童，樣子很可愛。她剛放學經過這裏，順道進來取了鎖匙回家。現在又跳跳蹦蹦的跑了出去。

夏力若無其事地結了賬，也離開了快餐店。

夏力離遠跟踪那女童，只是她很快便轉入了一條橫街。

那是東歐移民聚居的地方。

夏力看見女童跑進一幢舊樓裏去，也迅速跟了上去。

那女童正用門匙開門入內，夏力向助手交代了一個眼色之後，三步搶作兩步，也竄了入去。

「你是誰？」女童顯得頗爲鎭定。

夏力很仁慈地笑了笑：「你這麼快就忘記我麼？剛才在快餐店我們不是見過面麼？我是你父母的朋友呀，叫我叔叔可以了。」

「噢，是的，你在那裏見到我爸爸沒有？」女童天眞地問。

「見到了。他叫我回這兒來等等他，我們有些事情商量。你可是叫娜娜？」夏力似乎聽那婦人叫她女兒做「娜娜」。

「是的。叔叔，你呢？你叫什麼名字？」娜娜很乖巧地問：「我似乎未見過你，除了剛才在快餐店之外。」

「是的，我多數到快餐店找你爸爸媽媽，因爲他們大多數是那裏，可不是嗎？但是今天，你爸爸很快就會回來，所以叫我先回來等他。他說你很乖，有門匙，自己會開門。」

夏力一邊和娜娜談話，一邊已有意無意的用身體遮掩她的視綫，讓他的助手入內。

夏力的助手立即四下裏展開搜索。

夏力又問娜娜：「你們只有三個人住在這裏麼？」

「是的。」娜娜似乎還不知道有人已經竄了入屋內。她完全中了夏力的詭計，所有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夏力一邊。

夏力的視綫無意間接觸到一個信封之上，上面寫着：「西門．耶律先　收」。

那是一封經已拆閱的信。

夏力忽然覺得「西門．耶律」這名字彷彿在何處見過了。

是的，那是一份報告書。

夏力爲了協助阿生追查魯比夜總會過去有關的一切，曾派人四出調查。結果就有一名國際特警送了一份報告書入夏力的辦公室。

那份報告書之上，就出現過這名字。

夏力終於回憶起報告書裏面的內容。「西門．耶律」似乎是魯比夜總會裏面的一名僱員。但由於有一大堆的名字，夏力一時忘記了他的職位，是厨師？還是調酒的？

夏力感到無比的興奮，這也算得上是「意外收穫」吧？

夏力本來只憑着珍妮的提供，前來找耶律太太的，想不到耶律先生的全名却吸引起夏力的回憶；他竟然是魯比夜總會的成員。如此一來，不但令到夏力他們此行一舉兩得，還加強了其中可疑性。

背後突然傳來一陣異聲。

夏力正待回轉身去，已被人一聲喝住：「不要動！慢慢的站起來！」

夏力原是蹲在地上跟娜娜交談的，想不到背後突如其來，來了一個持槍的人。

夏力的助手本來就是悄悄地入來，這時他的目標並不太顯著。他發覺情勢不妙，迅速躲了起來。

夏力慢慢地站起來，舉高了雙手。

那持着手槍的人正是耶律。夏力一時也眞的想不通，他怎麼會突然回來。

耶律一邊示意女兒娜娜站到他這邊來，一邊問夏力：「你究竟是什麼人？」

夏力苦笑聳肩：「你眞善忘啊，耶律，不久之前我們才在快餐店見過面，你怎麼……」

「別嚕囌了，你休想用詭計！」耶律又說：「不錯，你剛才曾到我的快餐店，也跟我老婆搭訕。我已經非常注意你。想

不到你居，大胆到跟我女兒回來。」

夏力道：「其實我們早在十多年前經已認識，西門耶律，怎麼會這樣健忘？」

「十多年前？胡說！我在那裏見過你？」耶律給夏力弄得糊塗起來。

夏力故意輕輕嘆了一口氣，道：「也難怪你記不起來的，十多年了，魯比夜總會的同事們都四散了。難得在這兒再見到你。」

「魯比夜總會？」

「對啊！十多年前，我們就是那間夜總會的同事。」

「但是，我未見過你。」

「你太健忘了。」夏力又說：「算了算了，讓我再提另外一些同事的名字，可能會增加你的記憶！」

夏力剛說到這裏，娜娜忽然驚叫起來：「原來她無意中發現了夏力的助手正躲在那邊。那較矮的同事，也只有娜娜才可以見得到。

娜娜的叫聲立即引起她父親的注意！

耶律的手槍槍管擺橫，「砰」然一聲槍响，子彈射向了助手那邊，助手立即發出了一聲尖叫。

夏力以事出意外，也來不及多想，迅速揮出了一拳。

耶律悶哼一聲，身體後仰，握住手槍的手臂隨即亦被夏力扭彎。

又是「砰」的一聲槍响！第二枚子彈射向了牆角。

夏力握住耶律的手腕，企圖奪取他的手槍，想不到他竟然可以反彈，反而把夏力重重地摔了一跤，跌了開去。

夏力顯然小睹了對方，原來耶律雖然年將半百，身手依舊不凡。

助手手臂受傷，看見形勢危急，也忍受住傷口的痛楚，拔槍還擊。

耶律的叫聲幾乎與槍聲同時响起，身子隨即搖幌幾下。

夏力這時已趁勢站了起來，踢出一脚，將耶律的手槍踢去。

助手負傷飛撲而來，槍管指住耶律的太陽穴，嚇得縮在一旁的女童娜娜直哭個不停。

夏力把耶律的手槍拾起，示意助手立即致電報警。

夏力這時才對受傷倒在沙發的耶律說：「我是國際特警。趁警方未來之前，你最好坦白一些回答我一些問題，也許我基於政治與人道的理由，放你一馬，亦未可料！」

「嘿！你們美國人簡直欺人太甚！」耶律憤憤不平地說：「我究竟犯了什麼法？我有正當職業，我一向守法！」

「你應該心裏明白的，耶律。」夏力道：「你和你妻子，一定知道誰是維拉絲吧？」

「我不知道誰是維拉絲。」耶律說，「我也不知道你們究竟想怎樣？」

夏力道：「別裝蒜了，你們兩夫婦都是替蘇聯特務工作的，我早已查得一清二楚。不過你放心，我們不是替美國政府工作的，我們只是地位超然的國際特警，你只要證實一件事，我可以趁警察未來之前，把你放走！」

耶律果然有些意動：「你究竟想知道一些什麼？」

夏力道：「魯比是你舊老板，你當然清楚他的一切。他為什麼要殺奧斯華？」

耶律怔了一怔：「那些事，我怎麼知道？」

「你知道的！」突如其來的一個男子聲音，自門外傳來！「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耶律，不如就讓我告訴他吧！」

夏力認得出，那不是他助手的聲音。他頓然緊張起來！

夏力的助手已離開這間屋，因為這裏面沒有電話；也許他們正　隣居借電話報警。

果然，昂昂然進入來的，是一個高大的陌生男子。儘管夏力手裏握住耶律一度墮在地上的一支手槍，但那陌生男子却毫無所懼。

「你是誰？站住！」夏力担心他有所行動，命令他在門口站下來。

他也眞的站了下來。

他臉上的笑容並未消失：「朋友，到底你要知道什麼？」

夏力道：「剛才你不是說，你會代替耶律告訴我一切麼？」

「是的，我的確知道許多事情。」那高大男子態度悠閒得令人出奇：「不過，這兒並非談話之所，我們換一個地方，好嗎？」

「你喜歡什麼地方？」夏力以為有槍在手，仍然可以佔到優勢！「難道你要留在法庭上面才肯說麼？」

那男子笑了笑：「我怎會上美國法庭？我又不是美國人。」

「你是誰？」

「我是你最希望找到的。」

「KGB？」

「不錯，你不是一直希望找到一個蘇聯人麼？朋友。」

「好極了，難得你送上門來！」夏力說着就要走上去。

那陌生男子立即喝住他：「不要動，等一等！」

門外迅速出現了另外三個人影：另外二個陌生大漢，正押住夏力的助手走了入來。

助手被人繳了械，正在槍嘴的指嚇下，一派無可奈何的表情。

「放下你手上的槍吧！」蘇聯人命令着夏力，「警察不會來的。」

夏力當然不會相信他的話。即使剛才助手未有致電報警，那幾响槍聲亦勢必引起隣居們的注意，他們可能已悄悄致電報警。

夏力知道形勢比人強，惟有放下了手槍。否則，助手就有問題。

夏力身上還有一支屬於他自己的手槍，但一直未有動用過；剛才握住的一支，只是他從地上拾起，那是耶律的。

但是現在，夏力身上的手槍，也被人繳去。

然後，他們迅速被人帶離現場——離開了耶律的住宅。

門外停好幾輛車子，有大有小。

夏力和他的助手，就被人押上了一輛大卡車上面去。

那洋洋自得的蘇聯人，就在夏力他們

的面前，彼此面面相對。

夏力想不到形勢會轉變得這麼快。時間本來對他們非常有利，只須拖多一陣，相信警方人員一定會趕到現場。

但是現在，他們反而被人迅速帶離現場，而且完全失去了自由。

「你要帶我們到何處去？」夏力打破了沿途上的寂寞。終於先開口說話。

「你不是對我們的工作感到非常之有興趣麼？」那蘇聯人冷然一笑：「現在我們就讓你澈底了解一下！」

夏力又試探地問道：「你果眞是KGB？」

蘇聯人笑了笑：「別以為你們美國人很聰明，他們揚言蘇聯人在美國境內的一舉一動完全受到聯邦密探和CIA人員的監視。假如眞的，你現在就應該有了救星才對！」

「我眞佩服你們。」夏力笑了笑，「你有看過最近發表的那份冗長報告書？」

「聯邦調查局那一份？」蘇聯人問。

夏力點點頭，說：「我現在是站在第三者立場說話，我是眞的服了你們。如果你也參閱過那份報告書，你一定更加感到驕傲。因為他們自始至終，沒有懷疑過你們。」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蘇聯人哈哈大笑，「這叫做：精人出口，笨人出手！動手的又不是我們蘇聯人，他們有什麼理由懷疑我們？」

「但我們國際特警方面，早已想到一定是你們的所為！」

「想到又有什麼用？反正你們根本找不到任何證據。」

「當然，首先是奧斯華落網認罪，跟住又是魯比殺人滅口。」夏力又說：「其實，全部都是你們巧妙的安排。」

「過獎了。」蘇聯人神氣十足地說：「你們國際特警。聽說一向神通廣大，為什麼十多年來，一直噤若寒蟬？」

「也許是為了維持世界和平，避免出現戰爭氣氛吧！」夏力幽默地一笑，「不過這一次，你們是自找麻煩。」

「為什麼？」

「杜奇夫人是誰，相信你一定知道吧？」夏力又說：「我不妨將一項秘密對你說出來，她已經去了華府……」

那蘇聯人也不讓夏力說完，便插咀道：「何須你說，她應邀出席國會特別小組作供，我們早已知道了。」

「眞了得！」夏力故意讓對方飄飄然：「你們因此要綁架她，是不？」

「你只猜到了小部份，還有許多事情你根本連想也沒有想到。」蘇聯人道，「她肯定不會出賣我們。信不信由你。」

「你們收買了杜奇夫人？」夏力問。

「收買？」蘇聯人一笑，「你以為我們是資本主義國家麼？雖然有時為了國家利益，我們也會使用這種手段去征服某一個對我們有用的人。但是，這一次我們所使的方法，却令你感到無限驚奇！」

夏力心裏想：到底是什麼方法？

他又回憶起阿生他們在前往華府途中傳回來的「杜奇夫人催眠狀態下作供的錄音帶」。其中就有提及「洗腦」。

因此夏力試探地說：「難道你們也對杜奇夫人洗了腦？」

蘇聯人洋洋自得地說：「不錯，這方法比起金錢收買更為實用。」

夏力苦笑一下：「我眞不敢相信，你們可以在短短數小時之內，可以改變一個人；杜奇夫人是自願前往國會作供的。」

「是的，當初確是如此。但後來，我們改變了她，就憑那三小時多的光景。」

「思想改造？」

「不！思想改造絕非一朝一夕的事。我們使用的方法，簡直令你夢想不到！」

「你不該被KGB組織派出國。」夏力幽他一默，「以你這種人才，應該做宣傳部長才對。因為我覺得，你只會故作驚人之語！談了大半天，只會宣傳，不着邊際！」

蘇聯人面色一沉，然後又冷冷地說：「你何必焦急？杜奇夫人所遭遇到的事，將會發生在閣下的身上。還有他——」

蘇聯人指的是夏力的助手。

夏力和他的助手都有些吃驚起來。因為蘇聯人的態度極之認眞，絕對不似是開玩笑！

究竟蘇聯人又有什麼鬼主意？

進虎穴　揭開大陰謀

華盛頓的天氣要比紐約好得多，最少冷的時候不致太冷。

但這時聯邦密探邦尼等人的心却比冰雪還要冷，因為他們正被聯邦調查局的首腦召見，而那位首腦的面孔更冷得出奇！

聯邦密探首腦郝克這麼生氣也是有理由的，他不久之前才被侯活議員召到國會辦公室去，目的是要他追查一件事。

原來聯邦密探這次正是奉了密令，前往西雅圖，將杜奇夫人護送到華府來作供。一切工作必須絕對保密。

這一次杜奇夫人在國會小組的秘密聆訊中，却「依書直說」，絕無「秘密」可言，更無新奇之處！

所謂「依書直說」，是依足她已出版的「奧斯華傳」裏面的內容說多一次，試問又有何秘密存在？

至於在西雅圖杜奇家中，杜奇夫人對侯活議員所講的，她竟在國會小組委員面前加以否認。

這也難怪侯活十分生氣。因為這種情形好容易為人誤解，以為侯活說謊。

現在侯活議員懷疑杜奇夫人在途中遇上了蘇聯「KGB」特務，威迫利誘之下，令到這婦人改變了主意。

國際特警隊人員的阿生等人，看見這情形，也替邦尼他們難過。因為以邦尼為首的一班聯邦密探，實際上已相當盡責，只是「KGB」的手段比他們高出了一籌，有什麼辦法？

因此，這件事雖然對國際特警而言，並無責任，但阿生也自動請纓，帶同了錄音帶副本，跟邦尼等人一齊到聯邦調查局的華府總部去。

邦尼接受了密探首腦郝克的一頓教訓之後，將阿生「義贈」的一卷錄音帶副本，交給郝克收聽了一次。

郝克問他的下屬邦尼：「這是什麼意思？」

「這次護送杜奇夫人到華府來，我自問並未依足你的指示。」邦尼戰戰兢兢地說：「但我是有理由的：第一，爲了讓她得到百份之百的安全，迫住跟國際特警合作。第二，爲了由西雅圖至紐約途中，曾經出了事，我們希望爭取更多的時候，作出亡羊補牢的行動。」

郝克呱呱大叫：「爲什麼你不依我方法去做？」

「因爲我們已經錯了一着，不能一錯再錯！」邦尼不敢將責任往他上司的身上推，只好說自己做錯了，「假如一開始我們就將杜奇夫人當古董一樣護送，那麼，在紐約就不會出事。」

「嗯！別提過去了。」郝克等於間接承認他的「指示」錯誤。「告訴我，這聲帶中的聽音，可是杜奇夫人的？」

「正是她的。」邦尼交代說，「在前來華府途中，由國際特警人員安排，令她在催眠狀態下，說出了實話。」

「這是誰的主意？」

「我也知道這樣不大合手續，但最少證明杜奇夫人的確知道許多秘密。只是她受到威脅，所以中途變卦！」

「在外面那位是——」

「國際特警巴黎總部的特派員阿生。」邦尼回答。

「就是那個非常出色的中國人？」

「正是他。」邦尼看見他上司面露仰慕之色，心裏頓感釋然，「他曾替我們做過許多事，他是個獲獎的國際特警。」

郝克忙對邦尼說道：「快替我請他入來。」

邦尼彷彿心裏放下了一塊大石。

他跑到會客室那邊去，將正在等候中的阿生請了過來！

郝克以仰慕的眼光，瞪住了阿生，然後請他在辦公桌對面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阿生已經知道了邦尼受到責難，他對聯邦調查局本來就沒有多大的好感，但不知怎的，這時候他却非常之同情邦尼。

郝克問阿生：「這是杜奇夫人在催眠狀態下所作的口供？」

「是的。」阿生笑了笑，「這種手段是否被列爲非法？」

郝克笑道：「你們地位超然，不是美國政府人員，誰敢加以指責？假如是我們做的，國會可能組成小組委員會研究。」

郝克又一派正經的問：「你以爲可靠嗎？」

阿生解釋道：「據催眠師的說法，這是十分可靠的口供。因爲一個人在催眠狀態下，根本失去了意志控制能力，不由自主地迫住要說實話，也就是說：即使她認爲說了出來可能對本人的安全有問題，也是非直說不可！」

「假如你也認爲可靠，這卷聲帶，我將會交由CIA人員研究。」郝克說，「因爲杜奇夫人所提及的陸軍醫院，中央情報局方面一定有它的一切有關資料。你以爲如何？」

阿生笑了笑：「這是副本，我送給你的用意，是不想你過份責難邦尼他們。至於你如何處置，我是沒有意見的。」

「那好極了。不過，這聲帶將會被我們翻印幾份副本，分別交給侯活議員，催眠學與靈魂學研究專家，相信閣下也不會反對。」郝克又說，「同時我要告訴你一件事，就是我們將專機飛往西雅圖，將杜奇夫婦的家人和兒女，一併接到首都來，先讓她安定一下，再要求她作供。」

「這也是辦法。」阿生說：「他們担心家人的安全受到威脅，那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也許當她知道兒女安全沒有問題時，就會講眞話亦未可料。」

這時候，郝克辦公室上的電話響了起來，首先是女秘書的聲音：「郝克先生，國際特警華盛頓辦事處的科森隊長有急事要找你。」

郝克道：「立刻把電話接入來吧！」

電話那邊果然出現了科森的聲音。郝克跟科森是認識的。

「郝克，我的中國同事阿生有沒有到你那兒來？」科森在電話中問。

「有的，他就在我對面。」郝克問：「你是否要找他聽電話？」

「是的，有件突發事件告訴他，我們紐約負責人夏力和助手突然不知所踪。」科森有點緊張地說。

郝克將聽筒交給阿生，一邊說道：「紐約那邊出了事。」

阿生接過電話，科森告訴他：「夏力隊長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連同助手一齊失了踪，紐約辦事處剛來電話，要我立即找到你，希望你帶人立刻飛返紐約。」

阿生這一驚的確是非同小可。

他說：「我交代幾句立即帶人飛返紐約，這裏未完的事，你最好派人來接辦。我們隨時用電話連絡。」

科森不但認識阿生，也知道他此行的任務。所以他對阿生說：「你安心回紐約去吧，這裏一切有我；最重要還是替夏力和他的助手祈禱！」

放下了聽筒之後，阿生首先讓自己冷靜下來！

阿生到了美國已有了不少日子，但從來未試過這麼緊張。

令到阿生緊張的理由，就是在這次事件中，國際特警方面可以說得：受够了。首先是在紐約街頭追踪時，車毀人亡，令到國際特警方面犧牲了一個人。

這次消息傳來，竟然連夏力也有事。究竟他發生了什麼事？

阿生讓自己的頭腦冷靜下來，目的不外乎是：應該怎樣做？那一樣應該先做？

一個人的成功絕非偶然的，經驗、智慧加上冷靜的頭腦，這就是阿生所以有今日的成就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阿生先要求郝克：「麻煩你吩咐你的秘書小姐，替我接個電話到紐約去。」

「接到你們的辦公處去麼？」郝克反問道。

「不！接到紐約警局，找韋倫探長。」阿生說道。

郝克於是透過案頭對講機，吩咐他那位坐在門外辦公的女秘書，爲阿生將紐約警局的電話接通。

阿生要找韋倫，目的是先行了解目前的情況。

當電話未接通之前，阿生爭取時間，向郝克和邦尼他們，交代了一些關於杜奇夫人的事。因爲他知道不久之後，就要飛返紐約，但是杜奇夫人的事，他又不能不理。

電話接通了。

對方亦已把韋倫探長找到了。

當時韋倫探長正在他的座駕車之內，那是由紐約警局的無綫電台將電話接過去的。

阿生問韋倫：「探長先生，夏力隊長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在那裏？」韋倫探長未答先問。

「我現在首都。」阿生說：「但我已接到通知，科森告訴我的。」

「事情的確有些不妙，你最好立刻飛回來。」韋倫探長担心地說：「那班人也許將夏力隊長和他的助手綁架。」

「一點消息也沒有？」

「他們可能到過一處地方，目前我們仍在偵查。」韋倫探長說，「總之你必須盡快趕回來，我負不起這麼大的責任。」

阿生在電話中仍然有如在五里霧中，一些頭緒也沒有。

他只匆匆掛了綫，要求聯邦密探隊方面，用最快速的方法，把他和其他特警人員，送返紐約。

郝克於是先派人用直升機，把阿生等人送往機場，再由華府機場用軍機直飛紐約。

然後郝克又用電話通知紐約方面，用直升機在機場等待阿生他們，將他們送入市區。

× × ×

韋倫探長在電話中說夏力和他的助手可能到過一處地方，並非忖測，只是憑一個告密電話揭發的。

電話中一名婦人撥到警局去！

那婦人說：聽到隣居有幾响槍聲傳出，後來又看見了一些極不尋常的事——槍聲過後不久，有人叩門求借電話。

但是，當那婦人正待開門納入時，後面突如其來，出現了三名大漢，將那人押走；還警告婦人立即閉上大門，切勿管閒事！

那婦人只好把大門關上，但却在偸窺那班人的活動情形。

事後警方據報趕到現場時，查問過該處幾戶人家，他們都說沒有事情發生，也不允警方人員入內調查。

這件事本來已告一段落了。

但是，國際特警方面突然發覺他們與夏力隊長失去了連絡，於是向紐約警方報告。要求協助他們調查。

韋倫探長聞報，立即親自處理此事。

後來特警方面找到了夏力的座駕車，那處地點與較早時據報聽到槍聲的地方，相距不足十間舖位。至此，韋倫再次重視那個告密電話。

當警方人員再次出現該處時，一名婦人終於挺身而出，向韋倫探長詳述當時目睹的事情。同時指出耶律的住所，正是傳出槍聲和有人出入的單位。

韋倫探長發覺那個單位裏面的人都出去了，沒有人應門。

後來有人告知警方，耶律在不遠處開設了一間「BB快餐店」。

但當警方派人按址找到該處時，發覺「BB快餐店」亦已關門大吉！

韋倫探長心感不妙，決定破門進入耶律的住所去偵查。

事後警方發覺耶律的住所之內，一片凌亂，同時亦發現了血漬。

再仔細偵查之下，還發現了手槍的彈頭。由此證明：那鄰居婦人，絕非神經過敏。

韋倫探長從該婦人口中，知道有人曾被一帮持械的人綁走；從她的描述忖測，被不明來歷的人强行綁走的，可能就是夏力和他的助手。

再從夏力的座駕車就在附近發現這一點旁證，證明夏力和他的助手顯然已被歹徒綁架。

究竟那班人是何方神聖？

當阿生從韋倫探長口中知道了以上情形之後，也開始感到不妙。

夏力本來也是個相當小心的人，加上有助手在旁，他如何會出事？相信其中一定有些事情令他們意料不到。

阿生見過了韋倫探長之後，匆匆趕返紐約特警辦事處去。

從辦事處的電話連絡紀錄聲帶中，阿生知道夏力和助手到過一些地方，包括維納斯健身院。

因爲夏力每到某一處地方，做過一些什麼事之後，例必利用車上的無綫電話，向特警辦事處報告。負責是項連絡工作的人，亦例必將對話過程加以錄音。

所以，阿生知道夏力和助手先後去過維納斯健身院、BB快餐店等處。

至於後來，就一直失去了連絡。

夏力的另一名助手，將一些文件翻了出來，讓阿生查閱。

那是有關魯比夜總會的資料。

資料由數名特警收集，然後塡寫好報告交給了夏力。

夏力也曾告知阿生，因爲這本來就是阿生的主意。可惜阿生一直沒有時間去研究。但是到了現在這階段，阿生不能不仔細研究一下了。

阿生發覺資料中有耶律的名字，他是十多年前「魯比夜總會」中一名廚師。目前却是一間快餐店的東主。

至此，阿生更加肯定魯比不但是個問題人物，當年他的夜總會之內，可能還包庇了一些人。自然那些人都是有問題的。

阿生把草擬這份報告書的幾名國際特警隊員召來。

阿生從這幾名特警的口中，知道當年曾在「魯比夜總會」中任職的人員之中，除了耶律在紐約之外，還有一名叫山度士的人。

山度士是個意大利移民。根據報告書所述，他目前正在紐約一間俱樂部之內任職。

除了耶律和山度士二人之外，其他人員有些已作古人，有些則在美國之內其他城市，更有些已先後離開美國。

阿生爲什麼這麼注意「魯比夜總會」裏面的每一個人？

阿生一直覺得：當年魯比實無足够理由刺殺奥斯華。

唯一的理由就是：他（魯比）奉命殺人滅口，以免奥斯華在法官面前說出了眞相。

除了魯比本人有問題之外，阿生也覺得當年的魯比夜總會，可能是某方面的一個特務機構。然則，他們的成員之中，自然也有問題。這就是阿生要夏力派人追查往日魯比屬員的最大原因之一。

阿生不知道他的想法是否正確，但最少目前就已經證明他的見解有部份已獲得證明了；耶律果然有問題。

耶律一家三口這時候巳告失踪！假如他們不是畏罪，何必躲了起來？

於是阿生決定要向另一名目標——山度士，着手偵查。

阿生抱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帶了特警狄加，親自到一間俱樂部去！

× × ×

紐約市區之內，有許多性質不同的私人俱樂部，例如有些以賭博爲主的；有些以性愛玩樂爲主的；也有些以運動、遊戲等等爲主的。種種式式，都同樣以「只限招待會員」作爲標榜。

其實，任何人想成爲臨時會員，只須交上少許費用，取得一咭證明，便可以入內。亦不必任何人從中介紹。

換句話說：開設俱樂部的人目的無非爲了賺錢。一切表面上的規則，也只不過欺騙那些執法人員而已。

阿生和狄加摸上了俱樂部之後，先到酒吧那邊去喝酒。

阿生早巳從狄加的口中知道，這間「幸運兒俱樂部」是時代男性的玩樂中心。

這兒有桌球、角子遊戲機、無上裝酒吧、蒸氣浴室以及見不得光的色情勾當等等。

阿生是有心而來，所以他只喝了兩杯酒便帶了狄加到桌球室去！

這是變相的賭博場所，阿生也跟一些人賭，注碼不大。

他輸了。

說到打桌球，阿生是個中高手，要贏他眞是談何容易？但他却故意輸了，因爲只有輸了才有藉口打架。

阿生存心搗亂，於是桌球到處亂擲，球棒也紛紛折斷。

那幾名「贏家」，給阿生打到落花流水。

這時候，俱樂部裏面的打手們亦已聞訊趕來。

數名打手雖然生得又高又大，仍然不是阿生的對手；狄加甚至無須動手，只站在一旁看熱鬧！

突然之間，有人分別將兩個出口封閉。狄加這時才有些焦急起來，但阿生卻打得十分起勁！

有人吆喝一聲！

「够了！都給我住手！」有人握住了手槍出現，「誰敢再動，我就開槍！」

阿生曉得他等待的時刻終於到了！

他住了手！

被他打得七顚八倒的人也迫住停手。

握住手槍的人當時只爲了控制局面。

但當各人都停住手之後，就有人走過來包圍住阿生和狄加二人：「你兩個跟我走！」持槍的人說。

「到那兒去？」狄加叫寃道：「我又沒有參加打架。」

「你們是一道兒來的，騙不了我們。」持槍的人又說：「你們存心搗亂！」

阿生指指被打傷的人：「他們恃人多，我咽不下那口氣！」

「進去才慢慢說！走！」那人做了一個手勢，手槍槍管一擺，阿生也只好走了。狄加與其他人跟在後面。

兩個出口之中，有一個門口通往酒吧那邊，另一個通往後面走廊。

阿生和狄加二人被押住走進了後面走廊去。最後進入一間房。

那像是一間辦公室，有辦公用的桌椅，也有會客用的皮沙發與玻璃几。但見不到有人。

那兒有另外一度橫門，可能通往另外一處地方。

果然，阿生和狄加，被人押了入來之後，一個五十歲左右的人，由後面橫門出現。

他盯實阿生：「你是什麼人？」

阿生苦笑聳肩：「來這裏消遣的。」

「我說你來存心搗蛋的。」那男子生氣地說。他顯然已目睹一切——桌球室的天花板之上有傳眞鏡頭。阿生不難想像得到，他一定是由那兒看見了當時的情形。

「爲什麼獨是怪責我？」阿生說：「那班人恃住人多勢衆，欺負我啊！」

那人嘿嘿地說：「你眞會演戲，其實你一進來我巳經知道你是什麼人。」

阿生和狄加，有意無意之間交換了一個眼色，因爲這是他們事前難以想像得到的。

但阿生仍照原定計劃對那人說道：「如果你能够替我找到山度士先生，我會證明我是清白的。」

「你認識山度士？」

「是的，我們是朋友。」

「你眞會說謊！告訴你，我就是山度士！」

「嗯！你……你就是山度士？」阿生又是一個意外的驚奇！

「但我從來未見過你。」

「噢！是的，你當然未見過我。但我父親認識你。」阿生胡扯着。「所以，我應該稱呼你世伯才對。」

「你父親是誰？」

「余福。」

「余福？」那人果然就是山度士，他怔了一怔之後又說：「魯比夜總會的中國厨子。」

「不錯。我正是中國人，余福的兒子。」阿生道：「我記得我父親告訴過我，有個意大利人山度士叔叔在幸運兒俱樂部做事，叫我有機會到紐約來玩，記得來找你。」

「余福現在何處？」

「三藩市。」

山度士看看阿生對答如流，也半信半疑地說：「這傢伙是你的朋友。」

「是的。」阿生道：「我初來紐約，對一切十分陌生，叫他帶路。」

「你可知道他是誰？」

「狄加。我只知道他叫狄加。」

「既然你奉你父親之命前來找我，就不該跟我同來，更不該鬧事。」

「是的，我可能多喝了酒，對不起，

回頭我會賠償一切損失。」

山度士示意一名大漢：「先把他帶過隣房。」

於是一名持槍大漢，把狄加帶走。

現在這間辦公室之內，只留下山度士，阿生和二名大漢。

山度士示意阿生在沙發上坐下來，他們面面相對。

那二名大漢站在一旁，虎視耽耽。

阿生心裏想：國際特警查到的一切資料看來並沒有錯。

看一切排場，就知道山度士果然在這兒是個總管的地位。

山度士遞來一支香烟，阿生只好接過了，然後，山度士又爲他燃着了。

這時候，阿生就是一向不抽烟，也得找些東西放在手上。

因爲山度士一直盯緊他，又不作聲，彷彿要在他的身上找出一些破綻似的，阿生感到忐忑不安。

山度士終於說道：「你父親目前在三藩市幹些什麼？」

「桐油埕還是裝桐油的。」阿生心理上早有了準備。「他在一間唐人菜館做厨子。我跟了他一段時期，沒有興趣。所以他叫我到紐約來找你，希望憑過去彼此是同事，爲我找出路。」

當然，阿生這些資料都是在報告書中找到的，現在只是善加運用而已。

「你想幹些什麼工作？」山度士問。

阿生道：「只要你關照，什麼都好，總之就是不要我做厨子就行。」

「那個狄加，你如何認識他？」山度士忽然又將話題改變。

「我們只是偶然相識，在車站問路的時候。」阿生撒謊道：「我覺得他這個人不錯，所以提議請他喝酒。沒有什麼不對吧？」

「不對的是你，你不該一進來就打架呀。」

「我是迫不得已的，當初我入來時，對侍者說要找山度士先生，但沒有人肯替我傳口訊，我覺得他們瞧不起我，我只有借酒行兇。」

「算了，反正一切巳成過去了，」山度士說：「我叫人帶你去休息一會。」

他站了起來，看看腕表，「我剛有點事出去，你等我回來再說吧！」

一名大漢示意，叫阿生跟他走。

阿生早巳作好了心理準備，到了這時候，亦惟有隨遇而安。

× × ×

阿生被人安置在一間房間裏。

不知是否那支香烟作怪，阿生有些懨懨欲睡。

他終於在不知不覺中，睡了一覺，也不知究竟睡了多久。

他只知道醒後仍覺得渾身疲倦。

外面很靜，窗外一片黑。

是晚上時份了，難怪阿生感到有些肚餓。

他環視房內環境，只有一張床，兩個門口，一個通往洗手間。

這是一間像三流酒店的小套房，但仔細看看，更似監獄。

一想到了監獄，阿生就立刻跑出去開門。

但是，門鎖上了。

阿生暗自吃驚。

往窗口看看，窗門緊閉，街上行人如蟻，這兒可能是二三十樓之上。

阿生再朝四下裏觀察，天花板有許多小洞孔，可能有電眼監視這兒一切。

阿生再進洗手間，情形竟是一樣。

他難免有些焦急，走過去一連敲了幾下門。

門外無反應。

阿生知道上當了。

他想將房門開啓，但又怕有人在電眼中監視，於是四處找燈掣。

阿生打算先熄了所有的燈，才用他的開鎖技術去開那門鎖。

豈料就在找燈掣的時候，他發覺床頭那個像是燈掣的東西原來另有作用，那是一個按鈕式的有綫對講機。

那東西很袖珍，鑲在牆上，很易被人誤會爲燈掣的開關，所以阿生也疏忽了。

現在阿生就將按掣按下去，果然聽到有人傳話過來：「你終於醒了。」

「是的。」阿生說。他知道說話聲亦必然會傳過去，「你是山度士先生麼？」

「正是。我正是你要找的人，不過，可惜你太低估了我。」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別再裝蒜了。」山度士說：「我們不妨坦白一些，親愛的國際特警先生，你究竟想怎麼樣？」

「我不知你說什麼！」

「你這傻瓜，如果你不是跟狄加在一起，我還不會太早懷疑你。」

「我早巳聲明過了，我根本不知他是誰。」

「你們是同事，那有不知之理？」

「同事？我的天啊！你到底說什麼？我那有資格做什麼特警，我來找你，無非爲了找事做。」阿生說，「你不介紹也就算了，何必這樣對付我？」

「你眞口硬，也十分大胆，算了，你就獃在那裏，等你父親來救你好了。」

「喂喂喂……」阿生一連叫了幾聲，對方全無反應。

他知道對方可能巳查出了他的底細，但決不會是狄加出賣他。

阿生知道狄加也有可能落在他們的手中，但決不會隨便招供，因爲狄加也是一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

阿生故作生氣地熄了所有房間裏的燈，讓四周一片黑暗。

他又知道天花板那些細孔之內隱藏有電眼，所以一舉一動必受人注意，但是現在，對方可能什麼也見不到，除非那是紅外綫電眼才會例外。

但無論如何，阿生也要動手了，他不能就此束手待斃，所以他只躺了一會兒，就悄悄地翻身下床。

他摸黑到門後，然後沿住牆邊摸進了洗手間之內。

他知道洗手間裏面有些東西可以利用的，那就是水箱的手掣有一條鐵綫可以拆下來，現在阿生就去拆。他要小心翼翼地，伸手到水箱旁邊去拆。

他早熟習了一切環境，所以進行得十

分順利。

鐵綫是最佳的開鎖工具之一，阿生有過使用一枝竹籤開門鎖的紀錄，那是在迫不得已的環境底下。

他這門手藝，得自「鐵枴俠盜」呂偉良傳授，加上阿生這個人肯運用腦筋，所以認識他們的人，都說阿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阿生拆了那條鐵綫之後，輕輕將水箱的手掣放在洗手間的地上，但還未放下，他又改變了主意，將手掣插在褲頭上，將拖着的鐵鍊繞向腰間。

原來阿生手無寸鐵，這手掣正好利用來防身。

阿生在黑暗中，只能以手代眼，憑觸覺去將鐵綫彎曲拉直，直至適合他使用爲止。

然後他又摸黑回到房門後面，用手摸索着那把門鎖。

這是常見的內外均可入匙開啓的一種握手式的門鎖。就是內外均露出一個拳頭般大小的門扭，可供用手去扭動的一種。

阿生輕輕將鐵綫伸了入去，不到兩分鐘光景，門便應手而開。

不過阿生十分小心，他不敢一下子便將門拉得太開。他只露出了一條小小的裂縫，然後就將眼睛凑了上去。

門外，一片昏暗，很靜，也見不到人影。

阿生逐漸將門拉得更開，再探首外望，發覺外面是一條長長的走廊。

阿生迅速竄了出去，反手再將房門掩回了原狀。

阿生只走了幾步，便聽到遠處傳來步聲。

他立刻就要找地方躲一陣。

步聲似乎由走廊盡頭處的彎角傳來，阿生急忙閃進了一度彈簧門後面。

彈簧門中央有半透明的玻璃，所以阿生早已知道那是一處梯間。

阿生從門縫中可以見到，有一個穿上白袍的男人走過。

由於那男人像醫生，令阿生以爲這可能是一家醫院。

他曉得這種彈簧門亦即俗稱爲「走火門」，萬一大厦發生火警時，固然可以供住客逃走，亦可暫時將火勢隔住，因此，照常理而言，各層都同樣有這種門，而且不會上鎖。

於是阿生沿住梯階，摸落一層！

在梯口處，果然又有一度同樣的門，阿生探首外望，同樣是一條走廊，但不遠處有一度房門半掩着，房內有人聲傳出。

由於彼此距離不遠，阿生還可以聽到房內兩個男人的談話聲：——

「……他到底在上面幹什麼？時候已經不早了。」

「我已打過電話催促他，他可能要去取痲醉針藥。」

「躺在手術床上的是誰？」

「聽說是一個國際特警。」

阿生這一驚非同小可，「國際特警」是指誰呢？他知道除了狄加之外，夏力和他的助手也落入這班人的手上。

躺在手術床上，當然是爲了做手術吧？究竟做什麼手術？

阿生呆住了半晌。

走廊的另一端又傳來了一陣步聲，這種步聲連房間裏的人也可以聽到，因此其中一人說：「可能他們來了。」

阿生沒有走開，只是將裂開的門縫稍爲收窄了少許。僅可供他窺望走廊上的情形而已。

不久，有兩個穿白袍的人走過，其中一個高高大大的，從身型看，可能就是阿生在上層見過的男人。另一個似乎是女護士。

他們進了那間半掩門的房。

「可以開始了嗎？醫生。」剛才兩個等得焦急的男人之中，其中一個問剛剛入房的人。

「可以開始了，先替他測體溫，再量血壓，然後才注射痲醉針藥。」

阿生心裏既好奇，又吃驚！

他冒險探首外望，看見走廊兩邊沒有人再出現，便躡足走了出去，小心翼翼地閃到那間房的門外。

驀地「砰」的一聲！

阿生儘管身經百戰，歷盡艱險，此時此地也會大吃一驚，彷彿剎那間有一枚炸彈在他身邊爆炸一樣。

其實那只不過是關門聲。

那間房的人不遲不早，偏偏要在這個時候順手把門關上。

不過阿生並沒有退縮回梯間去。

他發覺那度門很特別，門上竟然有一塊丁方不足一呎的玻璃，因此，門掩上了，阿生還可以看見裏面的情形。

那是一間手術室。有內外之分，也就是入門後還有一度門，裏面很大，有極完善的照明設備，透過內玻璃門可以見到兩個穿白袍的人，正圍繞着手術床四周，忙於分工合作，替躺在手術床上的人量血壓，探測體溫等等。

阿生無法看得見躺在手術床上的人究竟是誰？因爲他正被各人遮住了視綫之外，躺在上面的人亦被白布遮住了。

突然又傳來了一陣步聲——雜亂的步聲表示這次不只一個人。

阿生急忙退回梯間去！

步聲移近，果然有三個男人。阿生還可以聽到他們談話。

「今晚之內，一定要辦妥，他不能失踪太久。」

「是的，要不是醫生有事，也不會拖到現在！」

「進去吧，我要告訴醫生，還有三個，今晚也要一夜之內做妥。」

三個人到那間房裏面去，阿生看得非常清楚，他們並未敲門。

也就是說，那度門根本沒有上鎖，所以他們順手即可推開。

那三個人進去後，門又重新掩上了。

阿生急竄過去，發覺那三個人並未進入手術室內部，那可能是因爲尚未經過消毒之故。但他們竟然可以交談。

原來玻璃門內外相隔，但其間有傳播聲音的系統，就像播音室的情形一樣，入門後先是控制室，再入去才是播音室。

現在這間手術室也分兩部份，入門後是預備室，醫生護士須在這兒進行消毒，同時這兒也可供參觀手術的人站立，因爲

其間有玻璃屏相隔，連那度內門也是玻璃的，而兩者之間還可以透過傳音設備，彼此互相通話。

由於那並非直接交談，而是透過儀器傳播，所以聲音亦必須稍爲擴大，因此阿生雖站在門外，亦隱約可以聽到他們說些什麼。

手術室內的手術還未開始，醫生似乎不同意一晚之內做幾個人的手術。

但剛才入內的三個人之中，其中之一是地位頗高的主管。

從他的語氣忖測，他要盡快把四名國際特警施手術，然後才釋放他們，因爲他們不能讓四名特警失踪得太耐。

四名國際特警顯然包括阿生在內。

阿生不禁暗暗吃驚，他雖然逃離了那一間囚室似的房間，但仍在裏面——大厦裏面。以後怎樣尚難逆料。

萬一再被人抓了回去，到底要捱受何種手術？

阿生忽然想起可能是「換腦」，那實在是太可怖的事。

主管人員得不到醫生的答允，很不高興，阿生趁他未出來之前，匆匆閃至梯間，直至他帶了二名助手很不高興地離去，阿生才再衝了過去。

但是這一次，阿生不再獃在門外了，他也像剛才那位主管一樣，推門而入。

預備室的燈光暗淡得很，所以阿生入去並未引起手術室裏面的人的注意，因爲裏面燈光明亮，加上各人正在忙於工作。

阿生不管手術床上躺着的是誰，他也決定要動手把他救出來。

但是，以一敵四，無論如何也是一件十分吃虧的事，而且絕無把握取勝。加上這是人家的地方，萬一驚動了外面，救兵一到，肯定又是失敗。

因此，阿生惟有智取。

他正獃在那裏想，想得出神之際，發覺牆上有一排排的燈掣。

阿生靈機一觸，將手術室裏面的其中一些燈光的掣關上，然後迅速伏身於牆脚之下。

玻璃屏下面有二三呎高的地方是不透明的水泥牆，所以阿生蹲那裏，手術室的的人根本見不到他。

由於被關熄的是投射手術床的主要燈光，所以立刻有人出來查看究竟。

那人穿過玻璃門，注意力集中於牆上的燈掣，所以疏忽了黑暗的牆脚下有人躲着。

阿生出其不意，將那人雙足一拉，那人重心頓失，倒了下來。

阿生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將他擊昏了。

阿生不知道手術室裏面的人有沒有見到那人突然倒下。只知道很快又有另外一個人出來。

阿生這一次只是突如其來的向他襲擊，並非暗算，鐵鍊自阿生的腰間拉出，迎頭掛下，那人冷不提防，登時被擊暈。

鐵鍊是水箱上面的手拉掣，阿生將它拆下之後一直留在身邊備用，想不到他情急之下，也可能是出手太狠，那人竟然不堪一擊。

阿生已無選擇餘地，迅速衝入手術室去。

兩個穿白袍的人之中，一個是醫生，另一個是女護士，他們顯得手忙脚亂。

醫生一看見阿生來勢洶洶，立刻抓起一把手術刀反抗，但在阿生手中鐵鍊揮動之下，他簡直全無招架之力，迅速刀墜人倒。

阿生回頭一看，那女護士趁着他與醫生糾纏之際，這時候已匆匆逃至手術室與預備室的玻璃門之間。

阿生知道，只要讓她逃了出去，一切都完了。

因此阿生不及細想，順手抓過了一把利剪，朝準她的後腦飛擲過去。

那力度又疾又勁，女護士在悶哼一聲之後，倒斃血泊之中。

這邊醫生又再爬了起來。

阿生鐵鍊仍在手中，反手一揮，醫生滿面鮮血。

阿生打架很少狠毒到這般田地，也許這時他情急之下，已無保留餘地了，他急於要救他的同事。

醫生受創，身子搖搖欲墮，阿生衝前迎頭又再加一拳，他瞬即倒在地面上昏了過去。

阿生急忙走回到手術床邊，將床上的人解了下來，這時他才發覺那是個人原來夏力！

夏力被人綁在手術床上，絲毫動彈不得，以爲這次一定刦數難逃，想不到阿生及時趕到。

阿生一邊替夏力解綁，一邊問道：「麥卡呢：」

「可能在隣房。」夏力還好未被注射痲醉劑，頭腦仍然可以保持清醒。

麥卡就是夏力的一名助手——與他同時被綁走的助手。

二人匆匆離開手術室，跑到隣房去，那間房却鎖上了，幸好阿生那條鐵練還未扔掉，現在又可以大派用場了。

房門應手而開，麥卡這時，仍睡在夢中。

現在就只欠狄加一個。

他們正待離開那間房，走廊外面又傳來了一陣脚步聲。

阿生急忙將門掩回去，只留下少許罅縫。

不久，一名守衞荷槍實彈經過門外，可能是例行的巡邏。

阿生回頭向夏力和麥卡二人遞了一個眼色，立即開門衝了出去。

那些武裝人員剛想回頭看看來者是誰，已給阿生自後箍頸。

他迅速伸手拔槍，無奈阿生有備而來，這隻手箍頸，另一隻手已將腰間的手槍搶先拔去。

那傢伙只掙扎幾下，便昏迷軟倒下來了。

阿生在夏力和麥卡的協助下，迅速把他拖回房間之內。

囚禁住麥卡的房間，與阿生那間一樣。但據麥卡說，天花板上的洞孔只是抽氣設備，他檢查過了，並無電眼隱藏其中。

因此，阿生亮了燈之後，將武裝警衞拖入洗手間之內。開了花洒，照頭淋醒了他。

阿生為了爭取時間，將奪來的手槍扳上了機掣，指住警衛的太陽穴：「你要命的，就告訴我狄加囚在那裏？」

警衛怔了怔，吶吶地說：「就在隣室，但我勸你們死了心，你們逃不了的！」

「有你就有辦法，」阿生將手槍交給夏力，動手搜身。

警衛知道阿生想要什麼，說道：「這裏的鎖匙並非隣房的。」

阿生搜出了一串鎖匙，隨即走到隣室去。

以阿生的開鎖技術，根本無須鎖匙，因為那條鐵綫仍在他手中，但阿生肯定這一串鎖匙之中必有其他用途，所以一手取了過來。

阿生目光可如炬，十多枚鎖匙之中，他輕易選中了其中一枚，果然一試即合，原來鎖匙之上已有了正確編號。這是「二〇六」號房，自然要找出編號「二二〇六」的鎖匙。

門開處，狄生竟然見不到狄加。

阿生正感到吃驚之際，有人凌空躍下，那是狄加。

狄加以為來者乃警衛，企圖出其不意地襲擊他，後來發覺是自己人，歡喜得差點直叫了起來：「怎麼會是你？」

「快走！隊長就在隣房！」阿生回頭將房門掩回原狀，與狄加奔回隣室。

夏力已趁住那短短的一段時間，從警衛口中知道這幢大廈的一些情形。

但阿生因為剛才那警衛對他說謊——他對阿生說這串鎖匙沒有隣房的門匙在內・所以阿生已不再相信他，決定將他一併帶出去。

夏力警告警衛：「除非我們能安然逃出去，否則你亦只會同歸於盡。」

警衛無可奈何，惟有帶路。

警衛又說電梯有電眼監視，除非走梯級，但這兒是二十二樓，沿梯階而下，自然十分吃力。

阿生和夏力等人交換了一個眼色，感到有點為難。

但是，阿生很快就作出了決定。

他問警衛：「你的主管在那裏？」

「就在二十樓。」警衛說。

阿生道：「帶我們落去吧！」

夏力也明白阿生的用意，這是二十二樓，不用電梯，要逐級而下，時間阻延不少，遲早可能被對方追到，那時便會功虧一簣。

阿生一定是另有良策。

警衛帶着四個人沿梯級而下，阿生一再警告那警衛：「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最先死掉的一定是你！」

夏力加上一句：「有賞有罰，你合作成功，將來在法庭上，我會帮你求情。」

警衛是美國黑人，他聽了夏力的話之後，突然止步。

那黑人說：「二十樓是危險地帶，也是這間實驗室最底的一層，十九樓已不屬於這兒的範圍，所以二十樓戒備森嚴，假如各位眞的肯放我一馬，我保證合作。」

阿生覺得這傢伙十分狡猾，幸好他早已處處小心防範。

阿生試探地問：「你有何妙法闖出重圍？」

黑人道：「十九與二十樓之間，梯間的門是上了鎖的，但鎖匙是在主管手上，而且有電眼日夜監視。」

阿生問：「主管在那兒？」

「警衛室在二十樓，但主管巳下了班，在他家中。值日的領班在警衛室，可能也有那兒的門匙！」黑人又說：「不過，任何人闖進二十樓都會被電眼發覺。我絕對不會騙你，若非你們答允放我，我才恨不得你們闖進二十樓呢。」

這次阿生倒有點相信了，他想了想，說道：「只要避過電眼，我就有辦法。」

然後阿生又對黑人道：「帶我去看看，再決定怎辦？」

黑人只到二十一樓與二十樓之間的梯間半中途就止步。

他指示給阿生看，阿生發覺那電視傳眞鏡頭對正二十樓那度彈簧門，任何人要接近那度門，都會被發覺。

阿生靈機一觸，示意夏力，小心監視那黑人，自己隨即脫下外衣，攀上梯級旁邊的扶手，迅速將外衣蓋住那個電視傳眞鏡頭。

各人見阿生得手，急急沿梯階而下。

在通往十九樓的一度防火門，竟然鎖上了。這當然是違反消防條例的，但這是特務機關，他們的用意也明顯。

阿生急急使出開鎖絕技，那條鐵綫幸好未扔掉。

開了門。

上面已傳來人聲，原來警衛室的人發覺電視傳眞有故障，急來查看，幸而阿生這時已經將通至十九樓的門打開。

有人在吆喝聲中追落來。

夏力急忙回頭開了一槍。

各人迅速閃進了十九樓。

阿生反手將那有鎖的防火門，重新鎖上。

「砰」然一聲，由上面衝下的警衛開槍還擊，子彈擊中那半透明的門中央，玻璃只開了花，阿生幸未受傷，原來那是防彈玻璃。

十九樓全是出租寫字樓，夜間根本沒有人。

黑人叫各人沿住走廊走向一部電梯。

阿生雖然不大相信這黑人，這時也得相信他了，因為別無抉擇。

那部電梯果然是直通往樓下的，與二十樓以上絕無關連。

黑人這一次果然沒有說謊，電梯將他們五個人迅速送到樓下。

這是一幢二十三層高的寫字樓大廈。二十樓至二十三樓這三層屬於一間命名為「霍林斯基實驗室」的公司。

他們另有直通的專用電梯，所以根本不用這幾部公用的電梯。

夏力等人到了大廈最低一層，電梯門開處，已有數名警衛荷槍實彈，與他們面面相對。

夏力和阿生等人登時僵住了。

黑人這一回竟然最先開口說話：「他們是國際特警，請快些報警，我工作的地方其實是蘇聯人的特務機關。」

阿生他們這時才知道眼前這幾名武裝警衛原來是大廈的看更，加上他們平時已見過那黑人，他知道是二十樓「霍林斯基

化驗室」的看更，自然相信他的話。

各人立即進入大廈警衛室致電報警。

但是夏力仍然担心警方人員未到之前，追兵已到。所以順手將警鐘按响。

如此一來，附近的巡邏警車可能首先聞訊趕來。

果然，一班武裝特務已由後面繞道而來，企圖截擊夏力和阿生等人。

幸好大廈警衛有槍，立即奮起反抗。槍戰中，大隊警員巳包圍現場。

俄人槍手寡難敵衆，只有迅速棄械投降。

夏力和阿生他們向警方表露了國際特警的身份之後，趕到現場的警方人員更為緊張，立刻用無綫電通知總部。

這一邊，警方人員已由黑人和俄人帶領，直登二十樓的「實驗室」。

那「實驗室」果然只是一間蘇聯「KGB」特務機關。

表面上，它是一間化學實驗室，實則是「KGB」的陰謀中心。

根據夏力親身體驗，他差些兒被人「開腦」。

原來事後有醫生告訴他們：開腦之後將一枚特製的電極放入去，這枚小小的電極，即會接受電波的感應，影响腦部神經，可以利用先進的遙控方法。直接影响其人的言行。

阿生終於想起了，他在「護送」杜奇夫人的途中，曾發覺杜奇夫人頭部有少許膠布貼上。但由於她當時戴了帽，為了尊重她，所以阿生未有仔細觀察。

不過，當時阿生巳有了「可能被換腦」的想法。

只是想不到蘇聯特務用的並非「換腦」，亦非「洗腦」，而是更奇怪的手術。

× × ×

杜奇夫人終於接受了一次檢驗，證明她的腦部曾被人開刀。

腦部神經中果然亦有一枚小如半隻尾指大小的電極。

這電極可用無綫電波感應，但只限於兩里之內，超過此範圍，即無法起作用。

因此，杜奇夫人用替身飛華府時，蘇特以為那女密探即杜奇夫人，尾隨而去。想不到眞正的杜奇夫人却在超級公路之上，正接受催眠。

但事後杜奇夫人在國會作供時，却直接受到電波的影响，腦中的電極令到她身不由主！

當醫務人員施手術將她腦中的小電極取去後，她一切又回復了正常。

她終於說了眞話。

她供出在莫斯科巳知道奥斯華接受了同類手術。

因此，當蘇聯人將奥斯華放回美國之後，實則一切仍受到控制，只是奥斯華本身固然不知，保安人員更不會知。

換句話說，奥斯華被蘇特利用，行刺總統，但當時科技較為落後，他腦中電極一度失靈，才引致蘇特恐懼，迫住派人將他滅口。

總統之死眞相大白，但美國政府為了避免引起世局緊張，惟有將事實收藏起來，如果甘廼廸死而有知，一定不會眼閉。

——全文完——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織布嫗

混沌書生

鄧時霖・魯之濟南人・經商於閩・某年春・返鄉省親・挾金就道甚重・一日以貪趕路程・無處投宿・時天已漸黑・遙見深林中一綫燈光・知有人居・急行至前・見老屋三椽・自窗縫窺之・見一魁梧大漢・及一瘦怯男子・絮絮而談・鄧恐路逢歹人・不得已叩門求宿・大漢延之入・室頗雅潔・不似久無人居者・鄧乃下榻其間・然終惴惴於心・不敢成寐・至三鼓・因思小遺・啓關欲出詎堅不能拔・大駭・知落匪巢・不敢呼・惟有默圖脫身之計・嗣於床後・得一牆隙・極力輕去其磚・漸成一穴・鄧乃負包而出・行來數里・忽聞背後足聲甚急・知盜追至・繼思盜所追者在金・棄包於途・隱身林內以窺動靜・果見二人疾馳而來・拾包即返・鄧心始慰・不覺東方已白矣・遙聞織聲咿呀・鄧乃尋至破屋中・一老嫗憑機織布・見鄧曰・客何來・且為時胡早耶・鄧告以久客思歸・中途遇盜事・嫗怒曰・老身不預外事已三十載矣・今當為客除此大害・語畢出戶・倏忽而逝・鄧大奇之・知嫗必非常人・未幾・嫗持二人頭至・鮮血猶淋・視之・果魁梧大漢及瘦怯男子也・嫗曰・是二人乎・金亦在此・請收之・鄧檢其數・未缺絲毫　心大感・跪地願盡金以酬・嫗曰・老身豈欲受人謝哉・客速起・毋若是・此去濟南七十餘里・薄暮時候・計程可達・前途不足慮矣・鄧拜謝而別・安然抵家・

★ ★ ★

短篇俠義傳奇故事

醉仙樓主・文
子成・圖

公孫九娘






酒肆隱孤身　伺報戴天仇

蘇省地廣數千里，以長江爲界，分爲江南江北，江南以江州起，有無錫，常州、丹陽、蘇州、金陵、滬上等大集鎮，江北由揚州起、有秦州、東台、高鎮，興化等大縣市，其中風物秀美，莫過於揚州與興化，揚州有廿四橋風月，興化有興化蕩的奇景。

興化蕩位於興化城外，一片廣大的湖蕩之中，村莊羅列，互相往返，皆以小舟爲主要的交通工具。

興化的街道並不寬，全是用磚石舖成，但女人却都很美，窈窕的身形，俊秀的面龐，細語鶯聲，令人留連忘返，江北有兩句傳言說：「人到興化心就花——到了興化不想家。」

興化本來就是個很迷人的地方，尤其是能够迷男人。

興化城外有一座小鎮，在興化城與興化蕩之間，這個鎮市不大，充其量也不過百十戶人家，鎮中有一家酒店，叫不醉無歸，這家酒店的掌櫃是個女人，一個沒有男人的女人，公孫九娘。

公孫九娘原本不是興化人，但是在這小鎮上落脚已有三年之久，打她從十七八歲到這小鎮上起，三年下來，他的面容看上去仍是十七八歲，小小年紀，將這一座不醉無歸酒店，經營得井井有條，蒸蒸日上。

不醉無歸店並不大，充其量也不過七八間房屋，除去她自己的臥房，廚房，三間酒店而外，尙有三間客房，那是準備給過往客商落脚之所，從興化蕩出來的人，大部份都喜歡到這兒來飲幾杯酒，然後再到興化城中買東西。

巳是辰牌時分了，紅紅太陽巳升起了好高，金黃色的光芒照在一塊長方形的招牌之上，那不醉無歸四個字，更顯得生氣蓬勃，店門是開着的，門口站着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大大的眼睛，直直的鼻子，一雙柳眉梢兒斜斜飛向鬢邊，臉蛋兒白中透紅，不猶是嬌媚，而且媚中帶着煞氣。

說眞格的，一個女兒家如果嬌柔過度了，就會缺乏生氣，祇有媚中帶煞，柔內含剛，才能陰陽相濟，才會引人入勝。

此際一個粗壯的漢子走過來道：「九娘，今兒這麼早就開門了。」原來那女人就是公孫九娘。

她微微一笑，拂一下身上淡綠色的裙子說：「睡不着，所以就早點兒起來，黑八。今天的風兒怎麼樣？」

那粗漢道：「東北風，微帶一點寒意？」那漢子叫黑八。

公孫九娘道：「現在巳是初夏了，那來的寒意。」

黑八咧嘴一笑道：「九娘，妳不知道麼，年代不同啦，今兒不得小心點應付？」那黑八講完便怱怱的走了。

公孫九娘却一雙妙自怔怔的看着天邊，自言自語的道：「奇了，眞的年頭不太平麼？」她念頭剛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

，遠遠傳來，這個小鎮上，已好幾年沒有聽到馬蹄聲了，原因是這兒不是官道，住在興化蕩的人，開船不用馬，住在陸地的人，用車不用馬，因此這馬蹄聲令人聽來有些刺耳。

公孫九娘心想：「不管是好客人壞客人，凡是上門打尖的，總得要招呼招呼，」她趕緊進店打掃一下，將桌椅抹得乾乾淨淨的，泡上一壺好茶，剛把茶壺放好，那匹馬已在店門口停了下來，那是一匹純白的健馬，馬身上滾下個雄糾糾的漢子，身形魁梧，着一身黑色勁裝，背插單刀，大步跨入店門。

公孫九娘一笑道：「客官，你是打尖呢？還是住店的？」

那漢子道：「日頭初上，住什麼店，當然是打尖的。」

公孫九娘道：「客官要些什麼？」

那漢子兇霸霸的道：「好酒好菜拿來就是，嚕囌什麼，吃了還要趕路呢！」

公孫九娘微微一愣，以她的姿色，到這個不醉無歸來吃酒的人，對她　此疾聲厲色的，這漢子還是第一個，可是公孫九娘也算是個老江湖了，她仍是微微一笑道：「是，馬上就來。」

鄉村野店的酒菜，大部份都是準備好了的，酒大都是一二種，菜也固定祇有那幾樣，因此做起來特別快，一會兒工夫已端了出來，是一盤熟牛肉，一小碟花生，一壺酒，一份杯箸。

那壯漢向　上掃了一眼說：「是什麼酒？」

公孫九娘一笑道：「荒村野店，沒什麼好酒，這是燒刀子，客官如果吃着不順口，我給你換二鍋頭。」

那壯漢冷哼一聲說：「燒刀子不騷，二鍋頭無味，我要吃女兒紅。」

公孫九娘妙目一轉道：「你是要吃女兒紅還是紅女兒？」

那壯漢道：「隨便你怎麼說。」

公孫九娘道：「我們這兒沒有女兒紅，但紅女兒倒多得是，只是那些村野的野丫頭守舊得很，你別想沾她們的邊。」

那壯漢怒道：「老子說的是妳！」

「我？」公孫九娘突地咯咯嬌笑起來道：「你沒有講錯吧，我是你祖奶奶的妹子，你莫不要亂倫反上？」

那漢子怒道：「放妳娘的狗臭屁，妳到底說是不說？」

公孫九娘不笑了，雙手叉腰妙目圓睜的說：「瞎了妳娘的狗眼啦，要放屁到外面去，這兒可是酒店，被你放得臭閧閧時，還有酒客上門麼？」

那漢子聽了不怒反笑：「妳這娘們可眞够潑辣，這倒眞對了老子的勁了。」抓起酒壺喝了一口，便向公孫九娘撲來。

這漢子可粗到家，說幹就幹，那知就在臨近公孫九娘尚有尺把左右，忽地如推金山倒玉柱般的摔在地面。那漢子翻身一躍而起道：「眞想不到妳還是會家子？」

公孫九娘冷笑道：「沒有三分三，怎敢上梁山，要飲酒就老實一點，否則莫怪你老娘沒有愛子之心，下手無情。」

那漢子大叫：　反啦，反啦！太歲頭上居然也敢有人動土。」反手抽出背上的單刀，隨手挽起一片刀光，刀未遞去，拍拍兩聲，已被公孫九娘狠摑了兩記耳光，那漢子未看清對方用什麼手法，雙頰已被打紅。

那漢子愣住了，一個小小的臭娘們，竟將他要得連氣都喘不出來，他一聲猛吼，正要出刀，忽然店門外踴進三個人來，一個蓄着山羊鬍的中年人，帶着兩個帶刀的武士。

中年人身着一件淺藍色的長衫，手持摺扇，三角眼，藍頭巾，他一進門便陰陰一笑說：「九娘，看樣子又是那個不睜眼的東西在窮吃妳的豆腐啦？」

公孫九娘一聲嬌笑道：「王三爺你錯啦，這是孝子賢孫在孝敬我呢！」

王三爺道：「我可未看到他　孝敬妳什麼啊？」

九娘道：「兩記耳光，這份量總够了吧？」一句話逗得三人齊笑了起來。

那漢子惱羞成怒，單刀一指道：「我知道啦，妳叫九娘。」

公孫九娘隨口答道：「乖兒子。」

那漢子怒道：「有種妳就別走！」

公孫九娘道：「我已在這裏等了三四年啦？」

那漢子反身出店，上馬就走，立時又引起一陣笑聲。

公孫九娘一笑道：「三爺久未照顧小店了，今兒是什麼風將你吹來？」

王三爺陰陰的道：「正因爲久未來此，才發覺到妳比以前更標緻了。」

九娘道：「三爺過獎了，是吃酒還辦事？」

王三爺道：「奉了敝東之命，到興化城中去辦一件事情。」

「我能够知道麼？」

「事不關己，何必多問。」

公孫九娘笑罵道：「你他媽一輩子就喜歡鬼鬼祟祟的，見不得人，要辦事就快去，別擾了我的生意。」

王三爺陰笑道：「妳愛罵就罵，待三爺辦完了事再回來侍候妳。」帶着兩個武士，竟自出門去了。

公孫九娘輕噓了一聲，從屋內攢出個紅衣女孩，看年紀不過也十二三歲，圓臉大眼，瞧起來很令人喜愛的，她仰着頭說：「阿姨，什麼事？」

公孫九娘道：「妳跟着那老不死的去看看，看看他們做什麼，可別露面。」

紅衣女孩「嗯！」了一聲，如飛而去，看來這小女孩頗有一些輕功根底。

公孫九娘看着那小女孩的背影，搖頭嘆道：「這孩子，自小便沒爹沒娘，幸而她拜了個好師父，看來她父母之仇，有希望報復了。」

她此際之神情，與剛才對付客人那種態度，判若兩人，也許公孫九娘還有她的另一面。

這時候朝陽已從門內慢慢的退出，日頭愈來愈高了，突然叮地一聲報君知，從門外傳來，有人朗聲叫道：「卜卦、算命，看氣色，推流年，不靈分文不取，靈了也分文不要。」普天之下，竟然會有這種走江湖的麼，不靈不要錢，不靈也不要錢，難道他的肚子是鐵打銅鑄的而成。

公孫九娘好奇的向門口看去，見一個身穿藍色長衫，留着八字鬍的算命先生，

提着報君知走進店來，左手的竹桿上挑着一塊長方形的白布，上書「幻遊子鐵口論斷」七字。

公孫九娘一笑道：「先生是送生意上門的，還是找生意做的。」

幻遊子也笑道：「掌櫃的，這兩者都有。」

公孫九娘道：「那麼先請坐下來喝杯酒潤潤喉嚨。」未等對方答話，已進去取出一盤牛肉，一碟花生，一壺燒刀子。

幻遊子也不客氣，舉杯便飲，他連吃了三杯才道：「掌櫃的，小老兒和妳談一筆生意。」

公孫九娘笑道：「眞的年頭變了，居然會有人到我酒櫃前面來談生意，你說說看，是一筆什麼生意？」

幻遊子說道：「掌櫃的，妳尚未大喜吧？」

九娘道：「那是前一輩子的事了，這一輩子月下老人尚未光顧到我，怎麼，莫非你想吃我的喜酒？」

幻遊子哈哈一笑道：「人生細緣，各有遇合，强求不得，現在我說的不是這筆生意。」

「噢，那是什麼生意？」

「小老兒一早出來，來做一筆生意，因此身無分文，我吃了妳的酒菜，總不能不付錢，我看這樣子吧，讓我來替你算上一命，看上一相，或者卜上一卦，這樣咱們就兩不吃虧了。」

「窮命沒有什麼好算的，這酒算我請了。」

「不成，小老兒一生可從未白吃喝過，這個命可算定了！」

「你這不是逼着鴨子上架麼？好吧，要看就看，可不準胡說八道的。」

「當然，當然，鐵口論斷，可絲毫虛假不得。」

幻遊子取出三個銅錢，看了支干，爲她起了一卦，半晌才說道：「掌櫃的大喜啦？」

公孫九娘一笑道：「這話怎麼說？」

幻遊子道：「此卦乃乾宮八卦之尾卦，名火天大有，亦名歸魂卦，此卦爲卜行人，必定早日回家，如女子得此，必定早有歸宿，說卦中天星旺動，日辰臨之，應爻生合，日內必有意中人降臨，況大有者，乃豐盛之意，此人必定才貌雙全，人中之龍，可惜卦中寅木冲尅世爻，或有小災，但無大碍。」

公孫九娘咯咯的嬌笑起來道：「你可眞會說話，我這一輩子又未打算嫁人，這消息我不喜歡！」

幻遊子正色道：「姑娘此言差矣，自古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何況陰無陽不生，陽無陰不長，如此作爲，豈不負了天地造化之德。」

公孫九娘正欲答話，忽聽人聲喧嘩，從門一連踴進七八個帶刀的漢子，爲首一人，正是被公孫九娘摑了兩記耳光的那個粗漢，他一進門便說：「就是這個臭娘們，兄弟們給我拿下。」七八人一踴而上。

公孫九娘見對方人多勢衆，微微向後退了一步，幻遊子若有意若無意的將竹桿輕輕一劃，那七八個人竟一齊倒摔了下去，這三間店面本來就很小，七八個人這一翻倒，弄得桌子上，櫈子上到處都是人。

爲首漢子怒喝道：「臭娘們，妳居然還找來帮手。」單刀一舉便向她頭上劈去，那知就在刀光臨頭尚有數寸左右，一個身子突然全部僵硬住了，形成了一個臥虎之勢，無法動彈。

此時那七八個摔倒的漢子，又一個個的爬了起來，一見爲首漢子那種形態，不由驚叫一聲：「這是點穴法，我們快逃啊？」七人一起奔出店去。

一般練武的人，覷點穴一道爲上乘武功，無人敢惹，這七八人一走，幻遊子敲了一下報君知，發出噹地一聲大响，向那漢子道：「你臉生橫肉，必非善良之輩，印堂發暗，最近必有大災，若能就此回心向善，上天有好生之德，或可度過此難關，否則大限一臨，悔之晚矣。」講完右手臨空一指，那漢子方始回過一口氣來，提着單刀，狠狠而去。

公孫九娘自始至終，鎭靜如常，微微一笑道：「眞人不露相，露相不眞人，想不到閣下還是此道中的高手？」

幻遊子朗聲笑道：「雕虫小技，不入行家之目。」

公孫九娘道：「不管怎麼說，你總是爲我解圍，爲了彼此無欠無餘，我祇有再請你吃一壺酒了。」

幻遊子笑道：「謝啦，小老兒足跡遍及五湖四海，像妳這樣慷慨的掌櫃，我可還是第一次遇到。」

「怎麼？嫌少麼？」

「不少，不少！三杯通大道，一斗入自然，吃啊，吃啊！」一口氣又吃下三杯酒。

公孫九娘眞的又給他添了壺酒，此際門外紅影一閃，那小女孩已經回來，一進門便叫：「阿姨！」

公孫九娘一笑道：「鈴兒回來了，事情辦得怎樣？」

紅衣女孩鈴兒給她一個紙團，上面有八個字：「今夜三更，興化西門。」

公孫九娘道：「那來的？」

鈴兒一笑，說道：「我從王三身上偸來的。」

公孫九娘心想：「今兒晚上，西門外又有熱鬧可看了。」隨手將紙團毀去，此際門外傳來一陣朗吟之聲！

「酒！酒！酒！終朝有，腰中無錢難到手，今天取得束修錢，野店荒村一醉休，說什麼淸風明月，道什麼畫閣彫樓，壺內天地乾坤大，杯中日月更悠悠……。」

歌聲才了，已走進個中年文士，白袍掛體，玉面迎風，摺扇輕搖，神采丰秀。

公孫九娘觀顏察色，知道來人並非泛泛之輩，面含微笑，輕輕一福道：「這位公子請坐，小奴替你取酒來。」

文士一揖說：「有勞了。」

公孫九娘給他取出一壺二鍋頭，一盤牛肉，一碟花生，外加上一盤炒蛋，這種酒菜，在不醉無歸店中來說，已經是很高貴的了。她將酒菜放在桌上，又是一笑說：「小奴開這不醉無歸店已經三年了，過往客商，當地高隣，小奴不認識的可是很少，公子今兒可是第一次光顧小店。」

文士擧手斟了一杯道：「不醉無歸店，譽滿興化城，小生雖是初到貴地，也不能不一睹風采。」

公孫九娘又是一笑道：「公子說笑了，荒村野店，沒有上等酒肴，這一盤炒蛋，還是小奴特地爲公子準備的。」

文士道：「如此足見盛情了。」

公孫九娘道：「像公子這樣高貴的客人來光顧小店，我怎能不盡心招待呢？」

文士道：「姑娘看錯人啦，小生祇是個窮教書的，那能算得上是高貴公子」

公孫九娘笑道：「公子器宇不凡，必非池中之物，目下雖不遇時，將來必可騰達。」

「何以見得？」

「求佛求經，觀相觀心，小奴看的是心相，決不會錯。」

文士乾了杯酒，朗聲大笑。

幻遊子大叫道：「掌櫃的，這又是你的不對啦！」

公孫九娘一笑，說道：「小奴那裏不對了？」

幻遊子道：「妳是賣酒的，我是看相的，如今妳放着酒不賣，却搶起我的生意來，這難道不是妳的不對？」

公孫九娘咯咯的嬌笑起來說：「小奴雖然爲這位相公看看相，並未收取分文，怎麼能算是搶你的生意，你要做生意不會自己過去麼？」

幻遊子朗聲笑道：「說得也是啊！」噹地一聲敲了一下報君知，走到那文士的身邊，雙手一恭道：「這位公子相貌堂堂，紫光隱現，最近必有大喜，要不要小老兒爲你詳細的算上一卦。」

文士冷冷的道：「天生窮命，沒有什麼好算的。」

幻遊子道：「公子英華內歛，器宇非凡，乃人中之龍，雖然目下不遇，但風雲際會之日，爲期不遠，何必消沉？」

「謝謝你的抬擧。」

「公子貴姓大名！」

「小生複姓諸葛，單名一個虹字。」

「好！好名字！府上是？」

「山西太原！」

「好遠的地方，老遠到此地來，必是探親訪友的了。」

「非也！」

「要不當然是遊山玩水的了？」

諸葛虹眉一皺道：「這位先生，你是看相算命的呢，還是追根究底的呢？」

幻遊子忙陪笑道：「當然是看相算命的，祇是小老兒看公子和善可親，所以想隨便談談。」

諸葛虹一笑道：「先生雖然健談，小生却無此雅興，我看還是免了吧。」

公孫九娘嬌笑道：「是呀！人家不肯看相算命，那有强迫的道理。」

幻遊子搖頭苦笑道：「這倒眞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了。」講完又敲了一下報君知叫道：「卜卦，算命，觀氣色，推流年，不靈不要錢，靈也不要錢。」邊叫邊走，竟自出門去了。

公孫九娘道：「這個窮酸沒打擾公子的酒與吧？」

諸葛虹一笑道：「多謝姑娘關心，小生自斟自飲，並不受外界的干擾。」

公孫九娘又是一笑道：「想不到公子定力如此深厚，倒是小奴多慮了。」

正說間，又有三人走進店來，正是那留着山羊鬍子去興化辦事的王三爺及兩個武士。

公孫九娘嬌笑道說：「喲！三爺！到城內辦事那麼快就回來啦！」

王三爺道：「我說過，事情辦完了，我就回來料理妳。」

公孫九娘道：「三爺如何料理我？」

王三爺道：「妳到小鎭上來開這家不醉無歸酒店，已經有三年了吧？」

「不錯！」

「一個孤身女子，到這異地荒村來開這家酒店，莫非有什麼目的？」

「有！」

「說！」

「謀生！」

王三爺陰陰一笑道：「公孫九娘！說句老實話，打三年前妳到此地開始，我就注意上了，因此妳的一舉一動，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公孫九娘嬌笑道：「是麼？說說看，這三年來我做了些什麼？」

王三爺道：「賣酒！」

「這不就結了麼？賣酒的事情，是正當行業，難道說興化這個地方不准別人賣酒麼？」

「當然可以，只是妳這個酒賣得與別人不同。」

「說看看？」

「因爲妳另有目的，賣酒祇是掩護妳的身份。」

公孫九娘笑得更媚了，她說：「三爺！你他媽眞是吹沙灰找裂爲縫，你倒說說看，我開這家酒店有什麼目的？」

王三爺陰森森的說：「妳別撒刁，我跟妳打聽一個人？」

「誰！」

「玉面遊俠公孫劍。」

公孫九娘微一愣道：「我不認識。」

王三爺又是一聲陰笑道：「九娘！妳也不必賴了，我派到華陰去的人已經回來了，他已經將妳的底細調查得淸淸楚楚，說公孫劍有一個女兒，叫公孫九娘，而且練得一身功夫，萬里尋仇。」

公孫九娘不笑了，綳着臉道：「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何以見得我這個公孫九娘就是公孫劍的女兒。」

王三爺陰笑道：「眞的假不了，假的眞不了，王龍王虎，給我拿下這娘們，帶回莊去審問。」

那兩個武士聞聲，齊拔刀向前。

公孫九娘妙目一轉，突然舒指連彈了三下，不但點中了那兩個武士的死穴，連那位王三爺也翹了辮子。她急叫道：「鈴兒，速將化骨丹拿出來。」

紅衣女孩拿出個白色藥瓶，在三個屍身上各彈了少許，不到一刻工夫，那三具屍體齊化成了一灘灘的清水。

諸葛虹乾了一杯酒道：「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殺人滅屍，難道妳這裏開的是黑店不成？」

公孫九娘若無其事的一笑道：「出門在外的人，最好是少管閒事。」

諸葛虹道：「我是酒客，如果你開的是黑店，我就不能不過問了。」

公孫九娘道：「如果你相信小奴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幾句話。」

諸葛虹輕搖一下摺扇道：「請說！」

公孫九娘正色的道：「王三方才說的話全是眞的，我就是公孫劍的女兒。」

諸葛虹道：「公孫劍死在王莊主的手中，妳到此地來是爲父親報仇的？」

「不錯，王家莊防守嚴密，我到此三年，苦無下手機會，如今我的底牌已被揭穿，不能不先下手爲强了。」

「妳是在殺人滅口？」

「正是，聽王三語氣，那王莊主可能尚未知我的底細，因此我祇有滅口了。」

「殺得好！」

「小奴尚有一項請求。」

「請說！」

「公子行爲正直，器宇非常，想不會將我殺人的消息洩露出去吧？」

諸葛虹朗笑說道：「爲父報仇，孝心可嘉，小生雖然無力助妳，也不會與妳爲難。」

公孫九娘一福道：「如此足見公子盛情了，公子今晚是否在此落店？」

「若不妨碍姑娘辦事，在下很願意在此休息一夜，明晨上路。」

「公子祇要願意，多住上幾天也無妨，酒飯店錢小奴孝敬了。」

「多謝盛情，只是在下是王家莊的西席，如果幾天不回去，妳不怕王莊主懷疑妳麼？」

公孫九娘面色一變道：「原來你是在王家莊教書，如此說來我更不能放你回去了。」

諸葛虹微笑道：「怎麼？妳是準備殺人滅口呢，還是要軟禁我？」

公孫九娘道：「你與別人不同，我既不能殺你滅口，也不能軟禁你，我視你爲上賓，祇求你在此多留幾天。」

諸葛虹問道：「爲什麼我與別人不同呢？」

公孫九娘道：「因爲你是正人君子，當然不會揭發別人的私事。」

「既是正人君子，就是回到王家莊，我也不會講出去。」

「那情形就不同了。」

「有什麼不同？」

「你祇是個文弱書生，萬一那王莊主用武相逼，你就不能不說了。」

諸葛虹點頭道：「說得也是，只是我這份工作，就這樣輕輕易易的丟了，實在心有不甘。」

公孫九娘道：「你那西席一月的束修是多少。」

「十兩銀子。」

「如果我給你二十兩銀子，留你下來做賬房，你可願意？」

「二十兩銀子比十兩銀子要多一倍，在下當然願意。」

「那就好辦了，從今天開始，你就是我這不醉無歸店的賬房。」

諸葛虹雙手一揖，說道：「在下見過掌櫃。」

公孫九娘道：「別酸溜溜的了，過一會我與鈴兒要出去辦一件事情，可能回來很晚，到時候你自己關門睡覺便了。」

諸葛虹道：「遵命。」

公孫九娘又笑了，笑得更是開朗。

× × ×

日頭已過了中天，在逐漸的向西偏，終於下山了，不醉無歸店中，一連經過了好幾批帶刀帶劍的人物，到傍晚的時分，人才走光，公孫九娘隨帶了鈴兒，忽忽出門而去，公孫九娘與鈴兒究竟是什麼關係呢？沒有人知道，公孫九娘與鈴兒究竟到什麼地方去呢？也沒有人知道。

不醉無歸店中，已亮起了一星燈火，在夜幕中閃爍着，諸葛虹却一個人獨自把杯痛飲，他這一埸酒，直吃到二更時分，才關門熄燈，他是睡覺了呢？還是？

已快三更了，興化城的西門外，是一片平原，在暗淡的月色下，正站着一個人，這個人穿一件黑色長衫，頭戴竹笠，左手握劍，靜靜的立在月色下　好像是在等什麼人？

在那人立身處的不遠地方，一棵大樹下，也藏着兩個人，一個是公孫九娘，另一個却是鈴兒，那樹梢上也藏着一個人，此人着一件白長衫，手持摺扇，看情形，與公孫九娘似乎不是一路的。而且公孫九娘根本未發覺到他們頭上枝葉間尚有一個人在藏着。

興化城中隱隱傳來三聲竹梆聲，已經敲了三更了，那月下的黑衣人，自始至終靜靜的站着，既不出聲，更不幌動，遠遠看去，就好像一尊石膏像。

躲在樹下的鈴兒悄聲道：「阿姨！這個人在幹什麼？」

公孫九娘輕輕噓了一聲道：「別說話，此人已練就上乘武功，靜如處子，動若脫兔，妳別看他如死人一樣，在他週圍一二里內稍有風吹草動，他都知道。」

鈴兒道：「如此說來我們藏身此處他一定也知道了？」

公孫九娘道：「當然知道，祇是目下他好像在等一個生死仇家，心無傍貸，否則他早就向我們叫陣了。」

鈴兒小舌頭一伸道：「他武功如此之高，如果向我們叫陣，我們一定打不過他了。」

公孫九娘道：「他武功雖高，可也不能不講理，我們跟他無怨無仇，他幹嘛要和我們打。」

鈴兒道：「既是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我們又何必躲在此處偷看。」

公孫九娘道：「鈴兒，妳忘了我們來此的目的了，與化城附近武林人物的行踪，我們統通要了解清楚，凡是與我們有關的，我們都要設法解決。」

「如果此人與我們有關，他武功高强，萬一我們打不過他，該如何處理？」

「不能鬥力，就要鬥智，武功固可殺人，文事亦可殺人，行道江湖，總要見機行事。」

鈴兒點點頭道：「阿姨說得是。」

公孫九娘又噓了一聲說：「別講話，又有人來了。」

鈴兒抬頭看去，果見有一條黑影在月下飛馳而來，看他行走的狀態，此人有一身極好的武功，他走到黑衣人的對面站定，冷冷的道：「累閣下久等了。」

黑衣人沉聲道：「閣下可是來至王家莊，請先通報姓名。」

來人冷笑道：「閣下說對了，在下在

王家莊任教頭之職，姓巴名通，江湖朋友送我一個綽號，叫滾地鼠。閣下也該報個名號了。」

黑衣人冷哼一聲道：「憑你還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巴通道：「閣下初到與化，不獨夜入王家莊飛刀寄柬，而且還殺了莊上師爺王三爺，如此驚人的手筆，當不會是個默默無聞之輩吧。」

黑衣人又是一聲冷哼道：「在下可未殺什麼王師爺，飛刀寄柬是約王莊主來此，他本人爲什麼不來？」

巴通也冷笑道：「王莊主是何等身份，豈能來見你這無名之輩。」

黑衣人道：「他既不來見我，你當然也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巴通怒喝一聲：「放肆！」突然回手抽出雙刀，刀光一分，呼呼呼的一連發出九刀，刀刀驚險，頗具威力。

黑衣人却未還手，身形幌動之下，已讓過對方九刀，又是一聲冷哼道：「以閣下的身手，在王家莊當一名教頭，已是足足有餘，但想與我動手，還差得遠呢。」

巴通怒道：「未必見得！」雙刀又起，呼呼風聲中，飛起一片刀光，如雪花飛舞。一刀連一刀，一刀接一刀，刀刀不離黑衣人的要害。

黑衣人閃幌了幾下，又是一聲冷哼道：「巴通，你若再自不量力，可莫怪我手下無情了。」

巴通怒罵道：「你有什麼本事就儘管使出來，難道老子還怕你不成。」雙刀不但未停，反而更加緊了。

黑衣人身形迅速的向後急退。

巴通叫道：「你再不拔劍，老子就砍斷你的雙腿。」突然身形一矮，就地翻轉，使出一路滾膛刀來，但見刀隨身轉，光芒閃爍，不但護住了自己，而且着着攻向敵人的下盤。

黑衣人無可再忍，突然長嘯一聲，身形劃空而起，在半空中打一個盤旋，帶着一縷寒光，飛馳而下，巴通尚未看清對方的聲勢，已是一聲慘叫，橫屍當場。

那黑衣人向樹下冷冷的道：「兩位現在可以出來了。」

公孫九娘與鈴兒對看一眼，雙雙由樹後走出，公孫九娘一笑道：「閣下招呼我們出來，不知有何見教？」

黑衣人仍是冷冷的說：「現在是什麼時辰啦？」

公孫九娘道：「大約四更左右了，閣下身着黑衣，必慣於夜行，難道連什麼時辰也估計不出來？」

黑衣人被她反問得微微一愣，旋卽又道：「既已四更左右，妳們這兩個女娃娃放着好夢不圓，却跑到這荒郊野外來幹什麼？」

公孫九娘笑道：「看熱鬧呀！」

「看我的熱鬧麼？」

「好說！」

「我飛刀留柬約王莊主來此，並無外人得知，妳們是如何知道，莫非妳們也是王家莊的人？」

鈴兒道：「我們雖不是王家莊的人，但却從王三身上偸出一張紙條，而知道此處有一埸熱鬧可看。」

黑衣人冷哼一聲道：「難怪那巴通說那王三爺已被我殺了，莫非是死於你們之手？」

鈴兒聽得一驚，想不到她一句話竟惹出麻煩來。

公孫九娘笑道：「看閣下今夜行徑，與那王家莊是敵非友，王師爺被人殺死，這不正合了你的心意麼？」

黑衣人振聲道：「妳錯了，在下一生作事，恩怨分明，那王莊主雖然與我有仇，但王家莊的師爺却與我無仇，在下豈能背上這個黑鍋，而讓江湖朋友笑罵。」

公孫九娘道：「以閣下的意思呢？」

那黑衣人道：「拿下妳們兩人，送往王家莊，已還我清白。」

鈴兒小眼一轉，冷冷的道：「虧你還自稱是恩怨分明的大丈夫，連這點小事都弄不清楚。」

黑衣人道：「妳這話怎麼說？」

鈴兒道：「那王師爺雖然與你無怨無仇，但他却是王莊主的智囊人物，鬼計多端，喪盡天良，此種人死一百個也不多，你居然還會爲他出頭。」

黑衣人道：「我是就事論事，說！妳們是自己跟我去呢，還是要我動手？」

公孫九娘一聲媚笑道：「閣下雖然身手不凡，但要想拿我們兩人却非易事。」

黑衣人冷哼道：「聽語氣妳們大概也會幾手了？」

公孫九娘道：「好說，比閣下想像中還要高明一點。」

黑衣人道：「妳這兩句話倒眞引起我的興趣來了，妳們小心了。」語聲一了，雙手箕分，以極快的身法，向兩人抓去。

公孫九娘一笑道：「好一招流雲手，承教了。」雙掌未到，兩人已一左一右，分閃到黑衣人的身後，那身形快得不能再快了。

黑衣人急急轉身冷哼道：「想不到妳們還眞有兩下子。」

鈴兒大眼一瞪道：「當然！沒有三分三，怎敢上梁山。」

黑衣人道：「妳別得意太早了，那幻影遁形的身法還難不倒我。」身法一變，雙手迴旋，手與身，滾成了一片花影，任是公孫九娘與鈴兒的身法再快，也被對方裹入一片花影之中，有好幾次差一點被對方抓到，正在千鈞一髮的時候，忽聽樹梢上一聲長嘯，一團白影，盤空而下，衝入一片花影之中，接下那黑衣人，同時沉聲道：「妳們快走！」

公孫九娘與鈴兒兩人想不到那黑衣人的武功如此之高，如今一經脫困，不敢再留，忽忽奔回小鎭去了。

那團白影與黑衣人遊鬥了數十招，身形一幌，也消失於夜幕之中。

黑衣人自言自語的道：「希望這白衣人不是王家莊來的，否則這個仇就難報了。」身形一起，急追而去。

× × ×

天已經快亮了，不醉無歸店中的燈火仍在亮着，是誰這麼晚沒有睡覺，還是出去的人剛回來，當然是出去的人剛回來，公孫九娘與鈴兒兩人正坐在燈傍，好像在等什麼人似的，此時白影一閃，門外又走進一個人來，白袍掛體，摺扇輕搖，正是

不醉無歸店中新聘的賬房，諸葛虹。

公孫九娘笑道：「諸葛先生眞是雅興不小，這麼晚了，還到外面去步月？」

諸葛虹洒然一笑道：「掌櫃的說笑了，在下是個俗人，那懂得玩月賞花，只是一時內急，出去方便一下，兩位是剛回來的？」

公孫九娘道：「怎麼那麼巧，我們剛回來的時候，却剛好碰上你的內急。」

鈴兒道：「我看他既不是步月，也不是內急，可能是在外面兜了個大圈子才回來。」

公孫九娘道：「諸葛先生，你也不用再隱瞞了，我們從興化西城門外回來，已經有一刻時間，怎麼你到現在才回來？」

鈴兒也道：「我們剛回來時，便去看過你的房間，你的房門是虛掩着的，牀舖上也是冰冷的。」

公孫九娘道：「如果你是內急，牀舖上一定是溫的，由此可見你出去已經很久了。」

鈴兒道：「我們在興化西城門外，所見的人，也是穿着你這白色衣衫，那聲音也很像你，天下事那有這樣湊巧。」

公孫九娘道：「何況你白色衣衫上還沾着沙土，如果祇是方便，或者去步月，決不可能有沙土，這一定是與別人打鬥之時，沙土才會飛到身上來。」

諸葛虹聽他們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的說個不停，不由微笑說道：「妳們說完了沒有？」

鈴兒對他道：「說完了，現在等你說啦！」

諸葛虹嘆道：「想不到你們兩人如此精明而仔細，對我的一舉一動，絲毫不肯放鬆。」

公孫九娘道：「說啊！剛才在興化西城門外替我們解圍的是不是你？」

諸葛虹道：「不錯，但在下也是善意的。」

公孫九娘說道：「我祇請你做賬房，可未請你做保鏢，你這樣做不是太吃虧了麼？」

諸葛虹笑道：「我賬房薪資是二十兩，這額外保鏢費，隨掌櫃的賞賜便了。」

公孫九娘嬌笑道：「原來你也不肯吃虧，這次解圍的事情，我給你五十兩。」

諸葛虹道：「如此在下先謝了。」

公孫九娘道：「不過我尚有三個問題要向先生請教。」

諸葛虹道：「妳的問題當然是一個比一個重要。」

「不錯！」

「如此說來一個問題五十兩，第二個一百兩，第三個兩百兩。」

「你是想在我這不醉無歸店中發橫財啦。」

「在下祇是賬房而已，這是額外交易啊！」

公孫九娘點頭道：「好！我答應了，第一個問題是你本來的姓名，我想諸葛虹不是你本來的名字。」

諸葛虹道：「這倒是貨眞價實的如假包換。」

公孫九娘道：「我信了，第二個是以你一身超絕的武功，決不可能爲了十兩束修去王家莊教書，必定另有圖謀，你的目的是什麼？」

諸葛虹道：「殺王莊主。」

公孫九娘道：「爲什麼？」

諸葛虹一笑道：「這第三個問題可是兩百兩銀子，妳得找重要的問。」

公孫九娘道：「好！我換一個問題，興化西城門外的那個黑衣人你可知他是誰？是什麼來路？」

諸葛虹道：「那黑衣人姓丁名卓，江湖人送他一個綽號叫黑鷹，這個人曾受過公孫劍老前輩的一次大恩，此次前來王家莊，可能也是爲公孫老前輩報仇。」

公孫九娘驚叫道：「原來是他，先父在世之時，也曾經跟我談過，只是未見過面。」

諸葛虹驚道：「妳稱公孫前輩是先父，難道妳是前輩的女兒。」

公孫九娘嘆道：「不錯！我隱居於此，原就是爲了替先父報仇。」

諸葛虹道：「如此說來就不是外人了，在下原是孤兒，蒙公孫前輩秘密收養於深山練武，此事無人知道，如今前輩死了，在下也是爲了報仇而來，只是有一件事情我始終不明白。」

公孫九娘聞言大喜道：「如此說來我們是同路人了，有什麼事你快說，祇要我知道的，一定會告訴你。」

諸葛虹道：「公孫前輩的武功，已經出神入化，爲何會喪在王莊主之手？」

公孫九娘道：「先父是中了王莊主的茶中之毒。」

諸葛虹怒哼一聲說：「卑鄙！可是他又爲什麼要下此毒手呢？」

公孫九娘道：「王家莊刼了中原鏢局運往江南的五百萬兩銀子的鏢車，中原鏢局的總鏢頭，湯虎登門拜訪，先父答允爲他討回鏢銀，前往王家莊，王莊主滿口答應退還鏢銀，但却在茶中放了毒，當他回到家中之時，已經無法醫治了。」

諸葛虹嘆道：「我祇聽江湖傳言，公孫前輩是死於王莊主之手，却不知其中有如許曲折，只是鈴兒與姑娘又是什麼關係呢？」

公孫九娘道：「她是大師兄胡進的女兒，叫胡鈴，大師兄當日隨先父去王家莊時，同時中毒遇害，她這次來此，也是爲她爹報仇的。」

諸葛虹道：「據聞那王家莊莊主蓋世閻羅王公傑，功力蓋世，銳不可當，我初來之時，尚無必勝把握，如今有妳們相帮，再加上那黑鷹丁卓，此仇可報了。」語聲未了，有人一聲朗笑道：「眞是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一家人。」語聲剛了從門外走進一人，正是黑鷹丁卓。

丁卓黑袍長髮，約四十上下，雙目灼灼，一看之下，便知是內外兼修的高手。他向公孫九娘一拱手說：「姑娘！適才西城門外，多有得罪了。」

公孫九娘笑道：「既是同路之人，丁大叔何必客氣，丁大叔來此想是追踪諸葛先生而來的了？」

黑鷹丁卓笑道：「不錯，諸葛老弟武功卓絕，是武林中難得的奇才，我祇是想探探他的來路，想不到他竟是公孫恩公一手調教出來的，那就難怪了。」

諸葛虹一笑道：「丁前輩過獎了。」

公孫九娘也一笑道：「大家都折騰了一夜了，我去弄的酒菜來，溫溫肚子，然後再研究如何報仇。」

鈴兒道：「阿姨！我帮你！」這場酒直吃到天亮，他們才休息。

× × ×

日頭已上三竿了，不醉無歸店的大門仍在緊緊的閉着，這是一種反常的現象，是掌櫃的病了，還是另有原因。其實掌櫃的並沒有病，雖然一夜未睡，可是精神却好得很，此時，正在諸葛虹的房中，沏了一壺茶，兩人把杯長談。

不醉無歸店中本有三間客房，如今一間給黑鷹丁卓息了，一間是諸葛虹息着，當中一間却是空的，鈴兒與公孫九娘同睡的一間臥室，現在已睡得很熟了，九娘睡不着，親自徹了茶與諸葛虹作長夜清談，其實現在已經不是夜晚了，只是門窗關得太緊，他們似乎不知道天色已經大亮了。

諸葛虹一聲長嘆道：「公孫前輩去世了，妳那唯一的大師兄也去世了，這世上還有親人麼？」

公孫九娘淒聲道：「要說有的話，就是我那大師嫂與你了，不管怎麼說，你總是先父收養調教出來的。」

諸葛虹道：「當然，在下原本是個孤兒，唯一親人就是公孫前輩，不！我應該叫他一聲恩師，如今恩師去世了，這唯一的親人當然就是姑娘了。」

公孫九娘道：「我們都是苦命人，我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實在難以啓齒。」

諸葛虹道：「如今我們都是一家人啦，有什麼不能說。」

公孫九娘粉臉一紅道：「你不會笑我吧？」

諸葛虹道：「怎麼會，有什麼話你就說吧？」

公孫九娘道：「我們都是武林兒女，本不應有世俗之態，我就直話直說，你行道江湖，這幾年來，又有什麼意中人？」

諸葛虹搖搖頭道：「我心急師仇，終日訪查眞兇，那有心情去談個人私事。」

公孫九娘嫣然一笑說：「是眞的沒有嗎？」

諸葛虹道：「如果說絲毫沒有，那是欺人之談，我內心的確屬意一個女孩，但我並未向她表白過。」

公孫九娘心中一驚，問道：「這個女孩在什麼地方，她叫什麼名字？」

諸葛虹道：「這個女孩當我初見她之時，我就有非她不娶的念頭，只是不知人家看不看得上我，她就住在這小鎮上。」

公孫九娘心內更急了，她說：「能令你看得上眼的，當然不是簡單人物，快說！她叫什麼名字。」

諸葛虹不急不慢的道：「他叫公孫九娘，這個女孩子妳聽說過麼？」

公孫九娘此時一顆心才算放下來，嫣然一笑說道：「我們不來啦，原來你在使壞。」

諸葛虹眞誠的拉着她的手道：「說眞的，打從我第一眼見到妳，我內心就有了這種感覺，可是我未想到我們還有一層更密的關係。」

公孫九娘平日在店中與人打打罵罵的，那祇是爲了應付場面，如今聽諸葛虹說出了眞心話，也不由嬌羞的一笑，一隻玉腕任由諸葛虹輕輕握着，此際突有人拍手笑道：「好呀，從今天起，我又多一個親人了。」原來是鈴兒拍手跳了進來。

公孫九娘趕緊奪過握在諸葛虹掌中的柔荑，笑罵道：「你這小鬼，妳來了多久了？」

鈴兒笑道：「好久啦！我一直在聽你們說話，阿姨，我媽好可憐啊！現在可好啦，今後我們可以住在一起，不又是一個家麼？」

公孫九娘眼睛一紅道：「鈴兒，妳速去鎮尾找你的大師哥來，我有話問他。」

鈴兒飛快的由後門出去。

諸葛虹道：「這又是誰？」

公孫九娘道：「這是我師兄胡進唯一的弟子，叫馮忠，原是與我們一起來此，我讓他住在鎮上替我做些外圍工作，因此沒有人知道我與他的關係。」

諸葛虹道：「看來我們又多了個帮手了。」

公孫九娘道：「帮手不怕多，因爲我聽說那蓋世閻羅王公傑，蓄養了不少死士，個個武功高强。」

諸葛虹道：「既是武功高强，必不是無名之輩，不知有那些人。」

公孫九娘道：「此事正命馮忠打探，等一會就知道了。」

正說間，那馮忠已被鈴兒找來，馮忠一見九娘便說：「回師叔的話，我已打探清楚，王家莊除去那教頭巴通已死而外：尚有長江三鬼何氏兄弟，及青城山余長天等四人，另外尚有五十名死士，武功也都不錯。」

公孫九娘道：「知道了，現在你也不必再回去，一兩日內，我們就要開始行動了。」講完又道：「這是你的諸葛師叔，以前你沒有見過，現在可以見禮了。」

馮忠趕緊見過禮，此際，店門外噹地一聲報君知响，有人叫道：「卜卦，算命，看氣色，推流年，不靈不要錢，靈也不要錢。」

公孫九娘驀地問道：「現在是什麼時辰了？」

鈴兒道：「太陽已快到頭頂了。」

公孫九娘道：「快去開門，別讓別人起疑。」

鈴兒趕緊跑到前面開了門，那幻遊子又响了一下報君知走了進來笑道：「掌櫃的大喜啦？」

公孫九娘從裏面走出來道：「先生這話怎麼說。」

幻遊子道：「姑娘紅鸞星高照，還不大喜麼？」

公孫九娘一聲媚笑道：「看來你這幻遊子還倒眞的靈驗，說說看，除去紅鸞星高照而外，還有什麼事？」

幻遊子道：「姑娘不怕洩了秘密。」

公孫九娘道：「本姑娘做事，一生光明磊落，有什麼秘密值得洩露的。」

幻遊子道：「我知道姑娘是光明磊落的人，不過光明磊落的人做事，有時候也難免有些秘密。」

公孫九娘微微一愣道：「現在店中無人，說出你的來意吧！」

幻遊子道：「在下化名幻遊子，原是為了一件事情。」

「請說！」

「報仇！」

「報何人之仇？」

「公孫劍！」

「閣下的眞名實姓？」

「中原鏢局總鏢頭，湯虎在此拜見姑娘。」

公孫九娘想不到這位算命先生竟是總鏢頭湯虎，原來湯虎當日求公孫劍之時，她並不在身邊，故而不識，聞言喜道：「多謝總鏢頭盛情，先父泉下有知，也會感激的。」

湯虎道：「公孫前輩為我之事而死，我豈能坐視不管，我到此市有數月了。」

公孫九娘道：「你來得正好，我給你引見幾個人。」接着便將他引到後面，給丁卓，諸葛虹，馮忠等人引見了。

湯虎道：「在下為了公孫前輩之仇，賠了鏢局，賠了鏢銀，帶了七八個患肝義胆的伙伴，一路打探到此，只是苦於人地生疏一時難以下手，如今想不到竟有這許多志同道合之人，報仇之事就不難了。」

諸葛虹道：「湯爺說尚有七八個伙伴，目下是否尚在此處？」

湯虎道：「都在此地附近，因我怕被人懷疑，不敢集居一起，以免打草驚蛇，所以都分散了。」

公孫九娘道：「如果我們需要人手，到時能召集得起來麼？」

湯虎道：「其中有兩名已經打入王家莊臥底，其餘五名，隨呼隨到。」

黑鷹丁卓道：「湯爺派入王家莊臥底的這兩名兄弟，如何通遞消息？」

湯虎道：「每日晚上他們將莊上情形寫好送到一定所在，然後再由我另一名伙伴取回來，如此而已。」

鈴兒道：「湯伯伯，王家莊目前情形怎樣？」

湯虎道：「王家莊有三道護莊河，每道約四五丈寬，裏面尚有一道荊棘環繞的圍牆，約一丈多高，莊中有長江三鬼何氏兄弟，尚有青城山的余長天，及五十名武士，蓋世閻羅王公傑用的是九陰刀，刀重二十餘斤，一身軟硬輕功也甚是了得。」

公孫九娘道：「這消息與我們所得到的差不多，且看今晚的消息，如果沒有什麼大的變化，我們決定今晚三更動手。」

湯虎道：「姑娘，這不太倉促一點了麼？」

公孫九娘道：「這地方在王家莊的勢力範圍之內，四週都是他們的爪牙，萬一讓他們發覺，再下手就難了。」

湯虎點頭道：「姑娘說得是，我先回去佈置一下，好歹得等我的消息，再作決定。」

公孫九娘回答道：「當然，湯爺小心了。」

湯虎應了一聲走出不醉無歸店，打了一下報君知叫道：「卜卦，算命，看氣色，推流年，不靈不要錢，靈也不要錢。」

屋中的公孫九娘道：「為了不讓對方起疑，丁卓與諸葛師兄最好不要出去，三餐茶飯我會送進來，馮忠與鈴兒都是鎭上的熟人，可以出去探探路道，我們決定二更動身，三更入莊，那三道護莊河及一道荊棘林，是攔不住我們的。」

諸葛虹點頭稱是，馮忠與鈴兒也一前一後出了店門，此時已正午了，太陽高高的照在頭上，公孫九娘忙收了酒菜端到後面，給諸葛虹丁卓食用，旋又走了出來，應付往來打尖的客人，她一直在留心着，有沒有可疑的人物，直至夕陽西下的時候，才有兩個一高一矮的奇形怪狀的人，到店打探往王家莊的路。

公孫九娘眼睛一轉突道：「此去王家莊尚有大半日路程，現在已夕陽西下啦，兩位現在去不嫌太晚麼，小店有上好的客房，有好酒，兩位何不休息一夜，明晨上路，剛好趕到王家莊吃午飯。」

矮的道：「這主意到不錯，可是荒村野店豈不太寞寞了一點。」

公孫九娘一笑，道：「我們這兒地方雖小，娘們可多的是，燕瘦環肥，任君選擇。」

矮的笑了，說：「大哥，今晚咱們留下了。」

高的說：「你的老毛病又犯啦？好是好，只怕去晚了對不起王莊主，人家又是拿重金禮聘的。」

矮的道：「再急也不在乎一夜，掌櫃的，你給我們打掃房間。」

公孫九娘道：「房間可是現成的，兩位隨我來便是。」

公孫九娘將兩人引到第二間房，並順便通知諸葛虹丁卓二人，讓他們不出聲，旋又走到外面，取了一壺酒，弄了四道菜，酒菜中全放的化骨丹，然後才端回房中，向桌上一放笑道：「兩位請先用酒菜，我去替二位找娘們。」

矮的叫道：「可得要肥一點，這樣摟起來才夠味。」

公孫九娘一聲媚笑道：「當然，保你錯不了。」講完急閃身出房，她雖然未見過這兩個人，可是根據衣着相貌上來猜測，可能是江湖上傳聞的哀嶗雙兇，此二人作惡多端，死有餘辜，更何況是去王家莊助拳的，她當然更不能放過他們了，這化骨丹吃到腹中，可將全身化為一灘清水，也是這兩人惡貫滿盈，好夢未成，亦已全身消解。

公孫九娘忙將房中水漬除去，那湯虎亦已從外面回來。

公孫九娘忙替他弄了酒菜說：「湯爺，外面情形怎樣了？」

湯虎見店中無外人，這才道：「住在鎭上的五人，我通知他們，初更時分，來此集中，王家莊的最後一次消息，也在初更時分帶回來。」

公孫九娘一笑道：「好！湯爺不愧是個老幹家。」

湯虎吃了一杯酒笑道：「姑娘過獎了，這裏沒有發現可疑人物麼？」

公孫九娘道：「我用化骨丹化掉了兩個去王家莊幫兇的。」

「誰？」

「哀嶗雙兇。」

湯虎道：「這兩人造的孽也太多了，也應該死了。」

正說間馮忠與鈴兒也相繼回來，皆言鎭上沒有什麼動靜，此時已夜幕低垂，公

孫九娘乾脆上了門，又準備了幾道好菜，開了一罈上好的二鍋頭，剛好此時湯虎的五名伙伴也一齊到來，傳言王家莊今天無大變異，他們已通知臥底伙伴，今夜行動，三更時分，舉火為號。

公孫九娘便招呼諸葛虹，丁卓，湯虎，鈴兒，馮忠，及湯虎的五名伙伴，一齊入席，邊吃邊談，在討論破莊之策。

× × ×

不醉無歸店中的燈火，今天特別熄得早，初更時分，有十數條黑影，從酒店的後門走出來，直向西北方而去，不用說，這些人當然就是公孫九娘等一行十二人了，在展開他們復仇的行動，連夜直奔王家莊。

從不醉無歸店到王家莊，也不過是十數里路程，不到一個時辰便已到達，王家莊靜靜的立於夜色之中，莊門口吊着兩盞死氣風燈，在隨着微風搖曳，有兩個莊丁坐在門口打盹，三道護莊河的吊橋都已高高的吊起。

公孫 娘身形一停，向後面的人打一個招呼，大家齊蹲下身形，九娘低聲的道：「湯爺，以形勢來推斷，我們從那一面入莊比較有利？」

湯虎道：「據臥底的人透露消息，王家莊晚間防衞，除莊門而外，其他三面都非常嚴密，因此我們還是由正門而入，或可出奇制勝。」

小啓：「密宗十絕」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敬希見諒。、 編者．

公孫九娘道：「時下已近三更了，怎麼莊上尚無動靜。」

湯虎道：「我們與內應約好是三更時分，舉火為號，因此在沒有動靜之前，最好不要妄動。」

公孫九娘叫道：「鈴兒！等一下莊中火起之時，妳的輕功較好，一見火起，便飛越護莊河，放下那三座吊橋，讓大夥兒一齊通過，然後妳便隨在我身邊，不許亂跑。」

鈴兒答應了。

公孫九娘又道：「那長江三鬼及青城山余長天，請諸葛師兄及丁爺應付，那五十名武士由湯爺率領七名伙伴對付。」衆人也應了。

鈴兒道：「阿姨！那蓋世閻羅王公傑呢？」

公孫九娘眼睛一紅道：「他是毒死我爹及妳爹的正兇，因此我與妳聯手對付他，以報親仇。」

鈴兒眼睛也紅了說：「阿姨說得是，我們一定要親手殺死這老賊。」

他們正低聲談論之間，莊中已傳出三聲梆聲，已是三更時分了。公孫九娘說了聲：「小心。」二字剛剛出口，忽見莊內西面火光大作，人聲喧嘩，莊中之人為了救火，顯然防衞的陣勢已亂。

鈴兒飛身而起之時，已順手抽出腰中短劍，身形臨空一旋，白光起處，已斬斷第一道吊橋的繩子，吊橋無繩扣拴鎖，砰地一聲，落了下來。

那兩個打盹的莊丁已被驚醒，喝問：「什麼人？」話剛出口，第二道吊橋也落了下來，兩個莊丁大驚，正要拔刀，鈴兒已以急快的身法，落在他們身邊，右手輕輕一劃，兩人尚未看清楚眼前的形勢，喉管上齊冒着血，雙雙倒地死去，鈴兒反手一劍，又斬落了第三座吊橋。

鈴兒在眨眼間，連斬落了三座吊橋，殺了兩人，也不過是瞬眼間的事情，外面的人齊飛馳而入，他們既從正門而入，當然不用再翻越那荊棘長成的圍牆，可以長驅直入王家莊的中心地帶。

此時有十數個黑衣帶劍的武士一齊圍了上來，同時莊中鑼聲大作，高聲大叫：「有奸細進來！」

原來在救火的人，此時紛紛放棄了救火，齊向莊中心圍來，莊中心是一片廣塲，廣寬約數十丈，全是紅磚舖成，極為平坦，是一個搏殺的最好所在。

第一批到的十數個黑衣武士，已被湯虎帶着五名鏢師接下，公孫九娘與鈴兒，當然先向房屋多處闖去，此際忽見半空落下三個人來，擋住去路，其中一人陰笑道：「長江三鬼在此候駕多時，兩位還是留下來吧！」

接着又有人一聲朗笑道：「長江三鬼，作惡多端，今夜是你們惡貫滿盈的日子了。」一條人影飛快的穿到公孫九娘與鈴兒二人的前面，接住長江三鬼，此人正是諸葛虹。

公孫九娘與鈴兒又向裏闖，突然那住宅之中，又竄出一條人影，身形剛落，一片刀光已飛捲過來。

公孫九娘向左急閃，嬌喝道：「閣下可是蓋世閻羅王公傑麼？」

那人一聲長笑道：「王莊主是何等身份，豈肯與妳們的婦人女子見面，在下青城余長天是也。」

公孫九娘嬌笑道：「我打量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原是默默無聞之輩，丁爺替我接下去了！」

黑鷹丁卓一聲長嘯，身形劃空而起，如一頭飛鷹，降落在余長天面前，雙袖急起，已劃起一陣疾風，撲面吹去。

公孫九娘與鈴兒手拉手已躍上屋頂，此際又有三個黑衣武士，三劍交叉，攔阻去路，鈴兒正要打發，從屋脊上又翻過一條人影說：「姑娘自去找人，這三個交給我了。」來人正是鈴兒的大師兄馮忠，馮忠身形剛到，已捲起一片刀花，將三人殺得手忙脚亂。

公孫九娘與鈴兒同時落下屋面，裏面是一座天井，天井的正面，是一座很大的廳堂，鈴兒手持短劍，便欲闖了進去，公孫九娘一拉道：「小心中了埋伏！」旋又大聲叫道：「王公傑，有種的就快來，你這蓋世閻羅怎麼當了縮頭烏龜了。」

此際廳中發出一聲朗笑道：「我打量是什麼人大胆闖莊，原來是兩個乳臭未乾的娘們，難道這能唬倒老夫不成。」語聲一了，從廳中走出個七十上下的老者，毛髮花白，雙目灼灼，手提九耳八環大刀，正是那蓋世閻羅王公傑。

公孫九娘低聲道：「鈴兒，此人內外兼修，武功卓絕，我們不可硬拚，先以遊鬥以消耗他的體力，然後覓機下手。」

鈴兒點點頭，一聲輕叱，短劍帶起一片銀光，直向王公傑的小腹刺去，同時公

孫九娘素掌變飛，從他的左面撲到。

　王公傑身形微退，雙手一分：右手的九耳八環刀直砍鈴兒執劍的右掌，左手一掌向公孫九娘的右肩，同時沉聲喝道：「妳們先說明來意，再動手不遲。」

　鈴兒的右腕一沉，嬌軀臨空一翻，右足直踢王公傑的右眼，大叫道：「公孫劍的徒孫、胡進的女兒，胡鈴前來找你報仇了。」

　同時公孫九娘身形一偏，飛掌直切王公傑的左手，也叫道：「公孫劍的女兒，胡進的師妹，公孫九娘來找你報仇。」

　王公傑身形又是一退，道：「公孫九娘，聽說妳是不醉無歸店中的掌櫃，原來竟然是公孫劍的女兒，哈！哈，斬草不除根，來年又發芽，這眞是天假其緣了。」身形突然暴起，九耳八環刀帶起一片响聲，鎖魂攝魄，但見片片刀花，不離二人的前後左右。

　公孫九娘與鈴兒與之力拚了三招，知此人功力深厚，立時採取游鬥，兩人全以小巧的身法，閃避躲竄，不與正面交鋒，此際屋頂上傳來三聲慘叫，原來那三個黑衣武士，已被馮忠單刀劈落屋下，馮忠同時也落了下來說：「小師叔，需要我帮忙麼？」

　公孫九娘避過敵人一刀叫道：「這兒不需你帮忙，速到外面去看看，盡量先解決那些狗爪子。」

　馮忠應了一聲，翻身飛出天井，來至屋外，見黑鷹丁卓已取出七節軟鞭，獨鬥余長天，已佔盡優勢，他知道此處無須自己動手，又向場中走去，見諸葛虹獨鬥長江三鬼何氏兄弟，諸葛虹以一柄摺扇，展合之間，變化出無窮招式，三鬼中已有二人受傷，看情形也不須自己幫手，他飛身躍向廣場中心，見中原鏢局總鏢頭湯虎率領五名鏢師，被數十個黑衣武士圍住，雖然也殺了幾個人，只是對方人太多，一時間難以取勝。

　馮忠見狀，突地一聲長嘯，一道黑影，帶起一片寒光，身形未落，寒光暴飛，已殺了兩個黑衣人。湯虎等人見馮忠先聲奪人，氣勢大振，趁敵人驚異之間，各揮兵刃又殺了三人，此時場外又竄入兩道黑影，黑衣人叫道：「柴爺岳爺來得正好，我們已敵不住了。」

　兩人同聲笑道：「沒用的東西，連這幾個人都無法對付，留你們何用。」兩人同時揮劍，又各殺了兩個黑衣武士，原來這兩人正是湯虎在王家莊臥底的兩位鏢師，柴兵及岳風二人。

　他們這一陣連殺了十餘人，剩下的二三十人，見風頭不對，紛紛丟下兵刃，向莊外逃去。

　馮忠道：「他們放下兵刃，已表示不再與我們爲敵，由他們去吧。」

　湯虎道：「馮爺說得是，我們到那邊去看看。」

　衆人走到諸葛虹身邊，見諸葛虹以一柄摺扇，力敵長江三鬼，身形快疾，手法犀銳，三鬼皆已受了傷，而諸葛虹猶自瀟洒自在。

　湯虎嘆道：「長江三鬼的威望，江南一帶，已無人能及，如今諸葛虹少俠竟以一敵三，尚能連傷三鬼，而毫不見力，這種功夫，當今之世，恐怕無人可與之匹敵了。」

　馮忠道：「聽說這位小師叔原是孤兒，經祖師秘密收養，深山練武，才有如此造詣，我這次還是第一次見面呢。」

　湯虎道：「原來是公孫老前輩親自調教出來的，這也就難怪了。」

　正說間，忽聽諸葛虹振聲道：「三位雖是王公傑重金禮聘，但你我無怨無仇，何苦如此作生死之鬥，諸位爲了幾兩銀子，替他人賣命——甚是不值，何況三位也已盡到力量，小弟此來，原是爲師報仇，不得不爾，三位如能就此歇手，日後江湖道上，我們還是朋友，何苦作這無謂之爭呢。」

　老大何凡道：「你連傷我們兄弟三人，這筆賬難道就此罷了不成？」

　諸葛虹道：「小弟已說過，爲師報仇，不得不爾，三位如能成全，小弟待事了之後，定當登門賠罪。」

　何凡道：「不必了，以你目下身手，殺我們三人也不是難事，何必這樣婆婆媽媽的。」

　諸葛虹一笑道：「小弟也說過，我們無怨無仇，何必造此殺孽。」

　老二何沖哈哈大笑道：「少俠不愧是正道中人，大哥，他如想殺我們，我兄弟三人早就沒命了，何況我們傷並不重，放下仇怨，交一個好朋友，又何樂不爲。」

　老三何平道：「二哥說得是，這個朋友值得交，大哥，我們走吧！」

　老大何凡道：「你們都願化敵爲友，我身爲做大哥的，豈有不允之理，我們走吧。」

　諸葛虹雙手一恭道：「三位年事比我長，我就尊敬三位爲長兄了，事情一了，必當登門謝罪。」

　何凡大笑道：「謝罪不敢當，舍下藏有七八罈十年陳紹，你來時得好好請你喝上一場。」語聲才了，三人已同時向莊外飛去。

　諸葛虹領着衆人走到丁卓身邊，黑鷹丁卓與青城余長天苦鬥了三百多招，余長天出盡全力，仍是得不到半點上風。

　黑鷹丁卓却身法裕如，招招左右逢源，猶如靈貓戲鼠一般，明眼人一看便知那余長天不是敵手，諸葛虹上前一步，雙手一揖道：「余兄請了。」

　余長天冷哼道：「什麼事？」

　諸葛虹道：「小弟此來原是爲師報仇，余兄乃局外之人，何苦爲人賣命？」

　余長天讓過一鞭道：「拿人錢財，與人消災啊。」

　諸葛虹道：「王公傑伏首在即，余長天兄總不能多了幾兩銀子，去替王公傑陪葬。」

　余長天道：「依你之見呢？」

　諸葛虹道：「放下屠刀，化敵爲友，小弟這裏先謝了。」

　余長天朗聲笑道：「閣下眞是快人快語，敢問貴姓大名。」

　「在下復姓諸葛，單名一個虹字，待事了之後，當親往青城山拜謁兄長。」

　余長天笑道：「你可別忘了。」一收兵刃，如飛而去。

　諸葛虹與丁卓對看了一眼，率領衆人

，一起進天井，此際那公孫九娘與鈴兒雙鬥王公傑，正打得不亦樂乎，因公孫九娘與鈴兒採取游鬥方式，她們嬌小的身形，高超的輕功，迴旋於王公傑四週，已將公傑累得滿身大汗，氣喘如牛，任他功力再高，對付眼下二人，也有力不從心之感。

　諸葛虹高聲叫道：「九妹，外面的長江三鬼及青城余長天，都已化敵爲友，打道而回。餘下的爪牙，已死的死，逃的逃，如今只剩下這個老賊，還不速下手報仇，等待何時？」

　公孫九娘妙目一掃現場，見所有的人都到齊了，團團的圍在天井四週，再聽說敵人已經全部瓦解，不由精神大振，叫道：「鈴兒，我們可以出眞章啦。」素手向袋中一摸，掏出一條軟紅索，有手指般粗細，臨空向王公傑飛捲過去。同時鈴兒的短劍，寒芒打閃，配合軟紅索，一連刺出七劍，而這七劍全是用公孫九娘的獨門劍法，寒濤劍中的最凌厲的七招，七劍刺出，若寒濤拍岸，波浪翻空，氣象萬千。

　王公傑一面要避開公孫九娘的軟紅索，一面又要防衛胡鈴的短劍，如果對手功力低一點，尚無所謂，偏偏又遇到這兩人的武功皆已進入高手之林，應付起來大是不易，因此將九耳八環刀舞得如驟風暴雨一般，風雨中响起陣陣的環聲。

　王公傑功力非凡，這一套刀法叫風雨交响刀，威勢驚人，前後共一百〇八招，在招式未完之前，任是敵人的武功多麼犀銳，也難攻進一招半式，只可惜王公傑已處於被動地位，因此這套刀法淬練起來，防衛多於攻擊，威力大減。

　公孫九娘也知道刀法厲害，示意鈴兒不要太過接近，然後右手一抖，將軟紅索抖得筆直，向王公傑的項上扣去，同時左手一揮，一蓬細如牛毛的芒針，刺向敵人全身的各大穴道。

　王公傑刀光碰飛軟紅索，大袖拂飛牛芒針，尚未來得及轉身，鈴兒的短劍，趁機在眨眼間刺出一十八劍，王公傑急將身形後翻，沒想到公孫九娘的軟紅索，已打好扣子，在身後等着，王公傑身形一翻之際，剛好將頭部套入軟紅索之中。

　公孫九娘隨手一抽，軟紅索剛好將王公傑的脖子勒得緊緊的。

　王公傑反手一刀，欲將那軟紅索斬斷，那知那軟紅索乃是天蠶絲合金製成，他連砍了數刀，也無法斷去。

　胡鈴道：「老賊，你認命了。」

　王公傑冷哼一聲道：「你們自命是正人君子，想不到也會用卑鄙的手段傷人。」

　公孫九娘道：「對付你這種人，還用得着光明正大的手段麼？」

　諸葛虹說道：「九妹，這種人還值得跟他嚕囌麼，手下加把勁不就完了麼？」

　公孫九娘嬌笑道：「師哥說得是。」邊講間右手一用勁，王公傑連話也說不出來，雙眼一瞪，兩腿一伸，已向閻羅殿報到去了。

　王公傑死了不到半月，中原鏢局又重新開張，總鏢頭是諸葛虹，副總鏢頭是黑鷹丁卓，湯虎，鏢頭是馮忠，鏢師仍是原班人馬，公孫九娘成了總鏢頭的夫人，胡鈴成了諸葛虹的義女，胡鈴的母親掌理鏢局的內務。這一班人，可全是响噹噹的人物，因此中原鏢局這次開張，聲勢浩大，不到數月，聲譽已响達了大江南北，凡中原鏢旗所到之處，羣賊莫不聞風而避，以免惹上麻煩，因此趟子手唱道的一首歌，連三歲小孩都會唱，那歌詞是：

　坦坦中原，朗朗乾坤。宵小絕跡，賊盜不生。承平世紀，同享所成。中華大國，陰陽和聲。

（完）

本刊廣徵「讀者佳作」啓事

本刊創辦廿載，出版第壹零零零期在即，際茲紀盛難忘里程，我們早期擬就之廣徵「讀者佳作」刋出，現已開始接受來稿，徵題定名爲「闖蕩江湖二十年」。由於甄選鑑別作品需時，敬希各位於七月份下旬前寄達，以便我們能趕及在壹零零零期或以後出版期號中發表刋出。各位如對寫作感到興趣，儘可大力發揮撰作天才，踴躍參加，增添本刊內容風采，無任歡迎！投稿簡例如下：

一、來稿幸勿超過五萬字或少於五千字。

二、故事題材正確獨立，文字簡潔，情節動人爲主要。至於主角人物，時代背景，古今中外不限。

三、來稿請逕寄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新報大厦四樓本刊編輯部收。如需退稿，請備回郵。但請切勿一稿二投。

四、稿酬每千字港幣拾八元至五十元。

武俠世界（周刊）出版社謹啓



大刺客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子　成·圖

朱家（下）

羣俠中彀　慷慨赴義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郭武，馬麟，張智等三人押着季布乘馬車一路向京師進發，不料車行途中被人伏在車底下把車軸弄壞：因此車軸折斷，不能前行，只好在一荒村歇息，準備修好車子再起程，就在這時，朱家來到他們歇脚的地方，要把季布救走，不久，奉命帶領官差緝捕季布的統領裘如龍也到了這裏，朱家與他爭論一番之後，突然屋裏燈光盡熄，季布即失所踪，裘如龍命各官差縱火燒屋，結果十多名官差全被朱家所殺，救出季布……

魏石磊說完，拱拱手，一撓一拐地走了，李南輝這才過去，把受驚坐地的季布扶了起來道：「將軍受驚了？」

季布感到很不是滋味，也很不安，李南輝又笑道：「剛才朱公祇是開開玩笑，他行事一向有始有終，好不容易把將軍從虎口中救了出來，怎麼又會讓那個人殺死將軍呢？祇要他眞有殺死將軍之意，謝老的快箭一定會取他之命的！」

謝東强笑道：「對了！小老兒追隨朱爺多年，深知他的性情，既然他插手了，絕不會半途棄手不管的！方才那番做作，祇是要看看這姓魏的是否尚有一份人心！值不值得赦他一命而已！」

莊敬跟着插口道：「是啊！朱公既然不忍殺死那個蕭何的爪牙，又怎會讓將軍受害呢？」

幾個人說的話，多少給季布扳回一點面子，他也訕然地道：「原來如此，倒是使季某出醜了！」

朱家一直不開口，這時才淡淡地道：「朱某無意使將軍出醜，只是讓將軍明白一下吾輩江湖人的心性，吾輩行俠江湖，既不爲利，所爭的只是一個義字而已。」

季布羞慚地道：「是！季布多承教誨，大恩不言謝，祇有徐圖後報了！」

正說着，那個店裏的小伙計也來了，朝朱家一揖道：「朱爺，前後兩路都有飛箭傳信前來通報，裘如龍手下的鷹犬已經全部伏誅了！」

朱家道：「很好！小義，你還得麻煩一下，把這裏的幾具屍體處理一下，還有那輛車子，叫人拉進來劈了當柴燒，那匹馬就宰了賣肉吧，一定要做得乾淨，不留一點痕跡，以免留下後患！」

謝小義笑着道：「這還用朱爺吩咐嗎？我知道了，不會讓人看出一點痕跡的，就是那個姓魏的客人，我也找了一個弟兄送他走了，免得他在路上碰上我們的哥兒們，又起了誤會！」

朱家笑笑道：「很不錯，我倒是忘了關照一聲叫大家別爲難他的，想不到你已經替我辦好了，小伙子有出息！」

謝小義笑了一笑，朱家才對李南輝道：「此地不可久留，魏石磊說的話很對，蕭何很可能另外還派了監視的人下來，在

這裏我担保沒問題，前後都清查過了，除了被殺死的幾個傢伙，沒一個陌生人，路上的障碍也清除了，你們可以放心上路，到章邱之前，不會再有人綴着你們了！」

謝東强笑道：「進了章邱也沒問題，那兒是朱爺的住家所在，沒有人敢對你們怎麼樣的，你們要注意的是，離開章邱到京師去的那一段路程，金吾都尉府如果還有人出來一定會在路上截着你們！」

李南輝不由皺起眉頭道：「朱公救人救澈，能否再護送一程，只要出了魯地，雷大人已作了妥善的接應安排……」

朱家笑笑道：「我的車子還擱在路上要去搬回來，不敢就誤了各位的行程，各位還是先走吧！」

季布道：「朱俠士，這也要不了多大時間，我們可以等一下，裘如龍等人俱爲京師有名的劍手，在大俠劍下，都不堪一擊，能有大俠這等神人爲庇護，季布就安心了！」

朱家一笑道：「多承謬讚，朱家也是一個平凡人而巳，不過略諳技擊，怎敢當神人二字，可是朱家在這一帶的虛名太大了，護送將軍同行，反而會引人注意，如果蕭何眞的派人下來，得不到裘如龍等人的消息，注意力一定會放在朱家身上，有朱某同行，反而會增加麻煩！將軍放心好了，在齊魯地面上，朱某的朋友很多，他們知道朱某揷手此事，一定不會坐視的，至少也會在暗中保護，有他們出力，比朱某同行更爲安全！」

莊敬却知道季布剛才堅持要殺齊石磊，巳引起朱家對季布心中的不滿，絕對不肯再出面護送的了，好在有他一句承諾，大概在齊魯地面上是確保安全了，如再加强求，引起他的反感更深，反爲不美了！

因此解釋道：「朱公的顧慮也對，此去京都，迢迢萬里，雷大人雖有接應，到底不能跟蕭相國起衝突的，我們還是要掩護行跡才爲妥當，那自然是人越少越好，我們這就走吧，萬一在這兒露了行跡，反而會牽累了大家！」

朱家笑道：「我倒不怕牽累，但謝老哥這家店子是巳開了幾代的祖業，我們都不能給他添麻煩！何况這兒還背上了九條人命，所以大家還是早點離開的好！」

莊敬連連稱是，催着李南輝與季布出門而去，謝小義則忙着將店中的屍體搬出去，又打了水進來擦洗血漬，手脚十分俐落，謝東强則打了兩壺酒來，陪着朱家在一邊吃喝，一面笑道：「朱爺！今天才算領略到你的神劍了，那個裘如龍不愧爲高手，除了朱爺，誰也收拾他不下來！」

朱家一笑道：「謝老哥捧得我太高了，你的鐵臂神弓又何嘗差了，九個人中你收拾了一大半！」

謝東强忙道：「朱爺說那兒的話，老兒那六個點子加起來，也抵不上半個裘如龍，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要不然他也不會爲京都第一高手，金吾都尉府的領班又豈是等閒可當的，祇可惜這件事不能宣揚出去，否則對朱爺的盛名又可以更爲轟動了，天下第一技擊名家，朱公應可居之無愧！」

朱家搖了搖頭道：「不！你錯了，有一個人就比我高明！」

連正在工作的謝小義都忍不住放下了水桶，湊了上來問道：「朱爺！還有誰會比您更高？」

朱家道：「楚國劍客田仲！」

謝東强不信道：「就是那個外號叫仁劍的田仲嗎？此人雖然有名，但未必强過朱爺吧？」

謝小義道：「朱爺跟他較量過嗎？」

朱家道：「我們較量過了，五年前他遊歷魯地，跟我遇上了，兩人切磋劍技，在泰山之巔，從早鬪到晚，才以一招分勝負，我削斷了他的腰帶！」

謝小義道：「那是您勝了，怎麼會不如他呢？」

朱家一嘆道：「我的劍以凌厲見勝，出手都是殺着，酣鬪千招，才削斷了他一條腰帶，他却自始至終，只施了九招劍法，反覆運用，變化萬端，封住了我所有的攻勢，因爲他的年歲比我大，到後來氣力不濟，才露了一個破綻，如果他年輕幾歲的話，我們會永遠都分不出勝負！」

謝東强道：「我也聽說過田仲的劍路，他跟任何人比劍都是平平，從沒有勝過誰，也沒有輸給誰，朱爺能勝過他，自然是天下第一高手了！」

朱家搖頭道：「老哥！你不懂，劍道即仁道，唯仁者能無敵，像他那樣，才是劍道的最高境界，我練的是殺劍，出手即兇，不是殺人，即爲人殺，而他却能化戾氣爲祥和，九式劍招中，六守三攻，守可天衣無縫，攻時也留人三分退步，他一生論劍，却從未樹敵，而我出道比他晚，朋友固然交了不少，仇我者也大有人在，善泳者溺於水，我想我的將來，必是還是死於劍下，他却可得保善終，從這一點上比起來，我就遠不如他！」

謝小義道：「我不同意，田仲可以成劍客，却不能爲遊俠，像今天這種局面，他就解決不了，不殺人無以除惡，不除惡無以安良……」

謝東强叱道：「畜生！你懂個屁！」

謝小義道：「爹！我說的是事實嘛，田仲的仁劍是修心，朱爺的利劍是濟世，我寧可成個劍俠，也不要做劍客！」

謝東强還要罵他，朱家笑道：「少年多半如此銳氣，老哥倒不必深責，他到了我這個歲數，就會體驗到以劍道施仁的眞正意義了！」

謝東强道：「是的！朱爺這幾年來不大拔劍與人爭鬪了，大概也是受了他的影響吧？」

朱家道：「不錯！我的脾氣巳經改多了，所以在路上，我挨了馬麟的一拳，被張智抽了一鞭，都忍住沒想殺人，直到季布給我一錠黃金，我才動了插手之念，因爲我覺得他還不錯，可是他後來的表現却太令我失望了！」

謝東强道：「這也難怪，他要平反楚王的寃屈，自然要把性命看得重一點，不肯留下一個活口！祇是他並沒有深切了解江湖人，那姓魏的倒是條漢子！」

朱家笑了一笑，謝小義道：「朱爺！我覺得你這一次是白操心了，季布受了您救命之恩，却又挨了您一番教訓，他那個人氣量不大，不會對您感激的！」

朱家笑了笑，道：「小義！我們做事

是爲了要人感激的嗎？」

謝小義臉上一紅不再做聲了，朱家喝完了酒道：「我還得去把車子弄起來！」

謝小義忙道：「急什麼，回頭我去替您拉回來就是了，這麼冷的天，您就在這兒歇歇吧？」

朱家道：「歇不得，那輛車子是我們的獨門標誌，說不定還有後面的朋友過來，看見我的車子翻在路旁的溝裏，還以爲我出了意外呢？大驚小怪張揚起來，反而把事情鬧大了，人家自然而然會把裘如龍一批人失踪的事情想到我身上來，何況我還是不放心那個姓魏的，萬一蕭何另外派了人跟下來，季布有人招呼，他却是孤身一人。」

謝小義還要挽留，謝東强却攔住道：「朱爺決定的事，誰也改變不了，您就請吧！回頭路過這兒再來喝一杯。」

朱家搖搖頭道：「不了！回頭我連村子都不進，直接回章邱去了，在這幾天內，不僅我不來，連一般的朋友，我也叫他們少上這兒來，裘如龍一伙人在這兒出事的！大家還是避避嫌疑的好！」

謝東强道：「那有什麼關係，眞洩漏了出去，最多收了這家老店，上關外挖參去！」

朱家笑道：「九條人命非同小可，何況被殺的又是身份顯赫的金吾都尉，你們爺兒倆的武功了得，拔腿一走，到處都可以容身，可是村子裏還有百十口人呢？他們可走不了，謝老哥，你也不忍心給鄉親惹是非吧！」

謝東强訕然笑笑，送出了門口，朱家緊緊衣服，撮口輕輕一嘯，他拉車的那頭小壯牛立刻就奔了過來，朱家拍拍牠，牽起扣在鼻上的繩子，慢慢的回頭走去。

慢慢地修好車子，又慢慢地驅車來到章邱，回到他自己的家裏，天色已經亮了，他正準備進門，却見屋角溜出一條人影，正是在店中被釋的魏石磊！他還沒有打招呼，魏石磊向他打了一個手勢，朱家會意，拉了魏石磊的手，輕輕一托，跳過了丈來高的圍牆，悄悄地進入家門。

他知道魏石磊在這兒等他，必然是有什麼不尋常的事故發生了。

客廳裏還有十幾個人在據案作晨飲，但還不如說是作澈夜之飲後，到早晨還沒有停歇，因爲他們的桌上殘肴狼藉，而這些人也都有了七八分酒意，喧喧地拚命在對灌，另外有七八個則不勝酒意，就倒在席上酣睡如泥，發出像雷霆般的鼾聲，喧叫的那些人中，有一個虬髯紅面的丈夫精神最好，大聲地在跟另外那些人斷拚着。

朱家見狀一笑道：「田七郎果然名下無虛，他那千斛不醉的狠勁兒全搬出來了，看來關東的好漢們要全栽在他的手下了，魏兄是否有興趣上去湊一脚！」

魏石磊一怔，連忙道：「朱公，那虬髯客就是田七郎嗎？」

朱家道：「不錯！他是田仲的族弟，名甫號漁父，在雁次的序列屬七，所以我們叫他七郎，此人是西楚聞名的劍客，南人北相，跟他們的老大完全不同！豪爽得很！」

魏石磊道：「不！我不想見他，我在門口等候朱公，就是爲了他的原故，朱公能否借一步說話？」

朱家微微一怔，隨即帶了他來到後進，推開一間小平屋的木門，裏面是一張木榻，躺着個粗衣婦人，和衣而臥，聽見門響，連忙爬了起來，揉揉惺忪的睡眼檢衽道：「大郎回來了，怎麼沒到前面去？」

朱家道：「我有點事要跟這位朋友密談，櫻姑、對不起，打擾妳了，替我們弄點吃的東西來，前面的人問起來，就說我已經回來了！」

那婦人答應一聲，低着頭出去了，朱家踢掉了靴子，笑向魏石磊道：「魏兄也請上來坐吧，抱歉得很，我這個人一向不講究排場，居屋之內，連坐椅都沒有！」

魏石磊也脫掉了靴子對坐在榻上道：「這就是朱公居室？那倒是想不到，朱公私下儉樸如此！」

朱家笑道：「舍間就是那麼幾所老屋，經常有朋友佔了，若不是拙荊之故，恐怕連這點地方也空不了！」

魏石磊一怔道：「那就是夫人？」

朱家苦笑道：「是舍間的僕婦！」

魏石磊大感愕然，朱家笑道：「她的確是我的妻子，可是下嫁以來，每天要侍候我的朋友吃喝，從早到晚，忙個不停，不是僕婦是什麼呢？」

魏石磊這才恍然道：「朱公眞會開玩笑！」

朱家苦笑道：「我說的是眞心話，我寧願她是僕婦，還可以舒服一點，至少在工作太辛苦的時候，有辭工不幹的權利，她不幸做了我的妻子，就連這點自由都沒有了！」

魏石磊道：「有朱公之俠，方足以見夫人之賢，你們伉儷都是非常人，魏某欽仰無限！」

朱家一笑道：「魏兄言重了，不敢當，不知魏兄有何見教？」

魏石磊道：「朱公在荒店中所爲，消息傳到這兒沒有？」

朱家道：「那當然了，這些人原是等着去接應的，幸而事情並不難解決，就不必麻煩他們了，但一定會告訴他們！」

魏石磊長嘆道：「這就糟了！朱公恐怕脫不了干係了！」

朱家微愕道：「爲什麼？我那些朋友都是十幾年的肝胆至交，他們不會出賣我的！」

魏石磊肅容道：「朱公俠義聞天下，關東的好漢們也都是直心肝的豪傑，不會有權詐之徒，問題在新來的人！」

朱家忙道：「那祇有一個田七郎，你剛才說不願意見他，莫非是他有什麼問題嗎？」

魏石磊道：「我不敢確定，他是什麼時候來的？」

朱家道：「一個多月以前，比你們早十幾天，而且來到此地之後，就沒有離去過，每天都是喝酒……」

魏石磊道：「他來的時候，鬍子沒這麼長吧！」

朱家道：「是的！他剛來的時候，繞頰短鬍不過才一寸多，像頭大刺蝟，一個多月來，居然長了四五寸，我們還開玩笑說他的鬍子是見風長的！」

魏石磊道：「那就不會錯了，他是蕭

相的記室，也是蕭相的心腹，這次緝捕季布之行，他才是眞正的主持人！」

朱家道：「不可能吧，他是田仲的族弟，而田仲是西楚最有名的劍客，志節高操，絕不爲權門所用！」

魏石磊道：「這跟田仲無關，但我相信我的眼睛不會錯，蕭相府中有個記室，是很神秘的人物，也是蕭相的心腹，人皆不知其名，叫他爲熱湯先生！」

朱家道：「爲什麼叫這個名字呢？」

魏石磊道：「這是侍候他的小丫頭替他起的名字，因爲他每天早上，起床後第一件事就是要一盆熱湯，小丫頭感到很奇怪，在門縫裏偷偷一看，原來是用來剃鬍子，雖然每天見到他都是臉上光光的，但據說一夜之間，他的鬢就會長出兩三分，所以必須要用熱湯燙軟了，才能刮得乾淨，就這樣而叫出了熱湯先生的綽號！」

朱家沉吟片刻才道：「由京師至此，騎快馬也得六七天，如果他要以鬍子來改變本相，當然不會再剃掉，那麼來到此地之後，至少也得兩寸許了，可是他剛到這兒時才一寸來長，總不成是飛着來的？」

魏石磊道：「我們是由京師出來，沿途歇息，也不過走了十天，假如到了驛站就換馬，不停地趕路，有四五天的時間足够了，因爲他有着蕭相的手令，可以動用驛站上的官馬，也有着過人的精力，日夜兼程，這三千里的途程，有三天的時間就可以到達了！」

朱家開始陷入沉吟，魏石磊道：「蕭相有幾個異己，都是在離京三四日後，被一個虬髯客暗殺於途中，我們私下忖測，恐怕就是那位熱湯先生的傑作，因每次狙殺事件發生時，總有五六天看不見他！」

朱家問道：「你們在京中，每天都見到他嗎？」

魏石磊道：「很少，他居於蕭相內府，尋常難得一見，但我這雙眼睛，見過的人就不會忘記，不過一個人有了繞頰的長虬，形貌會改變很多，所以我乍一見面時還不敢確定，現在聽朱公一說，想來就差不多了！」

朱家道：「你跟他照過面了嗎？」

魏石磊搖搖頭道：「沒有！我本來想到宅中等候朱公的，但瞥見他的背後，就悄悄地退了出來，沒被他看見！」

朱家又問道：「你不是要回去曲阜去嗎？怎麼又回頭了？」

魏石磊道：「我本來想漏夜出城，避人耳目的，但乍離章邱，忽然看見有相府的幾個熟人，他們是屬於錦衣尉，也是蕭相的私人護尉，都改裝成販貨的客商，住於城外的一家小店中，我知道情況有異，於是忙又折回頭了！」

朱家說道：「很好！你告訴了別人沒有？」

魏石磊道：「沒有！伴行的那位朋友性子很燥烈，我怕告訴了他，當時就會動手，我祇有謊說腿傷未愈，想在章邱休養一兩天，那位朋友又帶我回來了，我們找了一家旅邸住下，他倒是很熱心，立刻替我去延醫抓藥，我悄悄地溜了出來，想暗中知會朱公一聲……」

朱家尋思道：「奇怪了，田七郎如何也是啣命爲季布而來，爲什麼住在我家裏，什麼事都不問呢？」

魏石磊道：「他祇是暗中監督行事，朱公把我們的行動都探準了，他足不出戶，就可以了如指掌，自然不必再出去活動，何況他風聞朱公可能會插手此事，留在朱公府上，就近阻擾，不是更爲方便！」

朱家道：「不錯！難怪雷御史的手下莊敬來找我求援時，他就再三地說，吾輩江湖人不宜插手朝廷中事，因爲我也沒存心插手，當時就拒絕了，後來聽說莊敬與那個李南輝打算在謝老的店中出手攔截，我才跑去看看，也還沒有打算插手其間，但是你那兩個同僚與季布的一番仁舉使我改變了主意，可是看看季布後來的表現，我們也感到很沒意思，這一次多事實在很沒有價值！」

魏石磊嘆道：「朝廷之中險詐尤過於江湖，楚王韓信是蕭相一手提拔起來的，韓信在漢時，開始並不得意，幾乎想離開了，蕭何親自星夜追趕，才把他給挽留住，可是等功成業就之後，漢王對韓信倚重時，蕭何又加以破壞，老實說，韓信並不想叛漢，都是蕭何在暗中煽動的。他們以前書信往返很密，都是由專人遣送，看過後就加以毀滅，但蕭何使了壞，在看過密函之後掉了包，留下了幾封韓信的親筆，就是以此證據，陳兵帳下，當時撲殺了韓信，不讓他有申辯的機會，但韓信也不傻，可能也以同樣的手法留下了蕭何的幾封親筆函件，這些函件就掌握在季布手中！」

朱家問道：「季布爲什麼早不拿出來呢？」

魏石磊道：「這就是他陰險的地方，他分明是想利用這批密件來要脅蕭相，爲他在漢王前進言，恢復他的爵位與采色，所以才遲遲不拿出來，暗遣心腹去見蕭何商談條件，蕭何是個城府很深的人，豈甘受人要脅，所以虛加敷衍，秘密地搜索他的下落，却一直未得結果，直到前些時候，才得到窩藏他的呂子期密告，曉得了他的落脚處！」

朱家一嘆道：「想不到季布竟是一個口蜜腹劍的小人，這一次救他實在太不值得！」

魏石磊道：「不過楚王確實是一代人傑，若能平反冤屈，至少也可以一申泉下的委屈！」

朱家搖搖頭道：「都差不多，韓信若是眞心效忠漢室，就不會跟蕭何私下暗通，密件往返，致留下叛逆證據！」

魏石磊苦笑道：「朱公說的也是，但朱公已經伸手，還是應該有始有終，幫助季布安然到京，否則在荒店中的一場閒事豈非白管了，而且朱公插手的事已經被田七郎知道了，自然也會傳到蕭何耳中，朱公萬難脫離干係，祇有扳倒蕭何，才能在此安身，否則的話，豈但朱公不得安，你的這些朋友，恐怕也難以安身！」

朱家沉思良久，才嘆道：「是的！這是我此生最窩囊的一件事情，而且是濕手抓麵粉，抓上想摔都摔不掉了！」

話才說到這裏，門口忽然有人接口道：「朱兄還是有辦法脫身的，祇要帮兄弟再擒住季布，由兄弟帶回蕭相處交差，對朱兄殺死那些人的事，兄弟都可以一力担待！」

朱家臉色一變，却見田七郎巳經從容地跨了進來，乃沉聲道：「七郎！這是我的私室，你怎麼可以隨便前來！」

田甫哈哈一笑道：「這位朋友可以來，田某自然也可以來，魏石磊，你的眼睛不錯，居然能認出我來，但你忘記了我的眼睛也不錯，豈會看不見你嗎？」

朱家沉聲說道：「田七郎，朱某拿你當朋友看待，孰料你竟包藏禍心，來此臥底！」

田甫微笑說道：「朱兄言重了，田某在此作客月餘，何嘗有一點不利於你的擧動？」

朱家冷笑道：「那是因爲我始終沒表示態度，如果我早表示有插手之意，恐怕你早就下手了！」

田甫點點頭道：「不錯！季布爲相國心腹大患，勢在必得，田某啣命而來，絕不能容人阻撓，朱公前夜離去時，田某沒料到你是去救人的，否則也不會坐候在此，讓朱兄得手了，二位剛才的談話，田某也略有聽聞，朱兄既然覺得季布不值一救，爲何不做個人情，把他交給兄弟呢？」

朱家正色道：「不行！朱某是從不做這種出爾反爾的事！」

田甫一笑道：「偶而一爲亦未嘗不可呀！」

朱家道：「辦不到，季布雖不值一救，但朱某既然救了他就不會半途而廢，一定要貫徹始終！」

田甫笑笑道：「只怕事情不容許朱兄固執己見了，除非朱兄不要那些朋友，也不管嫂夫人的性命了！」

朱家一怔道：「你說什麼？」

田甫笑道：「朱兄與魏朋友悄悄回來時，田甫巳經發現了，乃敬了前廳的朋友們一杯酒，把他們全部都灌倒了，恰好嫂夫人也來到廳上，也受了田某一杯敬酒睡下去了！」

朱家猶是不解道：「內子的酒量不錯，怎會一杯就醉！」

田甫微笑道：「這位魏朋友來自金吾都尉府，知道田某敬人的酒有多兇，那怕是天上的神仙，也是一杯即倒。」

魏石磊叫道：「他下了毒！」

田甫道：「不錯！這叫千日醉，下在酒中，入腹即醉，如無田某的醒酒藥，就永遠也不會醒了，朱兄或許不信，兄弟就在章邱城外十里舖的小店中等候，三日後，請朱兄將季布擒到，前來交換醒酒藥，否則就不敢勞駕，兄弟自己也會找得到季布！」

說完轉身就走，朱家跳了出來，拔劍阻路道：「慢來，朱某從不受人威脅，你別想走得掉！」

田甫笑笑道：「朱兄！你的劍法擧世無雙，連家兄都很佩服，可是你不見得就能贏得了兄弟，因爲家兄的劍法重仁，兄弟却是仁中藏殺，你在千餘招後才勝得家兄，對兄弟却沒有這麼多的機會了！」

朱家擺劍急進，田甫拔劍相對，兩人電光石火般的交手有十餘招，朱家踮開他的劍鋒，一劍直指咽喉，田甫笑道：「朱兄端的非凡，但兄弟巳經三次手下留情了，不信你看看胸前！」

朱家低頭一看，果見胸前有三處劍痕，巳經劃破了衣衫，臉色微微一變，但仍不鬆手道：「你那時不殺死我，現在就沒機會了，我可不會放過你的！」

田甫笑笑道：「殺死兄弟後，嫂夫人與那十幾個朋友可永遠醒不過來了，解酒的藥方，只有兄弟一個人知道！」

朱家不禁臉色如土，嘆了一聲道：「你既然有這麼大的本事，自己去找季布好了，爲什麼偏要找我呢？」

田甫哈哈一笑道：「這是爲朱兄好，殺死十五名金吾都尉，這個關係太大了，兄弟有意幫忙也無法說項，祇有朱兄將功折罪，兄弟在相國面前才能進言解脫！」

說完他用空手推開了朱家的劍，掉頭揚長而去，朱家呆在當場，良久無語，魏石磊走過來道：「想不到這傢伙的劍法如此精湛，連朱公也不是對手！」

朱家搖搖頭道：「不！這點我不怕他，他的能耐僅此爲止，最多能在我身上造成一點輕傷，他的劍道是走田仲的路子，但要仁中帶殺就落了下乘，如果他想殺死我，自己一定傷在我的劍下，這是一種很微妙的變化，他以爲可以騙過我，但我早就知道了！」

魏石磊恍然道：「我說呢，他怎麼會這麼客氣起來了！」

朱家道：「他每一次落劍我都知道，故意裝作不覺，以驕其心，所以才能在第十五招上找出他的破綻，否則要勝他可不容易，至少也在三四百招之後，這傢伙是我此生所遇的最佳高手，但以心計之工而言，我實在不如他！」

魏石磊道：「他爲什麼要朱公爲他去擒獲季布呢？他自己明明也可以抓住他們的！難道他眞想爲朱公開脫嗎？」

朱家道：「那倒不是，他是想打擊我，因爲他知道我行事從不半途而廢，如果他再抓住了季布，我一定會再行插手的，只有在我手中把季布交給他，他才可以安然把人帶走，何況季布巳經有了接應的人手，祇有我這兒廣大的眼綫，才可以很快地找到季布，他又何必多事呢！」

魏石磊道：「那該怎麼辦呢，這千日醉的毒藥可是十分厲害，除了他本人之外，是無法解得了的！」

朱家一嘆道：「目前我也不知道，只好先去看看，如果能解得了，自然不怕他，否則祇有找到季布了！」

魏石磊道：「朱公對他屈膝嗎？」

朱家道：「我別無選擇，我的老婆生死可以不顧，我那些朋友可不能跟着受累，但我可以向你提個保證，由章邱到京師有三千多里呢，這段路上可以發生很多事情的！」

魏石磊不再說話了，他巳經知道朱家的意思，兩人來到廳上，果眞東倒西歪，躺着一大堆人，朱家的妻子櫻子也倚在一張短几上，沉醉不醒！朱家沉默地抱着妻子，放到自己的小屋中，又將那些朋友們一一安頓妥當！然後就出門轉了一趟，到了下午，謝東强帶着兩個老人來了，那都是關東的名醫，也是江湖上的同道。

他們檢視了一下沉醉的人，又詳細地分析了殘酒餘瀝，結果祇能搖搖頭道：「這個藥方很高明，我們祇知道是酒醉，却無法分辨出有任何一點中毒的現象，會不

會是那個傢伙故弄玄虛，騙人的？」

幾個人的目光都看在魏石磊身上，他囁嚅地道：「我不知道，我聽說過有這樣一味藥，是宮中的秘方，但是從來也沒見識過，祇是我們同僚中有幾個想離開的人，在相府餞行宴上喝得大醉，竟然就醉死了！」

朱家道：「拙荊酒量很大，她離開我沒多久，這點時間就算不停地喝也不會醉倒的，何況拙荊極有分寸，即使在朋友盛情相勸之下，最多也淺飮即止，不致濫醉的！」

謝東强一嘆道：「那麼是眞的了，看來我們祇好接受那賊子的要求，眞想不到田七是這樣的一個傢伙，等這件事了之後，老頭子非要了他的命不可！」

朱家苦笑道：「別多說了，去找季布吧，找到他後，不必告訴他什麼，祇說蕭何還有人在途中攔截，如果他信任我，就到這兒來，由我負責送他入京，否則就不必管他！」

謝東强道：「不去抓他了？」

朱家莊容道：「我們不能這樣做，這些朋友們的生死固然重要，但關東遊俠的榮譽更重要，如果爲了這幾個人的生死，我們就要獻出季布，我們就不配當這個俠字了！」

謝東强與那兩個老人無言而出，朱家就在家中等候着，雖然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人來通報消息，結果都是令人沮喪的，季布莊敬與李南輝三個人就好像失去了踪跡，再也找不到了，倒是田甫在城外十里舖的小店中坐候，而且還行文州府，調集了近千的大軍駐紮，顯然是怕朱家前去尋仇生事，而不惜公開陳兵示威了！

足足過了兩天，昏睡的人依然如故，季布沒有消息，包括魏石磊在內，每個人都急得像要瘋了，只有朱家沉靜如故，謝東强道：「不管了，咱們就衝出城，向田七要解藥，找不到季布，咱們這些朋友可不能白死，朱爺！老漢巳經召集了所有的關東江湖道，也有三四百人，咱們的力量足可一拚，就算救不了這些朋友，也要他姓田的償命！」

朱家却沉穩地一擺手道：「不必！叫大家都散了，明天如果還是沒季布的消息，我一個人去見他，你們千萬不可輕擧妄動，咱們都是老百姓，可不能跟官府公開作對！」

謝東强道：「怕什麼，那些鳥官軍還能吃了咱們不成？」

朱家一嘆道：「謝老哥，若論武勇，誰能勝過西楚項羽，但他還是在烏江自刎了，一個人是無法與千萬人作對的！」

謝東强氣不過，還想多說，却被朱家轟走了，渡過了漫漫長夜，天色將明時，朱家套上他的牛車，魏石磊道：「朱公準備去了？如何向田七交涉呢？」

朱家道：「沒有別的辦法，我跟他到蕭何那兒去領罪，承當一切殺人的罪行，只求他取出解藥……」

魏石磊道：「他如若不答應呢？」

朱家道：「我當時就搏殺他，爲這些朋友償命！」

魏石磊道：「我陪朱公一起去吧，蕭何也不會放過我的，我如留下，朱公的朋友必不忍見我爲人所縛，衝突在所難免，我怎能爲一己之私，貽禍大家呢？」

朱家想想道：「魏兄不愧是條血性漢子，朱家先謝了！」

魏石磊苦笑道：「魏某不過是一個鄙夫，厠身權貴之門，喪盡武節，能得與朱公同時赴死，已是莫大的榮幸，生巳無歡，死復何懼，朱公，我爲你執轡吧！」

朱家笑笑將轡繩交給他道：「朱某這輛車子從沒有請人代駕過，今天請魏兄代執，乃是一種敬意！」

魏石磊肅然接過轡繩，兩人坐上車子，默默地向城外面去，行經一處轉彎角，忽然有兩個人鑽了出來，青袱包頭，身披寬裙，是一般莊稼婦人的裝束，朱家道：「二位大嫂請讓路，在下有事要出城！」

一個婦人道：「我們也有事，請爺們帶一程！」

朱家眉頭一皺，忽然道：「原來是季將軍與莊兄！你們怎麼打扮成這個樣子？難怪我們一直找不到！」

季布上了車子道：「壯士雖然沒找到我們，但壯士叫人帶出的消息我們都曉得了，壯士爲了季布惹了一身麻煩，仍然不肯出賣季布，季布怎能連累壯士呢？」

朱家道：「將軍眞相信我的話嗎？」

季布道：「不相信，否則我們早就來了！」

朱家道：「將軍既然不信，此刻也不必來！」

季布一笑道：「壯士誤會了，季布並非不相信壯士的承諾，祇是不信壯士再能從那些人手中救出季布，他們吃過這一次虧，再也不敢托大，一定重兵衞護，不讓壯士得手了，壯士雖勇，到底是不能與官軍相抗的！」

朱家一嘆道：「將軍來得太遲了，如果早一兩天，朱家得以從容佈署，或許能設法一爲，但此刻朱某巳作最後的打算，實在沒有辦法再貫徹前言，因此將軍還是回去吧！」

季布與莊敬都自行上車，然後道：「季布巳經見到謝老英雄帶着數百位豪傑，埋伏城外，如果壯士有了不測，他們將不惜與官軍一戰，季布怎能牽累各位，所以才挺身而出，以爲酬謝壯士活命之德！」

朱家正要開口，莊敬却道：「朱公！店中拯手，使我們與季將軍接觸上了，現在季將軍巳經作了安排，將所握的密件交李南輝帶往京師交雷大人以爲扳倒蕭何之用，但對方布署太嚴，李南輝恐怕很難出去，季將軍才挺身而出，轉移對方的注意，此爲兩全之計，同時也解了朱公的困境，因此請朱公不必再固執了！」

朱家本來想把他們推下車的，但聽了這個話，又住了手，心中感到一陣悲哀，季布即使挺身而出，也是另有目的，如果這種人堅持到底，造成那些朋友與官軍流血相拚，實在太不値得了，所以把推出的手又縮了回來！

季布得意地一笑道：「蕭何就算得到了我，也不會想到我巳經將密件交出去，嘿嘿！他的相位也坐不穩幾天了！」

朱家默默坐在車上，快出城時才道：「朱某行事無悔，說過要救將軍出險，一定盡力而爲，只是沒多少把握，要請將軍

原諒。」

季布笑道：「沒關係，季布早已置生死於度外，假如實在無法逃生，我倒希望能死於大俠劍下，總比喪於豎子之手强一點，我與這位莊英雄現身相見，就是抱了必死之念，而使李南輝順利達成任務！」

朱家哦了一聲，似乎頗感意外！季布嘆了一聲道：「朱壯士，我知道在野店中，我不肯放過這位魏朋友，引起你很大的反感，這一點我很抱歉，因爲我對草莽豪傑的認識不够，我是在軍旅行伍中出身的，在我的觀念中，責任重於一切，爲了達成任務，有時必須很殘忍，不僅是對敵人，對自己也是一樣，行軍對壘，不能講究仁道與恕道，不放過任何一個人，才是求全之上策，本朝與楚項王爭天下時，在鴻門之宴上，項羽只要稍微狠點心，就不會有垓下之敗了，在我來說，只有死去的敵人才不會有危險！」

朱家至少也懂得了一點，因此對季布的反感也沖淡了許多，平靜地道：「將軍！朱某說過的話一定算數，如果無法使你平安出險，朱某一定賠上這條命！」

季布點點頭道：「這兩天我與莊英雄在一起，對湖海草野奇士了解得多一點，因此我不跟壯士多客氣了，也不再勸壯士置身事外，那對壯士是一種侮辱，我們但憑天命吧！」

仁劍仁術　名垂千古

車上再也沒有人開口了，祇有魏石磊輕輕地吆喝着曳車的犢牛，發出呵呵的聲響，在濛濛的朝霧與刺骨的晨寒中，車子出了城，慢慢行到了約定的地點！

田甫一身勁裝站在甲冑鮮明的官軍前面，這時季布與莊敬都已脫去了喬裝的女服，露出了本相！

他看見季布在車上，似乎頗感意外，但隨即恢復了笑容迎上來道：「朱兄果然神通廣大，到底把季布給找到了！」

朱家淡淡地道：「田七郎！此刻你應該把解藥交出來了？」

田甫笑道：「那當然，田某這麼做，完全是爲朱兄好，即使朱兄找不到季布，田某也會奉上解藥的！」

說着從身邊取出了一個小葫蘆，遞了過來道：「把這裏的藥丸，每人餵上一顆，約莫一盅茶的工夫就會甦醒了！」

一面說着，一面叫人過去要把季布綁架過來，朱家却沉聲喝止道：「且慢！我要證實一下，這解藥是否有效！」

田甫笑道：「兄弟的解藥絕對錯不了，朱兄難道不相信兄弟？」

朱家沉聲道：「我待人唯誠，就是太信任閣下了，才招致朋友受累，得了這次教訓，我就要謹愼一點！」

田甫很不好意思，訕然陪笑道：「那我們就等一下，朱兄叫人拿了解藥回去，試過了再說！」

後面的草堆中突然飛出一人接口道：「在這兒就可以試！」

那人正是謝東强，朱家訝道：「謝老弟！你還是來了？」

謝東强道：「朱爺！老漢怎麼放得下心不來？」

田甫陪笑道：「謝老爺子要怎麼試驗呢？」

謝東强道：「你留下的酒，我巳找個人喝了下去，現在醉倒在這兒，你的解藥能救醒這個人，就證明是眞的！」

他揮揮手，草堆中又露出兩個人，有一個老者昏睡在地下，謝東强接過葫蘆，傾出一顆藥丸，塞入那老者口中，大家都緊張地等待着，約莫過了一盅茶的時候，那老者身子微微屈伸，終於坐了起來！

田甫吁了一口氣笑道：「朱兄！兄弟沒騙人吧！」

謝東强將葫蘆拋給他兒子謝小乙道：「拿回去，每人一顆，大概不會錯了！」

謝小乙抱了葫蘆飛奔而去，謝東强却一揮鐵弓叫道：「姓田的，現在該算算咱們的帳了，你來到關東，每個人都拿你當肝胆知己看待，你居然暗藏禍心，用毒藥暗算我們，今天要不宰了你，關東地面的遊俠就不能再混了！」

田甫一怔，說道：「朱兄！這是怎麼說的？」

謝東强大叫道：「不關朱爺的事，是我老頭子要找你！」

不由分說，舉着那支鐵胎强弓就砸了下來，田甫閃身避開，但謝東强不肯放鬆，緊逼不輟！田甫怒道：「老匹夫，你再不停手，我就不客氣了！」

謝東强厲聲道：「誰要你客氣，鼠輩，老漢今天不殺了你誓不爲人，你拿命來吧！」

一連串的急攻，使得田甫避不勝避，無可奈何下，長劍嗆然出鞘，寒光閃處，謝東强巳經飲刃倒地！

田甫頗感意外地道：「朱兄！兄弟不是有意的！」

朱家點點頭道：「我曉得，謝老哥號稱鐵臂神弓，除了神射無虛外，鐵弓的招式也十分精奇，絕不可能在一劍之下就被你殺死了，他是存心來撞上你的劍鋒！」

田甫一怔，說道：「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朱家沉痛地道：「他要給我一個殺死你的理由，他知道我最重信諾，今天不能對你出手，所以用一死來激發我的仇意，要我向你放手一搏！」

田甫急急道：「朱家！你怎麼說了不算，我因爲你是個人物，才遵約把解藥給了你！」

朱家一躍下車，臉色十分平靜地道：「田七郎，朱某素來言出如山，從沒有反覆無常違諾之行，你太侮辱我了！」

田甫大叫道：「你答應過交出季布來換解藥的！」

朱家道：「當天魏兄曾在塲作證，你也可以回憶一下，摸着自己的良心，朱某答應你什麼了？」

田甫不禁一怔！魏石磊道：「田記室，那一天自始至終都是你在自說自話，朱公何曾答應你半個字了？」

田甫這時略略回憶了一下，那天自己說完了話就走，確是沒聽見朱家作任何承諾，不由急急道：「雖然你沒有口頭答應兄弟，但你把季布捉住了送來，分明是答應了！」

朱家道：「我找過季將軍，但絕沒有

去抓他，朱家是個老百姓，更沒有捉人的權利，季將軍是因爲聽說你對關東的朋友下了毒，挺身而出向你索取解藥的，朱某倒是答應了他一件事，爲感激他挺身救人的盛情，誓必保護他安然脫困離開此地，現在正是朱家實踐諾言的時候了！」

田甫臉色變得很難看，獰聲道：「朱家！田某敬你是個英雄，可不是眞怕你，我們已經較量過了！」

朱家正色道：「不錯！你的劍術很高明，朱某自知不敵，但朱某並不怕，男子漢大丈夫，有死而已，誓不可廢！」

田甫說道：「重兵陣前，你解救得了嗎？」

朱家冷笑道：「田七郎！別倚仗你的人多，關東的朋友們對你啣恨入骨，只怕都不肯輕易放過你，因爲你的行止卑鄙，犯了武林的大忌，你今天逃不了的！」

語畢高擧雙手，朗聲呼喝道：「朋友們，大家站出來給田七看看！讓他知道關東的好漢們有多少是不爲威屈的！」

田野一聲暴吼，如春雷乍驚，連大地都震動了，接着在深可及人的麥田中，在深黃色的土丘後，在堆積的黍米桿下，一下冒出了無數的人頭，刀光閃爍，長弓勁弩，將整個地區都包圍住了。

這些好漢們有的出身馬賊，有的是鬍匪，更有的是行義江湖的俠客，他們熟悉地形，精於搏擊，懂得野戰佈陣的精妙，也不過才三四百人，可是亮出相來，聲勢居然比聚集的千來名軍卒壯大得多！加上一聲連一聲的怒吼，使得整個的軍心都動搖了，隊形不亂自散！

田甫呆注戰陣，臉色大變，厲聲叫道：「你們想造反！」

朱家冷笑道：「沒有這個意思，他們都是來對付你的，今上也是江湖人出身，該知道江湖恩怨，以你的行止，就是告到朝廷去，我們也站住了理！」

田甫叫道：「我是奉了丞相的令諭，出來擒拿叛賊的！」

朱家道：「季將軍如果眞的是朝廷叛徒，儘管可以行文當地司府捉拿，解送朝廷治罪，不必由相府私行擒處！」

季布也朗聲道：「不錯！季某挺身自首是希望能在聖上面前申訴一下，只怕蕭何沒這個胆子！」

田甫身爲相府記室，自然瞭解內情，他啣命出來搜擒季布，也是爲了逼出季布所掌握的秘件，那是不能公開的，急得汗流如雨，不知如何是好？

朱家忽然道：「田七郎！我再給你一個機會，大家都是江湖人，按照江湖規矩來解決這件事情吧！不必牽動太大，如果今天硬幹起來，我們絕不會吃虧，事情鬧大了，蕭何貴爲丞相，恐怕也担待不了，因爲你此行的任務也是見不得人的，就算你能將季將軍送回京師，也無法解到相府去秘密審訊了，但我們不想這樣做，江湖人必須守着江湖規矩的約束，除非不得已，絕不涉入朝政糾紛！」

田甫的口氣軟了道：「朱兄之意是如何？」

朱家道：「拯助季布是我一個人的事，捉季布是你的事，我們既巳衝突了，一戰在所難免，你把官軍遣散，我也叫關東的朋友離開，我們單獨解決問題！」

田甫忙道：「是眞的嗎？」

朱家道：「朱某言出如山，信不信在你！」

田甫略一沉吟，這才一招手，把官軍的領隊召來，當面吩咐他們率部離去，然後道：「朱家，現在看你的了！」

朱家也朗聲向四週道：「各位朋友，請給我兄弟一個面子，大家也退回去，讓我一個人解決！」

有人高聲接口道：「朱爺！謝老哥的一條命怎麼說呢？」

朱家道：「謝老哥並非不敵，而是自願一死來激我出手而已。我當盡力不負他所託，萬一我也被殺，是證明朱某技不如人，這件事也到此爲止，大家不必再追究了！」

人羣中喁喁低語，似乎不甘心，朱家厲聲道：「各位如果要想替我們報仇，也必須等田七回到京師之後，絕不可在關東下手，關東的哥兒們從不做倚多爲勝的窩囊事！」

這一番話擲地有聲，氣雄萬丈，官軍徐徐退走時，四下的關東豪傑們也一個個地退走了，不過才頓飯工夫，偌大的一片原野上，就祇剩下幾個當事人。

田甫看看身後的四名手下，然後朝朱家道：「這四個人是我帶出來的，朱兄能讓他們先行離去嗎？」

朱家道：「不能，我答應過季將軍，不想爲他多添阻碍，除非我死在你的劍下，那時你根本無所顧忌了，否則的話，他們必須留在關東做客，直到季將軍安然抵京爲止！」

田甫道：「好吧！我也告訴你一句老實話，我是相爺派出來的最後的一撥人了，祇要能過得了我這一關，你就可以堂而皇之的送季布入京！」

朱家笑笑道：「多謝你盛情相告，但你不說，朱某也猜得到，如果你尙有可用之人，絕不會想到徵調官軍來助陣的，蕭何內虛在心，絕不敢以公開的方式來擒獲季將軍！」

田甫默然片刻才轉頭問道：「季布！我只想問你一句話，你手中掌握的證據，眞能扳倒相爺嗎？」

季布淡然說道：「蕭何自己沒告訴你嗎？」

田甫搖頭道：「沒有，這種事誰也不肯輕易告訴人的！」

季布笑道：「我祇需這樣告訴你，蕭何一定要把我活着解送相府，就可以知道我這個人並不足以構成他的威脅，而我手中所掌握的證據才是他的致命之傷！」

田甫說道：「那你爲什麼不早交出來呢？」

季布一嘆道：「我何嘗不想，但我自己是待罪之身，無由親詣聖上，委之他人，又不知道誰是可信任的，呂子期是我多年知交，到最後仍然出賣了我，我敢輕易信人嗎？」

田甫問道：「那麼秘件仍然掌握在你手中？」

季布道：「不錯！但沒有在我身上，我放在一個最安全的地方，我活着，當然會自己去取得，我死了，祇要死信被證實

之後，保管秘件的人將會設法叩閽去面聖申雪，所以你看着好了，蕭何也神氣不了多久了！」

田甫道：「如果把你送到相府，三木之下你熬得住嗎？那個時候你還是會說出來的！」

季布淡然地道：「我不知道，我會試一下！」

田甫道：「也許不到京師，我就在路上把你榨出來了！」

季布笑道：「我諒你不敢，因為蕭何不會讓這份秘件落入第三者手中的，我不想害你，假如你要知道的話，我現在就告訴你，不過你恐怕知道後，就活不到京師了！」

田甫果然一怔道：「你還是留着秘密別說吧！」

季布道：「目前祇因為我一人掌握了密件，蕭何才不放過我，假如有十個人知道，他就會對付十個人，很多人都怪我自私，殊不知道我不說出來，是為了他們好，如果我把這件事多告訴幾個人，我就沒有危險了，但我不能這樣做，我不想把自己的危險去分給別人！」

田甫點頭道：「說得也是，朱兄！現在我們可以放手一搏了，我很遺憾要與你作對，這是為了公務，職責在身，我非這麼做不可，在動手的時候，我不會再容情了！」

朱家木然地道：「你最錯的一件事就是把我拖了進來，因為我根本就是個局外人，在謝老哥的店中，我雖然殺了裘如龍，但並沒有想插足其間，否則也不會讓季將軍自行離去了，可是你在我家中，對拙荊與那些朋友下了毒，引起了關東遊俠的公憤，謝老哥更以一死來激我報仇，使我想脫身也不可能，田七郎，你太聰明了才做出這種傻事！」

田甫苦笑一下道：「我的一些措施都沒有錯，錯在我對遊俠的了解不够！」

說完他舉劍近前，然後徐徐刺出一招，朱家縱身避開也還了一招，兩個人開始了一場生死的搏擊，劍來劍往，但聞風聲，不聞劍響，兩般兵器從沒有作一次交接，因為雙方都了解對方是舉世無雙的高手，不能有一點錯失，如果雙劍交觸之後，就是內力之較，生死立分，勁力强的一方立可爭取到先機而置對方於死地！而他們都沒把握認為自己的內力能勝過對方！

殺搏約過百招，田甫道：「家兄曾譽你為天下第一劍手，也是唯一能擊敗他的人，這話說得並不過份，但自從那一戰以後，他已經改變了劍路，他以為敗過之後，就證明仁劍不能無敵，所以他現在走的是兇劍的路子了！」

朱家道：「這是很遺憾的事，我雖然勝了他，始終認為仁劍才是天下無敵的劍法，我之所以能勝他，乃是精力比他旺盛之故，如果他改變劍路，就會比我差得多了！」

田甫微笑道：「不見得！他創設了這一招就是專為對付你的，他認為這一招必可制你於死命！」

說着一劍回轉，直劈而下，朱家逼不得已舉劍相架，兩劍粘着在一起時，田甫忽而在袖間突出一枝短刄，捌進了朱家的腹部，冷笑道：「就是這一招，你想不到吧！」

魏石磊與莊敬都臉呈憤色，同時舉劍衝來叫道：「卑鄙！」

田甫厲聲道：「別上來！這一刺並不能要他的命，可是我的手一鬆，朱家就非死不可了！」

那兩人被他喝住了，他們是技擊老手，自然懂得很多，田甫那一刺雖然深入小腹，但祇要不拔出來，肌肉貼緊鋒刄，血不會標射出來，慢慢設法施救，還能保住朱家一條命，但祇要他一拔刄，朱家就死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用兵貴奇，尤其在不利的條件下，出以奇兵，令人莫測高深，輒能轉弱為强，立於不敗之地。

聚散無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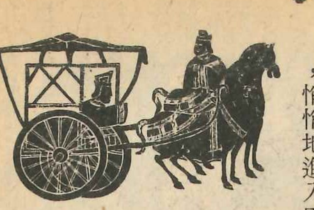
金兵時常南下擾亂中原，而每次遭遇張威便吃敗仗，主要是由於張威經常立功於行伍之間，一再陞遷而做到了步兵統將，治下的軍隊訓練有素，行軍決不喧譁，同時步伐輕捷，寂靜無聲，大軍所向無不奏捷，因此金兵害怕而轉攻荊鄂一帶，避免與張威的部隊交兵，同時，荊鄂即今湖北之地，大半是平野，有利於騎兵的奔馳，而不利於步兵，所以金兵便移轉主力到這兒。因為張威戰績非凡，朝廷自然重用他，將他的部隊調派到這兒來對付金兵。張威深知湖北一帶的平野，不利於屬下的步兵 假定不預先防備，金兵以披甲的騎兵衝刺過來，必定要造成嚴重的損傷，因此安排了一種分合無常的「撒星陣」，以鑼鼓聲為信號，聽到鑼聲，部隊便散開，聽到鼓聲，部隊便集合，如此訓練了五天，便很熟練了，馬上與金兵會師。不出所料的金兵果然出動騎兵來衝鋒，張威趕緊敲鑼，部隊一下子散開為十隊，金兵見狀，也跟着分十隊，準備出擊，張威又趕緊打鼓，十隊的兵士一下子聚集為一軍，這時，張威傳令全軍各個都拿麻扎刀，對金人所騎的馬脚砍過去。由於金兵看到分合不定的張威隊伍，心理上已覺得不知如何對付而惶惶不安，再加上宋軍的合力攻擊，幾乎沒人能保護馬脚不被砍倒的，更有些馬脚中傷欲斷不斷的馬匹，騰躍狂奔，因而將騎兵甩下踐踏致死，金兵終於落荒敗逃。

馬車突陣

楊璇駐守在零陵時，有賊寇數萬人聲勢浩大地來攻城，城中的兵力很單薄，不敢貿然地對抗敵人，由於軍備不足，又不能老是關着城門死守，處在這種攻守兩難的情勢下，城中的官吏和百姓無不惶恐萬分，只有楊璇胸有成竹而無所畏懼，馬上召集工匠，依照他所設計的圖樣，在三日內趕造一百輛的馬車，三日後，馬車造好了，楊璇下令用石灰盛在布袋裏，一包包地排列在車中，所設計的馬車安裝有機關可牽動輪盤，用以轉動而拋揚起石灰末，同時將浸過油的布條繫結在馬尾上，另方面準備了三十輛兵車，每輛兵車上藏着五名弓箭手，準備就緒，於是出城會戰，叫馬車排在前頭，兵車列在後面，往賊寇的營區直衝而去，開在前頭的馬車，順着風勢，啓動機關，石灰末便到處飛揚，使敵人張不開眼睛，接着楊璇又下令壯士拿着火把，點燃馬尾所繫的布條，馬尾巴一點着了火，便驚狂起來奔向對方的營區，兵車在後緊跟着，在車上的弓箭手一齊向敵人發射，這麼一來，敵人死在馬蹄下或中箭而死的，難以估計，其餘的賊寇見勢不妙，拚命逃跑，楊璇率領手下追趕，擒獲了敵人的頭目，拉到市區來，當衆將他殺死，從此零陵附近又恢復安寧。

出奇致勝

明朝嘉靖年間，有位名叫阿向的佔據着凱口囤作亂，陳克宅奉命率領軍隊去征討，安萬銓領兵作先鋒，費了三個月還不能攻克 原來 凱口囤是個天然的險要 出地面四十丈，周圍十餘里 四面的山壁筆直地像刀削的聳立着 囤中有個天池 雖長久




不雨它也不乾涸 要出入凱口囤的必經之路 僅有一條 又是一羊腸小道，差不多有一尺多寬 眞是個 一夫當關 萬夫莫入 的要塞，因此使得安萬銓眼巴巴地看着那絕壁，使不出什麼計謀來。偶然間，看到凱口囤的東北角，有幾棵老樹長在山壁間，曲曲折折的枝幹離開地面約有二十餘丈高，於是下個命令說軍中若有人能够像猿猴爬樹，冒險攀上那樹，用繩索繫住枝枒，垂下身子進入賊穴的，馬賞給他千金。有兩位壯士願意效命，安萬銓就下令鍛打鐵製的鈎子，可以綁在兩位壯士的手脚上，充作指爪以便攀登，又用長繩圈繫結在他們的腰部，隨身又帶着利刄和銃炮各一樣，等到月底沒月光的夜晚，才命令兩位壯士，帶着三十位士兵，沿着山邊攀登到巨樹下，那二壯士像猴子般地爬上樹頂，把腰部的繩索擲下，一位兵士拉住繩索往上升，到一適當的高度，擺動身體而跨過峭壁，從峭壁上拋下繩索到地面，然後再一個個拉上，悄悄地進入囤中，剛好有二個衞兵敲着鑼巡行到那兒，壯士埋伏在暗處，等到衞兵走近，抽出利刄殺掉他們，又着上衞兵的衣服，照樣打鑼巡行，敵人睡得很安穩，根本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壯士先把兵器奪走，投到天池裏，然後三十個兵士拿出銃炮來發射，大聲喊道：「天兵來了！天兵來了！」阿向從夢中驚醒，只聽到銃炮聲雜着吶喊聲，不知有多少敵軍闖進來。昏黑中自相格殺而死的，有數千人，想逃生却掉落懸崖而死的，有一千多人。黎明時，安萬銓指揮部隊聚集於上囤，遇敵便砍，此時，陳克宅又率軍隊來助戰，並且下令說：「賊黨不加抵抗的，不得隨便殺害，這些人都是被强迫脅從的土著，應寬大地對待他們。」於是阿向的部衆瓦解，不得不跟悍黨幾百人變換衣服逃脫賊穴，李克宅又下令放火燒掉他們的積糧，留守一部分的兵士在此，才調回部隊。

利用間諜計

「利用間諜」，我們平常叫做「反間計」。

戰國時代，是國與國紛爭的局面，國際間只講利害，不講道義，可能本是合盟的國家，因利益衝突而衞隙，亦可能本來讎敵之國，因某種利益之需要而聯合。有點像今日的世界，不能堅守正義的原則。

當時，秦國攻伐韓國，情勢非常危急，於是韓王派人向趙國求救。

為了愼重起見，趙王召集了所有將軍，徵詢他們的意見。

「不好！不好！」廉頗堅決地主張：「想想看，道路既遠，又險窄，要是我們趙國發兵救援的話，一定是不利的。」

諸將都附和廉頗的主張。

只有趙奢與衆不同，他說：「廉頗將軍的話差了，我想韓國是可以救的。雖然是道遠路險，比個方來說：就如同兩隻老鼠在坑中相鬥，誰是勇者，誰就會得到勝利，完全是憑其本事啊！」

趙王覺得趙奢的話眞是勇者之言，就命他為將，率兵救韓。

趙奢在距離邯鄲城三十里的地方，就命令部隊安寨結營，並且告誡全軍，不可以軍事勸諫，違反命令的斬首。

不久，秦軍到達武安，鼓聲大作，喊聲震天。有位將軍去見趙奢，說是武安已很危險，快去救援。趙奢立即把那位將軍斬首示衆。從此再沒有人敢以軍事勸諫的。

趙奢堅固壁壘，守了三十天。適巧有位秦軍的奸細，藉口和某位趙將有交誼而來打聽消息。趙奢假作不知，更督飭兵士要堅守壁壘。

間諜回去把情形報告給秦將，秦將大喜，以為：趙軍遠道而來，不敢交戰，只是一味子守着，足見怯弱。

趙奢等間諜離開後，就挑選二萬精兵，直攻秦營。秦軍萬萬沒想到趙國軍隊會來得這麼快，都倉皇失措，被趙奢的軍隊打 大敗而逃。

定了！

田甫道：「朱家，我不想殺你，到此爲止吧！」

朱家道：「這是你的招式還是令兄的招式？」

田甫道：「自然是家兄的，他說以兇制兇才能勝過你，若非他的指點，我怎會打出這一招呢？」

朱家一嘆道：「我爲他悲哀，希望還能去告訴他一下，唯仁者才能無敵，仁中藏殺，則是天下最下乘的劍法了！」

田甫大笑道：「家兄之所以劍走仁道，因其能無敵之故，他自許爲天下第一人物，就不能容許有人强過於他！」

朱家忽而一聲輕嘆，猛地撤手，寒光一掠，掃過田甫的咽喉，鮮血染紅他半邊頸項，田甫退了一步，目中流露出不解的神色，因爲他看見朱家手中也握着一枝短刄，刄身寬不盈寸，薄如絲絹，朱家迅速地撕下一幅衣襟，拔出腹中的匕首，用衣襟裹緊傷口道：「我這是劍中藏劍的殺着，短刄是藏在劍柄中的，我的劍是冶煉名家徐夫人所精鑄，令兄以仁劍對我，我就以誠報之，他若以詭道對我，我就以詭報之，所以他錯了，錯得太厲害了！」

田甫倒了下去，他臨死時還很不甘心，只是他咽喉已被割斷，說不出一句話來，朱家朝季布道：「將軍此去再也沒有人攔截了，朱家答應過將軍，必能使將軍脫困，諾言已竟，將軍可以請了！」

回頭又對魏石磊道：「魏兄！痲煩你把田七的屍體就地埋了，同時請相府的這幾位朋友帮帮忙，事完之後，你陪他們到寒舍來，我們好好聚一聚！」

說完他搬了謝東强的遺體，放上牛車，慢慢向後而去，魏石磊朝那四個漢子道：「四位還是聽朱公的話吧！關東齊魯的豪俠近千，沒有朱公一句話，四位是無法活着走出這個地界的，在朱公的府上盤桓幾天，對幾位祇有好處，而且事後你們回到相府，蕭相也不敢難爲你們的。」

季布跟着肅容道：「不錯！說不定等四位回到京師時，蕭何已經垮台了，我祇要回到京師而不落入蕭何之手，就有把握整垮蕭何，四位祇要賣我這份人情，說不定日後季布有重起之日，也能回報四位的！魏壯士也是一樣。」

魏石磊鄙薄地看了他一眼，冷冷地道：「不必了，魏某投身權門，已經喪失武節，日後如果朱公不棄，將拜隨朱公江湖終老，否則就回家去種田了！」

他不再理季布，自顧去找工具來挖坑埋葬田甫，季布受了一頓搶白，自感無趣，訕然地還想說什麼，莊敬拉拉他道：「將軍！走吧，現在不走，消息傳到蕭何耳中，又將多費周章了，我們必須趕着這個機會，在蕭何未得確訊前，先一脚到達京師！」

季布道：「對了！我還忘記向朱俠士道謝了！」

莊敬道：「朱公已經走得很遠了，他對將軍已經仁至義盡，我們不能再求他什麼了，相報有日，以後再說吧！」

季布又說道：「他好像一直很看不起我！」

莊敬道：「草野奇士，對富貴中人總是不能投契的！將軍若非身在難中，他根本就不會插手！」

季布道：「可是這姓魏的也是官中人，朱家對他却非常客氣，難道我還不如一個金吾都尉嗎？」

莊敬輕輕一嘆道：「將軍，有些事是你永遠無法了解的，將軍如果還記得他，以後不妨以布衫的身份去探訪他，如果要以將軍的身份，連面都見不到他的！」

說着把季布拖走了。

田甫的四個手下在朱家的家裏足足躭了兩個月，才被允准放行回到京師，果然人事變遷，由於季布出示了蕭何與韓信的私函，也扳倒了這位開國元老，蕭何並無叛意，但他是個謀士，太工於心計，提拔人時固然不遺餘力，但也看不過有人的權勢凌駕其上，韓信就是個犧牲者。

那些密函中沒有叫韓信造反，却隱約透露出漢高祖的私心，對身擁重兵的外將頗存忌意，叫韓信擁兵自重，韓信也沒有叛意，只是多了幾句牢騷，蕭何深切了解劉邦的爲人，也想鞏固自己的地位，謀士只能在亂世受重用，天下太平了，他就失去作用了，所以他必須製造紛亂，而够資格造成紛亂的只有一個韓信，這就是他要煽動韓信的原因。

蕭何垮台了，被高祖下令賜死，這是一個謀士的悲哀。

但也不能怪劉邦，因爲蕭何錯在太聰明，對劉邦的了解太深，而一個做皇帝的人是不能被臣下太了解的！

季布是韓信最親信的人，韓信雖然被誅，但他部屬仍是忠心耿耿的，劉邦雖得天下，還不能整個控制大局，所以季布又被重用了，將領着韓信舊部，聲勢顯赫！

以前帮助過他的人都得到了重用，但對他恩德最深的朱家却毫無表現，莊敬與李南輝曾經再三提醒他，季布才回了一句話：「朱家有恩於我是不錯的，但只是爲了他的俠名，並不因爲我是季布，救我於難那件事已經使他名傳天下，我就不再虧負他什麼了！」

莊敬不禁默然，他知道季布眞正懷恨的原故，是因爲朱家曾經刺傷了季布的尊嚴，季布沒有報復就算很難得了！

但莊敬對季布還是不够了解，一個極端自負的人是不會忘記尊嚴受到損傷的。

在季布重起後的十年，他曾經秘密接待了兩楚最有名的劍客田仲，然後是田仲重訪朱家，把酒言歡，不提他的族弟死於朱家手中之事！

倒是朱家耿耿於懷，再三致歉！

酒後田仲要求再度切磋劍術，酣鬪千招後，田仲突出殺手，仍然用袖中藏刄那一招刺殺了朱家，而朱家的劍中藏劍殺手却被田仲避過了。

知道這個秘密的，那天只有四個人，朱家，魏石磊，莊敬與季布，魏石磊一直沒離開過關東，莊敬是性情中人，不會洩漏這個秘密，可能的只有季布一人，田仲雖死於關東豪傑們的圍攻，但他臨死前叫一句話：「我終於殺死了朱家，我仍是天下無敵的劍客！」

他眞的是嗎？莊敬在朱家死後前來弔唁，到田仲的墳前吐了口唾沫，也再沒回到季布那兒去，這就說明一切了。（完）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曹若冰・文
子成・圖

煞星・黑鳳・嬌貴情（七）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駱天龍由賭棚回到水榭，見多倫格格在書房裏等他，多倫格格要駱天龍明日跟皇太后與她一起出遊，駱天龍無法推辭，只好答應了她……次日，皇太后出遊的一隊人馬浩浩蕩蕩出發了，剛出古北口幾十里地，便有三十多名黑衣人攔阻了去路，雙方打了起來，一名大內侍衞武成一輪快攻，已倒了不少黑衣人，駱天龍心知此帮人必是武林忠義之士，不能見死不救，故他立即出面，一邊接替武成和對方應戰，一面用傳音入密之法叫那帮人快速離開，武成還想窮追，但駱天龍極力攔阻。

藍天月圓夜　同門險操戈

駱天龍沒再說什麼，收起軟劍，騰身而起，直朝太后車前掠去。

武成雙眉倏地一蹙，問道：「金兄，是怎麼回事，你知道麼？」

金志鳴微一搖頭說道：「我也不大清楚。」

語聲一頓，凝目問道：「武兄爲什麼與他動起手來了？」

武成略一猶豫，便把經過原因簡略的說了一遍。

金志鳴聽後，眉鋒蹙了蹙，道：「武兄，你運氣實在够好的，幸好他沒有傷你之心，沒有出劍，否則，他要是給你一劍，讓你受點傷掛點彩，你是白挨！」

武成神情一怔，道：「爲什麼？」

金志鳴含笑說道：「你可知道他是誰麼？」

武成道：「他自己說他是多倫格格身邊的護衛。」

金志鳴道：「我不是問這個，我是說你知道他的姓名麼？」

武成搖頭道：「我沒問他，怎麼？他很有名嗎？」

金志鳴點頭道：「他豈只是有名，簡直大得駭人！」

武成雙目一眨，說道：「他叫什麼名字？」

金志鳴道：「武兄聽說過江湖上有位黑白兩道人人聞名色變的『煞星』麼？」

武成心頭不禁猛烈一震！雙目大睜，道：「原來他就是司馬子都，難怪他功力身手那麼奇高，出言那麼狂妄……」

語聲一頓，凝目問道：「金兄，你是怎麼知道是他的？」

金志鳴道：「我是聽護衛馬車的一個侍衞營的兄弟說的。」

「哦。」武成目光倏然轉向朱大爲問道：「朱領班，你們早就知道他是司馬子都麼？」

朱大爲躬身答道：「卑職早先也不知道，直到他揚言要在三招之內斷那黑衣人一條胳臂時，卑職才想到可能是他的。」

武成眨了眨眼睛，又問道：「他是什麼時候進裕親王府當差的？」

朱大爲道：「十多天前。」

武成道：「他進裕親王府當差，是什麼人推荐介紹的，你知道嗎？」

朱大爲道：「聽說是多倫格格在路上碰見了他，自己請他的。」

武成沉吟了一下，望着金志鳴問道：「金兄，你知道太后召見他什麼事嗎？」

金志鳴搖搖頭道：「不清楚，可能是要問他什麼話，不過……」語聲微微一頓，說道：「武兄，你惹了麻煩了！」

武成一怔！問道：「我惹了什麼麻煩了？」

金志鳴道：「你實在不該說他跟那羣黑衣人有勾結，與他動手的！」

武成不在乎的道：「這有什麼麻煩的，事實上是他不該放走那羣黑衣人，引人懷疑！」

金志鳴道：「但是我却要提醒你，待會兒太后若然問起來，你最好小心點兒回話！」

武成眨眨眼睛道：「金兄認爲太后一定會問嗎？」

金志鳴道：「這很難說。」

武成默然了一下，說道：「謝謝金兄提醒我，我想這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麻煩的。」

金志鳴正容道：「武兄，別太過自信，以爲這不會有什麼大不了，如果我猜料的不錯，司馬子都他可能不只是多倫格格護衛，而另有身份！」

武成目光一凝道：「他會另有什麼身份？」

「我也不知道。」金志鳴搖搖頭，又道：「武兄可曾留意剛才我對他的稱呼沒有？」

武成答道：「好像稱呼他駱公子，對麼？」

金志鳴一點頭道：「對，太后對他的稱呼也是這三個字。」

武成道：「太后也稱呼他駱公子？」

金志鳴道：「正是。」

武成沉吟地道：「這可就奇怪了！」

金志鳴道：「所以我才會說他可能另有身份。」

武成道：「我不是指這個。」

金志鳴凝目道：「武兄是指什麼？」

武成道：「我是指他既是司馬子都，又怎麼會是姓駱？」

金志鳴搖頭道：「這我就也不明白了。」語聲一頓又起，說道：「我們別儘在這兒談這些了，走，回太后車旁去聽聽太后跟他談些什麼去！」

武成沒再說什麼，與金志鳴雙雙騰身上了馬背。

× × ×

駱天龍掠落太后車前，只見車簾兒高捲，太后端坐車內，多倫格格坐在一旁，四名宮女侍立兩邊。他身形落地，臉色神情略微猶豫了一下，隨即矮身跪地朗聲說道：「草民叩見太后。」

太后抬手一擺，和藹地說道：「天龍，你起來回話。」

一聲「天龍」，駱天龍心裏已經明白他猜料的沒錯，一定是多倫格格在太后面前談說了他甚多，不然，太后怎會知道他的名字！

於是，他立刻說了聲「謝謝太后。」長身站起。

太后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望着多倫格格含笑點頭說道：「多倫，妳的眼力不錯，果然是好人品，一表人材，相貌氣宇都不凡得很。」

多倫格格黛眉雙揚，美目中滿是喜悅之色地笑說道：「謝謝您的誇獎。」

太后笑了笑，目光望向駱天龍說道：「天龍，聽多倫說，你文才武功兩皆高絕，是麼？」

駱天龍躬身道：「那是多倫格格的誇獎，高絕二字草民可不敢當，草民只能說是粗通文墨，略涉武事，讀過幾天書，練過幾天武而已。」

「嗯。」太后點頭笑說道：「你也不用謙虛客氣，多倫已經都跟我說了，我很清楚多倫的性格，她一向眼高過頂，從來不輕許人的，你要不是確有眞才實學，確實比人强，她就不會把你說得那麼天上少有，地上無雙了，更不會對你那麼……」

「那麼」怎樣？沒有說下去，話鋒倏地一轉，凝目問道：「剛才那批人是些什麼人？」

駱天龍道：「回您，那都是江湖莠民，也可能是一羣叛逆！」

「哦。」太后道：「知道他們攔路的目的是什麼嗎？」

駱天龍搖頭道：「草民不清楚，您問問侍衛營的人就知道了。」

太后微點了點頭，道：「聽金侍衛說，你剛才殺了那批人的首腦，是嗎？」

駱天龍道：「回您，草民沒有殺他，只斷了他一條胳臂。」

太后道：「你爲什麼不殺了他？」

駱天龍微一躬身道：「太后，上天且有好生之德，草民豈能不有一顆仁心，所以草民非到萬不得已時決不輕妄殺人，何況殺人並不見得就能解決事情，於其殺他不如施以恩德感化他，遠比殺他爲好！」

太后點頭道：「你這話很有點道理，的確也是，江湖莠民，叛逆，殺之不如以恩結之爲上。」

駱天龍又一躬身說道：「謝謝太后明鑒。」

太后倏又凝目問道：「剛才武侍衛是怎麼回事？他好像跟你動手了，是嗎？」

駱天龍道：「是，也不是。」

太后道：「這話怎麼說？」

駱天龍道：「他不服草民的武功比他强，要跟草民比比，草民不願意，他攻了草民兩劍，草民都躲開了。」

「哦。」太后微怒地道：「武成太不像話了，回頭我得斥責他一頓。」

駱天龍道：「草民斗胆，請太后別斥責武侍衛。」

太后微微一怔！道：「爲什麼？」

駱天龍道：「您明鑒，您要是斥責他，他心裏定會懷恨草民！」

太后雙目倏地一瞪，道：「他敢！」

駱天龍躬身說道：「您請息怒，草民是說……」

他話未說完，金志鳴與武成恰好雙雙縱馬回到車旁。

太后立即抬手朝駱天龍一擺，說道：「武成，你過來，我有話問你！」

武成心頭暗暗一凜，連忙躍身下馬，走到車前躬身說道：「卑職恭聆懿諭。」

太后哼了一聲，沉聲說道：「武成，你好大的胆！」

武成心頭又暗暗一凜！低頭躬身道：「太后明鑒，奴才不敢！」

太后口中又哼了一聲，道：「你還說不敢，那你爲何不服天龍的武功比你高，强要跟他比，跟他動手？」

武成微一猶豫道：「這個……」

太后神色一冷道：「你說！」

駱天龍在旁接口說道：「太后……」

他剛一開口，太后立即抬手一擺，截口道：「天龍，你別開口，沒你的事！」

語聲一落，目注武成說道：「你說，爲何要跟他動手？」

武成心念電轉，暗吸了口氣，躬身說道：「稟您，奴才不是爲了不服他武功比奴才高才要跟他動手的！」

太后道：「那你是爲了什麼？」

武成道：「奴才是因爲他故意讓那些叛逆逃走，並且强行攔阻侍衛營的人去追殺，引起了奴才的懷疑！」

「哦。」太后道：「你懷疑什麼？」

武成道：「奴才懷疑他別有用心，有可能他是叛逆的一夥！」

「大胆！」多倫格格黛眉倏地一揚，叱道：「武成，你竟敢胡說八道，說他是叛逆的一夥！」

武成一躬身道：「格格明鑒，奴才只是這麼懷疑，只是說有可能。」

多倫格格突然冷聲一笑，道：「武成，你太大胆了，你竟敢對他有此懷疑，他如果眞有可能是叛逆一夥，那麼哈貝勒哈泰就也有可能是叛逆一夥了！」

武成雙眉一軒，道：「格格，這種事您怎麼能將哈貝勒扯在一起，哈貝勒是當今皇族，是位貝勒爺，他只不過是個江湖人！」

多倫格格又是一聲冷笑道：「武成，你知道他這個江湖人跟哈貝勒是什麼關係，哈貝勒跟他如何稱呼麼？」

武成一怔！說道：「這個……卑職不知。」

多倫格格冷冷道：「你聽清楚了，哈貝勒喊他兄弟，他喊哈貝勒大哥。」

武成一聽這稱呼，臉上倏然變了色！

他知道事情嚴重了，他惹了禍了！

哈貝勒不但是皇上面前的大紅人兒，權傾京畿，而且也正是掌握他們大內侍衛生殺大權的主宰，哈貝勒要他死，他有三條命也絕對活不成！

別說是他，就是他們大內侍衛領班，也一樣的惹不起哈貝勒！

他做夢也想不到，名震江湖的「煞星」司馬子都，竟然跟哈貝勒是兄弟相稱。

因此，他心驚了，胆顫了，人也傻住了！

他心裏很後悔，不該爲了在侍衛營的人面前那麼一點面子，誣指這個「煞星」與那羣黑衣人有勾結，說他是叛逆一夥，更後悔不該不聽金志鳴的話，在太后面前沒小心留神回話……

太后的臉上突然掠現一絲詫異之色地望着多倫格格問道：「多倫，哈泰與天龍兄弟相稱，這件事妳怎麼沒告訴我？」

多倫格格含笑說道：「稟您，沒告訴您是因爲天龍他不願意讓人知道他跟哈貝勒的關係。」

太后道：「這是爲什麼？」

多倫格格道：「他說他不想因爲哈貝勒的關係讓人怕他尊敬他！」

「哦，原來是這麼回事。」太后深看了駱天龍一眼，問道：「他跟哈泰的關係是？……」

多倫格格含笑道：「太后，您聽哈泰提說過關外的一條龍麼？」

太后點頭道：「聽說過。」

雙目倏地一睜，道：「他就是哈泰常說的關外那條龍？」

多倫格格點頭道：「他正是。」

太后忽然笑說道：「怪不得妳說他文才武功兩皆高絕，對他又是那麼的……」

話鋒一頓，倏地轉向武成，雙目含威地說道：「武成，你知罪麼？」

武成雖然還不知道司馬子都是什麼出身來歷，跟哈泰究竟是什麼關係，但已明白司馬子都出身關外，太后雖然沒見過司馬子都，却早聽哈貝勒提說過這個人，由此可見，司馬子都跟哈貝勒的關係就決非一般尋常關係！

於是，他心神不禁又是一顫！連忙低頭哈腰地說道：「奴才知罪了，請太后開恩。」

太后哼了一聲，道：「你既然知罪，你就向天龍請罪吧。」

武成一聽這話，連忙轉向駱天龍抱拳躬身一禮，說道：「司馬大俠，不知者不罪，剛才的事是我太魯莽，我這兒向您賠罪，也請您恕罪！」

駱天龍淡然一擺手道：「事情過去就算了，武大人這陪罪之說我也不敢當，不過……」

語聲一頓又起，接着說道：「我有幾句話想奉勸武大人，不知武大人能見容不能！」

武成忙陪笑道：「司馬大俠，您請別客氣，有什麼話，您儘管吩咐就是。」

駱天龍神色倏然一肅，說道：「我奉勸武大人以後不管對什麼人什麼事，都當謹愼三思，沒有確實的證據，千萬不要亂說話，給人亂安罪名！」

此刻武成那還敢多說什麼，連忙點頭躬身說道：「謝謝司馬大俠的教言，在下一定緊記於胸！」

駱天龍點了點頭道：「那就好。」

語聲一頓，又道：「現在請武大人去令諭侍衛營的人，要他們留下兩個來掩埋前面的那些屍首，其餘的人護着太后的車馬立刻起程上路。」

至此，武成心裏這才鬆了口氣，躬身說道：「卑職遵命。」

話落，立即轉身躍上馬背，奔向前面去令諭侍衛營的余、史兩位領班去了。

駱天龍隨即轉朝太后一躬身說道：「太后，草民如此吩咐處理，您不會怪罪草民放肆擅自作主吧！」

太后和藹地含笑搖頭道：「天龍，你處理得很好，那些屍首也應該掩埋。」

駱天龍道：「謝謝您的誇獎。」

太后笑了笑，話題一改，道：「天龍，聽多倫告訴我說，你不願意在京裏久待

，也不願爲官當差，是麼？」

駱天龍點頭道：「是的，太后。」

太后道：「可是京裏不好？」

駱天龍道：「那倒不是。」

太后道：「那必是爲官當差不好了，是嗎？」

駱天龍搖搖頭道：「也不是。」

太后目光一凝道：「那麼是爲了什麼呢？」

駱天龍道：「前者，因爲草民生性好動，喜愛那種今東明西自由自在的江湖生涯，不喜歡在一處地方久待，後者，草民生性淡泊名利，不喜歡與人勾心鬥角，玩弄權術爭名奪利，也不習慣那種受人拘束的生活，草民也自知不是一塊爲官當差的料！」

「哦。」太后眨了眨眼睛，道：「聽說你答應多倫她父親，在京裏最多只留六個月的時間，六個月後，你便要離開京裏，回江湖上去，是麼？」

駱天龍道：「是的。」

太后道：「不能不回江湖上去嗎？」

駱天龍搖頭道：「不能，草民是個江湖人，必須回到江湖去！」

太后沉吟地望了多倫格格一眼，又道：「天龍，你知道多倫對你的心意嗎？」

駱天龍不是個糊塗人，此時此地，太后突然問出這麼句話，他心裏當然明白，這必是多倫格格已經在太后面前吐露了她的心意。

他抬眼朝多倫格格望去，只見多倫格格的一雙美目正用那令人心顫的眼光朝他望來。

他心神不由暗暗一震！

他本來想搖頭說「不知道」的，可是，他劍胆琴心，俠骨柔腸，不是個鐵石心腸人，當着多倫格格的面，他狠不下這個心，也不願說那違心的謊話！

於是，他深吸了口氣，咬咬牙，點頭說道：「草民知道。」

太后含笑道：「你既然知道，那你爲什麼不答應留下來？」

駱天龍道：「草民剛才已經說過，草民是個江湖人，必須回江湖上去！」

太后道：「據我所知，武成，金志鳴他們，還有『巡捕』、『侍衞』兩營的人跟統帶，大都是江湖人……」

駱天龍接口道：「但是草民這個江湖人與他們不同，不能不回江湖上去！」

太后目光一凝道：「爲什麼？」

駱天龍默然了刹那，道：「太后，您喜歡聽實話，還是假話？」

太后道：「我當然喜歡聽實話。」

駱天龍吸了口氣，道：「那麼草民要先請太后寬恕草民直言放肆之罪！」

太后道：「你只管直說就是，我不會怪罪你的！」

「謝謝太后。」駱天龍躬了躬身，正容說道：「江湖人有江湖人的生活，除非是迫不得已，大都不願意沾一個官字，尤是其投身官家，更爲江湖同道瞧不起，被視爲江湖叛徒！」

「哦。」太后微一沉吟道：「這麼說，武成金志鳴等跟巡捕、侍衞兩營的人，他們大都是迫不得已才投身官家的了！」

駱天龍道：「這當然不能一概而論，不過，大體上可以分爲三種。」

太后道：「那三種？」

駱天龍道：「第一種，是那些在江湖上無惡不作，身負血案纍纍，滿手血腥，爲江湖正道俠義之士所不容，官家緝拿的惡徒兇手，江湖雖大，已無他們容身立足之地，迫不得已，只好改名易姓投入官家，第二種，是那在江湖上樹結下深仇强敵之人，因爲仇家的勢力又强又大，自知力難與敵，一旦被找上决難活命，遂乃投身官家，藉官家的勢力以對付强敵保命！」

太后道：「那第三種人呢？」

駱天龍道：「第三種人，那便是一些沒有骨氣，貪圖榮華富貴之人！」

太后沉吟地道：「照你這麼說來，巡捕、侍衞兩營中的那些江湖好手，除了第三種人外，該大都是些江湖惡徒，巡捕、侍衞兩營也成了藏污納垢之所了！」

駱天龍點頭肅容說道：「您明鑒，草民說的全是事實！」

太后點頭道：「我完全相信你。」語聲一頓，眨眨眼睛道：「天龍，你在江湖上大概沒有殺過什麼人，沒有仇家吧！」

駱天龍搖頭道：「恰恰相反，草民在江湖上也殺過不少人，仇家可以說是比一般江湖人還多，江湖上也正有不少人想置草民於死地，以報仇洩恨！」

太后雙目一凝，道：「如此，你爲什麼還要回江湖上去，難道你不怕他們找你麼？」

駱天龍微微一笑道：「這也正是草民所說與別人不同之處，別人畏懼惡勢力，畏懼强權，草民卻不懼，因爲草民所殺之人，大都是爲非作歹，死有餘辜的惡徒，草民所作所爲，也都本於『正義公理』四字，問心無愧，所以不怕人……」

他話未說完，武成縱馬奔了過來，在馬上一躬身說道：「司馬大俠，在下已經遵照您的意思吩咐過了。」

駱天龍點頭道：「有勞武大人了。」

武成拱手道：「不敢當您別客氣。」

駱天龍笑了笑，轉朝太后一躬身說道：「太后，該起程動身了。」

太后含笑地點了點頭，道：「天龍，從現在起，這一路上一切大小事情，我想全由你負責指揮，你不會推辭吧！」

駱天龍略微猶豫了一下，躬身說道：「承蒙您的看重，承蒙太后抬愛，草民敢不從命效力！」

太后和靄地笑了笑，沒再說什麼，朝侍立旁邊的一名宮女抬了抬手，那名宮女立即移步車門處放下了車簾。

駱天龍當即轉身向武成說道：「武大人，請傳令起程前進吧！」

武成躬身應命，傳令起程前行。

× × ×

承德，地處熱河西岸，故俗名熱河。

承德地方雖無城廓之固，卻有山川之勝，是以清康熙年間築避暑山莊於當地，俗稱「熱河行宮」。

申初，太后的馬車一行等人到達了熱河行宮。

一向冷清清的熱河行宮，頓然熱鬧了起來，平常駐守行宮清閒無事的禁軍、侍衞等人，一下子也忙了起來。

禁軍是個個戎裝，手執紅纓槍，侍衞

則是全都腰藏軟劍，在行宮裏外各處佈滿了警戒。

行宮總管魯廣正，更是忙裏忙外的忙得滿頭大汗，身上的衣裳都汗濕了。

承德地方上的文武官員也都來了，全是一身官服，穿戴整齊等候在行宮門口的門房裏，靜候太后的懿諭入內叩見請安。

酉正時刻，文武官員都叩見過太后，請過安，各自回衙去了。

初更過半。

駱天龍吃過晚飯，正和侍衞營的兩位領班朱大爲、史强等一衆侍衞閒聊時，突有一名行宮侍衞手裏拿着一封信快步走來，朝朱大爲一哈腰道：「領班，那一位是裕親王府的司馬護衞？」

駱天龍立刻接口說道：「我就是。」

那名行宮侍衞把信遞給駱天龍道：「這是剛才有人給你送來的。」

駱天龍接過信看了看，問道：「送信的人還在麼？」

那名行宮侍衞道：「走了。」

駱天龍道：「謝謝你。」

那位行宮侍衞含笑說了聲：「不客氣。」轉身走了出去。

這封信是誰寫給他的？誰又知道他來了承德？……

駱天龍心裏有點詫異地拆開信，抽出信紙。

司馬閣下，有胆就請出來一會，我恭候大駕。

就是這麼簡單的兩句話，沒有具名。

駱天龍劍眉不由微皺了皺，旋而倏地一揚，長身站起朝朱大爲史强等衆人說道：「諸位聊聊吧，我出去一下。」

這時，朱大爲史强等兩班侍衞，都已知道這位名震江湖，惡徒聞名喪胆的煞星，事實上却是位性情十分隨和，極爲平易相處之人，同時由於他的武學功力高絕，與哈貝勒又有着深厚的關係，是以朱史等人對他無不既敬佩，又巴結。

並且，他們從太后對他的寵愛，多倫格格對他的那些言談神情上，大夥兒都看得出來，不久的將來，這煞星很可能和哈貝勒一樣，成爲當朝的紅人，成爲裕親王府的乘龍快婿。

他們都是在侍衞營裏幹了很久的人了，對於這麼一位不久將來定可飛黃騰達的人，他們怎會不好好抓住這機會，多親近，多巴結！

因此，駱天龍話聲剛落，朱大爲史强等人立刻跟着站起身子，問道：「什麼事兒？」

駱天龍淡然一搖頭道：「沒有事，是一個朋友約我去敍敍。」

朱大爲說道：「要不要我們陪您一起走？」

駱天龍含笑道：「謝謝，不必了，我去去就回來。」

說着舉步瀟洒地往外走了出去。

史强望着駱天龍的背影，眨眨眼睛轉向朱大爲低聲問道：「朱兄，你看出來了麼？」

朱大爲沉吟地道：「史兄弟之意可是說那封信有問題？」

史强點頭道：「以兄弟看那約他之人，可能不是什麼朋友而是寃家！」

朱大爲含笑點頭道：「恐怕讓你料中了，我也有此同感！」

史强道：「那麼依朱兄看，我們要不要跟去看看？」

朱大爲微一沉吟，搖頭道：「我看不必了，這種江湖恩怨事情，他既然不願讓我們知道，我們就最好別跟去，否則反而會惹他不高興，何況他一身武學功力絕高，那約他之人如是寃家，便决非等閑之輩，我們去了，只怕也帮不上什麼忙！」

這番話，說的很有道理，也是實情。

史强眉鋒微皺了皺，道：「這麼說，我們只好裝作不知道，不管了！」

朱大爲點點頭道：「事實上也只好如此。」

「可是……」史强沉吟地道：「萬一出了什麼差錯，那兩位主兒面前只怕不好應付！」

那兩位主兒是誰？朱大爲自然明白，史强指的是太后與多倫格格。

朱大爲雙眼眨動了一下，笑說道：「我想他不可能會出什麼差錯的，他一身所學劍術功力之高，你我都已親眼目睹過，放眼當世天下武林，只怕已很少有人能是他劍下百招之敵，我們別爲他担心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說道：「這幾天一路上都够累的，大夥兒先歇息，等過三更，他如果還沒回來，我們再出去找他！」

他這麼一說，史强也就沒再說什麼，兩班兄弟都以他們的領班爲馬首是瞻，自然更無人開口說什麼。

× × ×

藍天。

圓月。

月光如水銀瀉地。

駱天龍灰衣飄飄，神情瀟洒，步履從容地出了行宮，走出百丈以外。

倏然，駱天龍心中有所警覺的脚下一停，目注路旁五丈開外的一株老松樹幹背後，朗聲說道：「閣下，我已經遵命出來了，請現身出來見見吧。」

老松樹幹背後人影一閃，走出了一個人。

那是個身材瘦小，十五六歲年紀的小叫化子。

駱天龍神色不禁有點意外地一怔！道：「小兄弟，是你！」

小叫化兩眼一翻，問道：「你可認識我？」

駱天龍淡然搖頭道：「不認識。」

小叫化說道：「你閣下可是司馬子都嗎？」

駱天龍點頭道：「不錯，正是我。」

小叫化道：「那麼你請跟我來吧！」

話落，身子一轉，便往一條小路上走去。

駱天龍連忙揚聲說道：「慢着！」

小叫化脚步一停，冷冷道：「閣下有何話說？」

駱天龍道：「小兄弟，我請問，你可是丐帮弟子？」

「不錯。」小叫化一點頭道：「怎麼樣？」

駱天龍含笑道：「如此我再請問，約我出來的是貴帮的那一位？」

小叫化搖頭道：「不是本帮中人！」

駱天龍詫異地道：「既然不是貴帮中人，那麼小兄弟你是？……」

小叫化道：「我是奉命前來爲你帶路的。」

駱天龍道：「這可就奇怪了！」

小叫化道：「什麼可就奇怪了？」

駱天龍道：「那約我之人既然不是貴帮中人，小兄弟又怎會得聽命於那人，來此爲我帶路？」

小叫化冷冷道：「這沒有什麼奇怪的，因爲那約你之人，是本帮的好友，只要他有用得着本帮之處，本帮弟子無不樂意盡力效勞！」

「哦。」駱天龍目光倏然一凝道：「小兄弟，能告訴我那約我之人是誰麼？」

小叫化道：「你見了他就知道了。」

駱天龍劍眉暗皺了皺，道：「能告訴我他在什麼地方不？」

小叫化回答道：「你只跟着我走就行了！」

駱天龍不由一笑道：「小兄弟，你好緊的口風！」

小叫化冷冷道：「對你們這種棄祖忘宗的鷹犬，我口風不得不緊，不能不加小心！」

駱天龍雙目異采倏地一閃，道：「小兄弟罵得好，不過，我却要奉勸小兄弟一句，這種罵人的話以後也該小心點兒，千萬不要輕妄出口，免得招惹殺身之禍！」

「哼！」小叫化頭一揚道：「我才不怕呢，你雖然名震江湖，武林人稱煞星，要不是胡三叔他們幾位一再叮囑我不許我惹事，今天我就非得先鬥鬥你，給你一點顏色看看不可！」

他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竟然要鬥鬥這位江湖惡徒聞名喪胆的「煞星」，並且還要給他一點顏色看看。

他只不過是個十五六歲大的孩子，駱天龍對他這些話，當然不會在意，不由笑了笑，道：「小兄弟，你好豪氣，不愧是人人忠義的丐帮弟子！」

小叫化畢竟只是個大孩子，一聽駱天龍誇張他好豪氣，又說丐帮弟子人人忠義，他那神色一直冷凝的臉上不由頓時露出一絲笑容的說道：「你也知道丐帮弟子人人忠義！」

駱天龍點了點頭，話鋒一轉，含笑說道：「小兄弟，那約我之人命你來這兒等我給我帶路，他準知道我一定會跟你去的麼？」

小叫化道：「不錯，他正是知道你一定會跟我走！」

駱天龍道：「要是我不跟你去呢？」

小叫化道：「他曾交待我一句話。」

駱天龍問道：「什麼話？」

小叫化道：「你要是承認你胆小害怕，不是個鬚眉男子漢，你就可以不跟我走，不去赴約！」

語聲一頓即起，又道：「你不會承認你不是個鬚眉男子漢吧？」

駱天龍雙眉倏地一揚，道：「他可眞看準了我，也眞厲害，我這個人生平什麼都不怕，最怕一個激字，小兄弟，你前面帶路吧，縱然是刀山劍林，今夜我也闖定了！」

小叫化一笑沒再說話，轉身快步往前奔去！

駱天龍立即舉步跟上。

× × ×

這是一座廟——山神廟。

小叫化在前帶路，駱天龍隨後，剛到達山神廟外，兩扇關閉着的廟門忽地打開了，人影一閃，出來一個三十多歲年紀的青衣漢子，朝小叫化含笑說道：「靜弟，辛苦你了。」

小叫化笑說道：「施三哥，您別客氣，跑跑腿，這是小弟應該的事。」

青衣漢子笑了笑，隨即身子一側，抬手作了個肅客的手勢，朝駱天龍說道：「司馬大俠請進！」

駱天龍沒說話，也沒猶豫，抬腿跨步進了廟門。

一進入廟門，他心神不禁一陣連連震動！

好多人，院子裏兩邊靠牆地方，都站滿了人，最少有五六十個。

這麼多人，聚集在這座山神廟裏，把他約了來，這情形不用說，當然是對付他的。

他雖然一身武學功夫高絕，豪胆過天，從來不知道一個怕字，但是目睹這等陣仗，心神怎得不爲之連連震動！

兩扇廟門關上了，那個姓施的青衣漢子和小叫化就站立在門旁。

院子裏和大殿上所有的人都拿眼睛瞪視着他，但却沒有人出聲說話。

駱天龍站立在院子的中央，他暗暗深吸了口氣，平靜下震動的心神，神色鎭定地目注大殿上朗聲開了口，說道：「諸位，我司馬子都應約而來，那一位是主事人，請現身答話！」

「拍，拍，拍」三聲擊掌聲响中，大殿上正面站立着的人身形紛紛閃動，往兩旁退開，現出了前五後四兩排九個人。

這九個人，倒有七個是駱天龍認識的人；他們是黑鳳姑娘，擺麵攤兒的胡三，說書先生賈巧嘴，以及黑鳳的四名屬下劍手。

兩個不認識的是楚士揚，和一個五十開外年紀的青衣老者。

駱天龍一見是黑鳳等人，先是有點意外地一怔，旋而他倏然笑了：「約我的人原來是姑娘！」

黑鳳冷冷道：「不錯，是我。」

駱天龍道：「姑娘約我來此，有何見教？」

黑鳳道：「這廟裏的情形，你看清了麼？」

駱天龍淡淡說道：「我看清楚了，我正要請教，姑娘擺下這等陣仗，是什麼意思？」

黑鳳道：「你自己心裏應該明白。」

駱天龍道：「我要是明白，就不會得說要請教了。」

黑鳳道：「那我就告訴你好了，今夜你必須給我們一個公道！」

駱天龍不由微微一怔，問道：「什麼公道？」

黑鳳冷冷道：「你還裝什麼糊塗，鬚眉漢昂藏軀，既然敢作敢爲就該敢當！」

駱天龍雙眉微揚了揚，旋又微微一皺，道：「姑娘說的是，奈何我確實不知姑

娘要的是什麼公道，也決未裝糊塗，我又如何敢當法？尙請姑娘直言！」

黑鳳突然一聲冷笑道：「你既然這麼說，我就直截了當的直言了，只要你自斷一臂，我保證沒人難爲你，讓你離去！」

駱天龍雙眉不由又微微一揚，道：「要是我不呢？」

黑鳳冷冷道：「今夜你就休想生出這座山神廟！」

駱天龍星目寒芒一閃倏斂，道：「姑娘可是認爲人多就能奈何得了我？」

黑鳳道：「我知道你一身所學功力高絕，但我會傾盡全力而爲！」

駱天龍默然了刹那，目光忽地一凝，道：「姑娘可以告訴我要我自斷一臂的道理麼？」

「可以。」黑鳳道：「因爲你在古北口曾斷過一位忠義之士的一臂！」

「哦，原來是這麼回事。」駱天龍明白了，臉容忽地一正，道：「姑娘，這件事不該怪我。」

黑鳳說道：「不該怪你，難道就該怪我！」

駱天龍微微一笑道：「姑娘可知道當時的情形？」

黑鳳道：「當時的情形怎麼樣？」

駱天龍道：「當時的情形如不是我出手斷他一臂，要他乘機退走，只怕他與他的手下兄弟，全數都得躺在那兒。」

黑鳳冷冷道：「照你這麼一說，你斷他一臂，他倒應該感謝你了！」

駱天龍淡淡道：「感謝那倒不必，只要姑娘不再要我自斷一臂，我就已經滿足了！」

黑鳳冷笑一聲道：「對此我很感抱歉，也無法讓你滿足！」

駱天龍劍眉微皺地道：「這麼說，姑娘今天是一定非要我自斷一臂不可了！」

「哼！」黑鳳說道：「這也是不得已的事，否則我無法對手下一衆忠義兄弟交待！」

駱天龍就攤了攤雙手，無可奈何地道：「姑娘既如此說，那就只有聽憑姑娘了，姑娘請下令動手吧！」

黑鳳神色略微猶豫了一下，道：「我雖然明知可能不是你的敵手，但我仍要先試試你，與你作十招之搏！」

駱天龍說道：「那也好，姑娘請出手吧！」

黑鳳沒再說什麼，舉步走出大殿，在駱天龍對面八尺地方站立，探手撤出腰間的長劍，凝神靜氣，目注駱天龍。

駱天龍星目瞥視了黑鳳手裏的長劍一眼，道：「姑娘怎麼不用那柄紫電劍？」

黑鳳道：「我答應過你，不會輕妄使用紫電劍，何況是對你，當然更不會用它！」語聲一頓又起，繼續說道：「你亮劍吧！」

駱天龍淡淡道：「姑娘只管出手，到我該亮劍的時候，我自會亮劍！」

黑鳳黛眉一揚道：「司馬子都，你實在够狂妄的！」

駱天龍聳肩一笑道：「我生性如此，奈何！」

黑鳳冷冷一笑，振腕抖劍，一招「丹鳳朝陽」直刺駱天龍咽喉。

駱天龍眞是藝高人胆大，他身形凝立不動，目注劍勢，直到劍尖已臨近到半尺左右距離之際，這才脚下不移不動地身軀微側，倏然抬手，以食中姆三指，閃電般抓向劍葉！

他這種出手就抓敵人的兵刃的手法招式，雖然很出人意外而且奇快，可是黑鳳的反應也不慢！

口中一聲冷「哼」，劍勢一偏，變成斜斬駱天龍的左肩。

駱天龍不由揚眉一笑說道：「姑娘好快的反應，好精純靈巧快捷的劍法！」

話聲中，右脚往外一滑，向右橫跨出一大步，避開了黑鳳那斜斬的一劍！

黑鳳接連兩劍落空，按理她應該緊接着更快地攻出第三劍，那知事實竟出人意外地，不但沒攻出第三劍，嬌軀反而一擰，後退了三大步。

這情形有點反常，黑鳳連攻兩劍雖然落空，但在攻勢上已佔取了先機，爲何竟放棄這先機反而後退？

駱天龍心中不由微感詫異地朝黑鳳望去了，只見黑鳳右手長劍斜舉，左手立掌當胸，脚下不丁不八，嬌靨兒神色一片肅穆，兩隻美目灼灼如電般凝注着駱天龍。

駱天龍一見黑鳳擺出的這種架式，他心頭不由微微一驚！

黑鳳突然一聲冷喝道：「司馬子都，你接我這一劍看！」

話未落，那斜舉的長劍劍尖突然湧現劍花朶朶，有如怒濤洶湧般地猛朝駱天龍湧了過來！

對於這一劍之威力，駱天龍不但知道得十分清楚，而且也會這一劍，火候造詣都比黑鳳精深，施展出來，其威力也更强更大！

這回駱天龍他沒敢再沒動，黑鳳劍招才發，他星目已異采飛閃地朗聲喝道：「姑娘快請住手！」

朗喝聲中，他身形已橫飄丈外！

黑鳳應聲停住攻勢，冷冷問道：「你有何話說？」

駱天龍星目一凝，道：「我請問，姑娘這一招劍法是向誰學的？」

黑鳳道：「這與你何關？」

「當然有關。」駱天龍道：「要不然我就不會得請問了！」

「哦。」黑鳳眨眨美目道：「你知道這一招劍法的來歷名稱麼？」

駱天龍微一點頭道：「我不但知道，而且也會這一招劍法！」

黑鳳美目一睜道：「這一招劍法你也會？」

語聲一頓又起，問道：「你且說說這一招劍法的來歷名稱看是對不對？」

駱天龍道：「劍法招名『瑞雪翻浪』，是一位武林前輩的獨門三絕招之一！」

黑鳳美目眨動地道：「你說你也會這一招劍法，是麼？」

「不錯。」駱天龍點頭道：「不只是這一招，我三招全會。」

黑鳳道：「你是跟誰學的？」

駱天龍道：「這問題是我先問姑娘的，姑娘應該先答覆我！」

黑鳳微一沉吟道：「我是那位武林前輩的嫡傳，你呢？」

駱天龍道：「我也是。」

語聲一頓，眉鋒微微地道：「這可就奇怪了！」

黑鳳道：「怎麼奇怪了？」

駱天龍道：「據我所知，那位武林前輩已經多年未履江湖，他怎麼會……」

黑鳳心念忽然一動，接口問道：「你知道他老人家的隱居之處？」

駱天龍點頭道：「我跟他老人家分別不過兩年多點時日。」

黑鳳道：「你在什麼地方跟他老人家分手的？」

駱天龍道：「關外。」

黑鳳眨眨美目道：「你從關外來？」

駱天龍點了點頭，心中倏然閃過一絲意念，道：「姑娘，我請教貴姓？」

黑鳳美目凝注着駱天龍默然了稍頃，道：「我姓戚。」

駱天龍星目異采一閃，問道：「姑娘，這姓是自己的本姓，還是從什麼人之姓呢？」

黑鳳道：「我是從我義父之姓！」

駱天龍雙目突地一亮，道：「姑娘的義父可是那位當年威震武林的『生死判』戚震天大俠！」

黑鳳點頭道：「不錯，你也聽說過我義父的名號？」

駱天龍倏然微微一笑道：「我不只是聽說過，而且知道令義父是當年忠義令下八鐵衛之首，同時也明白了姑娘的身份，是當代忠義令的掌令！」

「你……」黑鳳嬌靨神色倏然一變，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駱天龍神情突然一肅，道：「我姓駱名天龍，姑娘該聽說吧？」

「駱天龍」三字出口，黑鳳，胡老頭兒，賈巧嘴，楚士揚和那個青衣老者，全都不由愕然一怔，睜大了雙目，十隻眼睛精光灼灼的如電地瞪視着駱天龍，臉上掠現出一股詫異之色。

倏而，黑鳳暗吸了口氣，問道：「你不是司馬子都？」

駱天龍道：「司馬子都是我的化名，駱天龍才是我的眞姓名！」

黑鳳微一沉吟道：「你既然是駱天龍，那麼請出示信物證明！」

駱天龍默然了刹那，緩緩伸手入懷取出了一個黃綾小包，臉色神情肅穆地打開了小包朗聲說道：「姑娘請看這可以證明我的身份麼？」

那是一面兩寸多長純金打鑄的令牌，一面刻着「忠義」二字，而另一面刻着一條龍。

這正是昔年「忠義盟」號令天下武林忠義之士，人人尊敬的「忠義令」。

「忠義令」一現，黑鳳立時矮身下拜，道：「弟子戚亞蘭拜見金令，亦拜見令主！」

緊跟着黑鳳戚亞蘭之後，胡老頭兒，楚士揚，賈巧嘴和那位青衣老者，大殿上，兩邊靠牆地方站立着的一衆忠義盟屬下兄弟，刹時全都矮身跪下。

胡老頭兒和那青衣老者等四人，亦分別報名拜見。

駱天龍這才知道，胡老頭兒是昔年八鐵衛中的老三「鐵腿」胡大，楚士揚居五，賈巧嘴行六，青衣老者則是老七，名方毅。

「鐵腿」胡大奎第四人報名拜見之後，駱天龍立即收起金令，雙手虛挽地欠身說道：「戚姑娘，三叔，五叔，六叔，七叔，諸位兄弟們都快快請起。」

「黑鳳」戚亞蘭和胡大奎等衆人紛紛長身站起，胡大奎忽然哈哈一聲大笑道：「這眞是大水冲倒了龍王廟，一家不認識一家人，大夥兒天天盼等少主的到來，結果幾次見面，都陌不相識。」

駱天龍含笑說道：「今天要不是戚姑娘施展出鍾離師叔的那一招『瑞雪翻浪』，我便不會追根究底，也就還不會知道是一家人呢！」

胡大奎點了點頭，語氣突變埋怨地說道：「少主，你可把屬下們寃慘了！」

駱天龍微微一怔，道：「三叔，您這話怎麼說？」

胡大奎道：「老菩薩早就有傳書到來通知了姑娘，說您已經入關來了，屬下等萬萬也料想不到您竟然化名司馬子都，害得大伙兒天天盼望，天天等候您的到來，始終沒有您的消息，這不是把屬下等寃慘了麼！」

「哦。」駱天龍歉意地道：「三叔，這眞對不起，我沒想那麼多，我只想到先在江湖上磨練磨練，增加點兒見識，憑一身所學先清楚一些江湖敗類，減少一些爲滿虜網羅的爪牙！」

賈巧嘴躬身雙手一拱，說道：「少主，前些日子，請恕屬下無禮，冒犯之處，尚望少主原諒。」

駱天龍欠身擺手說道：「六叔請別這麼說，俗語說得好，不知者不罪，何況當時我的身份，意向令人懷疑，六叔有何無禮冒犯，要是我，我也會那麼做，說不定言語比六叔還要激烈呢！」

胡大奎道：「少主，你既然到了這裏，怎麼不去馬回回那兒聯絡一下，您要是去連絡過，也就不會有古北口的事情發生了。」

駱天龍道：「馬回回那兒我本想去聯絡，可是自進入裕親王府後，一方面是因爲太忙，二方面是因爲不方便，侍衞營的人很注意我，我怕替馬回回招上麻煩！」

語聲一頓，星目忽地一凝，問道：「三叔，古北口外那究竟是怎麼回事，那二十多位兄弟爲何攔道，目的是什麼？」

「這……」胡大奎神色微一猶豫道：「事情是因爲少主曾經答應過姑娘，只在裕親王府裏當西席，不替清廷做事效力，這回太后出京，聽說少主也參加了隨駕護衞行列，所以才有那二十多兄弟在古北口外攔道的事情，目的是在試試少主會不會出手？」

「哦。」駱天龍眨眨星目道：「要是我不出手，事情便就算了，也就不會得有今天之約了，是不是？」

「是的。」胡大奎點頭道：「少主若不出手，連永亮他們能多殺幾個侍衞營的鷹犬就多殺幾個了事。」

駱天龍淡淡道：「好主意，高明。」

聲調倏地一冷道：「是誰的主意？」

胡大奎一聽這語氣有點不對，一時沒敢接話。

青衣老者方毅輕咳了一聲，道：「稟少主，是屬下的主意。」

駱天龍目光一凝，道：「七叔，你想過沒有，這麼做，值得麼？」

「這個……」

方毅心中微窒了窒，剛說了「這個」兩字，駱天龍却接着又道：「七叔，您知道這回太后出京，隨身護駕的，除侍衞營的兩班弟兄外，還有些什麼人麼？」

方毅點頭道：「聽說還有四名大內侍衞高手。」

駱天龍道：「七叔既然知道，就該明白所有大內侍衞無一不是好手中挑選出來的好手，武學功力莫不皆有精深的造詣火候，連永亮跟那些兄弟豈是大內侍衞之敵，要不是我及時插手，那後果……」

語聲微微一頓，搖了搖頭，接着道：「七叔，這太不值得，也太嫌輕率，太欠考慮了！」

這是事實，也是理。

方毅不由低頭躬身說道：「少主恕罪，屬下錯了！」

駱天龍淡然擺了擺手，道：「事情過去就算了，以後還望七叔三思而行，別再讓忠義盟的兄弟輕率冒險白白犧牲！」

方毅低着頭，沒說話。

駱天龍隨即話鋒一轉，望着「黑鳳」戚亞蘭道：「姑娘，連永亮的傷勢怎麼樣？好些麼？」

戚亞蘭道：「已經敷藥服藥，大概再調養十天半月的就無碍了。」

駱天龍點了點頭道：「請姑娘代我致意，告訴他我很抱歉！」

戚亞蘭躬身道：「屬下遵命。」

語聲一頓，眨眨美目問道：「少主，您見過哈泰了麼？」

駱天龍點頭道：「見過了，並且還跟他單獨作了一次詳談，彼此約法三章。」

「約法三章？」戚亞蘭不由微微一怔，道：「他跟您約了什麼法？」

駱天龍道：「我答應他絕不進入大內一步，他也答應任由我在京城內作有限度的行動，絕不干涉！」

戚亞蘭道：「怎樣有限度的行動？」

駱天龍道：「不隨便殺害官家的人，如果一定要殺，必須有其該殺之道，換句話說，就是必須有其該殺的惡跡罪證！」

戚亞蘭黛眉一蹙道：「這算什麼？難道他已經知道您是……」

駱天龍點頭道：「哈泰爲人精細無比，他早知道了義父的身份，也早知道我是忠義盟的繼承人！」

戚亞蘭美目倏地一睜，道：「這麼說，他可能也知道我跟七位叔叔了！」

「可能。」駱天龍道：「不過，他並未跟我提起姑娘跟七位叔叔的事情。」

語聲一頓又起，接着道：「我一到京裏，他便已明白我是有所爲而來，他怕我硬闖大內，驚了皇上，令他爲難，所以才跟我約法三章。」

「哦。」戚亞蘭微一沉吟道：「他問過您到京裏的目的麼？」

駱天龍點點頭道：「我已經告訴他，除了要取得青霜劍外，可能還要殺一兩個人。」

戚亞蘭眨眨美目問道：「少主可能要殺一兩個什麼人？」

駱天龍道：「以前的侍衞營的領班，現在還在不在侍衞營裏就不知道了。」

戚亞蘭問道：「少主可知道他的名字麼？」

駱天龍搖頭道：「到目前爲止還不知道，不過我會打聽出來的。」

戚亞蘭道：「少主跟他們有仇麼？」

駱天龍道：「他們是當年夜襲含烟山莊，殺害雲莊主夫婦的兇手，我想我該爲雲莊主夫婦報此血仇！」

戚亞蘭美目眨了眨，又問道：「那青霜劍現在大內，還是在什麼地方，少主您問過哈泰沒有？」

「我問過。」駱天龍道：「哈泰說劍不在大內，但確在京城之內，他要我自己慢慢的找，因此，我也才答應多倫格格這西席之職！」

戚亞蘭沉吟地道：「這麼說，少主是打算一找到青霜劍，替雲莊主報仇之後，便即離開裕親王府了！」

駱天龍道：「我本來是這麼打算的，可是因爲裕親王的情面難却，我已經答應在他府裏當六個月的西席。」

戚亞蘭美目轉動了一下，問道：「裕親王他們知道您跟哈泰的關係麼？」

駱天龍答道：「現在連太后都已知道了。」

「連太后都知道了。」戚亞蘭道：「這是誰告訴太后的？」

駱天龍當即把古北口外，他攔阻侍衞營的人追殺連永亮等人，武成因而對他不滿，說他故意縱放，認爲他與連永亮等人有勾結，多倫格格爲了替他辯護，乃說出他與哈泰的關係的經過說了一遍。

戚亞蘭靜靜聽後，默然了刹那，神色忽然一肅，道：「少主，屬下現在向你請示！」

駱天龍含笑道：「姑娘請別客氣，這『請示』二字意何所指，請妳儘管直說好了。」

戚亞蘭道：「屬下自義父逝世後，奉上官老人家之命，暫代掌令以待少主之藝成，現在少主已經藝成來到，屬下應該立刻交卸這副重担，以少主令諭是從！」

駱天龍凝目道：「姑娘之意是要現在就交給我？」

戚亞蘭道：「屬下正是此意。」

駱天龍微一搖頭道：「現在還不行，我不能接。」

戚亞蘭一怔，道：「爲什麼？」

駱天龍道：「因爲目前我必須留在內城，要在裕親王府裏找尋那柄青霜劍，打聽那兩個夜襲含烟山莊的侍衞領班，根本無法分身兼顧盟務！」

戚亞蘭道：「可是……」

駱天龍不待她說下去了，立刻抬手一擺，截口道：「姑娘別多說什麼了，請姑娘再多偏勞些時日吧。」

戚亞蘭又默然了刹那，躬身說道：「屬下遵諭。」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少主，屬下有句話不知應不應說？」

駱天龍道：「姑娘只管請說。」

戚亞蘭道：「那哈泰既然早知道您的身份而一直不露聲色，由此可見他實在是

個心機十分深沉可怕的人物，屬下認爲您應該多小心提防他！」

駱天龍含笑道：「姑娘放心，他不敢對我怎麼樣的，他也自知非我之敵，奈何不了我！」

戚亞蘭道：「這屬下相信，憑所學功力，他絕不可能是您之敵，奈何不了你，可是，俗語說得好：『明槍易擋，暗箭難防』，屬下以爲少主還是多小心提防着他點兒的好！」

胡大奎接口說道：「少主，蘭姑娘說的不錯，屬下也以爲你是該多小心提防着他點兒爲上！」

駱天龍雖然明知哈泰絕不會對他怎麼樣，但戚亞蘭跟胡大奎要他小心提防都是一番善意，他自是不便再說什麼地點點頭道：「謝謝姑娘跟三叔的關懷，您幾位請放心吧，我一定小心提防着他就是……」

戚亞蘭又道：「另外屬下還有件事情稟告少主，那護衛領班段文慶乃是本盟的兄弟。」

「哦。」駱天龍星目異采一閃，說道：「那麼那『鉄掌金刀』徐曉山應該也是了！」

戚亞蘭點頭道：「是的，徐曉山那兒是段文慶的連絡站。」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回京以後，少主如有什麼事情，只讓段文慶往徐曉山那兒跑一趟就行了。」

駱天龍點了點頭，話題一變，說道：「我出來已經不少時候，該回去了，姑娘跟三叔等四位叔父諸位兄弟，也請儘快回京裏去吧。」

話落，雙手抱拳一拱，騰身拔起，直上夜空，電射飛掠而去！

× × ×

二更三刻，駱天龍回到了行宮。

侍衛營兩班兄弟都還沒睡，在等他。

兩班兄弟閒着無聊，便七八個圍在一起，分做兩堆，擲骰子的擲骰子，推牌九的推牌九，賭了起來。

朱大爲跟史强則和另幾個不喜歡賭的兄弟，圍坐在一邊聊天。

駱天龍一進入房裏，朱大爲立刻站起來道：「駱爺，您回來了。」

駱天龍點了點頭，含笑道：「怎麼，大夥兒都還沒睡？」

朱大爲道：「我們都在等您。」

駱天龍道：「有事兒？」

朱大爲搖頭道：「沒事，只是不放心您一個人出去，到了三更正，您要是還沒回來，大夥兒便要出去找您去了。」

駱天龍心中不由甚爲感動地道：「謝謝大夥兒的關心。」

史强眨眨眼睛道：「駱爺，剛才那封信究竟是怎麼回事？」

駱天龍道：「沒什麼，是幾位老朋友約我去敍敍。」

史强道：「大概是寃家吧！」

正說話間，行宮總管魯廣正走了進來，目光一掃炕上已經停賭，但尚未收起的骰子，牌九，臉色倏地一沉，道：「諸位，什麼時候了，還在賭這個，不睡覺！」

侍衛營的人一向驕狂，那吃他這個。

一名侍衛立刻不高興地冷聲回嘴說道：「這關你什麼事，你管得着麼！」

魯廣正臉色一變，道：「這話是誰說的，請站出來再說一遍看！」

那名侍衛道：「站出來就站出來，你還能把我怎麼樣？」

說着，從炕上一躍下地。

魯廣正嘿嘿一笑，道：「你很有種，你叫什麼名字，是那一班的？」

那名侍衛道：「我叫楊進達，是那一班的都一樣，都是侍衛營的！」

魯廣正冷笑道：「你說的不錯，都是侍衛營的，是那一班都一樣！」

語聲一頓又起，道：「剛才那句『你管得着麼』的話，是你說的麼？」

楊進達點頭道：「不錯是我說的。」

「好。」魯廣正冷冷道：「如此我就讓你看看我管不管得着！」

突然抖手一掌直朝楊進達臉上摑去。

駱天龍在旁看得很淸楚，魯廣正這一掌已經凝聚了內家眞力，要被摑實，楊進達勢必落個滿嘴鮮血半邊床牙脫落不可！同時他心中明白，侍衛營的兩班弟兄是爲了等他才沒睡，因爲閒着無聊才賭着玩兒，這件事他不能袖手旁觀不管，讓楊進達挨揍吃虧！

因此，他適時閃電抬手一格，說道：「魯總管，算了。」

魯廣正神色一變，說道：「你敢阻攔我！」

駱天龍淡淡道：「我不是阻攔總管，只是勸架。」

魯廣正雙目一瞪，道：「你是侍衛營的什麼人？」

駱天龍搖頭道：「我並不是侍衛營的人。」

魯廣正道：「那麼你是？……」

駱天龍道：「我隸屬裕親王府。」

魯廣正說道：「你是裕親王府的護衛麼？」

駱天龍道：「勉强可以算是！」

魯廣正冷聲一笑，道：「你可知道我這行宮裏的規矩？」

駱天龍搖頭道：「什麼規矩？」

魯廣正道：「凡是進入我這行宮的人，不管是誰的人都得遵從我的規矩，不准酗酒，不准賭博！」

「哦。」駱天龍淡淡道：「這規矩是誰訂的？」

魯廣正冷冷道：「我。」

駱天龍道：「還有別的規矩麼？」

魯廣正道：「在我處罰犯規之人時，絕不容許別人攔阻？」

駱天龍道：「要是有人攔阻呢？」

魯廣正道：「攔阻之人便須與犯規之人受內同樣的處罰！」

駱天龍淡淡道：「總管對我說這話的意思，可是說我也該受處罰？」

魯廣正冷冷道：「不錯，這也是本行宮的規矩！」

駱天龍淡笑了笑道：「如此我請問總管，這所謂『處罰』，是怎樣的處罰法？總不會沒有個準則法度，任由總管舉手就打吧？」

「這……」魯廣正被問得神情不由一窒，旋忽嘿嘿一笑，道：「這要什麼法度準則，規矩是我立的，我是這兒的總管，我愛怎麼處罰就怎麼處罰！」（未完）

雌虎狂龍傳奇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啞吧殺手（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勇和姜玲玲找不到小明，十分焦急，經多方設法，石勇找到了啞吧扒手集團的頭子黎發根，他正在一間餐室裏坐着，不料此時姜玲玲也來到這餐室來，而且逕自找上黎發根，聲言她要加入黎發根的扒手集團中搵食，石勇感到驚愕，他只好一面與警方聯絡一面跟踪他們……黎發根帶玲玲去大厦的天台上，讓她通過一塊跳板向對面另一大厦的天台走去，乇至跳板中央，忽然在玲玲的前後各有一條竹竿指住她，在十分危急之時，石勇和一批警員出現了，使玲玲脫了險，而黎發根和一批扒手也被警方抓去……

嬌娃堪稱雌老虎　勇探原來是狂龍

這邊天台木屋之內，果然盡是黎發根等人的巢穴。

警方在這裏面，找到不少未曾脫手的臟物，都是黎發根指揮一班啞吧去扒回來的？

但是，石勇和玲玲一樣，他們對這一切絕對不感興趣？

他們要知道的，却是小明的下落。

但是，警方人員大舉搜索下，兩邊天台上的木屋都搜過了，就是無法可以找到姜小明的影子。

石勇固然失望，玲玲更加失望。

石勇的魯莽脾氣又發作，他一手執住黎發根的衣領：「那孩子呢？你把那孩子收藏在何處？你再不說，老子把你扔到街上去。」

然而，一名西人警官却過來喝住石勇，又對黎發根講出一些警誡詞似的說話，無非是他有權不說話等等。

石勇氣極了，因爲在其中一間木屋之內，顯然找到了證據。

那是一把椅子，上面有綁過人的繩子，但現在已告鬆脫了。

石勇感覺得到，這就是綁過小明的地方。

黎發根是落網各人之中，唯一會講說話的成年人，其他都只是少年人，而且還是啞吧。

黎發根態度悠閒，滿不在乎的樣子，假如沒有其他警方人員在場，石勇早已動起手脚來，這種人還是先揍他一頓再說。

擾攘半晌，黎發根幾乎一句話也沒有說，他也像個啞吧。

他只對警方人員說過一句：「我沒有犯罪，我不知道你要我告什麼？」

最初向他宣讀警誡詞的警方人員對他說，警方準備控告他的罪名暫時有：敎唆及協助未成年的啞吧們犯罪，蓄意傷害他人身體以及企圖謀殺等等罪名。稍後警方可能加控其他罪名。

石勇和不少在場的警方人員都心裏明白，對付一個正當好人，這辦法也許用得着。

但對付一個壞蛋，講法理又有何用？

假如他用拳頭，相信黎發根早已句句講眞，但現在顯然沒他辦法。

石勇心裏既然焦急，又生氣，可惜在較高級警方人員的面前，他又不能發作。

落網的數名啞吧少年之中，有些只是啞吧，有些又聾又啞。

他們的年紀都在十三至十五歲之間。

當場已有些警探認出了其中一些人，他們是有過扒竊案底的少年犯。

警方將一干人帶走。

姜玲玲一向怪責石勇做事無謀，這一次亦難例外。

假如石勇能忍耐一下，事情可能完全改變過去，當時玲玲過跳板，只不過是一種考驗，但石勇站在老遠地方，根本聽不到他們說什麼，只見玲玲處於危險邊緣，自然焦急起來。

姜玲玲明知目前也同樣找不到小明，但是，假如石勇等人來遲半步，她可以用其他們方法打聽一下，相信黎發根多少會透露一些風聲。

現在，黎發根顯然不想多說，他是担心自己講得多錯得多。

石勇一邊安慰玲玲，一邊急得兩頭攢，看看同事們在現場之上是否找到什麼重要的綫索。

現場上，探員找到了一方手帕，那是用來塞口的，摔作一團之外，還有涎沫的氣味。

玲玲認得這是他弟弟小明的手帕，她對姜小明是姊兼母職，兩姊弟一直相依爲命，自然是對一切物件十分熟識。

石勇既然已肯定小明曾在這裏被人綁住塞口，偏偏黎發根又不肯說出眞相，更糟糕的是其他人都是啞吧。

他無可奈何，只有另想辦法。

玲玲怕他魯莽誤事，只可以勸他別太過焦急。其實玲玲私心底下，比他更焦急萬分。

× × ×

石勇開着他的私家車，載着姜玲玲等在一條橫街的街口。

他們並非爲了談情說愛，而是等待着一個人——一個他們絕不喜歡的人。

那個人就是扒手集團的首領黎發根。

石勇知道黎發根已獲准保釋，於是決定用自己的方法去解決。

他覺得對付一些壞人，不能用正常的法律程度，否則會一無所獲。

玲玲也知道這位男友性格魯莽，經常誤了大事就是爲了沉不住氣。

玲玲也知道偵探部裏面經常掛起一句格言：「腦筋勝過子彈」。

意思是說：用腦總好過用子彈。

事實上做偵探的，用暴力未必就可以解決問題，但石勇和他的一班同事都有過這樣的經驗，對於一些壞人，少一分暴力也不可以，用拳頭代替了咀吧，往往會收到奇效。

姜玲玲雖然不是受過訓練的警探，但對偵探學一向深感興趣，也許是由於這種心理因素，她才會喜歡石勇。

她時常勸導石勇多些用腦，總比較用手槍和拳頭要好得多。

現在她既然知道了石勇的用心，立即就提出反對。

石勇準備等一會兒當黎發根由警局出來時，用車子將他載走，假如他不肯上車，就用暴力迫他就範。

然後，石勇會把他帶到另一處地方，迫他說出小明的下落。

但是姜玲玲不贊成他這種做法。

首先因爲石勇是警方一名探員，這樣做法是犯法的。

其次黎發根既然已獲准保釋出外，相信他亦必然會有所行動。

因此，玲玲以爲不妨給些耐性，看看他下一步的行動是什麼，這樣收穫可能更大。

玲玲的主意終於獲得了石勇的接受，但石勇也只是暫時性的，他對黎發根這種人，恨不得痛痛快快的揍他一頓！

不久，警局裏有人出來了。

除了黎發根之外，還有另外一些人，他們是律師樓派來的。

玲玲見不到那幾名啞吧少年，就忍不住問石勇。

石勇道：「表面上，黎發根只是那些天台木屋的業主，他爲了可憐這班啞吧，所以才廉租給他們居住，至於他們所作何事，一概與他本人無關，但那班有口難言的啞童，却是人贓並獲的扒手、竊匪。而且也沒有人來保釋他！」

這時候，黎發根等人登上了停在警局門外不遠處的一輛汽車，絕塵而去。

石勇於是開始追踪他。

玲玲則在私心底下盤算着，用什麼方法可以知得更多？

可惜那班啞吧不會講話，否則，他們一定比黎發根單純。

× × ×

「他們有沒有用手勢交談？」布列督察問一名看守羈留所的探員。

探員是奉命專責小心觀察那班啞吧少年的。原來布列督察也懷疑范吉和剛落網的啞童們原是同黨。

但是，那探員却說：謀殺士多店老板何志的啞童范吉，並未跟其他啞童交談。

布列督察十分失望，他希望范吉與這班人同屬一黨，如此一來，事情就有可能簡化得多了，不過現在却有跡象顯示他的想法是錯的。

時間已經是晚上。

探員們大都下班去了，偵探部裏面，只留下值日的人。

布列督察剛想走，外面突然有兩個社會工作者求見。

他們據稱是啞童福利會派來的。

他們來此的目的，無非要慰問一下落網的啞童，看看他們有什麼要協助的。

基於人道立場，警方似乎沒有理由拒絕是項探訪行動。

布列督察於是批准他們探監。

一名男的據稱是手語專家，一名女的却披上了修女的制服。

他們分別探訪了正在羈留所內的范吉和涉嫌扒竊的幾名啞童。

軍裝警員和偵探部的便衣探員雖然儘管在旁監視，仍無法知道他們所「談」何事。

因爲，他們只以手代口，手勢代替了談話，雙方不斷指手劃腳的，外人很難理

解。

那修女一直在合十祝福，她對這班啞童似乎顯得無限的同情。

布列督察也請來一名手語專家，替這班啞童落案，但當時所知不多。

啞童們直認扒竊，却否認是有人操縱他們。這正是黎發根獲得保釋的最大原因之一。

布列督察連晚飯還沒有吃，他在等候着，希望啞童們受到感動，會對這一名社會工作者透露一點兒心聲！

但是，一直等到這次的慰問結束，還是毫無結果。

布列督察忽然覺得那位女修士有些面善，偏偏又是想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她。

修女是十分莊嚴的，他不敢直視，也不敢多想。

事後那位手語專家表示，這班啞童的內心充滿了仇恨。

至於范吉，他表示他的確殺了人。

從「手語」中交談的結果，范吉並不認識其他啞童，也表示沒有同犯。

布列督察覺得這可能是兩宗不同的案件。

他又想起了小明。

那聰明伶俐的孩子，爲什麼會突然之間不知所踪？

想起小明就會令布列督察想起石勇，要不是石勇太大意，小明就不會失踪。

想起石勇，布列督察就會想起石勇的女朋友……

突然之間，布列督察的腦袋彷彿被鐵鎚直擊了一下。

他連聲叫住：「留住她？」

布列督察辦公室門外的探員聞聲四望，見不到任何人。

於是走進去問他：「督察，發生了什麼事？」

「那女子呢？」布列問。

探員呆了一呆，道：「女子？什麼女子？」

「那修女呢？」

「他們都走了，督察。」

「嗯，」布列沉吟着，然後又問那探員，道：「你見過石勇那位女朋友姜小姐麼？」

探員想了想，道：「見過一次，沒有多大的印象。」

布列原來就是覺得那位修女很像姜玲玲，可惜她早已離去。

他只好對這位值勤探員說：「見到石勇，叫他與我連絡。」

× × ×

姜玲玲無可奈何地，脫下她身上那套修女的制服，嘆了一口氣。

布列督察倒沒有看錯，那到警局去的修女，正是玲玲假扮的。

玲玲請來一位手語專家，與她冒充社會工作者去慰問那班啞童，目的無非爲了知得更多，想不到結果還是失望。

到底，那些啞童內心的世界是怎麼樣的？

似乎除了手語專家之外，根本常人就不易知道。

那位手語專家叫莫申，是位在新區的一位坊衆。玲玲認識他，也只是數個月以前的事。

玲玲很佩服這種人才，她爲了實現自己的計劃，才會想起這個人來。

數月前，有一次坊衆之間起了一次糾紛，新區的人紛紛圍攏起來，玲玲亦在其中。

其中有個啞童被人懷疑是竊賊，差點兒被坊衆毆打一頓。

後來有位手語專家出現，爲啞童解了圍，此人正是莫申。

莫申就住在同一座新區大厦之內，玲玲後來才知道他妻子也是個啞吧。

莫太雖然是個啞吧，但長相美麗，如果不知道她不會說話的人，一定十分羨慕莫申的艷福，然而知道她是個啞吧的人，就像玲玲一樣，反而覺得他偉大。

玲玲覺得警方請回來的專家未盡可靠，所以才想起要求莫申跟她合作一次。

莫申也樂得助人，但結果收穫還是十分有限。

現在玲玲惟有等待石勇那方面的消息了。

石勇的焦點放在黎發根的身上。

他覺得黎發根一直操縱住一班啞童，絕對是個關鍵性的人物。

× × ×

時間已接近午夜。

黎發根已經非常小心，他每轉往一處地點之前一定再三回顧，直至肯定沒有人跟踪，這才入屋去。

這是他和情婦美美居住的地方，連他最親密的朋友也不知道。

但是今晚，他知道有一班人會到這兒來。

不過，美美却不知道。

美美只知道他出了事，所以見面時，就問長問短，顯得十分關心。

黎發根反而安慰她：「一切將成爲過去了，我你二人還是像以往一樣，逍遙快活。」

「但是，他們呢？」美美很關心那班啞童。

「他們未成年，最多判感化，就當做放大假好了。」

「萬一他們供出你是幕後人，如何是好？」

「供出我？」黎發根忍不住格格地笑了：「他們又聾又啞，如何作供？再說，他們受過訓練，已經不是頭一次被捕，他絕對經得起考驗。」

「根哥。」美美又說：「我想，我們還是趁早收山吧，這種日子眞不好過。」

「你在這裏好食又好住，要担心的是我。」

「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不担心才是假的，尤其是今天我從電台的新聞報告中，知道你出了事，我一直担心到現在！」

美美又埋怨道：「爲什麼你電話也沒有一個給我，讓我乾等？」

黎發根道：「警方表面上准我保釋出外，其實我早料到他們一直暗中派人監視我：「這兒是我你二人的安樂窩，如何能讓他們跟踪到這兒來，我千方百計才將跟踪我的人擺脫。」

美美忽然問：「你猜你會入獄麼？」

「爲什麼你會這樣問？」

「我愛你，怕一旦要離開你。」

「萬一我入獄，你怎辦?」

「我會等你，無論是多久?」

「眞的?」

「眞的。」美美倚偎着他！

黎發根輕輕嘆了一口氣：「那班啞吧無法可以證死我，但那姓姜的女郎，却可以令我入獄。」

「那你打算怎樣?」

「老實告訴你，我不打算出庭受審。」黎發根說。

「你想逃亡?」

「是的。」

「那麼，我呢?」

「我當然不會留下你！」黎發根又問：「美美，你身邊有多少現金?」

「現金有限而已，你平時給我的錢我都買了首飾和美金。」

「大約有多少。」

「大約值三四十萬。」

「這數目，足夠我們二人逃到外地去躲一個長時期了。」

「你眞的要走?」

「是的。」黎發根看看腕錶，「坦白告訴你，大約半小時後，就會有人到這兒來。」

「什麼?」美美霍然坐直了身子，瞪住黎發根：「他們是什麼人?」

「黑道中人，你何必大驚小怪?他們只是幹偷渡的，我要帶你一齊走。」

「爲什麼你不先問過我?」

「難道你不想走?」

「就是要走，也決不是今晚。」

「這又有什麼分別?」

「分別可大了！」美美說：「如果你早告訴我，我會從銀行處把現欵提出，從保險箱裏將首飾取回。」

「銀行?」黎發根的身子忽然挺得更加畢直，「你幾時又再相信銀行?我記得你說過，你發誓以後也不再信銀行的。」

「嗯……」美美支吾着說：「那是過去的事，後來，我總担心家裏不大安全，所以……」

「哈……」黎發根忽然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美美感到不妙。

黎發根停止了笑聲，一本正經地說：「你別裝蒜了！你的性格，沒有人比我更加清楚，自從上次銀行發生過擠提事件之後，你便不再信任他們，所以一切現金鈔票都在這裏。」

「你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黎發根忽然站了起來：「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我一向信任你，所以才將一切財權交到你手上去，但是現在，你似乎不想跟我一齊走，是不?」

「我沒有這樣說過，」美美辯道：「我只覺得事情來得太過突然而已。」

「一點也不會突然，我記得我早向你表示過了，我們這種人隨時會有麻煩，隨時隨地也要作好心理準備。」

「但你從來沒有告訴我要逃走。」

「現在告訴你，又有什麼不同?」

「本來就沒有什麼不同，但是我的首飾，我的現金……」

「你一切東西都在這間屋裏面。」

黎發根不等她說完就說。「你乖乖的，自己取出來向我交代清楚，免得我動手。」

「爲什麼你忽然變得不相信我?」

「過去就是我太過相信你了，想不到你現在擺明就是欺騙我！」

黎發根說着，這邊已衝進了美美的香閨裏去。

這是一個只有一廳一房的細小居住單位，租金是由黎發根付的，裝修間格也是由他設計，所以一切也瞞不過他。

他闖進了房間之後，便移開一個床頭几，那兒背後的牆上有暗格。

他早就將這秘密告訴美美，所以他絕對相信她會利用這暗格，雖然他表面上一直沒有過問她的財政情況。

美美追了入來。

她阻止他動手去開啓那個暗格，他覺得她無私顯見私。

他用手推開她！

她一下子失去了重心，跌倒地上。

她又焦急，又生氣。

突然她拿來一把餐刀，撲了過去。

黎發根十分機警，回頭看見刀光一閃，心裏大吃一驚，急忙側身，僅可避過，但手臂却被刀鋒割傷了。

他冲口而出，罵了一句「你這潑婦」！便立即展開了反攻。

美美更狠更潑，也不是黎發根的對手，她被壓在地上。

他狠狠地朝她的粉頰上力摑了幾掌，她又痛又氣，破口大罵。

黎發根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那把餐刀作勢架在她的粉頸之上！狠狠地說：「人家說患難見眞情，現在老子有難了，也看出了你這份虛僞之情！」

「我只是勸你多等一天！」美美頓了下來，「我有些錢放在姊妹家中……」

「少嚕囌了！」黎發根也沒有耐性等她說完，那刀子已加重了壓力，令到她的頸項隱隱作痛！「你的個性沒有人比我更清楚。像你這種人，決不會信任你什麼姊妹的。告訴我，錢在那裏?」

「既然你這樣說，又何必問我?」美美指指那床頭几：「几子後面的暗格，所有東西盡在那裏！」

「你不准我動它，我已知道一定就在那裏。」黎發根一隻手握刀，一隻手却解下了他的領帶來，「你最好乖乖的聽我擺佈，否則我會殺你！」

美美知道像黎發根這種人，什麼事都敢做，她果然不敢反抗。

黎發根用領帶將她雙手反綁，又用褲帶綁住了她的雙足。

最後，他才去打開床頭几後面一個暗格。

暗格之內，果然有不少財物，美金、首飾等等，總值二三十萬左右。

黎發根冷冷說道：「謝謝你替我儲蓄了這筆錢，你算得上是我所認識的情婦之中最有辦法的一個。」

「你懂得這樣說，總算你還有多少良心。」美美楚楚可憐地瞪住他。

「良心?」黎發根又是冷然一笑，道：「良心值多少錢一斤?」

他一邊用一條絲巾包裹着由暗格中搜出的財物，一邊又說：「你眞蠢，假如你

不是如此猶疑，你不會提醒我！可惜你露出了馬脚，令我提高警覺！本來我要帶你一齊走，但是現在，我怎會把一枚定時炸彈帶在身邊?」

「你留下我，誰來照顧你?你會後悔的！」美美說。

「後悔！」黎發根笑了笑，「女人算是什麼東西?有錢就有愛，何況剛才我已及時發覺了你對我不忠！」

「你未免太多疑了！我只不過……」

豈料話猶未完，外面有人按响了門鈴了。

黎發根看了腕表，剛好是他約好了的時間，於是他親自出去開門。

黎發根在黑道中混了不少日子，也認識了不少黑道中人。

就在他離開了警局之後這段短短時間之內，他已經秘密會晤過好一些黑道中人。其中包括了專門僞造證件的，以及偷渡的。

他約了一些人到這兒來，付錢給他們，收下一些到外地去的證件。另一批人則是前來帶他到碼頭去的「蛇頭」。

香港人習慣了稱偷渡專家爲「蛇頭」；偷渡的俗稱就是「屈蛇」。

黎發根以爲現在到來的人就是他約好的人之中，其中一批。

但是，開了門之後，他才感到不妙！闖進來的竟然是另外一個人。

那個人生得神高神大，面肉横生。

當黎發根感到不大對勁時，立即想將大門重新關上，無奈力大無窮，用力一推，大門打開，黎發根差些倒在地上。

那大漢迅速將大門掩上，然後向黎發根展開襲擊。

黎發根儘管不知道他是何方神聖，也看得出他來意不善。

大漢氣力比黎發根好，處處佔盡上風；他三拳兩脚，已將黎發根迫得喘不過氣來。

黎發根被對方彎着一條手臂，推入房間去，他完全沒有反抗的餘地。

美美看見那大漢進來，竟然鬆一口氣說：「柯倫，你來得正好！」

「你怎麼會弄成這副樣兒?美美。」那大漢關心地說。

他只用一隻手就可以控制黎發根，另一隻手伸過去爲美美解開那些領帶、褲帶等物。

美美道：「他就是你的情敵，他已發現了我你二人的奸情！」

黎發根聽到這裏，一切都已經明白了。美美早已存心要出賣他，怪不得她不願將一切私蓄拿出來；只可惜自己未免太過大意！

他被那大漢和美美合作反綁起來，完全失去了反抗之餘地。

那個叫柯倫的大漢，年約三十許，生得渾身肌肉，一看就知道是個練健身運動的人。

美美恢復了自由之後，得意洋洋地對黎發根道：「算是你倒霉也好，算是我幸運也好，總之這些只不過是寃孽錢，希望你不要看得太過認眞！」

美美回頭又對柯倫親嫟地說：「親愛的，現在我們怎辦?」

柯倫解開那方塊已經包紮起來的絲巾，問道：「所有的，都在這裏?」

「不！只有傻瓜才相信這是我全部財產。」美美笑道：「這些只不過是一半而已！」

「還有另外一半呢?」柯倫催促地說：「我們時間無多了，我的車子在下面等你！」

美美於是拉開了衣櫃的門。

衣櫃內另有一個暗格，這是美美自己叫木工加上去的，難怪黎發根不知道了。

黎發根又急又氣，他恨不得立刻殺了這一對奸夫淫婦。

但是，目前他已被人綁住了手脚，就是他剛才綑綁住美美一樣，完全動彈不得，那有本事去對付別人?

因此，他只有眼巴巴的，看見美美從衣櫃的暗格內，起出了另一批珍飾和鈔票。那數值，比起他剛才用絲巾包起的還要多。

美美得意洋洋地，把一疊花花綠綠的鈔票，在黎發根的面前一揚：「黎先生，謝謝你的過信，小妹以後有好日子過，完全是蒙你所賜！哈哈……」

豈料美美的笑聲未止，突然被人自後面用繩子綑綁起來。

她驚愕地回顧，動手的並非別人，對付她的竟然是她的情郎柯倫。

不但是美美感到萬二分愕然，就是冷眼旁觀的黎發根也感到愕然。

以柯倫這傢伙的身裁和氣力，只要他動手，美美實在難以反抗。

看情形柯倫是有備而來，因爲那些繩子是他從口袋中取出的。

他一邊把美美綑綁起來，一邊對她說：「這個故事教訓你：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

回頭柯倫又對黎發根道：「朋友，我們份屬老襟，讓我贈你兩句吧！讓你下一世投胎做人時希望學得乖巧一些；女人不可以太過信任的，你這些雖則是寃枉得來的孽錢，也不該完全信託到一個像美美這樣的女人的手上。」

美美悔不當初，含淚道：「想不到你也是個負心的人！」

柯倫格格笑道：「做人最緊要還是自量一些，像你這種殘花敗柳，只配做人家的情婦，那有資格成爲我柯倫的情人?」

美美痛心地說：「爲什麼你不早些說?我眞是識錯了你！」

「我却沒有識錯你，最少我早已看準了你這一口古井；不！不是古井，是金鑛！」柯倫這時已綁好了美美。

他提起兩包首飾錢財得意洋洋地說：「這是不義之財，但我仍要感謝一句！」

然後，他又過去將所有窗戶關閉！包括厨房與浴室的。

美美和黎發根心裏都十分明白他要做一些什麼事情。

他要把煤氣喉開放，所以先把一切門戶關上了；他要活活將二人焗死。

美美欲哭無淚。

她想揚聲大叫，但黎發根警告她：這樣很易觸怒柯倫，那只會加速他們的死亡而已。

因爲，對方如果發覺安全受到了威脅

，勢必不會讓他們慢慢焗死，可能以刀相向。

美美只有忍耐着。

她低聲向黎發根道歉。

黎發根不知好氣還是好笑！到了這時候，一切都太遲了。

事情的發展，令各方面都感到十分之意外；首先是黎發根想不到他一向信賴的情婦美美會出賣自己。

然後就是美美想不到她心愛的秘密情人柯倫，竟然是個財色大騙徒；甚至現在即將變成了一個殺人不見血的兇手。

柯倫剛找到了煤氣喉的開關掣。

突然他發覺有人開門入來。

儘管那聲浪十分之輕微，他也聽得到，於是他立刻回轉身去。

進來的是兩個人，他們首先與黎發根招呼。

黎發根以第一時間向這兩個人發出了口頭警告。

但是，他幾乎話未說出口，柯倫已經採取了行動，飛身直撲過來。

剛才進來的二名大漢，身裁雖然比不上柯倫，也算得上是相當高大。

但是，他們一經與柯倫交手，便感到相形見拙，立即處於下風。

黎發根拚命的掙扎，希望能及時掙脫手中的繩子和領帶等物。

但是，他被柯倫綁得很緊，像紮粽子一樣，根本無法動彈。

眼看二人逐漸處於下風，假如這兩個人也敗在柯倫的手中，黎發根和美美二人將完全陷於絕望境地。

不久之後，這層樓宇之內，勢必鬧出「四屍奇案」。甚至日後警方可能永遠也想不到兇手就是柯倫。

黎發根正感到眼前一片灰黑之際，門外突然有一條人影飛撲而入。

那人手中握住了一支手槍，闖進來之後，就揚聲指嚇住柯倫：「舉高雙手，立即停止一切動作，否則我開槍殺你！」

柯倫回過身來，手槍槍管正對準了他的太陽穴。

他似乎感覺得到這是眞槍實彈，因此動也不敢再動一下。

柯倫高舉起雙手。

二名最早闖入的大漢，爲黎發根鬆了綁；他們正要爲美美解開手脚的繩子時，却被黎發根制止。

最初進來的兩個人，是偸渡組織派來，準備帶黎發根到碼頭去上船的。

最後持槍闖入的一個，是送僞冒證件來，交給黎發根的。

他們全是黎發根約好在今晚見面的人，來得總算合時。

經過了一番擾攘，形勢上又有了極大的改變。

「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這句話果然沒有說錯。

柯倫惡極一時，現在又被人綑綁起來，變成了階下囚。

持有手槍的人顯得很有江湖道義，他收了黎發根的錢之後，着二名幹偸渡的人先把黎發根帶走。他並未多收黎發根額外的報酬！只收假文件的。

黎發根總算可以舒了一口氣。

他被二人帶到一輛汽車上面去！他們的目的地是碼頭。

據說碼頭上已有一艘機動漁船，正在升火待發，黎發根卽將開始一次逃亡生涯。當然，黎發根這次逃亡是要代價的，而且數目是數以萬計。

不過，他知道這一次是非走不可了；他領導的扒手集團巳告瓦解。他的律師勸他最好爽爽快快認罪，否則就惟有準備好一大筆錢去打官司。

他利用那班啞吧扒手的確賺到了不少寃孽錢，但平日的開銷數也不在小；他除了自己剩下多少之外，還好有個會儲蓄的情婦美美。

美美雖然企圖挾帶私逃，結果還是棋差一着。

他知道這是因他被捕而起；要不是美美聽到警方逮捕了他，也許至今他仍以爲美美十分靠得住。

假如人生如夢，一場噩夢總算過去。

碼頭已經在望。

路燈暗淡，人影全無。

時已夜深，僅可隱隱聽到一陣馬達聲自海面上傳來。

一艘漁船已升火待發。

黎發根頻頻回盼，他彷彿捨不得這個老地方——香港。

儘管有不少人破口大罵香港如何骯髒，在這兒生活過的人，多少也會對它有着一份懷念。

起碼，香港是個充份自由的城市，要講隨便講，要寫隨便寫，要吃有得你吃，要穿也有得你穿；貴的有，便宜的也有。

只要你有少許錢，就可以辦到。

你不喜歡政府，你可以到電台去罵他，到電視台去公開指責；只要你罵得有理，輿論還可以支持你。你不必坐牢，沒有人說你想作反。

當然，香港也有許多許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自從有了重大改善之後，像廉政公署之設立等等，香港基本上是眞的改變了。首先要拜現任港督麥理浩之賜，難怪大多數的香港人都說：他是眞正可以代表英國的硬漢。

黎發根儘管要離開這老地方，心裏仍感依依不捨；他棄車登船，再三回顧。

黑夜中的海，前面是一片黑暗；他有些怕。

× × ×

出到了公海，浪大，風更大。

黎發根感到有些暈眩，有人給他一顆藥丸，據說那是暈浪丸。

他服食了之後，心裏感到無限恐懼，彷彿大難臨頭。

黑夜中的公海，除了天氣惡劣，否則不會完全陷於黑暗的。

天空中是一片深灰色，海面上只見波浪滾滾。

突然間，那邊有燈號傳來。

一艘快艇正朝住他們這邊開來。

黎發根忙問船家：「發生什麼事？」

「你冷靜點，只須穿上我們的衣服，準備好證件！」船家很有把握地說。

儘管如此，黎發根仍然感到害怕。

快艇越迫越近，燈號是要漁船停下來的；漁船上的人說，他們的速度及不上對

方，假如不停船，對方追上來就有麻煩。

根據船上的人忖測，那快艇最有可能是一艘緝私艇。

緝私艇總比水警輪好！——黎發根當時心裏這麼想。

轉眼間，快艇巳靠近了他們的漁船。

有人用擴音器叫漁船上的人，將船纜拋過去，讓兩船靠攏，讓他們的人過來檢查。

果然是一艘速度奇高的緝私快艇。

黎發根穿上了一身漁民的裝束，仍然被人亮起了電筒照射。

他得到了漁民示意，早巳預備好了證件；他首先要冒充漁民——這艘船上的捕魚者。另外，還有一些證件到外埠才使用的。

假如都能一一過關，他這筆錢自然使得有價値；但眼前他這一關，就未必過得了。

那强光的手電筒照射着他的臉，令到他無法睜開雙眼。

「你是什麼人？」有人在問話。

他自然要答：「捕魚的。」

「名字呢？」

「阿發。」

「有沒有證件？」

「有。」黎發根早巳準備好了。

「嗯——」那人彷彿看出了破綻，「誰簽發的？」

「海事處。」

那人揚聲叫道：「船主！過來！」

黎發根急得差些兒就要跳水，他心裏在詛咒：一定是證件上有明顯的破綻，否則人家怎會一下子便看穿了。

船主應召過來。

那人問他：「你這個伙件，來了多久？我看他不大似水上人。我不想你有麻煩，所以你有一次機會講眞話！」

「嗯——」船主分明聽得懂對方的意思。

「你不說，不如讓我說好嗎？」那人一手揪起了坐在甲板上的黎發根：「不！還是你自己說，你是什麼人？」

黎發根早巳意會得到事情不妙，想不到不妙的事却來得這麼快。

船主明知瞞不過去！代爲求情說：「他是我朋友，這次是非走不可，放他一馬吧！」

「放他一馬？」那人的語氣並不强硬，却反問船主：「你可知道這是什麼時候？今時不同往日啊！想我們死麼？」

船主陪着笑臉：「跟大家商量商量吧！他是個大撈家，一切不會計較的。」

黎發根也乘機說：「是的，錢財身外物……」

豈料他話猶未完，對方巳是截住他：「你說什麼？誰要你的錢？他媽的，你想我們落入ＩＣＡＣ的手中麼？」

「ＩＣＡＣ」是廉政公署的簡稱。

船主忙過來責備黎發根：「你不會說話，最好還是閉上你的嘴巴！」

黎發根不敢再作聲了。

他靜下來，看着船主和那些人走到船頭那邊去，耳語着不知說些什麼。

不過從一切靜動看，可能是船主代他求情，先探探對方的口氣。

船主如果是經常替人「屈蛇」——偸渡到外地去的，自然有機會常常與這班人接觸！即使有門路可通亦不足爲奇。

黎發根也實在希望對方放他一條生路，即使付出相當代價，亦在所不惜。

船主過來了。

那人却返回快艇上去。

船主對黎發根道：「他說要先請示他的同事和上司。唉！可能是你倒霉，我們接連十晚都未試過遇上了他們。」

黎發根也覺得自己運氣欠佳。

他問船主：「如果他們肯放我一馬，即使花上十萬八萬，我也不會計較。」

「唉！你以爲這世界上有錢就一切通行無阻麼？」船主帶住責備的口吻說：「現在不同往日了，稍有差錯，就會害人家坐牢，甚至傾家蕩產也無法脫身。」

「我也明白。」黎發根說，「這兒是公海，有誰來理啊！你們只要守口如瓶，我們雙方同意，一切都不成問題！」

那人又由快艇上落來。

他向船主打了一個眼色，船主於是示意黎發根跟他到快艇上面去。

快艇的船艙之內，有個穿制服的人，他向黎發根打量着：「有什麼大不了要走呀？」

黎發根從船主的神色忖測，這班人可能肯受黑，所以他的心情也比較輕鬆下來：「沒有什麼大不了，想轉換一下環境而巳！求你們帮個大忙，網開一面。」

「先說出實情，讓我們和弟兄們衡量一下利害。」那人很審愼地說，「如果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而你閣下又不計較的話，一切大概不成問題！」

船主也在旁帮着嘴道：「是的，照實說，這班兄弟很易講說話！」，

那個穿制服的人，分明是這班人的主管，所以剛才才會有人走過來先向他請示一番。

看他的樣子，也有四十餘歲了。再過幾年，他就可以吃長糧，難怪他表現得一派愼重。

這中年人又說：「我先聲明一句，我要全部實話實說，否則，多多錢我們也不敢受下。」

黎發根也知道有了廉政公署之後，要使黑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相信自己的身份可能巳由船主口中吐露了多少。因此他不敢說謊，以免惹起對方的反感，那就前功盡廢了。

黎發根對那中年人說出自己的底細，又說出最近發生的事。

那中年人一邊聽，一邊在想。

黎發根巳經很小心，處處避重就輕，但對方仍然聽出了端倪。

也許人家早巳看過了報紙，或者聽電台的報導，所以對這件事最少巳知道了不少。

中年人問：「你有多少手下？」

「你是指那些啞吧麼？」黎發根問。

「是的。他們都是童匪，對嗎？」

「嗯——其實他們十分可憐，我當初只因爲同情他們，所以才收留他們。」

「他們替你賺了不少錢，你現在捨他們而去，似乎太不够道義了！」

黎發根面上紅了一陣：「他們還未成

年，不會有什麼大麻煩的。」

「難道你預料到自己可能有大麻煩?」中年人問道。

黎發根吶吶地說：「不瞞你說，我被人設下了陷阱陷害。」

「什麼陷阱?」

「有名探員跟我過不去。」

「可是石勇探員麼?」

「是的，你怎麼知道?」

「報紙有刊登此事，他女友的弟弟姜小明，聽說因爲年少無知撈過界，所以給你抓去了!可是眞的有這回事?」

「別再提那小鬼了，他的確害人不淺呀!」

「這話從何說起?」

黎發根於是說出那天晚上的事!

原來姜小明當晚確是做了一次「客串扒手」，那小鬼是存心要引起扒手黨的注意。

小明很聰明，他知道，如果扒到的錢不多，決不會引起對方的注意。

他早已作好了心理準備，一次沒有人找他麻煩，下次他還會再來。

但是，那晚只是第一次，就已經引出了扒手黨來了。

當時他已得手，被扒了錢包的女人揚聲大叫。

他由窗口了跳下車，拚命地逃。

巴士停下來，有人追他。

後來小明才知道，追他的人並非失主和警探，正是二名啞少年。

他們「依依呀呀」的，跟姜小明大打出手。

若果眞的打起來，這二名啞少年又那裏是小明的手脚?

然而小明別有用心，假如打到這二名啞少年抱頭竄遁，他的目的便難以達到。所以，當時他是故意打輸了。

他被二名啞少年押了回去。

在那處天台木屋之上，小明第一次見到了黎發根。

黎發根當時也以爲他是「撈過界」的小扒手，立即加以嚴懲。

但是小明很乖巧，他竟然要求加入他的組織。

黎發根覺得他很聰明，當時也有些意動。

豈料突然有個朋友到天台木屋來探訪黎發根，他無意中發現了小明。

他對黎發根說：「這孩子是我朋友的兒子，離家出走後，已報了案。不如將他交給我，爲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你切勿對人提及我名字。」

黎發根於是將小明交給他，同時亦答允保守秘密。

那中年人現在就問黎發根道：「你那位朋友是誰?」

「嗯——」黎發根有些猶豫。「你一定要我說麼。」

「你當然要說。」中年人道：「那小童正是你煩惱的根源。」

「我那位朋友是一位手語專家，他姓麥，我叫慣了他做麥博士，他的英文名叫麥琛。中文也是照譯。聽說在外國得過很高的學位。」

「你怎會認識這個人?」

「他是手語專家，我爲了要與一班啞童溝通，經常要請教他。」

「也就是說，他在你那組織裏面，地位相當於顧問，對不?」

「正是。」

「爲什麼你不將實情告訴警方?你也明知警方正在找尋姜小明。」

「我答應過麥博士，怎可以不守諾言?」黎發根說。

「你這笨蛋!」那中年人突然面色一沉，道：「那什麼麥博士顯然大有問題，他把小明帶走之後，並未將他送返小明家中，而且，小明也沒有父母，他父母早已死了。」

黎發根怔怔地問：「你怎麼知道?」

中年人用手指敲擊艙門的門板，格格有聲。

門後走出了一個人，此人的出現，登時又令到黎發根呆了一陣。

他正是探員石勇。

石勇先對中年人說：「謝謝你的帮忙，盧隊長。」

「不要客氣!」中年人道：「別忘記，我們都是自己人啊。」

石勇對黎發根道：「剛才你的話，我全都聽到了，小明的性命在你手中，假如你再不說實話，就是我也不會放過你。」

「他在麥博士手中。」黎發根道。

「什麼麥博士?他是什麼人?」石勇焦急地問。

「他是個手語專家。」

「爲什麼你不早對我們供出?你這笨蛋。」

「我們一向合作愉快，我不想害他，他可能因我一句話丟職。」

「他在何處辦事?」

「聽說是政府機關。」

「他對你有何恩惠，爲什麼你要這樣維護他?」

「事到如今，我也不妨坦白告訴你，我這班手下能夠這麼聽話，全是這位手語專家的功勞，我經常要請教他。」

「我罵你笨蛋，眞是一點也沒有錯。你可知道，假如你早說出這一切，可以節省多少人力、物力和財力麼?」

黎發根抓抓後腦，一時間也不明石勇何所指，後來想深一層，這才恍然大悟。

快艇正在回航，那艘漁船也正開回香港。黎發根在兩名警員視下押了上岸。

——未完——

武林軼事

嚴霜·文
子成·圖

陳享公掛捶挫敵

港島的南派拳技當中，蔡李佛是很蓬勃的一門，這個門派的始祖姓陳，單名一個享字，至今稱做「陳享公」，他是新會外海鄉的居民，自幼就非常喜歡練習功夫，身經百戰，然後把蔡李佛門發揚光大。

這一個門派稱做蔡李佛，因爲它包括三種拳脚，即是蔡福，李友山以及「五經僧」。

講述陳享公的戰蹟，先從他十二歲的那一年開始。

當時他只有十二歲，已經跟隨族叔陳曲佑學習拳脚，陳曲佑是當時廣府各鄉武功最出色的一個，門人近千，對陳享獨加青眼，宵深人靜，門人散盡，然後在武館把各種拳脚變化的招式教授給他，久而久之，陳享就頗有成就，當時外海，荷塘，江門以及會城等地，居民習武之風極盛，而且有公欵派給喜歡練武的子弟，到處拜訪名師，苦心學習，希望發揚光大，在鄉間造就新秀，能够自立門派，那就不怕海盜縱橫無忌。會城有一個張姓富商重金懇求陳曲佑至會城指導武功，因爲陳曲佑不想遠行，於是派陳享前往會城授武。

會城的首富張雄，看過陳享的拳藝，亦覺凌駕一般拳師之上，欣然答允，帶他到會城去，於是陳享就在會城教授武藝。當時他僅有十七歲。

有一天，陳享偶然聽到隣街一名姓李大戶人家聘得拳師李有山，脚法極精，不管對方如何出招，碰頭就飛脚踢人，無法避免，陳享心裏暗想，南派拳脚很少碰頭就用脚踢人的，或者李有山這個拳師學到北派的脚法亦未可料，想看看他的虛實，如果他的脚法厲害，不妨拜師，此外，他心裏暗想，如果一個人的雙脚離地，甚麼拳脚都無法施展出來，不妨以袖裏藏花一招偷襲，看看李友山是否眞的拳脚不凡，此念一起，他就暗中偵察李友山日常喜歡到那一間茶樓酒家品茗。

旬日後，他在一間叫做品香茶樓戶外恭候，不久就看見李友山從品香茶樓斯斯然然的走出來，陳享一個箭步趨前，雙手齊出，攬住李友山的腰間，隨即使勁把對方抱起來，希望對方雙脚距地，就無法用脚去踢。

這一招「袖裏藏花」有兩種方式，如果張手在對方兩臂沒有貼近胸部的時候，使勁一抱，隨即一挾，把渾身氣力放在兩手，打算箍緊對方的胸骨，把它壓破，這是毒招，另外一種招式比較溫和，趁着對方在行走之際，毫無防範，兩手低垂下來，趨前使勁把對方的身體箍實，包括兩手在內，隨即抱起。照理一個人雙脚離地，一定無從發力，再又因爲陳享突然發動攻勢，兩人一向無冤無仇，李友山難以預防，故此，陳享一招得手，竟然把李友山整個抱起，而且雙脚離地。

陳享年少氣盛，以爲李友山的脚法不過如此，一招就分出勝負來，怎料李友山的技擊精湛，雖然雙脚離地，仍可發力，左脚壓住陳享右脚的大腿之上，借力踢出自己的右脚來，即是說，他可以借陳享前鋒馬落地之力，使自己的另一條腿踢出，跟平時所踢的脚相差無幾。

李友山兩條腿苦練多年，只是踢出六成脚力，一脚就把陳享踢離六七尺，撞到

牆壁上面，至於他自己，當然乘機擺脫陳亨的糾纏。就在這時，他發覺陳亨雖然捱了一腳，而且整個身體彈向牆壁，然後反彈出來，但却沒有仆倒，心裏覺得詫異，走前兩步，說：「你究竟是誰呢？居然斗胆向我偸襲！」

陳亨靈機一觸，立刻報上自己的姓名，自稱他想學習武藝，太過心急，才出此下策。

當時有許多人拜師學武之前，先行試探師傅的虛實，這種舉動情有可原，一來陳亨講話的時候態度誠懇，二來陳亨施展袖裏藏花一招是把對方雙手一齊箍實的，並非企圖偸襲壓破對方的胸骨，看來他大概是想測驗對方的武功而已，故此，李友山不再責備他，一笑置之，只是告誡他以後切勿向任何人偸襲，便即揚長而去。

事後陳亨想盡辦法托人介紹他跟李友山師傅相見，而且直認他已習技多年，現時仍在富戶張雄那邊授武，但却認爲天下間能人極多，不敢自滿，盼望李友山收他爲徒，便即辭去館務，朝夕相隨，務求學習北派的脚法。

李友山看見他機警異常，而且拳脚的根基甚穩，沉思一會，點頭答允，於是陳亨就不再教授拳脚，轉移追隨李友山學習脚法有三年之久。

俗語有云：「拳怕少壯，棍怕老狠，刀怕昂擋」，此乃事實，雖然陳亨的拳脚比不上李友山，可是苦練三年之後，兩人的拳技就相差不遠，他們有一日偶然聽到有一名還俗的和尚姓蔡名福，住在羅浮山下，精於跌打刀傷，活人無算，聞說此人的武功極精，一般拳師不敢正眼相窺，李友山跟陳亨兩人的好奇心油然而生，同往羅浮山下的一間破寺，進門找尋蔡福。

當時兩人入內，看見一名老翁，年約六旬，雙目如電，聽到兩人詢問蔡福是否在破廟居住，他欣然邀請兩人入內，自稱要烹茶敬客，隨即在天階以手劈柴，一手劈落，硬如鐵石的木柴便即分開，有如摧枯拉朽。

李友山笑着點頭，說：「我想把那塊石椿踢開，可否容我獻醜呢？」

老翁點頭稱善，於是李友山疾走過去，踢出右脚來，那個大石椿重六百斤，給他一脚踢出，竟然滾出二丈過外，然後寂然不動，李友山亦覺興奮。可是，這個花甲老翁走近，伸手一抓，便由大石椿上面抓出一小塊石來，然後回到李友山前面，說：「請你留下這些石碎作爲紀念。」

老翁說完這句話，他把右手使勁一搓，那塊石就分爲十多塊碎石，紛紛從指縫跌下來。

李友山看了，大驚失色，轉身飛奔，可是，陳亨却剛剛相反，即時跪下拜師。

此人承認自己就是蔡福，但却不肯立刻把武功傳授給他，說：「你的朋友能夠把石椿踢動，脚力不弱，如果你有本領把那個石椿踢回原處，我就讓你留下來，學習武功，無力踢石，請即離去。」

陳亨果然走近石椿，只用左脚踢去，就把石椿踢回原處，蔡福看了哈哈大笑，讓他留下來，就在破寺裏面把武功敎授給他，每一招出手踢脚，都是細心講解，經過數日，認爲打得出規矩來，然後再教另外的一招，如是者學習六年，然後離去。

這時陳亨才覺得自己的功夫跟以前相差極遠，回到外海，担任鄉中敎練，就此設館授徒，開枝散葉。

他的武功非常複雜，從幾個師傅學習得來的，每一種拳派都有它的特徵，故此，他也難以說出某一招是某一門派的功夫，只是暗中覺得自己所學的拳脚多數是蔡福和李友山兩人所傳授的技擊而已，因此之故，他敎授武功，並沒有說出它是何種拳脚，後來碰着五經僧，然後把佛門的絕招放在那些拳脚之內，蔡福的蔡字，加上李友山的李字，再加一個佛字，就是「蔡李佛」。

說到陳亨向五經僧學到更深造的武藝，只是偶然發生之事，那時在外海會城一帶的拳師甚多，最有名氣的一個拳師並非陳亨，而是陳鐵漢，他座鎭荷塘，附近各鄉的拳師只是按時拜會他，沒有人斗胆向他挑戰，那天恰當有事，農歷二月十三，時値洪聖大王誕辰，新會各鄉的人士對於這位洪聖大王極端信仰，認爲它座鎭該地，海盜不敢侵犯，因此之故，每年在洪聖大王誕辰之前的三四天，潮連，荷塘，新會以及外海等各鄉都有大隊人馬帶着儀仗，馬匹，獅子等，由敎頭率領，沿途舞獅，直往洪聖大廟賀誕。

那一年在潮連主會，情形極爲熱鬧，除了平時在廟前蓋搭戲棚演戲之外，另搭大棚三座，讓各鄉拳師到來參拜之後，順便舞獅兼演技，供人觀賞。

至於主持該會的負責人，準備銀牌，牌上刻着一個賞字，看見棚上人表演武功出色，或者舞獅方面特別出衆，便即頒賜銀牌，作爲紀念。

陳鐵漢在荷塘任職敎練已經十年過外，那時他率領各人到洪聖大廟，準備表演武功，以及舞獅賀誕，照例是前幾天就到該處報名的，到時輪流入廟，不會因爲次序混亂而爭執，他所派的手下回報，到會報名時，陳亨已列在前頭，他心有不滿，很想趁這個機會把陳亨挫敗，使他丟臉，那就反映出自己更加威風，因此準備一切，到時械鬥。

至於陳亨，他認爲荷塘的陳鐵漢，一向蠻不講理，經常煽動喜歡武功的子侄借故跟隣鄉發生爭執，他出面調停，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十年之內，擊敗拳師無算，鋒芒太露，認爲自己想出頭露角，最好當衆把陳鐵漢擊倒，因此亦吩咐外海練武的子侄早作準備，隨時發生混戰。

既然兩派的武林高手都有此準備，看來這一場劇鬥無可避免。

當時兩帮人馬，劍拔弩張，不過，各鄉的舞獅團體分途出動，沒有機會碰頭，如果他們兩人眞的打起來，多數是在洪聖大廟所搭的擂台上面演武之際動手，否則，在台前的空地舞獅，亦有可能因此搏鬥，沒有人會想起兩人在岸邊相遇，也會發生磨擦的。

當時舞獅有所規定，如果那一頭獅子不怕搏鬥，但是用青色的角，如果有人用黑面青角，下邊再加一撮鬚，那種獅頭就表示此人隨時出擊，倘若他是有資格的敎頭，就用白鬚，表示老辣，反之不用白鬚，用的是牙刷鬚，鬚短而白，那就表示他

出道不久，但仍可隨時搏鬥。

在舞獅的場合中，兩派打起來，多數因爲獅子身的顏色形狀觸犯對方，認爲有意挑戰，既然陳亨當日的獅頭是黑面青角，牙刷鬚，陳鐵漢的獅頭用的是同樣的一種獅子，但却留着白鬚，那就極有可能獅子與獅頭碰頭就打。

陳鐵漢不但有所準備，而且在他把一船人馬連同獅子鑼鼓，由艇上駛到岸邊的時候，已經威風十足，握着一條長長的竹竿，見船靠船，一靠即撞，非常兇狠，他站在船頭，一馬當先，有如古代的大將。

凡是撐艇埋岸多數比較慢，如果太過快速，隨時會撞倒另外一隻艇的，可是，他不但絕無所懼，而且故意碰撞，先用竹篙將前面擋路的船扣緊，然後撞擊，因此之故，被撞的船隻自然會讓開一條路，他搶先把小艇泊岸，立刻將艇上的用具搬到岸上去，跟着人馬齊全，便在岸邊鳴鑼擊鼓，同時由幾個徒弟舞獅，一直舞到洪聖大廟那邊去。

時値水漲，泊岸的船距離洪聖大廟僅有幾十步脚，陳亨先到洪聖古廟，等候自己的人馬獅子等物到來，然後走到外邊舞獅，演技娛賓，忽然聽到鑼鼓聲响，勁力十足，他以爲自己的人馬殺到，立刻走出廟外空地看看。

那時有些門人由別的船艇登陸，比較本隊人馬更快，看見他由大廟走出，立刻上前向他報告，他知道陳鐵漢剛才的所爲，遲來先上岸，怒不可遏，立刻衝過去找陳鐵漢算賬。

他怒冲冲的走到荷塘武館那一艘艇上，飛身跳到船頭去，到處張望，找不着陳鐵漢，轉身一望，只見陳鐵漢站在岸上，跟着還看見陳鐵漢把右脚伸出去，只用左脚壓着岸邊，右脚踏在艇上，然後說：「你大概是外海的拳師陳亨了，看來你想跟我打鬥，不過，今日是洪聖大廟神誕之期，各路英雄人馬齊集，我懶得跟你動手，只是站着看看你的功夫如何，如果你能夠用竹篙撐住岸邊，使我的艇子離岸，我就認輸，立刻把我的鑼鼓獅子等物原船離去，反之，你無法撐離小艇，那就作輸，所有外海人馬全部撤離，如此安排，你是否同意呢？」

陳鐵漢欺人太甚，陳亨心裏暗想，他僅得一隻脚站在岸上，另一隻脚踏在船上，僅憑一脚之力，如何抵得住他用竹篙撐艇呢？這麼一想，立刻點頭答應，而且大聲叫喊，使附近走動的人知道這件事，然後從艇上順手抓起一條竹篙來，紮定子午馬，一個箭步向船頭那邊疾走，竹篙就向岸上的石塊刺去。

那時有許多人在岸上看熱鬧，發覺兩人相鬥，自然當然的聚在一起，看看他們如何出手。

陳亨把竹篙尖端的鐵刺往石塊罅隙，使勁一撐，那一招眞的有四五百斤，可是，小艇稍爲動盪，無法離岸，他焦躁起來，再刺第二下，那一刺把他渾身氣力透過雙臂，又再透到竹篙之上，以爲陳鐵漢就算眞的有一條鐵腿，亦無法挽留小艇。料不到這一刺用力太大，竹篙折斷，他正想轉身抓另外一條竹篙，陳鐵漢大聲斥喝，認爲竹篙折斷，等於鬥輸。

陳亨自然不服氣，他已抓着另外一條竹篙，想把它的尖端向陳鐵漢踏在船上的脚刺過去，却又感到此舉近乎偸襲，有些不妥，還沒有決心出擊。

他顯然有些尷尬了，人叢中忽然竄出一個光頭和尚來，哈哈大笑，說：「兩位搏鬥，有如蠻牛鬥力，未免太過笨拙，還是讓貧僧替你們解圍吧！」

說完，光頭和尚飛身躍到小艇去，剛剛站在陳鐵漢踏船之脚以及陳亨的中間。

那個光頭和尚顯然是賣弄本領了，他的脚壓在船上時，小艇忽然之間有如波浪滔天，翻動不已。

陳鐵漢的脚無法踏穩，只好收回，陳亨也覺得脚步站不穩，有些不妙，連忙退馬，把竹篙放下。

和尚施展千斤墜的功夫，使艇頭如此沉重，可見他的內勁非常厲害，他轉身對兩人說知，今天是神聖的好日子，切勿動武，如果兩人之間有一邊蓄意向對方挑戰，他是不肯饒恕此人的。

說完他就揮手叫陳鐵漢往左邊走，再叫別的小艇讓出一條路來，使陳亨那一條艇泊岸，往右邊走動，如此分開行走，便不再鬥。

那個和尚不知道是何方神聖，居然內功如此精湛，簡直沒有把兩人走在眼內。當時陳鐵漢心裏也折服，不敢多生枝節，低頭走開，陳亨也是如此，不過，兩人心理截然不同，陳鐵漢比較陳亨的名氣大，年齡也高，對於求知學藝之心沒有那股切，走開就算，陳亨却不然，一邊指揮各人舞獅，自己撑起獅頭，照常的舞動，暗中却派人跟踪光頭和尚，看看他到甚麼地方去，故此，舞獅之後陳亨仍有機會跟踪。

陳亨跟踪那個和尚到一處空曠之地，和尚就發覺背後有人，轉身猛喝一聲，陳亨連忙拱手謝罪，自稱他崇拜大師的武功，並非有意挑戰，自稱晚輩，言談中說得十分誠懇。

光頭和尚說：「我的法號是甚麼，不必告訴你，你想學習武功，有何用處呢？你現時已經是一間武館的敎頭了，難道你想把各鄉的敎頭趕盡殺絕嗎？」

陳亨聽了搖了搖頭，說：「大師有所不知了，弟子一直憤恨清兵，如果我身懷絕技，就有機會跟英雄豪傑聚在一起，幹出一番事業來。」

當時陳亨會得這樣說，就因爲他有特殊的感覺，似乎覺得那個和尚是少林寺逃出來的高僧，假如他所料不差，對方聽了反清復明的理論，一定發生興趣，自願把少林武功傳授給他，果然不出所料，光頭和尚聽了，喜出望外，說：「陳亨，你眞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不愧英雄豪傑。」

跟着兩人談了又談，陳亨非常誠懇的挽留他，自願在陳氏宗祠裏面另闢一角，讓他住在那裏，暗中傳授武功。

陳亨苦苦的哀求了很久，光頭和尚終於答應，就此給陳亨帶返外海鄉，在陳家祠堂那邊住下。

到了那時，光頭和尚然後說出他的眞面目來，原來他是世俗所說「五經僧」。少林刼後，有此種傳說，當時有一個不肖僧人，暗中勾結清兵，圍剿少林寺，塞住隧道，然後縱火，數百僧侶，死於火坑之

內，逃出的僅有十八人，有些人在清兵窮追趕盡殺絕之下喪生，到了一座叫做丁山的山脚，只剩五人，即是蔡德忠，方大洪，馬超興，胡德山以及李式開。此後這五個人就精神合一，發誓反叛清廷，而且到處選擇奇才異能之士，授以最高級的武功，使反清復明的志願永遠存在，不但如此，如果在空門之內有人學到正宗少林寺的亦稱五經僧，因此之故，初時五經僧只有五個人，後來却開枝散葉，化身爲一百幾十人，終於在廣東方面創立洪門，關於洪門的史料，有一句叫做「二房插草方大洪，紅旗飄飄鎮廣東」。就反映出方大洪曾經逃到廣東來，自立門戶。

五經僧的武功，天下罕見，無怪他輕而易舉的壓倒陳鐵漢與陳亨兩位武林高手，不敢相鬥。這時他說出眞相來，陳亨獲悉此種秘密，喜出望外，不但學習武功，還在五經僧面前跪拜，正式拜師。

究竟五經僧在陳氏公祠之內居住曾經把甚麼秘技敎給陳亨呢？沒有人知情，所知的是這一點，五經僧到處發揚反叛清廷的組織，使天下傑豪歸心，不便久留，故此以速成爲主，只是教了一年多些，五經僧便向他告別，自稱要到長江流域一帶行走，並且告知陳亨，此後把他學習到的那種拳脚，跟原有蔡福以及李友山的拳技結合，變成蔡李佛拳，另創一派。

說完他就飄然而去，陳亨無法把他挽留，只好依照五經僧的說話去做，一方面發揚蔡李佛門派的拳脚，廣收門徒，另一方面，却暗中灌輸反叛清廷的思想。

當時陳亨在外海一帶自立門戶，逐漸有些成就，但因附近各鄉崇拜陳鐵漢的緣故，陳鐵漢絕非反叛清廷的英雄人物，他想開枝散葉，一定先要挫敗陳鐵漢，使人知道他的本領，於是暗中調查，希望找到一個藉口，跟對方正式比武。

當時荷塘是農作的地區，鄉民所種的蔬菜以及芥蘭爲主，因爲荷塘種植出來的芥蘭，除了供應日常蔬菜之外，還可以醃成冲菜，但因荷塘鄉人有一名姓陳，叫做陳祖的人，所種的芥蘭甚好，可惜他不善製造冲菜，故此，每年他必須把多種出來的芥蘭賣給別人，十居其九與陳宅交易，陳宅就是外海的人，每次交易，先行落定，到時收貨，如果對方收割芥蘭之後，沒法交足，便要賠償。

那一年恰當有事，由於芥蘭忽然漲價，陳祖交少五十担，陳宅勃然大怒，責他必須照價賠出五十兩白銀，單刀赴會，前往荷塘交涉。

陳宅在陳亨的拳館裏面學過幾年技擊，手上有些斤兩，但因他在陳祖的家內，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寡不敵衆，竟給陳祖率衆毆傷，他狠狽而逃，回到外海報告此事，陳亨獲悉，心裏暗想，或者可以趁這件事出頭，向陳鐵漢挑戰，主意打定，便在陳家祠堂之內召集子侄研究此事。

當時外海當中最富有的是陳族，整個新會知名，陳亨出頭，認爲要替陳族爭回體面，五十兩銀事小，但却因陳宅向陳祖提出交涉之際，竟給對方毆傷，那就太過丟臉，故此，一定要合力支持，派人向陳祖提出三項條件，如不答覆，便即率領陳族各人前往荷塘找陳祖算賬。

第一項條件是陳祖公開向外海陳宅道歉，第二項條件是由陳祖賠償損失費五十兩給陳宅，第三項條件就是由荷塘公欵提出三十兩銀給陳宅作爲醫藥費。

這三個條件送達荷塘，荷塘的鄉民十分憤激，第一第二兩項條件，只是陳宅與陳祖的私人糾紛，族人可以不理，至於第三項條件，則關乎全鄉的體面，如果賠償醫藥費，無異於荷塘畏懼外海，向他們買怕，故此決定不理。還指出陳亨只是陳鐵漢的手下敗將，如須答覆條件，先行擇地挑戰，換言之，由兩名武林高手一決雌雄，如果陳鐵漢打贏，陳亨等人便不再談此事，反之，陳鐵漢打輸，那就照賠。

陳亨接獲對方正式的通知，心裏暗喜，立刻答應，並且約定在兩鄉交界的空地上面相鬥，兩邊的門徒只能够在附近觀戰，不准拔刀相助。

當時陳鐵漢對於陳亨偷拜光頭和尙爲師練習武功此事，全不知情，以爲陳亨當日無法用竹篙撐船，等於手下敗將，如果兩人較技，三幾個回合，就可把對方擊倒，故此，他先行叫荷塘的門人準備酒席慶功，而且通知各鄉鄉民前往該處觀戰，看看荷塘打贏抑或外海打贏。

到了那天，陳鐵漢先到一步，指揮別人分佔各處，帶備刀槍，以防萬一，不久之後，陳亨也率衆到來，兩人分佔東西位，大喝一聲，同時發招，陳鐵漢以大拳大馬的拳技見稱，碰頭就如蠻牛般直衝過來，先以平拳打出，然後劈撞衝托，拳密如雨，因爲他來勢極兇，陳亨不想立刻發動攻勢，只是閃身消解對方的攻勢，同時發拳打他的手，因此之故，看來他似乎跟兩年前的陳亨沒有甚麼分別，陳鐵漢更加興奮，拳打脚踢，愈纏愈緊，他不知道陳亨已經學會了五經僧的絕技，只是守，沒有攻，但却俟機偷襲，不攻則已，一攻就要把對方擊倒，故此他一直沒有認眞發招，直到他認爲有機可乘，然後以標馬插捶這一招出擊，跟住變成掛捶，由高處打落，兩招連環打出，對方不管是誰，吃了一招，即時再吃一招，這兩捶所打之處俱是要害，陳鐵漢打得興奮，不提防對方標馬衝前，所出之拳像把指節骨凸出的，而且拳快如箭，從他的左右兩臂之間穿過，打中他左邊胸骨，對下的氣門，不覺窒了一窒，同時覺得受拳之處發生劇痛，霎了霎眼，陳亨的掛捶已經凌空而下，打中他兩眼之間的眉心穴，登時暈倒，似暈又似死，顯然是沒法打鬥了。

當時他的門人睇狀，蜂湧過來，陳亨立刻揮手揚聲，叫他們不要露械相鬥，否則，他一脚即可把陳鐵漢殺掉，再又吩咐他們從速施救，用童子尿加跌打藥灌飲，便可復甦。

說完，陳亨揚長而去，對方的門人急於救活師傅，沒有追他搏鬥，事實上陳亨亦有門人携械隨時交鋒的，蛇無頭而不行，陳鐵漢已受重傷，鬥亦無益，於是兩帮人馬各自散去，後來陳鐵漢被門人急救之後，雖然健康正常，武功大不如前，只好宣告收山，本來是荷塘的子弟，紛紛投入陳亨館內，改向陳館學武，蔡李佛門派的拳風由此愈加蓬勃，陳亨也變成該門派的開山祖師。

（完）

長篇武俠故事

蕭逸·文
子成·圖

俠侶

聯手報親仇　決鬥落月澗

夕陽把黃昏的影子慢慢拉長——夜，像夢一樣的孤寒，爲大地披上了一件深黑色的外衣，給每一個生物，帶來了一連串甜美的夢。

柔和的月色，撫照着這片聳嶺，偶爾吹起的夜風，把山林搖撼出一陣悸人的呼嘯。

夜是這麼的靜寂和神秘。

在一片懸崖之上，月色拂照着一個蒼老、傴僂、而又寂寞的身影——她是一個老邁的婦人。

她穿着一件單薄的長衣，寬大的袖子，拖在地上，當月光從她臉上掠過時，才看淸了她的面貌，她竟是如此的恐怖和蒼老！

滿頭的白髮已經脫了三分之二，水紋般的皺紋，堆積在她的臉上，她右目已瞎，左眼也已昏花，只能够用來辨別黑暗和光明，嘴裏只剩下兩三顆牙，鳥爪般的枯掌，緊緊的握着一柄黑鐵的拐杖，不停的來回搖幌。

她只是靜靜的站在那裏，沒有一些聲息，也許當夜風拂體時，她會發出一兩聲輕微的喟嘆，只是那聲音太輕微了，幾乎連她自己也聽不到……。她是太蒼老了，已經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可是誰又知道，她就是聞名天下，綠林喪膽的一代奇人「睹仙」花蝶夢呢！

在這個寒涼孤寂的深夜裏，花蝶夢痴立着，似乎是在回憶，或是等待着一些什麼，她開始喃喃自語了：「我活不了多久了，可是，我的心願未了……過去的歲月像夢，像流星，我還以爲我能得到一些什麼，可是……到今天，除了人見人怕之外，我什麼也沒有……唉！不會有什麼希望了！」

她想着，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那悽涼悲慘的聲音，在月夜裏迴繞着。她成名江湖數十年，從來沒有害怕過，可是在她木朽之年，她竟對「死亡」產生了莫大的恐懼，她不知道是誰，把「死亡」帶到這個世界來的，然而她却深深的咒恨看那一個人！

風，漸漸的加大了，夜凉也更濃，而那個孤獨的老婆婆，仍然站立在崖口，像是一個幽靈，一個鬼魅一樣。

在這片懸崖的另一端，有着一條崎嶇的小道，這時正有一條黑影，如飛的向上撲來，他的身形巧快，簡直是駭人聽聞，瞬息之間，已經撲上了數十丈，翻上了這片懸崖。

在月色下，看淸了是個十八九歲的少年，他穿着一身黑色的勁裝，領口還挿着一朶白色的菊花。

他生得劍眉朗目，身軀偉岸，一股英邁之氣，充滿了青春的活力，與花蝶夢恰是一個顯明的對比，只是這種對比，未免太殘酷了！

他是花蝶夢唯一的徒弟，大概在他週歲的那一天，花蝶夢就得到了他，十八年來，他得到了花蝶夢的全部功夫，由於花蝶夢怪誕冷癖的性格，使得他也成了一個怪人。

因之，這一對師徒——瞎仙花蝶夢，九天鷹駱江元，全都成了人見人畏，揚名天下的一對奇人。

駱江元匆匆的撲上了懸崖，他尙未開口講話，花蝶夢已冷冷說道：「江元，你可知你來晚了麼？」

江元這時已到了花蝶夢身側，他笑了一下道：「師父，中途我管了一件閒事，所以就誤了一些時間……師父，妳可是在盼我？」

江元說着伸手去拉花蝶夢的手，花蝶夢却一甩袖子，讓開了兩尺，厲聲喝道：「站遠些，不要碰我！」

江元作了一個痛苦的微笑，默默的退後一步，十八年來，花蝶夢雖然視他爲子孫，可是她却從來不讓他親近一下，這對於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來講，將是多麼痛苦的一件事啊！

江元失望的望着這個瞎婆婆，他不知道她爲什麼如此冷酷，如此的難以親近？

花蝶夢撇了一下嘴角道：「我交付你的事，你都辦妥了嗎？」

江元連忙答道：「我都辦妥了，他們沒有一個敢違反妳的意思！」

花蝶夢點了點頭，冷冷的說道：「好……你把『紅翎』還給我！」

江元答應一聲，由懷中摸出了一個小薄皮套，雙手遞給花蝶夢，花蝶夢接了過來，她二指捏住了那雪白的小把柄，輕輕向外一抽，在月光下，立時閃出了一團彩光。

這是一隻三寸長的紅羽毛，配着白玉的把柄，羽身發亮，紅光閃閃，在紅羽毛的中央，鑲着三粒極小的藍寶石，在月光下閃耀出五色光采，煞是美麗。花蝶夢感慨頗深的摸了摸那美麗的紅翎，又把它輕輕的放進去，珍貴的收在懷裏。

江元望着花蝶夢，直到她作完了最後的一個動作，這才低聲說道：「我們回去吧！」

花蝶夢搖了搖頭，用手捋了一下飄在前額的白髮道：「不！你沒有多少時間耽誤，天亮之前你還要離開蓬萊山，我另外有事要你去辦……。」

花蝶夢話未說完，江元早已變色道：「怎麼？……師父！妳……又要把我遣出去？」

花蝶夢聞言冷冷說道：「要辦的事太多了，你那有時間休息？……想想看，還有什麼事情，如果沒有事情，你先回洞去，要你辦的事，我已留了一封書信，拿了信你就可以走了，不必再來見我。」

江元聞言心中甚是難過，他才由河南趕回來，師徒相別已經數月，萬料不到才一覆命，立刻又被遣派出去。

花蝶夢似乎對他這個徒弟，沒有絲毫感情，十餘年來，她一直是冷冰冰的，然而駱江元則是個熱血男兒，每當他向花蝶夢表示親熱，或希望由她那裏得到一點溫暖時，總是遭受到她無情的叱責，這眞是他最感痛苦的事了！

花蝶夢等了一下，不見江元再說話，立時接道：「好了，你既然沒有事情，現在就回洞吧！要你辦的事，我都寫在信上了，你拿了書信不要躭誤，就立刻下山去吧！」

江元聽她每一個字都是冷冰冰的，沒有一點師徒眷念之情，心中不由大凉，幾乎流下眼淚來，强自忍着，大着膽子問道：「師父，妳……妳是不是討厭我？」

花蝶夢聞言怪笑一聲，怒道：「那來這麼多傻話！趕快照我的話去作，不然我可要生氣了！」

江元無奈，他懷着一顆極度失望的心，拭了一下眼淚，轉過了身子，一言不發的撲出了這片懸崖，向雲海中縱去。

花蝶夢聽見他已然離開，這才舒散了一下皺着的眉頭，緩緩的嘆了一口氣，自語道：「不知趣的孩子，你何苦來糾纏我啊？」

她仍然默默的站着，沒有多大工夫，江元又從雲海中撲了回來，他離開花蝶夢約有二十餘丈，遙遙叫道：「師父，……我走了！」

花蝶夢微微的移動了一下身子，輕聲答道：「好！你去吧！把事情辦妥後就回來，我們要好好的聚一下，不再讓你亂跑了。」

江元聞言好似喜極，他臉上閃過一個爽朗的笑容，脚步尖點處，人如飛鷹，已然飄出了七八丈，向山下撲去。

花蝶夢雖然雙目已毀，可是，她武功奇高，數十丈內飄花落葉也可分辨，這時她知道江元已然再次下山，她不禁自語道：「這孩子眞不得了。將來功夫比我還高呢！」

她想着，在這座荒地上來回的踱步，心中思索着一件重大的事情。

寒月依然靜靜的高掛着，這個怪癖的老婆婆，似有想不完的問題，她只是來回的徘徊……。

突然，她停住了身子，沉聲道：「是誰？用不着這麼鬼鬼祟祟，快出來！」

隨着她這一聲叫，便見三十丈外，閃出了一個黑影，他年約有五旬左右，高大的身軀，身材極爲魁梧，他頭髮已然花白，但却有着不可一世的豪氣。

他萎縮的縱上了這片懸崖，用看幾乎是發抖的聲音，說道：「是……是我……花婆。」

他話未說完，花蝶夢已然喝道：「你是誰？到這來幹什麼？」

那人聽着她冷酷凌厲的聲音，和看着她月下這副容貌，不由得嚇得打了一個冷顫，嚅嚅道：「花婆，我我……我是元子箋。」

元子箋話未講完，花蝶夢早已仰天一陣怪笑，聲如夜梟，刺人耳鼓，嚇得元子箋一言不發，怔在當地。

花蝶夢笑罷之後，她杖頭往地面上輕輕一點，人如陰風般，離着地面數寸，已然越出了十七八丈，再一作勢，便到了元子箋面前。

元子箋看到了一個殘老的軀體，和一張恐怖的臉，他嚇得幾乎叫起來，連忙退後一步。

花蝶夢已怪聲道：「你不用害怕，話沒有講清楚，我絕不動你：：元子箋，難爲你眞稱得孝子，你此來是爲你爹爹報仇吧？」

元子箋聽罷此言，他懼怕之心大減，代替的，是一團仇恨，長眉一挑，悲聲說道：「不錯，就是來報父仇的！……妳知道這是我畢生難忘的事，我永遠不會放過妳！」

元子箋激動之下，不顧處境的危險，大聲的喊叫起來，花蝶夢不由大怒，喝道：「元子箋，你不用對着我鬼叫，爲父報仇是理所當然的事，你既然有這個勇氣來，或許你自認有必勝的把握，可是依我看，你功夫太差，比起我那個徒弟還差的太多，你居然敢來找我，那不是白白送死嗎？現在我就坐在這裏，任你攻打，無論暗器、兵刃、拳脚均可，你每出一百招，我還你一招，你看如何？」

元子箋聞言心頭一懍，他早知花蝶夢雙目失明，可是那身功夫却是駭人聽聞，她的耳朶極靈，和人對敵，總是不用兵器，來人無論輕功多好，也能聽出，並能測知對方强弱，用隔空手法點人重穴，永無不中之理。

她手法更是奇重，往昔在河南道上，偶見仇人環攻，竟被她一指點穿三人，當時威震天下，綠林中人把她畏如天神，提起「瞎仙」無不膽寒，天大的事，只要有她「紅翎」在手，就立可化解。

元子箋天大的膽也不敢與她過招，他這時來，原是實施他預先想好的一條詭計，當下强笑道：「花婆，妳不必這麼急，我此來原是請妳赴約的，關於我們的仇恨，到時再談……。」

花蝶夢聽到這裏，連連搖頭道：「別往下說了！……我可不願意離開此山，你今天既來了，我們的事就此解決，你也別想回去了！」

元子箋聽罷心中暗暗着急，忖道：「這老瞎婆不上套，只怕我凶多吉少了。」

他想着不覺流下汗來，花蝶夢已不耐煩，催道：「怎麼？你有膽子來，竟沒有膽子動我麼？」

元子箋聞言心中一動，他知道花蝶夢生性高傲，晚年益發驕狂，當下强捺驚心，故意冷笑了兩聲道：「哼！原來瞎仙也不過虛有其名，竟不敢赴仇人之約。」

他話未講完，花蝶夢已是一聲怪叫，伸過了鳥爪般的枯爪，一把抓住了元子箋的左臂，厲聲道：「什麼？你說什麼？」

元子箋見她出手如電，分毫不差，拇指一下按在自己的「肩井穴」上，當時一條左臂奇痛如劍創，她那長長的指甲，已然深陷入肉內，滲出一片鮮血。

她那張恐怖悸人的面孔，離着元子箋不過半尺，這一下，幾乎把元子箋嚇昏過去。

他强自鎮定着，他知道，他回答的這一句話，關係着自己的生死，當下提尙了嗓子道：「花婆，妳不用動野，告訴妳！這次尋仇的不止我一個人，還有皮魯秋和吉士文：：」

花蝶夢聽到這裏，臉上泛了一絲獰笑，怪聲道：「啊！還有這兩小子！他們爲什麼不來？」

元子箋這時已痛得渾身冷汗，又不敢運氣護穴，勉强笑道：「我們三人準備請妳赴宴時一齊解決，……我們備了酒菜，……因爲我們有把握，這次一定會把你殺死！」

花蝶夢聞言呵呵大笑，她僅有的兩枚牙齒，在月光下發出了慘白的光色，愈加顯得恐怖、駭人。

她狂笑了一陣，枯臂一揮，「叭」的一聲，把元子箋甩出了三丈餘遠，摔在地上。

元子箋慌忙的爬起，連忙運氣止血，他知道自己這條命總算保住了。

花蝶夢甩出了元子箋，她又繼續的狂笑一陣，連眼淚都幾乎笑出，連連說道：「好！好！：：這才是我最愛聽的一句話，難得你們有這份孝心，居然要送我上西天，我若是不答應，倒是辜負了你們，現在你說罷，什麼時候？什麼地方？」

元子箋見她果然被激，不由大喜，立時道：「花婆，這附近有個『落月澗』妳可知道？」

花蝶夢點頭道：「不錯，我知道這個地方，那麼時間呢？」

元子箋立時接道：「明晚月上之時，我們以酒宴相待。」

花蝶夢聽罷心中一動，忖道：「聽他口氣似頗興奮，以我這等功夫，就使他們數十人圍攻，也是徒送性命，這點他們深知，既然膽敢約我前去，又只有三人應對，定是欺我眼瞎，有着歹毒之計？」

「小子們，你們要是這麼想可就錯了，只怕明晚你們一個個要命喪黃泉。」

元子箋見花蝶夢突然沉思不語，他素知此老聰明絕頂，心中不由怦怦亂跳，强自鎮定着道：「花婆，妳可敢赴約？」

花蝶夢冷冷一笑道：「元子箋，以你們三個么魔小丑，竟敢邀我赴宴，我知道你們定有詭計，才用此激將法……。」

元子箋聽到這裏不由一驚，忙道：「花婆，妳是何等人物，難道我們能瞞得過妳？」

花蝶夢由鼻中哼了一聲道：「你不用捧我，不論你們瞞得過我也好，瞞不過也好，明天便是你們的死期，現在快點給我滾回去吧！」

元子箋這時才放了心，强笑一下道：「好！我們生死由命，絕不怨妳狠毒……明天見，記好『落月澗』。」

他說罷一翻身，輕飄飄的落在山徑上，再一幌身，又是出去了七八丈，漸漸的消失在暗影裏。

花蝶夢聽他已去遠，她殘酷的笑了笑，心中感到一種莫名的快感，因爲她又要殺人了！

她仰起了頭，對着明月，自語道：「明天月上時……他們爲什麼要送死呢？」

× × ×

又是月上樹梢的時候了，蓬萊山的叅

林，被晚風沐浴着，發出了一片斷腸的呼嘯，像是遙遠莫及的親人，在悲哀的呼喚着。

「落月澗」是蓬萊山的絕地，原是一個小小的盆地，四面均是聳壁與蔓草，是一個極荒凉和恐怖的地方。

但是此刻，有三個長衣的奇人，圍坐在一面四尺的石桌旁，桌上擺着豐盛的酒筵，他們正在喁喁的私語着。

左邊坐着的正是元子箋，居中的是一個古稀的老人，他矮胖的身軀，長髯垂胸，細細的眉毛微微的搭向眼角，一對眸子寒光烱烱，足以看得出他有着極深厚的武功。

在靠右邊之人，身材高瘦，他只不過四十出頭，相貌甚是清秀，一雙大大的眼睛，充滿了不安的神色。

他們就是皮魯秋和吉士文。

這三個人，都有着喪親之痛，於是他們安排了這個死亡的約會，等候着他們的共同的仇人——瞎仙花蝶夢的赴約！

他們都很焦急，也非常恐懼，雖然他們把一切都詳細的安排好了，但是他們還是惴惴不安，因爲今晚的約會，他們拿出了最大的勇氣，以生命作賭注，如果一擊不中，這裏就是他們拋屍之處了！

吉士文顯然是最沉不住氣，他焦急的向四下望了望，月光之下，那左方的唯一路口，仍然是靜悄悄的，連一個鬼影子都沒有。

他抹了一下額角的汗水，低聲的問道：「元兄，她怎麼還不來？會不會變了主意？」

元子箋搖了搖頭，尚未答話，皮魯秋已低聲道：「不會！……吉老弟，你千萬慌張不得，這個瞎婆子精靈無比，少時她來了，我們說話一定要自然，話不妨說得朗爽一點，否則只要她一疑心，我們前功盡棄不說，只怕要死無葬身之地了！」

元子箋也低聲的囑咐吉士文，因爲他昨天吃過了苦頭，對於花蝶夢更是怕到極點。

於是，他們低聲的咕噥了一陣，便不再提這件事，故意的談些江湖上的往事，表示他們從容設宴，把生死完全置之度外了。

可是他們的心，都在激烈的震盪着，每有風吹草動，秋葉飄落，便會使他們驚出一身冷汗。

時間好似過得特別慢，他們懷着一顆顫慄的心，靜靜的等待着，他們已經停止了談話，幾乎連彼此心跳的聲音都可以聽到。

這是很奇怪的事，他們熱烈的盼望花蝶夢的到來，同時又極度的畏懼這件事的實現，對於人類來講，這是一種最大的苦刑，對於一些出生入死的江湖豪客來講，這又是一種絕大的諷刺。

吉士文終於沉不住氣，低聲道：「會不會她的徒弟又不回來了？」

這一個問題，使得他們全是一驚，他們不但畏懼着花蝶夢，也同樣畏懼她的徒弟九天鷹駱江元，駱江元天賦異稟，未滿週歲便被花蝶夢收去，十八年來，他已練成了江湖一流的功夫，幾乎與花蝶夢不差上下了。

元子箋雖然驚心，但他昨夜曾在百丈之外，親耳聽見駱江元及花蝶夢的談話，立時接道：「不會的！我昨天親耳聽見，瞎婆子把九天鷹派出去，大概要到很遠的地方去……。」——

當他們把這個問題否定之後，內心都感到些微的安慰，於是他們又討論着另一個問題！

「那她怎麼還不來呢？」

吉士文仰頭看了看高有百丈的峭壁，月亮和雲影在天空散步，澗口的樹木，被山風搖蕩着，一切都顯得很幽靜，整個蓬萊山的空氣，都是屬於他們的，原應該呼吸得很舒適，可是相反的，他們反倒喘不過氣來，而有一種窒息的痛苦。

突然，吉士文面色大變，皮魯秋及元子箋連忙抬頭向上望去，這一望，立時便他們全身緊張起來。

在百丈的澗口，站立着一個白衣的老婆婆，她傴僂着背，雙手空空，山風拂動着她的白髮和長衣，宛如一個九天的神仙，又好似一個可怕的幽靈，總之，任何人也不會感覺到她是一個「人」！

她身軀微微的幌動一下，好似捨不得離開那陣拂體的清風，佇立了一陣，向下發了冷酷的聲音：「你們都到齊了嗎？」

聲音經過了四壁的迂迴，顯得更爲蒼老和冷酷，下面三個人，都是一驚。

皮魯秋壯起膽子，朗笑了兩聲，道：「花婆，我們早就到了，就在等妳的大駕呢！」

花蝶夢好像是笑了兩聲，她又問道：「你是皮魯秋？還有別人呢？」

吉士文聞言連忙答道：「花婆，吉士文也在此恭候多時了！」

那個恐怖的形像怪笑幾聲道：「好得很！好得很！不用說元子箋是一定在的，我下來了。」

她語音甫竭，雙臂張處，人如一隻巨大的蝴蝶，又如一朵下降的白雲，帶起了呼嚕嚕的風聲，竟由那百丈的峭壁上向下落來！

三人正在驚駭，突覺眼前一花，這個怕人的瞎婆子，已然用她最得意的身法「蝶夢花酣」，輕飄飄的落在了三人之前，距離石桌僅有三尺。

三人見她從空而降，這等功夫眞是曠古未見，一個個駭得說不出話來。

瞎仙花蝶夢落下之後，她衝着三人略一點頭，冷冷道：「難爲你們，我還以爲你們不敢來呢！」

三人連忙站起，皮魯秋拚命的壓抑着自己的驚恐，微笑道：「花婆眞是信人，我們今天就算死在妳手中，也是絕無遺憾的！」

花蝶夢聞言陰森森的笑了笑道：「皮老兒，我眼睛沒用，無法觀察你的神色，可是我聽你的聲音，有些不太自然，不知你是害怕，還是你們定了什麼詭計而心虛呢？」

三人聞言不由同時一驚，吉士文這時不知從那來的膽子，他居然朗聲道：「花婆，妳不必多疑，詭計可以施於任何人，對於妳却是毫無辦法，這點妳自己也必深信。」

「我們三人與妳都有血海深仇，我母喪命於妳手，皮兄喪父，元兄也喪父，所以都立誓要取妳的生命……當然我們知道，無論如何不會是妳的對手，可是妳已八十，我們如果不再復仇，妳就要壽終正寢了，所以我們拚得十年苦練，捨出性命，也要與妳一決生死，這就是我們今天約會的原意，雖然是不自量力，可是爲復仇而死，不但可見先人於地下，也可交待於武林同道。」

花蝶夢默默的聽他把話講完，暗中點了點頭，心道：「原來他們怕我壽終，所以才拚出性命復仇，以求出現奇蹟……哼！只怕你們要失望了！」

花蝶夢想着，點頭道：「好的，你們既有此決心，也是可嘉之事，現在我已來了，如何比法，你們就快說罷！」

皮魯秋這時含笑道：「花婆，生死原是人生大事，妳別怪我們俗，請妳在我們動手之前，先飲十大盃如何？」

花蝶夢聞言思索了一下，答道：「我已數十年滴酒未飲，今天看在你們就要歸西的份上，就破例與你們一飲吧！」

花蝶夢說罷，逕自坐在皮魯秋對面，她一切行動均與一般人一樣，彷彿她雙目根本未失明一樣。

花蝶夢坐下之後，皮魯秋早已敬上一盃酒，答着道：「花婆，我們尚是初次同飲吧？」

花蝶夢伸手接過了盃子，她不發一言，忖道：「卽使你們在酒中放了最烈性的毒藥，對於我仍是毫無作用的！」

這時皮魯秋、吉士文、元子箋三人，各已舉盃而盡，花蝶夢仍然握着酒盃，一動也不動，元子箋不由問道：「花婆爲何不飲？莫非疑心這酒不潔麼？」

花蝶夢陰惻惻的冷笑一聲道：「你們三人，也都算得江湖一流的人物，諒你們也不會作出這等事來，再說任何毒藥對於我，均是不起作用的，我又何懼之有？」

花蝶夢說罷此話，只見她嘴皮微動，再看杯中之酒，已然點滴不存了，三人這麼高功力，相隔又近，竟不知道她是怎樣喝的，當下不由大爲驚駭。

花蝶夢飲完了這杯酒，她用舌頭舐了一下乾枯的嘴皮，怪笑道：「數十年不飲酒，想不到酒味依然如此，並無什麼改變啊！」

這時吉士文早已酌上了第二杯酒，花蝶夢仍用前法飲乾，至於桌上菜餚，她是動也不動。

到了第五杯酒後，皮魯秋才開始談到正題，其中自然隱藏着他們至毒且狠的詭計。

原來皮魯秋等三人，早知花蝶夢武功奇高，已是空空精精一流，雙目雖瞎，但却絲毫未受影响，隔空點穴，金石可穿。

他們三人原是受了高明人的指點，以十七層濕棉，和頭髮以及獸皮，織成了一塊護身牌，無論任何兵刃暗器，及厲害指力，均可抵擋。

他們素知花蝶夢，除了口鼻兩處要害外，週身刀槍不入。

而他們三人中，吉士文有一愛女，年方十七，曾在苗山學藝，爲苗山第一高手五羊婆刁玉嬋之愛徒，那刁玉嬋也是一代奇人，武功之高只不過略遜花蝶夢一籌。

吉士文之女名喚文瑤，她深得五羊婆的眞傳，更是練就了各種毒藥暗器，其中最厲害的一種，名叫「五羊針」，也就是五羊婆成名的獨門暗器。

這「五羊針」細如羊毛，奇毒無比，中人之後，七步必亡，發射之時，要以鐵管吹出，由於體積過小，如果施放的人，內功精純，則對敵者就萬難躲過了。

這時，吉士文等人，決心要殺害花蝶夢，事先便作了詳細的安排，在「落月澗」擺了兩大塊石頭，相隔約有二十丈，以備雙方對敵之用，而距離前台三丈處，挖下了一個地洞，上覆木板，令吉文瑤藏臥其內，備好了暗器，聽他們信號施發。

這時皮魯秋朗聲說道：「花婆，我們三人自知不是妳的對手，可是我們十年來，刻苦自勵，練成了一種厲害的武功，自信可以抵住妳的掌力。」

皮魯秋說到這裏，花蝶夢忍不住的冷笑了兩聲。

皮魯秋精靈，面上故意作出不悅之色（其實花蝶夢也看不見），顯得頗爲憤怒的道：「花婆，妳不用笑，我們今晚已有全勝的把握了！」

花蝶夢聽他口氣已有怒意，心中暗笑，隨道：「皮魯秋，你們總該知道，以我指力，三十丈內金石可穿，你們十年苦練又有何用？」

花蝶夢說着並得意的大笑了兩聲。

皮魯秋神色自若的道：「妳的指力我們深知，可是我們自信這十年的苦練，可以和你接上六招不成問題……。」

他話尚未說完，花蝶夢已是怪笑道：「近數十年來，我與人對敵，向來只出三招，你們居然敢接我六招……哈哈……」

花蝶夢說着仰天大笑，其聲慘厲，寒夜之下，顯得更是刺耳。

皮魯秋却抓着她嬌狂的弱點，立時接口道：「花婆，妳這次恐怕要輸了！」

花蝶夢聞言勃然大怒，喝道：「放屁！我如果三招不勝，願受你們任何毒計圍攻，就算你們眞能置我於死地，我也絕不許門人復仇！」

花蝶夢說此話，原是自恃武功太高，敵人萬難躲過自己三招，就算敵人習得驚人武功，自己三招無效，那時自己任他們反擊，只要近身五丈，自己便可察覺，加上自己除口鼻要害外，週身刀槍不入。

花蝶夢又想到也許仇人會用火攻，但自己雙耳奇靈，只需跟着仇人首腦進退，仍是無害，故此說出這番話來。

皮魯秋等三人，見花蝶夢挾技自傲，各人心中大喜，但在喜悅之中又滲有恐懼，因爲他們計劃得雖然週密，但尚不知埋伏着的人，是否能完成使命？

皮魯秋用極短的時間，思索了一下道：「花婆，我們還是照原議，妳可以發六招，如果六招不勝，那時便要任我們反擊

了!」

花蝶夢聞言冷笑道：「哼!既然你們堅持六招，那麼就以六招爲限好了!」

皮魯秋接口道：「花婆，妳剛才說過如果妳有損傷，不許令徒爲妳復仇，此話可是當眞?」

花蝶夢聞言怒道：「我向來言出必行，你們既然不放心，我可將『紅翎』取出，放在身旁，如果就眞死在你們手中，你們把『紅翎』拿去就是!」

皮魯秋等三人聞言大喜，「紅翎」是花蝶夢隨身至寶，一向看得比性命還重，想不到她竟許下如此諾言，只要有她「紅翎」在手，便是武林中的一塊免死金牌。

他們三人原來就怕九天鷹駱江元，他年紀雖輕，可是武功之高，令人不可思議，與花蝶夢竟不差多少。

這時他們雖然高興，可是却極力的抑制着，元子箋沉默了半晌，這時開口道：「既然如此，我們就開始吧!」

花蝶夢聞言問道：「你們到底是怎麼個打法?」

吉士文接口道：「花婆，我們相隔二十丈，擺了兩塊大石，我們在東，妳在西，由妳發掌如何?」

花蝶夢聞言，略爲思索一下，道：「好的，我就在西吧，不怕你們攪什麼鬼花樣!」

她說罷將酒盃一丟，二指輕輕在桌面一點，身若飄葉，已然翻出去二十餘丈。

她雙目雖廢，但却一絲不差的，落在了西頭那塊大石上，這等功夫確實是驚人欲絕了!

花蝶夢坐在大石上，她伸手掏出了她珍惜若命的「紅翎」，輕輕的放在身旁，喝道：「快!你們再次躭誤，我可不奉陪了!」

這邊三人，懷着既憂且喜的心情，相互的使了一個眼色，一同越上了東邊的大石，順手提起了一塊長達一丈的護身牌，橫放在身前，好似一個屏風一樣，只露了一個頭在外。

皮魯秋等三人坐好之後，吉士文立時叫道：「花婆，妳請出掌罷。」

花蝶夢聞言，却冷惻惻的笑了兩聲，月光照着她，她有一張慘白的臉，兩隻半睜半閉的盲目，一張弧形的嘴，兩顆白牙，頂門上垂掛着一些稀疏的白髮，襯托着她那枯瘦的身子，寬大的長衣。

她此刻的形狀，不僅是恐怖，簡直令人戰慄，任何人不敢相信她是一個活人，甚至於一具屍體也沒有她可怕——然而她却是一個武功最高的人。

花蝶夢的臉上，幪上了濃厚的殺氣，根據她數十年的慣例，只要她一出手，必定要對方血濺五步!

她緩緩的伸出了右掌，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在她的體內運行着，使得她頂門的白髮根根豎立，手臂的骨節發出了格格之聲。

這邊三個武林一流的高手，一個個嚇得面無人色，他們竟一齊將頭低下，藏在那塊軟牌之後，六隻手掌緊緊的托着那塊軟牌。

花蝶夢突把右腕一翻，「梅開三枝」，中三指並張，立時分出了三道凌厲的指力，分別向三人打到。

好厲害的指力，竟把空氣衝劃出一陣裂帛之聲!

花蝶夢的指力，原是可穿金石的，可是當抵達到那塊軟牌時，只發出了「噗」的一聲輕响。藏躲着的三個人，雖然毫髮未傷，可是却把他們震得一陣亂搖，六條膀子同時感到酸痲了!

花蝶夢一招既出，並未奏功，不禁使她吃了一驚，她覺得三股指力，同時打在一件極堅靭的東西上，並且被彈了回來。

她不禁想道：「莫非他們眞練成了『靭形氣功』?或是他們尋得了什麼防身之物?」

她想着不禁有些憤怒，忖道：「我不信他們能逃開我三指!」

她想着怪叫道：「好呀!難爲你們想出了防身的辦法，再接我第二招吧!」

她說罷就再次運掌，力貫單臂，劃了一個小圓圈，再把三指猛吐出來，這一式名爲「半手琵琶」，威力至大。

可是與前一式一樣，除了使他們雙臂一陣酸痛外，並未能奏功。

這時花蝶夢深深的詫異了，她怎麼也不相信，自己的指力會無效?

她漸漸變得暴怒起來，只聽到一聲鬼怪般的號叫，她三次揚掌「再見秋手」，這一式帶起了極大的風聲，足見她已用了八成以上的勁力了。

皮魯秋等，雖然傾三人之力合力抵禦，可是這一掌却把他們打了一個筋斗，「砰」的一聲摔下了石頭。

三人不由又驚又愧，急忙匆匆爬起，耳中已聽到花蝶夢一陣怪笑道：「怎麼?你們死傷了幾個?」

吉士文高聲道：「花婆，我們一個也未死傷!」

花蝶夢聞言大爲意外，當然她更感到失望，她萬萬想不到，自己連發三掌，不但未使對方殞命，竟連一些皮肉之傷也沒有。

她想着不由桀桀怪笑了兩聲，頻頻點頭道：「眞想不到，你們居然練成了這身功夫，只可惜我雙目已毀，不然我倒眞想看看，你們現在那副得意的樣子。」

她說到這裏稍微停歇了一下，皮魯秋等三人，早已坐回了原處，又把那塊救命軟牌給支了起來。

經過了三次的抵擋，他們對這塊軟牌，產生了很大的信心，當下元子箋高聲道：「花婆，還有三招，我們不一定擋不擋得住呢!妳就快發第四掌吧!」

花蝶夢點了點頭，她倒不信自己斃不了他們，聞言道：「不錯!還有三掌，如果那時你們還活着，我就任你們暗算不再回手了!」

她說完這話，把全身勁力運於右臂，發出了一記十成勁力的「笑指桑痲」，掀起了一陣巨大的勁風。

這種聲勢實在太驚人了，皮魯秋等雖然有恃無恐，但也不由嚇得要命。

他們三人一體，同時把頭藏在軟牌之

後，各運起了全身的功力，拚命的抵着那塊軟牌。

當花蝶夢的掌力抵到時，只聽得「砰」的一聲巨响!三人同時覺得雙臂酸痲疼痛，猶如針刺。

接着一陣亂响，三人同被震開了三四丈，摔得個昏頭轉向，幾乎昏了過去，一個個躺臥在地上，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花蝶夢傾耳靜聽了一下，臉上掛上了一絲殘酷的笑容，高聲道：「怎麼了?你們還有人能說話嗎?」

花蝶夢說完了話，等了一刻聽不到有人接口，只當他們不是慘死就是重傷，心中大爲欣喜。

她正要起身去探個究竟，突聽皮魯秋啞笑道：「花婆，我一點事也沒有!」

吉士文立時接口笑道：「花婆，我也很好，只是妳老掌力太厲害，差點沒把我震昏。」

元子箋也大聲道：「可不是嗎!我兩條膀子還痛呢!」

花蝶夢聽他們三人，先後的發了言，她不禁面色大變，心中又驚又怒，她怎麼也想不透，憑自己這等掌力，就是讓他們再苦練十年，也是萬萬不能抵禦的。

可是事實就在眼前，她連續的發出了四掌，對方除了受震跌倒之外，竟連一些皮肉之傷也無。花蝶夢暴怒起來，她頭上的白髮，根根豎立，鼻孔和兩片嘴唇不住的嗡動着。

她只有兩招的機會了，她雖然深知他們反擊是無濟於事的，然而她連發六招，竟未能傷着敵人，僅這一點，就太使她丟人了!

這時那三人，又回到了原處，他們見花蝶夢的掌力越來越重，不禁大爲恐懼，不知道是否能在這兩招下逃命，即使是能夠不死，而預定的毒計是否能奏效?

如果毒計不能傷她，必然將她激怒，那時她追擊發掌，自己三人則死無葬身之地了!

皮魯秋想到這裏，怕這次再被震出，當下用手輕輕的拉了二人一下，他翻身俯在大石上，雙手向前推着軟牌，這樣既可將全身力氣用上，又可避開花蝶夢掌勁正鋒，不至被抛出去了。

吉士文見狀連忙依樣俯下，元子箋尚未來得及俯倒，却聽到花蝶夢一聲斷喝，立時一股強勁無比的掌力湧了過來。

三人大驚，拚命抵擋，立覺一陣大震，元子箋果然又被震了出去，這一次摔得更重，並且也受了創傷。

吉士文、皮魯秋總算取了巧，除了頭昏並未受創，正要去扶元子箋，突聽花蝶夢又是一聲大喝，原來花蝶夢第五掌下來，便知道他們有了防身之物，所以她趁前掌將他們震出時，立時左掌又發，第六招「長亭揖別」又出。

皮、吉二人見狀大驚，顧不了元子箋，自己性命要緊，立時又按前式來抵擋。

一聲大响，夾着一聲慘厲的叫聲，皮吉二人急着看時，元子箋已然血肉糢糊，成了一堆肉泥了!

他們二人僥倖逃得性命，見元子箋如此慘死，也不禁又驚又恐，痴呆呆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了。花蝶夢皺了一下眉頭，因爲她覺出三人並非全死，不由問道：「你們誰還活着?」

皮魯秋驚魂甫定，道：「花婆……元子箋死了!」

花蝶夢聞言，聽說只死了一人，不由大爲失望，但她六招已畢，是不能再發招了。

她「啊」了一聲，黯然道：「只死了他一個?……這個約會原是他約我的，他死得不寃枉……現在我六招已發完，你們可以發招了!」

皮魯秋正在爲元子箋傷心，聞言未作理會。

吉士文知道，現在是決定自己二人生死存亡之時，預定的計劃，是否能成功尚無把握，如果要被花蝶夢發覺，連自己的愛女——那藏在地洞下的人——她也要慘死了!

吉士文想到這裏，不由冒出一身冷汗出來，他連忙提高了嗓子道：「皮老師，你準備好沒有?我們要還手了!」

他說這話的意思，就是在提醒埋伏在地洞裏的吉文瑤，叫她暗中準備飛針。

皮魯秋聞言驚覺過來，忙說：「花婆，我們功力不夠，距妳二十餘丈，只怕發掌……」

他話講完，吉士文已搶着道：「皮老師，我們還是隔二十丈發掌……我有必勝的把握!」

皮魯秋見他說話時，連使眼色，心中雖不解，但知他必是有爲而發，當下也就附和着他，表示贊同。

花蝶夢發出了一陣呵呵怪笑，道：「我話已說過，隨你們怎麼打都可以，我絕不還手，但是要以一個更次爲限，如果一個更次過去了，你們還不能得手，我也不傷你們，就此分手，這件事就要以後再談了!」

吉士文聞言立時表示同意，又道：「花婆，我們用暗器是否可以?」

花蝶夢聞言心中一動，但仍毫不在意：「吉小子，你這話問得就外行了，你既然是報仇，自可傾力而發，難道還要受我的限制麼?」

皮魯秋立時接口道：「花婆快人快語，我們也不再拖延了……吉兄，我們發掌吧!」

說着用眼向那吉文瑤藏身的地洞飄了一眼，又向吉士文望了望，吉士文會意，把頭點了點，喝道：「花婆留意!」

隨着他這聲大叫，只見他右掌翻處，「雙星追月」，兩點寒星，向花蝶夢「中庭」「鳩尾」二穴打來。

同時皮魯秋單掌揚處，三顆鐵蓮子，烏光閃閃，連同疾勁的破空之聲，也向花蝶夢「巨闕穴」打來。

花蝶夢心中詫異，暗道：「他們明知口鼻是我要害，爲何捨而不取?」

她想着，暗器已然到達，好個花蝶夢，她連動也不動，只聽一聲輕响，五件暗器才與衣服一觸，便落了下來，竟連她衣嵒也未打破。

（未完）

苗疆風雲

長篇武俠故事

伴霞樓主・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瑛姑和鳳嬌被送進一個房裏歇息，苗王的妻子前來假意送解藥，實際上她是探清瑛姑背上是否眞有血劍，瑛姑也將計就計，假裝不察，還言稱自已不願當土司之意，說得這苗王的妻子高興之極，晚上，鳳嬌乘機逃出，也不知是誰暗中助她一把，才使鳳嬌順利逃去，此時玉羅刹帶着鳳嬌上山，尋至山後那裏可找到通往布依峒的秘道，忽見人屠戶和鬼影手在不遠處出現，也不知何故，鬼影手暗中給人傷了臉皮及手指，流了不少血。

荒山見祝融　斷崖遇小寶

人屠戶長身出來了，但快得如一陣風，打來處又飛掠過去，是追鬼影手去了。

師傅！鳳嬌再不怕了，顯然連人屠戶也胆落了，那還敢回頭。

忽聽得頭上有人說道：「上來吧，別叫。」

是玉羅刹，啊！原來就在她頭上，不怪先前見不到人了，敢情也藏在上面的崖縫中。

鳳嬌喜道：「師傅，我猜準是你，兩個賊子已嚇跑了，我可不怕啦。」

玉羅刹也鑽出那崖縫了，她在望甚麼啊？

鳳嬌道：「師傅，你沒見麼，兩個賊子沒命地逃了，還會有胆再回來嗎？」

只見玉羅刹發起楞來，說：「奇怪，這人若不是內功已達到飛花摘葉也能傷人的境界，豈能一再傷得了鬼影手，眞怪，這是甚麼人？」

鳳嬌睁大了眼睛，說：「師傅，難道眞不是你？那可眞奇了。」

玉羅刹道：「我……我再練十年八年，只怕也辦不到，我在高處也看不到那人在何處，可見那人是從數丈打出那松子，那可是全憑指上功夫。」

鳳嬌喜道：「那麼，這人一定也是來帮我們的了，師傅，別管他是誰，早晚怕他不現出身來麼。師傅，果然不出你所料，人屠戶已把那秘道入口找出來了，我們要不要即刻過去。」

玉羅刹道：「不行，你不瞧，這是甚麼時候，大白天，過去也沒用，倒是那人屠戶說得不錯，我們可不能餓着肚子等天黑。」

鳳嬌啊了一聲，道：「師傅，你還聽到人屠戶怎說來，他說，我們的人隨後就到了，這賊子必是……必是……」

必是被甚麼人所傷呢？誰有這樣高的功力？那和尚麼？差得遠了，難道是那老花子？

「師傅，你說，會不會是那老花子，就是小寶的爺爺？」

玉羅刹却搖搖頭，道：「這賊子該死，早晚我一定不放過他，我本是痛懲他一

頓的，不料這人倒替我出了氣，哼！」

鳳嬌啊了一聲，說道：「當眞怪得出奇，那人爲何專對付鬼影手，却不懲責一下人屠戶？眞像是替師傅你出氣，莫非……莫非……」

鬼影手對玉羅刹豈僅是出言不敬而已，簡直是下流，別說玉羅刹氣極了，便鳳嬌也惱怒。

玉羅刹一怔！說道：「你這話倒提醒了我，只怕這人不是替我出氣，而是……一定是不願我現出身來，當眞是誰？你說那小寶的爺爺？不，我和那老花子從沒些兒瓜葛，無怨更無恩，他爲何要替我出手，走吧，看來這裏眞有熱鬧瞧了。」

鳳嬌跟隨玉羅刹出了那一綫天，道：「師傅，我，我想找我爹，我們要沒地方去，不如去落別，那是入郎岱的必經之地，又有漢人在那裏開店，昨兒一早，我就遇到一位老爺爺，也只有那裏才買得到吃食的。」

玉羅刹道：「那怎行，今日一早發現你失了踪，必已派人四出搜查捉拿，那落別乃是緊要處所，豈會不嚴查的。」

鳳嬌道：「師傅，你不用担心，那位老爺爺眞好，可是住在山崖下，我瞧，他一定會武功，要不然敢到這裏來落籍麼，入山採藥，沒功夫更不行，他也恨這個苗王，好生想念那死了的老土司。」

玉羅刹道：「既有這麼個去處，那再好也不過，走吧，落別不過數十里地，來回也很便當。」

玉羅刹竟然熟路，她帶着鳳嬌，不走大路，却也不離開大路，所行之地，總能望得見道上的行人，只見人來人往，還有騎馬。在苗疆，騎馬人可少見得很，那苗民之中，尤其是深山中的苗民，幾乎仍然過着原始生活，有衣也多不能蔽體，誰能養得起馬，何況馬又不宜於山行。是以一瞧就知是土司府中的人馬。

玉羅刹道：「你見到了麼？非是我們怕那苗王，現下還不到和他一拚的時候，再說，苗王才是罪魁禍首，苗民無知也無辜，一旦動起手來，遭殃的可是苗民。」

鳳嬌心花怒放，道：「師傅，那麼你也帮我們了，不，我是說帮瑛姑。本來我和爹不過保血劍而來，那季公子也沒說要把劍交付給誰，到了苗疆，我們的責任巳了，季公子的本意要找出瑛姑來，他也稱心如願了，偏又遇到小寶，再又遇到瑛姑。師傅，你要見到了小寶你也會喜歡他，這瑛姑又多可愛可敬，不由人不帮他。」

玉羅刹道：「我雖是別有目的，但眼見這賊苗王與人屠戶狼狽爲奸，勾結又互相爭奪，奸詐又邪惡，若仍袖手，還配稱是俠義道人麼。鳳嬌，你別忘了我爲何而來，我的心願也還未了。」

鳳嬌本來心下喜極，玉羅刹不置身事外了，那自說對梅姥姥多年的懷恨巳一筆勾銷，聞言登時心下又凉透了，這麼說，師傅仍然並未釋懷，帮瑛姑，並不是就不恨梅姥姥。

但鳳嬌可不敢問，忽聽玉羅刹咦了一聲，說：「鳳嬌，你所說的老爺爺，那崖下的屋子可就是他的麼，那裏，你順着我手指處瞧。」

敢情巳來到落別右側的山坡上，兩山環抱，山口正是昨日晨間所見的市集。再前面遠處，崖下昇起一股濃烟。

鳳嬌道：「哎呀！正是老爺爺的房屋，怎生失火了，師傅，我們快去帮他救火吧。」

玉羅刹一把抓住了她，說道：「等你趕去，那房屋早就化爲灰燼了，還救甚麼。鳳嬌，你說那老漢和你說了半天話，是不是？」

鳳嬌道：「是啊，那老爺爺眞好，又健談。」

玉羅刹道：「你和他站在山坡上說話兒，遠處的人也見得到，是不是？」

鳳嬌道：「我能見到落別的街口人來人往，大道更在脚下，人家自然也能見到我們，啊！師傅，你可是以爲……那老爺爺和我說過話，賊苗王就派人來把他的房子燒了。」

玉羅刹道：「我猜必有關連，要不然那有這麼巧，我們來到，他的房子就失了火。想想看，若然賊苗王今早得報你失了踪，他派人搜捕，落別乃是第一道關口，自然最先派人來截查，若是有人說：昨日曾見你和那老漢說了半天話兒，自然也就會去查問他了……」

鳳嬌道：「師傅，快，我們快去救他，若眞是這緣故把他的房子燒了，必仍不甘休，還會拷問他。快快，師傅，快去救他。」

她拖着玉羅刹就跑，咬着牙，恨得眼要噴出火來。玉羅刹也不言語，倒反手抓住鳳嬌的肩膊，往前奔去，忽聽有人說道：「兩位請留步，老漢在此。」

只見林中轉出那老漢來，玉羅刹才轉身，鳳嬌已向那老漢面前跑去，叫道：「老爺爺，你沒事麼？」

那老漢含笑捋鬍，道：「姑娘，你不瞧我毫髮無傷，有甚麼事。」

鳳嬌向那濃烟騰空的崖下一指，道：「老爺爺，你那房子……那不正是你的房子麼？」

老漢兀自含笑，道：「兩位適才猜得得不錯，正是他們追查你行踪，一把火把我那房屋燒了……姑娘，你無須難過，昨日多承姑娘相告，這苗疆眼看大亂，老漢也改變了初意，決心歸去了，那草寮原也無用處，燒了也罷。」

鳳嬌說道：「那麼，他們也沒有找到你？」

老漢笑道：「姑娘性情中人，一面之緣，便恁地關懷老漢。」

玉羅刹望着他瞬也不瞬，却對鳳嬌道：「傻丫頭，這位老人家要不是巳見到了人，也交談過了，豈會知道那般人是尋你去的。」

那老漢呵呵笑道：「不瞞兩位說，老漢雖然年邁，倒也不把那苗民放在眼裏，若不然也敢在苗山中採藥了，却是兩位何來？」

鳳嬌道：「老爺爺，那房子你當眞是……不要了的。」

老漢道：「姑娘，你休要不安，有道是落葉歸根，老漢是中原人氏，雖說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處處是青山，不料昨日一見姑娘，倒勾起老漢的鄉思來了。這非談話之所，兩位隨我來。」

那老漢向落別一指，道：「兩位既不走大道，苗兵又在搜捕這位姑娘，這落別是不能去的了，老漢雖然家屋已毀，但山中也還有一處草寮，乃是老漢山中採藥，就近蓄藥之所，也還住得人，飲食也還便當，若然不疑老漢，便請移步，若被苗民見到了，可諸多不便。」

玉羅刹道：「老人家不咎小徒，却為我等着想，感激不盡，只是有擾了。」

那老人呵呵笑道：「當眞耳聞是虛，眼見才為實，大名實是名不副實。」

玉羅刹一怔，心下不悅，這老人分明知道她是誰，她早已瞧出老人有一身功夫，武林中知道她是玉羅刹，倒也不奇，但說她名不副實，這豈不是看輕她麼？哼！

却聽那老人家笑呵呵，說道：「老漢久聞大名，只道玉羅刹便不形如鬼魔，也邪惡毒狠如羅刹，不料豈僅平易近人，且恁地和靄多禮，這豈非名不副實麼？老漢雖然武功不濟，但也忝為武林中人，再多禮，可就有失武林中人本色了。」

玉羅刹才知他是這個意思，笑道：「老人家太謙了，這些年來我在江湖上行走，只因生性嫉惡如仇，江湖上的敗類，尤其是那下五門的賊子，遇到我必殺無赦，是以惡名在外了，老人家請吧。說眞的，若不遇到老人家你，眞不知怎好。」

這老人家帶着兩人，只翻過一道嶺，來到崖下一間大屋，有溪流在屋前流過。

到了屋前，老人道：「我在苗疆這麼些年，倒有一半時日在此居住，除非地凍天寒，或有人客前來，才去落別，是以一切莫不齊備。」

那門竟是從外面反扣，可見雖然只是和落別一山之隔，却少人來此，那門一開，登時聞到一陣濃濃的藥香，只見那屋子有一半堆積着藥物，更有製藥用具，一個特大的爐灶，也有日常用品。

老人道：「我是圖個方便，在此製煉成藥，自此把生藥材運出便當得多。」

玉羅刹道：「老人家，照你說來，若不是這次意外變故，你的意思是不用離開此間了。」

老人讓兩人坐了，嘆了口氣，道：「適才我不是說過了麼，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處處是青山，老漢雖是中原人氏，但無兒無女，孑然一身，隨處可為家，也到處無家，不瞞你們說，中原乃我傷心之地，要不然不會遠遠跑到苗疆來了，老漢早年也曾習醫，却不能救得我那一家老幼，在一場瘟疫中全死絕了。」

玉羅刹道：「老人家原來遭受大不幸。」她心下却想：「這老人家顯然是個忠厚長者，果然不是避仇而來此隱居的。」

那老人家却已一指那半屋子的藥物，道：「當年我那一家老幼，連同我那一鄉千百人，之所以死於瘟疫，便因無藥可治，雖然瘟疫非不能治，但却缺乏藥物，是以老漢便下了決心，來此採製中原少有而被視為珍貴的藥材，唉，其實中原之所以視為珍貴，不過藥以稀而貴罷了，此間山中却遍地皆是，一者採藥的人少，採而不製成劑，搬運數千里，有道豆腐亦變成肉價錢了，何況數千里運去的藥材，自是倍常珍貴，現在苗疆已不似當年一般閉塞，道路也開拓很多。當年却要披荊斬棘，採藥的人不但有毒瘴之險，且山中更多毒蛇猛獸，採藥的人無不冒生命之險，那藥如何不珍貴異常，貧窮人家，病重的，就只有等死，是以離開中原，來到這裏，我把採得的藥材製為藥，運轉方便，運出自也多了。」

玉羅刹肅然起敬，道：「老人家原來菩薩心腸，好生可敬。」

老人笑道：「老漢雖非佛門弟子，却也發了願心，中原珍貴的藥材難求，其實冒險前來採藥之人，不過貪圖重利，這樣的人能採却不能製煉，能製煉的人，也不會甘冒生命之險，故爾發願心，來此自採自煉，藥販前來，却以賤價相售，藥販一多，運出的多了，那藥到了中原，家家店舖都有得出售，自也不再珍貴，貧窮人家也買得起來。」

玉羅刹肅容道：「說甚麼佛法慈悲，老人家，你才眞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但出家人說什麼皈依我佛，心中有佛，我說啊，簡直是一羣自私自利的寄生虫，飽食終日，說甚麼參禪打坐，老人家，你說，他修的不過是他自身，與世何益，與人何益，若說參禪打坐有益，益的也是他自己，自利自私，他自己豈僅四肢不勤，簡直四肢不動，飽食終日，專等人家對他施捨，那農夫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那紡織娘三更燈火五更鷄，盤中一餐一粒，身上一衣一縷，莫不是辛苦得來，皆他人血汗，說他們是自私自利的寄生蟲，豈祇不為過，簡直就是吸血虫。」

那老漢道：「過獎了，呵呵，女俠是否也偏激了些，出家人雖不眞就救苦救難，却也與世無爭，比起那為非作歹，禍國殃民的人來，不又高出了一籌麼？」

鳳嬌怔怔地望着玉羅刹，心頭一震，她師傅為何痛恨和尚？

不過才一天多以前，她還和一個和尚在一起，那和尚……鳳嬌不禁打了個寒顫，當眞她師傅為何而來？明白了她爹被殺眞象的玉羅刹，饒過了梅姥姥，一定也不放過那和尚。鳳嬌可不是對和尚有何好感，但她明白了眞象，不禁對和尚也生出同情來，說眞的，和尚也實是好人，也不是有意要殺玉羅刹的爹。

那老漢顯然故意拿話來岔開，對鳳嬌道：「姑娘，有勞你來帮手，這屋邊有小灶，柴米油鹽皆現成，我去摘些蔬菜。」

鳳嬌這裏才洗米煮飯，那老漢已回來了，不但有菜蔬，而且有野味，也不知是獐是鹿，已是剝了皮，而且全洗淨了。

三人六隻手，做起來自是快捷，老漢道：「女俠和姑娘只怕出去仍多有不便，此間我地形熟，若然我猜得不錯，必是在等甚麼人，不如由我替兩位走一趟。」

鳳嬌說：「老爺爺，你怎會曉得？」

老漢笑道：「兩位可不是從郎岱來的麼？這裏可是東關口，打東邊來，進入郎岱的必經之地，兩位若不是尋人，豈會遠道來此，我猜，兩位尋的必也是漢人，我一瞧會認得出來。」

鳳嬌說：「老爺爺，你猜得果然不錯，不過麼，我我……師傅。」她轉頭對玉羅刹道：「我也去，好不好。」

玉羅刹却對那老漢道：「老人家，我是尋人，不是等人，不敢有勞，小徒倒是要等候她爹爹，這一兩日間，也該到了，老人家，小徒雖然武功淺薄，却也不把幾個苗民放在眼裏，她思親情切，若然老人家你肯把她帶在身邊，我倒於心了。」

老漢道：「苗兵不過憑一點蠻力，那會甚麼武功，却是那毒箭可慮，女俠一言，倒提醒了我。」

說着，已取出兩個大竹筒來，說道：「老漢倒也配製了些解毒之藥在此，不但苗兵那箭毒可解，任何劇毒，也可解得，至少即時敷服，也可保得性命。兩位帶一些解毒之藥在身邊以備不時之需。」

玉羅刹大喜稱謝。

老漢隨又取出七八個小竹筒來，皆有木塞，把藥分裝在小筒裏，說道：「既然即有人來，各位都要去郎岱，最好多帶幾筒備用。想必然兩位也知道了，那苗王的武功雖然了得，但最可慮的是毒箭毒弩，苗王不但多年經營，而且人多勢衆，帶備此藥便有恃無恐了。」

鳳嬌忽然心中一動，道：「老爺爺，不知令人身軟如綿，四肢無力的毒藥，你也能解得麼？」

那老漢笑道：「姑娘說的，可是那公主麼？便是日前苗王由山中抬出的那老土司之女。姑娘，不瞞你說，那日我一見，便知她中了人屠戶的毒，却是毒非劇毒，解藥配製起來，倒反而不易了，皆因並非一種毒藥，乃是多種毒藥配製，且容我試試看，這兩日來，我一直在想，治病得對症，解毒得對毒，不明其症，不能下其藥，不明其毒，也無法解得，不過姑娘放心，我必能找到解毒之方來。」

老漢把小竹筒給兩人帶在身邊，玉羅刹只取了一隻，鳳嬌却把小竹筒全收入懷裏。

那老漢無言色喜，在傍點了點頭，道：「姑娘，你要等待的人不少罷，謝天謝地，苗民有福了。」

鳳嬌那日晨早一席話，已知這老人家也痛恨苗王，是以明白其意，玉羅刹對她叮嚀了幾句，說若是不返，休要等候，倒匆匆先去了。

鳳嬌送玉羅刹走了之後，怔怔地半晌無言。

老漢道：「姑娘，我見你眉頭深鎖，可是有何担憂之事麼？令師武功蓋世，豈會有為難之事。」

鳳嬌道：「老爺爺，我是担心一個大和尚，一旦被師傅尋到，可就沒命了。」

忽然想到一事，道：「老爺爺，正是忘了請問，那日我走後，你可見到一個大和尚麼？」

老漢道：「不錯，你們一行離去不久，打山裏來了位大師，我一瞧就知那大和尚早年必是武林中人，剃度不久，也是向我打聽郎岱的去路。」

鳳嬌鬆一口氣，那麼，大和尚不是在此了，至少她師傅一時找不到他，道：「老爺爺，我們走麼？」

老漢道：「原來姑娘的爹爹也來了，不怪你心急了，我帶你去一處必經之路，却又不會被苗兵見到。姑娘，昨日我見你被他們擒住了，却就做了個軟兜抬你，就知他們不會難為你，才放了心，可是玉羅利把你救出來的？」

「是的，」鳳嬌說道：「不，也不全是。」

她跟隨在老漢身後，把以往之事一說，這老人家連人屠戶也知道，又這麼正直慈祥，她自然毫不隱瞞，人家豈僅是個傷心人，又豈僅與世無爭，不揚名，不立萬，祇默默埋頭，做有益人羣的事，如何不令人肅然生敬。

「啊！老人家，你等等。」

鳳嬌一拉老漢的袖管，說：「你聽到甚麼聲响麼？好像……」

老漢道：「像是杖頭點石上的聲响，是不是？姑娘，我們所經之地，雖然隱密，却不是人跡不到之處，山那面便是落別，樵獵之人也是常到的。」

鳳嬌道：「不，是姥姥，梅姥姥，是呂叔叔一定也來了，這邊，我聽到……你聽！」

又是篤的一聲响，本來聽出是在左前方的，不料再入耳，已到了左面。那老人家道：「一躍而過下面的山澗，好功夫，果然不是苗民。」

那鳳嬌早循聲奔了去，轉出山坳，越過亂石崗，果見下面的山澗，鳳嬌大叫道：「呂叔叔，呂叔叔，我在這裏，在這裏啊！」

可不是呂苗子，正在越過山澗而來，手中也握着一根竹杖，竹杖點在山澗中的石上，撐跳而來，但一上一下，相距何止十數丈，那衣着，鳳嬌再遠些也認得出來，但梅姥姥呢？

呂苗子却沒有聽到她的呼喚，只見他越過山澗，落在前面的崖下了，在那亂石堆中瞬已無踪。鳳嬌一蹬脚，不料身形縱起，已被人抓住了胳膊，是那老漢，說道：「姑娘，那面無路可行，得繞道下面山澗才能過得去。你沒見那樹後有瘴麼。」

瘴！鳳嬌見到了，果然樹叢後，如烟似霧，但這是中年時候，並非晨暮，行了這一陣山路，就沒見過山中有烟霧。

鳳嬌着急道：「若是落下山澗繞去，呂叔叔早已去得無踪無影了，那末怎好，老爺爺，怎麼這裏也有瘴，聽說深山密林中才有。」

老人道：「姑娘不用焦急，那人看來對路徑極熟，待會他就會上到對崖了，却是你適才說得是，落下山澗再繞道追去，只怕他已去遠了，且待他現身時，先喚住他，要他等候在對面崖上。」

「在對面崖上？」鳳嬌問道：「老爺爺……」

老人道：「姑娘有所不知，那林後是個斷崖，上古地形變易，整座山嶺斷裂開來，形成了一條深溝，寬才不過數丈，正因被林木遮掩了，非到崖邊便發覺不出，別說是人了，便是山中之獸，也多有失足墜崖的，日久年深，獸屍敗葉積得多了，也就生了毒瘴，尤其這中午時候炎熱，被陽光熱氣一蒸發，那瘴氣也就上騰出現了，雖說有藥可治，却非三五日可癒。」

鳳嬌駭了一跳，別說那林後如烟似霧了，便是無烟霧，誰也瞧不出有斷崖，適才只顧望遠處，若不是這老爺爺即時趕來，怕不已墜入斷崖中了。

老人把手放開了，說道：「今日幸虧是老漢練過幾年功夫，姑娘不但身法奇快

，眞難爲你，姑娘，你來！」

他把鳳嬌帶到斷崖邊處，取出個藥瓶兒來，給她嗅了嗅，道：「姑娘，即使此藥能解瘴毒，但也不能太近崖邊，別說吸入毒瘴了，倘使身上手臉有沾染，也會紅腫不適，若然墮入那腐屍敗葉的崖底，要去救你上來，也非易事，之所以有藥也難救，便是救出，也巳中毒過久了。」

鳳嬌不禁倒吸了口涼氣，不料毒瘴竟有這麼厲害，不怪這左近鳥獸也絕迹了。

穿過林子，來到那近崖處，這時雖然隔着那似烟如霧的毒瘴，對崖的高處倒也看清楚，只見右面現出一人來，不，那人怎不是呂苗子，梅姥姥呢？她那杖頭點地的篤篤聲，她是熟悉的，而且呂苗子和她在一起，也該趕到了。

那人在對崖林中閃閃躲躲，哎呀！人屠戶！

眞是人屠戶，鳳嬌一滑步，但立卽又停步，她緊緊抓住那老漢，道：「老爺爺，不好了，怎會是這賊子！他是……人屠戶！」

想想看，人屠戶在那裏，呂苗子那會上來，只怕人屠戶早發現了呂苗子，知他要上崖頭，在那裏等候他，撞了這賊子手裏，他還有命在麼？怎生這賊子也來到這裏？

那老漢在她耳邊輕聲道：「低聲！別担心，姑娘你瞧，他們不是爲你呂叔叔而來的呢。」

他們！鳳嬌看見了，人屠戶身後還有一個人，甚至還沒看清楚，鳳嬌巳知是甚麼人了，道：「鬼影手，老爺爺，你聽說過這人麼？今兒早上我還見到他們，他額上不是有血痕麼。」

可不是鬼影手臉上的血痕也見得到了，原來這兩人眞不是爲呂苗子而來，只見人屠戶現出全身了，道：「你說的就是這地方麼？」

人屠戶指着那斷崖道：「我若不先告訴你，到了這裏，可是也發現不出這斷岩麼，小心！別走近了。」

鬼影手道：「眞如你所說的厲害麼？我眞不信，那般人誰也能一躍而起，尤其是那瞎眼的婆子，她那杖一撑地，只差寬一倍她也不會上當。」

人屠戶向四外瞧了瞧，說道：「別說那婆子瞎了眼，便是不瞎眼，任他是誰，也非上當不可。鬼影手，你可不也上當了嗎？」

人屠戶陰惻惻一聲怪笑，只見鬼影手臉上的血痕更顯著了，不，是他的臉巳嚇得蒼白，說：「你你……」

人屠戶怪聲笑道：「敢情你恁地般胆小，我說你上了當，乃是你到了這斷崖的近處，也看不出那斷崖有多寬，若然你自以爲武功了得，能够一躍而過，鬼影手那你立即沒命了，不錯，這斷崖不很寬，你我都可一躍而過，但你若眞妄想躍過，你落不到對崖，你會落到鬼門關，不信，你可以試試的。」

鬼影手在瞧人屠戶，又望望那斷崖，迷惑中，又顯露出驚恐，因爲人屠戶說得認眞，並不是裝着欺騙他的樣子。

人屠戶又道：「記住了，若是你想脫身，我是說有追趕你脫不了身，你就把他引到這裏來，你可得摒着呼吸，打崖邊一溜，你瞧，這崖邊有多少樹叢，你摒着呼吸往裏一鑽，可別停留，一刻也不能停留，看清了，原來那裏並不是崖石，只是樹叢。」

鬼影手啊了一聲，說道：「我明白了，在近處看來，樹叢也像是岩石，對面那看似山崖，以爲可以落脚的，原來也是樹叢。」

人屠戶道：「正是，任他武功再高，就算他能稍一借力，我問你，他要不要呼吸提氣？」

鬼影手道：「他就吸入了毒氣，就會沒命了，果然厲害。」

人屠戶道：「正是如此，我帶你前來，就是要告訴你這個，再者我身邊帶備的毒藥巳不多了，這下面的沙泥，也就是能致人於死的毒藥，我得去取些上來，你在這裏等候。」

鬼影手一怔，道：「你是說……下這斷崖去。」

人屠戶笑道：「不下去，如何取得來，對別人來說，這就是鬼門關，對我，却是康莊大道，哈哈。」

透過一層氤氳的霧瘴，只見他袍袖一展，巳直落斷崖去了，鬼影手却心悸得連連後退了。

鳳嬌低聲道：「老爺爺……」

他怎麼直點頭，只見那老漢一捋鬚，說道：「是了，是了，當眞得來全不費工夫。」

鳳嬌不由一怔！他在說甚麼呢？却只見老漢目中現出光彩，瞬也不瞬地望着對崖。

鳳嬌也提心吊胆，目光又回到對崖，她適才分明見到呂苗子上崖去了，若然冒冒失失的上了去，人屠戶便不在那崖上，撞上鬼影手，也是沒命了。

她提心吊胆，要繞身過去是萬萬來不及的了，過又不能過去，適才人屠戶的話她聽得清清楚楚，這老爺爺警告過她，是以他一直害怕得了不得。咦！鬼影手去了何處？「老爺爺……」

鳳嬌一怔！對崖不見了鬼影手，不料連她身邊的這老漢，也不知去向，身邊的人走去了，她竟也不知道，看來師傅說得不錯，這老爺爺一定是個武林隱士。

啊！對面有人出現了，不是鬼影手，也不是人屠戶，也不是呂苗子，是一個矮小的人影，近了，哈，是小寶！是那可愛的小寶！

鳳嬌忙掩住咀，才沒叫出聲，乍見小寶，怎會不喜歡，可又害怕，若然有人屠戶溜上來，小寶一定發現不出他來，他却會先發現小寶，她若出聲呼喚，豈不是倒知會了人屠戶。

但願小寶身後有人，他不會是一個人來吧，當然有季公子，還有小寶的爺爺，還有……

鳳嬌那心兒快要跳出口腔來了，但別說不見她爹現身……但願他沒來，任誰也沒有……不不……

有人現身出來了，但是在遠遠的林間，躲躲藏藏，只見小寶回身招手道：「來啊？你說這崖上有鬼，原來是你騙人的，你……」

小寶在搔頭，顯然是見樹後那人躲躲藏藏，又是眞害怕，不像是騙他。

樹後那人探出頭來，只是隔着一層毒瘴，又相距得遠，是以看不清楚。

那人走出來了，啊！是呂苗子，顯是他瞧清楚斷崖邊上沒他人了，才敢走出來，道：「快快過來，這裏是有名兒的鬼門關。」

小寶哈了一聲，說：「什麼鬼門關，你又騙我，眞有鬼，光天化日，也不敢出來，你這苗子不中用。」

呂苗子跑來把小寶一拖，急道：「你可是不要命了，教你別走近那斷崖……」

小寶說：「我不信。」呂苗子死死地拖住他，小寶竟沒挣脫，說：「你說崖下有鬼，我倒要瞧瞧鬼是什麼模樣兒，放手，你是放不放……」

呂苗子蹬起脚來，道：「誰說有鬼了，那是毒崖，中了毒可難醫得很，你不見那瘴邊的草麼，可是枯黃不綠？那斷崖下不知死了多少人，別說是外來的了，土生土長的一不小心，吸了毒瘴不是時時都有的，有時會突然出現，便是你不走近，一陣風把毒瘴吹來，也會中毒，所以附近的苗人叫它鬼門關。」

小寶聽話了，鳳嬌見呂苗子把小寶拖回去了，而且轉到上風之處，這才鬆了口氣。

呂苗子道：「喂！小哥兒，我猜，你叫小寶，是不是！我認得你，你不是假扮的吧？」

呂苗子怎會不認得小寶，那晚在岳陽，只是黑夜中聚了不到兩個時辰，豈有認不得的。

小寶推開他的手，說：「你這老苗兒，做甚麼！」

鳳嬌想笑，可沒笑出聲，她明白了，只見呂苗子在小寶的臉蛋上摸了摸，說道：「有人假扮過我們的老鏢頭，我眞怕人也假扮你，那麼，你眞是小寶了。謝天謝地，你們來了，我們那老鏢頭呢？」

鳳嬌不自覺溜近了些，不，別出聲，人屠戶就在下面，隨時都會上來，那鬼影手一定也躲起來了。小寶天不怕，地不怕，若是見她在這面，一定會飛縱過來，那還了得，若然出聲示警，只怕那兩個賊子倒先下手了。

鳳嬌取了兩隻鏢在手中，以備萬一，不，不能示警，小寶雖然戲耍過人屠戶，鬼影手可不識兩人，再說，他不會把一個小孩兒和呂苗子放在眼裏。

小寶在那面嘻嘻笑道：「我來找鳳姐姐，打前面跑來了，趁他們在山裏睡大覺，我悄悄溜了來。老苗兒，你怎麼也來了，我們回頭去，不見你在船上，也猜你溜來了，你見到鳳姐姐麼？」

呂苗子苦着臉，說道：「別提了，你們那日走後，鳳姑娘帶着個瞎婆婆尋了來，不料她上岸去，說是逛逛，就一去不回來，那瞎婆婆說：鳳姑娘準是有了意外，八成兒撞見了人屠戶，或者來不及回船來通知，暗中跟隨那賊子到苗疆來了，我本不願來的，怕走了老鏢頭回來找不到我，不料被那瞎婆婆趕出來。」

小寶睜圓了眼睛，說：「瞎了眼的老婆子把你趕了來！眞沒用。」

呂苗子道：「你不信，是不是，我跑慢一步也不行，我這屁股上不曉得捱了她多少杖，我又恨又氣，就是沒奈何，只有一個勁兒往前跑。」

小寶道：「哈！你不會躲起來，不會悄悄溜麼？」

呂苗子嘆了口氣，道：「小寶，那瞎婆子鳳姑娘叫她梅姥姥，才眞像鬼一樣，眞是如影隨形，我怎會不想溜，就是溜不了，來去像風一樣，你是沒見到，初見時，我眞以爲見了鬼。」

小寶道：「你騙我，我不信，喂！剛才你說崖上有鬼，可就是那瞎婆婆？」

呂苗子道：「不是，是人屠戶那魔鬼，還有一個人和他一起上崖來，那人倒眞像鬼，一張青虛虛的臉。」

小寶道：「你怎不早說，我才不怕那人屠戶哩，見到他時，我一定再給他兩個嘴巴，他要不放開我，我就多打他幾個嘴巴。」

呂苗子嚇得睜大了眼，說：「你這娃娃，不知天高地厚，那人屠戶誰都怕他幾分。」

鳳嬌那有耐心去聽他們說話兒，早喜得忘了形，從那隱身之處轉了出來，叫道：「小寶！小寶，我在這裏啊。呂叔叔，啊呀！別……別過來。」

當眞小寶那日戲耍人屠戶，鳳嬌聽她爹說來，讚不絕口，可不正因不知天高地厚，小娃娃不知天高地厚，人屠戶却輕敵，這一來那賊子怎會不着他的道兒。嘿！小寶連人屠戶也不怕，倒怕了鬼影手。

但鳳嬌可着了慌，皆因她一出聲，小寶和呂苗子都見到她了，立即大喜奔來，慌得鳳嬌兩手連搖。

那小寶不但聽到，而且見到她了，早大叫一聲，向崖邊撲來。

鳳嬌嚇得連臉色也變了，她早該想到小寶見到她，會喜極撲來的，如何能阻止得了他，叫道：「快退！」明知她手中扣着一隻鋼鏢，大急之下，抖手打了出去，無論如何，傷了他，總比中毒好，何況小寶年紀小，武功却巳不弱，也不一定能傷得了他，却可迫退他。

果然小寶霍地一挫腰，止住了那前撲之勢，滑步旋身，不料鳳嬌却一聲尖叫，嗳呀！

鳳嬌那一鏢自是用勁不大，眼看小寶躲過了，萬萬料不到呂苗子却從後搶出，和那鏢迎個正着！像是伸手向鏢抓去，不是接，也不是怕！這是什麼名堂！

她一聲嗳呀！呂苗子却一聲嗳喲！他沒抓個正着，那鏢却在他臂上釘個正着。

呂苗子提着手臂，血從他臂上流出來，順着指尖流下來！小寶呆住了，睁大了眼睛，在望呂苗子，又望鳳嬌！

鳳嬌叫道：「小寶，快，看他傷得重不重，呂叔叔，你傷得重不重啊？」

却見呂苗子把閉上的眼睛睜了開來，鳳嬌却早閉着呼吸，撲到崖邊，騰身一躍，那呂苗子傷了，傷時倒不慌，這時倒慌了，啊呀！

鳳嬌一躍而過，連她也不料一躍，竟比以往遠了不止一半，不但過了那斷崖，而且還遠遠離了崖邊。

呂苗子嚇慌了，叫道：「小寶，快扶

住她！」

小寶却不是去扶鳳嬌，她自是也不用小寶扶，搶在呂苗子身前，叫道：「鳳姊姊，你！你爲什麼……」寒光一閃，他那短劍已出了鞘，原來他是護住呂苗子，以爲鳳嬌要殺他。

鳳嬌脚下一爻，移位換形，從小寶的劍尖一滑而過，把呂苗子扶住了，叫道：「小寶，別……別……」

呂苗子却已把臂上的鏢拔了下來，道：「幸是我皮粗肉厚，沒事。姑娘，你放心。」

鳳嬌顧不得言語，忙不迭替他止了血，呂苗子對發楞的小寶說：「小哥兒，別發楞了，過來。」

當眞呂苗子皮粗肉厚，也是鳳嬌那一鏢又不是有心傷人，用勁不大，血一止，就沒事了，不過血也流得不少！鳳嬌舒了一口氣，道：「我知小寶躲得過，偏你却搶上來。」

小寶說：「鳳姐姐，你爲何用鏢打我啊！你不是眞的要打我吧？」

鳳嬌道：「傻小寶，我爲何要打你，我是救你，差點你這條小命就不保了。」

呂苗子道：「我也是駭壞了，沒命搶上去抓他回來，却不料你打了一隻鏢。啊！不怪你過崖來一點事也沒有？敢情你知道那是毒瘴。」

「毒瘴！」小寶有些明白了。鳳嬌道：「呂叔叔，你眞沒事麼？小寶，我爹呢，你不是和我爹在一起的麼？還有……還有？……」

他們父子可已相認了麼？是以話到口邊，又問不出口，小寶說道：「你說我爺爺？」

鳳嬌喜歡得了不得，小寶見到她，也喜歡得不得了，兩人東問一句，西答一句，鳳嬌等不及小寶回答又問了，小寶答了下句，可又忘了上句，一個勁兒笑，鳳嬌說：「當眞還有那老化子，啊！我是說，你爺爺，小寶別惱。」

小寶嘿嘿笑道：「我才不懂，爺爺常常也自稱老化子，你當面叫他，爺爺也不會惱。」

鳳嬌說：「那是眞的，那日初遇見他，他自家倒是老化子長，老化子短的，小寶，他打了你的屁股麼，你痛不痛啊？」

小寶鼻頭兒一皺，道：「爺爺抓不到我，我說：「爺爺，你要打我，我又跑了，可是你打跑我的，不是我悄悄溜的。」」

鳳嬌說：「老化子……啊，你爺爺，一定氣壞了。」

小寶說：「倒也沒氣壞，只是直吹鬍鬚，姐姐，不過，嘻嘻，爺爺一吹鬍子，我可就不怕啦。」

鳳嬌說：「你惹得他生氣，吹鬍子就是氣極了，你倒不怕。」

小寶道：「姐姐，你是不知道，爺爺眞要惱了，他是不吹鬍子的，任我跑得多快多遠，總會被他捉到，他會一聲不响，抓住我就打屁股，爺爺喜歡得了不得，他才吹鬍子，那是和我鬧着玩兒。」

鳳嬌道：「那我就放心了，不過麼，小寶，你也眞該打一頓屁股，你溜跑也罷了，去枉他一個勁兒往北邊追趕。」

小寶的嘴兒呶起來了，說：「我要不枉他，我怎麼溜跑得了，任你跑出多遠去，爺爺也有法兒抓到我，姐姐……」

他的一雙睜得又圓又大的眼兒，向鳳嬌身後，向對面崖上，瞧了又瞧。

當眞那老爺爺呢？她飛身過崖，竟把那老爺爺給忘了，還有……啊唷！鳳嬌拖了小寶，叫道：「呂叔叔，我們把那兩個鬼忘啦，一個在崖下，一個在你們來時躲起來了，快走！」

她拖了小寶就跑，見呂苗子自幼在苗疆越嶺翻山，如履平地，年紀雖然大了些，兩條腿還硬朗得很，何况是躲鬼，那敢不把吃奶的力氣也使出來，翻過一山又一山，鳳嬌回頭時却不見了呂苗子。

啊呀！連叫了兩聲，小寶道：「在那裏不是，老苗兒眞的沒用，在那裏張大着嘴喘氣不是。」

她見到了，呂苗子抱着一株樹，張大着嘴直喘，鳳嬌道：「小寶，我們已走遠了，不用怕鬼了。」

小寶眉兒一揚，說：「我才不怕哩，是你怕。這老苗兒最怕鬼，姐姐，當眞他說人屠戶假扮你爹，竟把你也瞞過了，眞不眞啊？」

鳳嬌道：「我怎會想到他會假扮，不但扮得眞像，那兩日他又總躲着我，不是走在前頭，就是落在後面，我也就沒注意了，那賊子眞壞透。」

小寶樂得大叫，說：「眞好玩，早晚捉住他，我一定要他教我。」

鳳嬌道：「別胡鬧，小寶，你不知道，你是不知道那賊子的厲害，連你爺爺，連我師傅，也怕了他幾分。」

「你師傅？」小寶睜大了眼睛說，小寶圓睜了眼兒，才眞好玩，又可愛。

鳳嬌說：「啊，我還忘了告訴你，我拜了個師傅啦，小寶，我要告訴你，說三天三夜也說不完，我師傅的本事可眞大得很。」

「我也是。」小寶說。

「你也是？」鳳嬌的眼睛也睜大了：「你也拜了個師傅？你師傅是誰啊？」

小寶一下子撲到她懷裏來，啊喲，鳳嬌那裏防到，兩人登時倒地，那小寶更在草地上打起滾來，笑得上氣不接下氣，說：「我是說，姐姐，我要說，說三天三夜也說不完，我才不信哩，你師傅的本事大得很，怎麼又躲不開。」

原來小寶把她撲倒在草地上，是無意變了有意，鳳嬌跳了起來，說：「你不信？好呀，小寶，不信你再能捉到我，我如要捉你，却能手到擒來。」

她和小寶在洪湖邊瘋了幾日，在那崖上追逐玩耍，她想捉住小寶，可千難萬難，但小寶賊滑却能時不時陡然鑽出來，嚇她一大跳。

小寶也跳起來，說：「好，我們試一試。」跳起來伸手就抓。鳳嬌脚下一爻，左旋右轉，右轉左旋，眨眨眼間，移形換了八個方位，在小寶的臉蛋兒上擰了四把，說：「小寶，你的嘴唇兒上掛得你爺爺的酒壺啦，啊喲！」

不料她得意大笑，剛笑得彎了腰，小寶早一頭撞入她懷裏，兩人登時又成了倒地葫蘆，鳳嬌大笑大叫，說：「小寶，你壞，這不算！」

小寶把鳳嬌按在地上，騎在她身上，對着指頭兒呵氣，說：「你教我便罷，教不教，我隔肢癢你！」

「不不！嗳喲！我是說，我教！我教！」鳳嬌大笑着說。

小寶停了手，鳳嬌却突然心中一動：若然小寶也拜了玉羅刹爲師，可就不怕師傅不救瑛姑了，和梅姥姥師兄妹的仇怨，也能化解了，而且，小寶成了她的師弟，有了伴兒，該有多好。

小寶躍起來，說：「快教我。」

鳳嬌坐起身來，掠着亂髮，說：「小寶，你眞要學麼，要學，你得拜我師傅爲師，我還未學好哩，豈能教你，反正你也沒有師傅。」

小寶開心的道：「好啊，師傅在那裏，是不是她啊？」

鳳嬌大叫一聲，跳了起來，順着小寶的手指處，只見坡上坐着一人，正是玉羅刹，呂苗子不知何時已站在她身邊，那呂苗子指指小寶，又向下指了指玉羅刹，連連招手！

鳳嬌一見玉羅刹兀自在含笑打量小寶，叫道：「小寶，快，快拜師傅，她就是我師傅。」

小寶縱身一掠，撲了過去！分明見他一腿跪下，不料竟尖聲尖叫起來，飛起一腿，向玉羅刹當胸踢去，玉羅刹坐在地上，是以小寶雖然在下面，也和她一般高，鳳嬌不明究裏，叫道：「小寶你……」

那小寶早是連打帶踢，只不過僅用一隻左手，敢情他那右手被玉羅刹抓住了動彈不得，但在小寶連踢帶打，玉羅刹仍然端坐地上，那唇邊似乎還浮現着一絲笑意，却是小寶尖聲大叫起來：「嗳唷！姐姐，快來救我！好痛啊！」

小寶踢出的脚踢得快，縮回去更快，打出去的是拳頭，抓出去的却是五指。

鳳嬌格格大笑，說：「小寶，你還敢淘氣不，快跪倒向師傅求饒。」

玉羅刹只不過伸一根指頭兒，橫打豎點，小寶踢打出去的手脚，便如刀割一般，那還敢再倔强，撲通一聲，跪了下來。說：「姐姐，我不過試試她，瞧你是不是哄我的。」

鳳嬌說：「好！你可試出來啦，還不快快叩頭。」

小寶說：「但她……她抓住了我的手，我叩不下去啊。姐姐，你給我求個情兒吧。」

玉羅刹放開手了，說：「好小子，不給你吃點苦頭，你目中還有人麼。」

小寶搓着那發紅的手腕，說道：「師傅，我再不敢了。」

玉羅刹一沉臉，說：「誰是你師傅了，我才不要你這淘氣。」

鳳嬌張了張嘴，却又閉上了，玉羅刹要不是喜歡他，豈會唇邊兀自帶笑，她也不信師傅會不喜歡他，誰會不喜歡小寶。

小寶急了，叫道：「我叫過你師傅啦，也叩過頭啦，你不收我作徒兒，那可不行！」

鳳嬌說：「誰見你叩過頭啦，師傅，你見他叩過頭麼？我可沒見到。」

玉羅刹說道：「我偏不收你，好小子，你嚇了我哇，我也不要你這個淘氣的娃娃。」

小寶眼睛又睜大了，說：「你眞不收我！」

鳳嬌生怕他再淘氣，早一掌拍落，硬把小寶按下跪倒，說道：「快叩頭，叫師傅。」

玉羅刹忽然哼了一聲，說：「連你這丫頭我也還不屑正式收你爲徒，我還得再考查些日子，你倒給我找個小淘氣，好小子，見面不叩頭，倒打我一拳，目無尊長的娃娃，我不要。」

小寶連連叩頭，呶着嘴兒說：「一個，兩個，三個……」數到八個，鳳嬌說：「師傅，只怪他爺爺把他從小寵壞了，其實小寶聰明又可愛……」

小寶霍地跳了起來，兩手一叉腰，說：「姐姐，我叩了八個頭，是不是？」

鳳嬌一怔，說：「是啊，我聽你數到第八，小寶，別……」

小寶走前一步，說：「喂！你不收我不是？那你得叩還我十個頭來，少一個也不行。」

玉羅刹說：「怎麼多出兩個頭來啦，你這娃娃該打，叩頭是你自己要叩的，我才不稀罕。」

鳳嬌着了慌，生怕小寶眞惹惱了她，不料才上得一步，登時又心花怒放起來，皆因玉羅刹對她使了個眼色，示意她退後，其實，玉羅刹唇邊，從未消失過笑意，那還不是定心丸麼。

小寶叉腰，把頭兒揚得更高，眼兒也瞪得更圓了，說：「八個是本，兩個是利，你還我便罷，我也不稀罕你爲師，姐姐，你記不記得？」

鳳嬌一怔，說：「記得甚麼啊？」

小寶說：「那秦中三惡欺負我，老爺爺就拋他們到湖裏去餵魚。」

鳳嬌道：「你是說那龍江釣叟呀，小寶，別提了，原來他是隻一般兒黑的烏鴉，見利忘義的老混蛋，敢情他走到前頭來了，勾結那賊苗王，計算我們。」

鳳嬌提起龍江釣叟，就恨得牙癢癢，小寶說：「當眞？」

鳳嬌道：「如何不眞，小寶，我說三天三夜說不完，我要罵他啊，三天三夜也罵不完。小寶，你別指望他了。」

玉羅刹道：「小娃娃，你沒指望了，好小子，你要我收你爲徒，却又對我無禮，目無尊長，要不打你一頓屁股，你也不知地厚天高。小娃娃，你跑罷，我讓你跑出十丈以外去，要不然，擒住了你也不會口服心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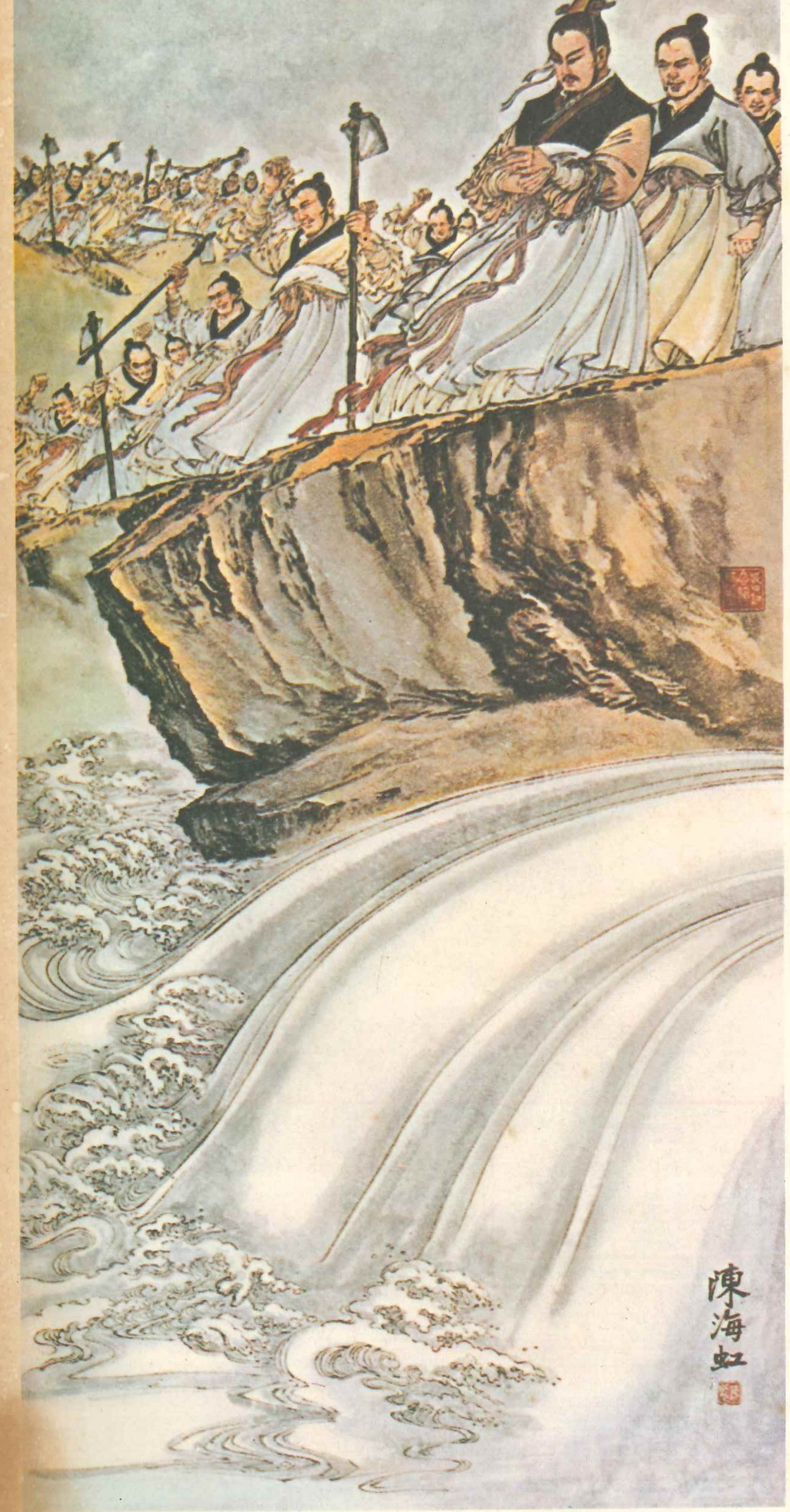
小寶說：「好啊，我跑出十丈去，你要捉到了我，那你就得收我做徒兒。」

這是甚麼話？玉羅刹身後的呂苗子笑得眼淚長流，鳳嬌笑得在地上打滾，玉羅刹也打哈哈，小寶逐個兒望，啊哈！當眞他把話兒說反了，倒像不是他在求玉羅刹收他爲徒，而是人家硬要收他作徒兒，嘻嘻，小寶自己也樂了，一頭鑽到玉羅刹懷裏，樂得打起滾來。尖聲大叫，把玉羅刹搓揉得渾身發軟，呻吟了一聲，說道：「不怪老化子被他氣炸了肚子，仍然那麼疼你了，你眞是個小淘氣，鬼靈精，快起來，說正經。」

鳳嬌啊了一聲，說道：「師傅，原來

中華偉人畫像之四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夏禹（距今約四千二百餘年）

夏禹，夏代開國之君。姓姒氏。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五穀不登，禽獸逼人。堯命鯀治水，鯀以壅防堙塞之法，九年而無功效，舜請堯殛鯀於羽山。舜即位，命鯀子禹繼父業治水，禹改用疏導法，通九道而導水入海。因傷父治水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而不入，終於治水成功。百姓感戴，舜慶得人，乃受命攝理國政。舜死，禹受禪為天子。國號夏。今人尊之為我國工程師之祖。

孫會文敬撰　李猷拜書

你也來了這裏，你可瞧見那鬼影手和人屠戶麼？」

玉羅刹哼了一聲，道：「他們這一見這娃娃和你這苗子叔叔，還會不知後面的大隊人馬殺到了，還有胆不溜麼。」回身對呂苗子道：「你把那瞎婆子丢在前面林中，可是不管了？」

呂苗子啊喲一聲，道：「多謝你提醒，我是到前面來探探道兒，瞧瞧落別的情景，不料……」

鳳嬌喜極了，玉羅刹這不是關心梅姥姥麼，她那記恨多年之仇，自己一筆勾銷，喜極忘形，竟也撲上前去，摟着玉羅刹的胳膊，叫道：「師傅，你眞好。」

玉羅刹道：「好啦，好啦，被他纏得不够，再又加上你，你也成了小娃娃了。快去吧，難道你不要見你爹。」

鳳嬌跳起來，叫道：「噯呀！只顧和小寶鬧着玩兒，眞把爹也忘了，小寶，快帶我去。」

她拖小寶就跑，玉羅刹叫道：「慢着，他們向落別去了，打這邊來，快一些，在前面山口，那老爺爺山裏的大屋，你找得到麼？」

鳳嬌道：「師傅，你要我帶他們也去那裏麼？好，小寶，快走。」

敢情翻上山頭，那落別便在左前山下，腳下便是那晚被人屠戶擄來的山谷，雖在高處，谷中那小溪也隱約可見，鳳嬌道：「來，這邊走！」落下山，繞過谷口，原來通往落別的山口，就在左方山下，只見那路上不見人影，山口也靜蕩蕩的。

鳳嬌喘着氣，道：「小寶，我們會不會來晚了？」

小寶說：「才不多一陣，只怕他們還在那山上等我回去，嘻嘻，說不定還在找啊，找啊！」

鳳嬌道：「你還笑，找不到你，他們會有多着急，小寶，你也太頑皮了，你爺爺拿你沒法兒，你爸爸……啊……」

「我爸爸？」小寶說：「我爸爸在那裏？姐姐，你可是見到我爸爸，那你先來，一定也見到我娘了，我娘在那裏啊？」

小寶抓住她的手猛搖，他獨個溜跑出來，萬里迢迢下苗疆，原就是來尋他的娘，可憐的小寶，和他爹同行了這麼多日，竟還不知那季方就是他爹，爲何還要瞞他啊？

但小寶的爺爺，那老花子也見了面，先前還可說彼此不知，見到了老花子，還會不知道的麼，不告訴他，必有緣故的。

鳳嬌忙改口道：「我是說你爸爸要是見到你，我定要他狠狠地管教管教你。」

小寶一呶咀，說：「他不配管我，他從小兒就不要我，我沒爹的。」

鳳嬌怔住了，也有些明白了，他提起爹來，不僅是惱，而且恨，想必是這緣故，他爹不到時候，才不敢和他相識，當眞小寶只說找娘，竟沒提起他爹，連瑛姑也誤會了丈夫，小寶的爺爺這麼多年了，也不把小寶送回去給他爹，可知全不諒解季方，小寶必是打從懂事的時候起，必已懂得恨了，恨他爹，而且恨了這麼多年。

小寶說：「姐姐，你做甚麼啊，怎麼發楞，我問你見到我娘沒有？」

鳳嬌緩緩地搖了搖頭，却緊緊摟他到身邊來，說道：「小寶，你放心，你不久一定就會找到娘，你這一片孝心，老天爺也會保佑你，却是，你說，他們眞不會是已進了山口麼？」

小寶道：「我都說不會，他們等不到我，要再找不到我才會上路，我離開他們才多少時候，只怕還未上路哩。」

鳳嬌道：「小寶，你也太淘氣了，他們找不到你，不知有多着急。」

小寶說：「才不會哩，初時可眞把他們急得了不得，現在再不會啦。」

鳳嬌說道：「八成兒你遍山遍野地亂跑。」

小寶嘻嘻笑道：「你猜錯啦，是跑在前頭，我恨不得生出翅膀來。」

那倒是意料想到的，本已不安份的小寶，爲尋親娘下苗疆，到了苗疆，任誰也會坐立不安的，何況這搗蛋的小淘氣。

鳳嬌道：「好吧，這裏地勢高，望得遠，他們來了，我們老遠就可望到，小寶，坐下來。」

怎麼小寶突然安靜下來了，原來已含了眼淚，鳳嬌拖他去坐在身邊，道：「小寶，別哭，你放心，不出三兩日，我一定帶你去見你娘。」

「眞的！姐姐，你一定已知道我娘在那裏，好姐姐，快告訴我。」小寶竟也抹起眼淚來。

總是嘻嘻哈哈的小寶，竟然抹起淚來，鳳嬌幾乎心腸軟了，不，不能告訴他，他要是知道她娘在布依峒裏，還會不飛了去麼？任他再精靈溜滑，也難逃得過賊苗王的毒箭毒弩，誰也抵擋不了，正因賊苗王也有一身武功，是以也知己知彼，知道怎麼才能對付得了武功高手。

「聽我說，小寶。」鳳嬌把他更摟緊了些，說：「我雖不知道你娘在何處，但我知道她好好兒活着，而且就在郎岱。」

小寶說：「你騙人，你一定曉得。」

鳳嬌說：「眞沒騙你，小寶，我聽一個老爺爺說的，可惜先前遇到你們，我把那老爺爺丢在崖那邊了，待我們找到他，我再替你問。」

小寶跳起來，說：「我們就回去找那老爺爺，你是說那個有瘴氣的崖邊麼？我找得到回去的路，姐姐，快走。」

他拖了鳳嬌就跑，可把鳳嬌急壞了，她不過是用言語支吾，眞要找到那老爺爺，那可糟了，要不把實情相告，他如何肯依。

不料一聲呵呵，只聽有人說道：「不用找，老漢來了。」

鳳嬌一怔，只見坡上樹後，轉出那老爺爺來，笑呵呵，眼笑，鬍梢兒也在笑，說：「好好，好一個孩兒。」

小寶睜圓了的眼兒，骨碌碌轉，一跳上前，說：「你就是……就是你……」

「老爺爺！」鳳嬌焦急得搖手連使眼色。

那老漢道：「不錯，就是我，姑娘，你們的話我已聽到了，敢情你就是公主的孩兒啊，好一個有孝心的聰明孩兒。」

小寶抓着那老漢的手直搖，說：「老爺爺，那你眞知道我娘在那裏了，快告訴我。」

（未完）